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蝙蝠侠：企鹅



蝙蝠侠·企鹅

兄弟联袂犯罪

威廉·弗·诺兰

守卫刚把他带进牢房我就注意到了他的鼻子。它使我想起了西兰诺那家伙的鼻子，长得可以挂衣服。一见他那鼻子我就知道他是何许人了。诚然，他的白手套不见了，他们还给他套上了像我一样的条纹囚服，还没收了他的单片眼镜和魔伞——但我敢肯定他是企鹅。

倘若他的鼻子尚不足以表明他的特征，他那文绉绉的语言却使他的身份暴露无遗。怪里怪气的。他说话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守卫把我们俩锁在一起离开后，这个矮胖家伙开始上下打量起我来。

“你好，”我说，伸出一只手。“我是飞毛腿埃迪·吉丁斯。”

他没有理睬我伸出的手，说道：“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把我们俩以同室囚犯的身份撮合到了一起。既然我不得不与一个低等的罪犯分享这间臭气熏天的屋子，我一定要坚守几条基本的规定。”

我对他所说的“低等罪犯”没在意，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但他说的规定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冲他眨了下眼。“什么规定？”

“第一条，”他说着把我刚贴上去的美女玉照从墙上撕下来。“我不允许无耻地展示一丝不挂的女性。取而代之的应是更体面的装饰物。”

他从衣袖里取出一轴长纸，展开，贴到墙上。这是一幅百鸟图，大小胖瘦的鸟儿无奇不有。还有海鸥、鹰和猫头鹰，甚至几只红脖子的丑陋无比的秃鹫也混杂其间。

“瞧！”他说，“我们羽毛朋友的壮丽阵容！”他又看向我。“第二条，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起我主要敌手的名字。”

“你是指蝙蝠侠？”

他从牢房的一头扑向我，用他的尖鼻头朝我的胸膛猛戳了一下，我感到很疼。

“永远别当着我的面提他，”他喝道。“虽然我天生的大腹便便，但你会发现我在武术方面却颇有造诣。谁若对我发起挑衅，我将给他以重创，所以不要惹我。”

“好吧，”我说。“我就不提你知道的那个人。”

“哦，这样一个高贵的自然生物居然被迫寄居在这等凄惨的所在，”他边说边在我面前蹒跚地走来走去，像鸟用嘴修理羽毛似地抚弄着他的胸脯。

“游戏没玩好，”我耸耸肩。“我假支票伪造得好好的，后来被他们抓住了。”

“第三，”他说。“沉默是金子。所以你不得与我说话，除非让你那样做。像我这样的天才的大脑绝不能被愚蠢的猿猴的絮絮叨叨所污染。”

此话使我忿然。“嘿，你管谁叫猿猴？”

他冲我冷笑一声。“啧啧，我亲爱的伙计，我只是实话实说。你的脸眉骨凸出，鼻孔宽大，像只大猩猩。”

我瞪着他说：“瞧瞧你长的那副鹰钩鼻，还有脸评论别人的长相。”

他长叹一声。“我发现我们的对话枯燥无味，浪费时间。我要用我卓尔不群的智慧设计出逃跑的方案。为了达此目的，我规定咱俩禁止交谈。”

“只要你乐意，我无所谓，”我说。

因此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俩相对无言。他大部分时间四肢摊开躺在床铺上，闭着肥鼓鼓的眼睛，胖肚皮朝天拱着，好像吞了个篮球。可我知道他没睡觉，而在思索。

一天下午，他突然从床铺上坐起来，说：“我已得出了一个令人生厌和不快的结论，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我插翅也难逃出这令人悲哀的鬼地方。为此请允许我问一下，你预期离开的时间是几时？”

“嗯？”我说，“我没懂你的意思。”

“我再重复一遍。你预计何时能从你目前被禁锢的状态下解脱出去？”

“你是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大牢？”

“说得很准确。”

“还有9个礼拜，”我说。“我的刑期不长。”

“妙不可言！”他说。“那我们两个月以后再说话。”

于是我们就这样过了下去，直到我要走出那座监狱的早上，他一直不跟我说话。然后他突然开口了。而且他所说的令我大为惊讶。

“你出去以后，”他说，“去找一位叫纳克·奥鲁克的粗野的无赖。他通常泡在码头附近的一个叫‘脏赛姆’的名声不佳的弹子房里。奥鲁克除了大字不识几个外，倒是个靠得住的人。他会把你带到我的总部，在那儿你将发现”

“打住，”我说。“你到底想要干吗？”

“除了要你帮我从格特姆监狱里逃出去，还能干吗？”

“说出个理由，我凭什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把你从这儿弄出去？”

“因为，我亲爱的伙计，我俩是犯罪中的一对儿兄弟。”

“谁是你的兄弟，”我恶狠狠他说。

“啊，可惜你是，”他笑着，“不折不扣的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话向来准确无误。我俩在基因上是相连的。同样的血液在我俩的血管中流淌。把我俩送到这个不协调世界上的是同一个丰饶的子宫，尽管你被送出的时间稍靠后了点儿。”

“你是说我妈就是你妈？”

“一点儿不错。”

“那你还管我叫猿猴？”

“那是因为你的父亲，就是我父亲死后我们的妈妈又嫁给的那个人，不幸地给了你一副酷似猿猴的嘴脸。我说这话可不带个人的憎恶色彩。”

“你戏弄我，”我说。

“没有，亲爱的兄弟，我没戏弄你。”

“真的？拿出证据来。”

“可以，”他点点头，同时用手把他的关节掰得咔咔作响。“我的名字是奥斯瓦德·彻斯特菲尔德·科布波特。我爸管我叫奥兹，一个始终令我讨厌的名字。自从肺结核把他从这个令人悲伤的世界除掉了之后，我妈妈又改嫁了。她的新夫婿叫汤姆斯·吉丁斯，就是你爸爸。你，我的好伙计，是他俩生的后裔。我们如今已经不幸地离开了人世的妈妈叫埃尔米拉·瑞德莉·科布波特·吉丁斯。所以我俩是一个血脉。”

我惊讶地冲他眨眨眼。“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啰？”

“当然。”他把他的两只胖手放在他背后。“当我的翅膀被那个可恨的

蝙蝠家伙剪掉，而且发现我被遣送到这个晦气的地方后，我通过小小的贿赂，设法被分配到了这间囚牢里。我本想靠自己的本事逃出去，但若无法实现的话（可惜这点已被证实了），我还可以求助于你的帮助。血比水浓，毕竟是手足情嘛。”

我摇摇头。“我从不知道妈在嫁给爸前还有一个孩子。”

“我们的母亲为我感到耻辱，拒绝承认我的存在。她不容忍犯罪和罪犯。你好像也步入了这条黑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

“你既然在外面有奥鲁克那个阿飞，”我问他，“还需要我干吗？”

“除了奥鲁克先生之外，我在外面还有好多人，”他说。“不过只有你能驾驭热气球。”

他的把戏原来如此。他打探出了我的底细，知道我爸有个气球厂。我7岁时就上了气球，所以对玩气球门儿清。老爸以为我会继承他的生意，但我妈一死我就在14岁时辍了学到江湖上闯荡了。也许正因为我是企鹅的兄弟，我才成了一个骗子。鬼知道是不是遗传在做怪？

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在“脏赛姆”遇到了纳克·奥鲁克，他把我领进那个到处都是鸟笼子和稀奇古怪东西的奇特地方，但由于我们时间紧，我没来得及好好看看那个弹子房。

我去的目的是把我兄弟放在那儿的气球找出来，充上气，然后送到天上去。气球的形状像只大企鹅，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兄弟呆的地方都是企鹅形状的东西。虽奇特却五彩斑斓。

我和奥鲁克坐在气球吊篮里，朝格特姆监狱飞去，正好在我兄弟放风活动腿脚的时间落到了监狱的院子里。奥鲁克扳动速射枪的枪机，扫出去的橡皮子弹打倒了两名守卫，我便趁机把我兄弟拖进气球吊篮里。塔楼上的家伙把武器对准我们，但奥鲁克又扫了一梭子，将其打晕过去，于是我们便悠哉悠哉地升上天空了。

企鹅就这样从格特姆监狱中逃了出来。

这活干得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说实在的，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在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感到孤独了。

有个兄弟真不错。

也许你对蝙蝠侠有些疑惑——他为何不坐着他的蝙蝠机追逐企鹅的气球呢？原来在我们救出我兄弟的那天，蝙蝠侠在郊区正忙着搭救一名被一伙骑摩托的家伙绑架的少女呢。我估摸我兄弟从监狱逃脱出来把蝙蝠侠气得够呛，因为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弄进去。

他俩是宿敌，企鹅几次都差点儿用他的魔伞和其他玩艺儿让蝙蝠侠丧命。逃出来后我们回到了我兄弟的秘密总部，他把他的魔伞拿给我看，有的里面有利剑，有的可以发射毒箭，还有的只要它的金属头碰到你的皮肤就能把你电死。有一把可以喷火，另一把可以喷出浓浓的烟雾，看得我目瞪口呆。

“你怎么能想得出来这些古怪的玩艺儿？”我问。

“天才，亲爱的兄弟，纯粹的天才！我令人敬畏的发明才能简直大得无边。”企鹅先生丢掉了囚服，又换上了他那身闻名遐迩的装束：单片眼镜、白手套、蝴蝶结领结、大礼帽、燕尾服、黄马甲、紫色条纹裤和鞋罩。告诉你吧，穿上这身行头他还真像只企鹅。

他大谈特谈他如何比关在格特姆监狱里的其他要犯“高贵”。“贫嘴不值得一提，”他厉声说。“两面派是个大白痴；稻草人整个儿一呆傻；怪子

是一笨手笨脚的蠢汉；疯兔是一疯子就更不必说了。至少我的稀世之才是被那些新闻界的喽罗们承认的。”

他把一张《全球报》扔给我。大标题称他为“犯罪大师”，但使我震惊的却是标题底下的一行字：

企鹅的兄弟设计出胆大包天的气球越狱

“他们怎么发现我俩是兄弟的？”我问。

“因为，亲爱的小伙子，是我告诉他们的。昨晚我给编辑挂了个电话，透露了我们的血缘关系。这样一来，你再也不是无名鼠辈的飞毛腿埃迪·吉丁斯了。你是全世界的人都羡慕的企鹅的兄弟！”

“是的，”我笑吟吟他说。“看来我是一举成名啊，嗯？”

“没错，亲爱的，说得对。”

“你下一个把戏是什么？”我问他。“不管你干什么，都算上我一份。”

“啊，我亲爱的埃迪，”他说着伸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指，一只金丝雀便飞过来栖在上面，尽情地唱着。“我当然得让你陪我进行你所谓的我的‘下一个把戏’了。这回你可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特权，可以亲眼目睹我是怎样行动的。”

“妙极啦，”我笑着说。“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罢他就去喂他的秃鹫去了。

这回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与黑社会建立了联系，对我兄弟的行动也了解了不少，知道他一般偷窃与鸟有关的东西。他就是以此而驰名的，你知道。因此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周末格特姆博物馆将举办一次新的珍宝展览时，我想他大概要抢劫一把。结果我猜对了。

“我怎么能放过这么一个大好机会呢？”他说。“看着吧，明天一早不等太阳升过格特姆市宝塔的塔尖，猎鹰保证就是我的啦。”

他说的是一尊叫撒拉逊的金猎鹰，这只鸟身上有宝石、还有段悠久而充满血腥味的历史。

报纸上说整个事情的经过可追溯到1100年，即狮心理查德国王和十字军远征的年代。老理查德国王想从异教徒手里夺回圣地，但随他心意的赃物他也不放过。当他从撒拉丁手里再次夺回雅发时，宝物之中就有一只金制的鸟，从嘴到爪子还镶着一串宝石。这鸟就是撒拉逊猎鹰。

理查德返回英国途中，被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捕获，投进了监狱。金鹰遂丢失，谁也不知它的下落。

这只宝鸟100年后又在丹吉尔出现了，为了争夺它又流了不少血。最后它流失到了意大利，一个贪婪的意大利王子把它送给了他的情人。后来一位土耳其古董商将鸟盗走，卖给了一个君士但丁堡的富佬。然而没过多久，一个俄国将军杀死了富佬抢走了金鸟。总之，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这只金鸟被人争来抢去，法国赴蒙古远征军中的一个成员还曾把它攫为赃物（但报纸未提及后者发生的时间）。

人们为了它而互相残杀，最后这只鸟落到了一个叫基诺·古拉提的亿万富翁手里。此人是纽约的一个收藏家，与黑手党有牵连。鬼晓得他杀了谁才弄到了那金鸟。基诺在弥留之际决定把这尊鸟捐给格特姆城的博物馆，原因是他在格特姆长大，想为他的家乡做点儿善事。所以博物馆就拥有了它。

如今企鹅也要介入这场争夺游戏之中了。

我读了所有的资料，知道博物馆 24 小时都有卫兵把守，而且晚上对外闭馆后，特殊警报装置就开始工作。

对企鹅唯一有利的一点是展出金鸟的展室夜间无人。可展室的地板安有装置，只要脚往上一踩就有无数个警报器鸣叫，守在室外的卫兵就会冲将进去。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套警报器，直接与 5 个街区以外的警察局连通。展室地板的敏感性极强，一只蝴蝶都能让警报器响起来（何况他们在博物馆的房顶上也布了哨！）。

“……再者说，”我告诉企鹅，“你别忘了蝙蝠侠也会潜伏在附近等待你的出动。他可不蠢，肯定猜得出金鸟是你必夺的热手货。我倒有个主意，哥哥。”

企鹅对我怒目横眉。“像你这样劣等的一般囚犯岂有给我这个大师级罪犯提建议的资格，”他尖着嗓子对我说。“不过，看在你我同出自一个母体的份上，我允许你说下去。”

“等上它两个月，等风声过去后再袭击博物馆。那时蝙蝠侠已撤了，你的成功还不是手到擒来？”

“什么！”他惊愕地除下单片眼镜。“我？等着？玷污我盗窃世界珍宝能手的名声而让别人大出风头？大家都期望我在周末发起进攻，我不能使世人失望。”

“可这是疯想，”我反驳说。“他们肯定能抓住你！”

他笑笑，扶了扶他的单片眼镜。“啧啧，”他说，“我可是唯一一只不易捕捉的鸟。不信就让他们试试，亲爱的孩子，让他们试试！”

正如企鹅许诺的那样，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抢劫。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兄弟的确精明透顶。他所策划的抢劫耸人听闻，下面我把发生的细节叙述给你……

抢劫定在星期五晚上博物馆关门后开始。纳克·奥鲁克驾驭企鹅的气球上天做为烟幕，我教他怎样放气好让气球飞到屋顶上空，然后怎样降落。我们的意图是，探照灯将在空中发现他，等他降到房顶上时，50 来名卫兵就将把他围住，枪口都对准他。他们会以为那是企鹅无疑。蝙蝠侠肯定也会到那儿去对付他。等到他们看到那不是他们要找的人时，他们就会知道上当了——不过为时已晚。企鹅那时恐怕早已把金鸟弄到手了。反正企鹅是这样策划的。至于他采用什么办法避开馆内的卫兵，以及怎样踏上安装了警报器的地板把金鸟掠走，他没有告诉我。他只是说：“看着学吧，”这对我无所谓，因为我喜欢意外的惊奇。

奥鲁克不愿意驾气球上天。“他们会开枪把我打下来的，头儿，”他粗声粗气他说。“他们可能不会等我落到屋顶上，而我的身子又不防弹！再说万一我想跳下去也没降落伞。”

“那样的高度降落伞不起作用，”我兄弟对他说。奥鲁克高大愚笨，极崇拜企鹅，所以我兄弟信得过他。“至于说你的身子不防弹，我可以让你穿上我的特殊防弹衣。你的头上可以戴上新设计的纤维头盔。它除了 10 毫米的射弹外什么都能防。等你落到屋顶上，他们与你搏斗一番摘掉你的头盔发现你是谁时，我早把他们的撒拉逊金鹰抢走了。”他发出了一串鸟样的笑声。

“我心里没数，头儿，”奥鲁克摇摇头。“我总觉得我会像个傻瓜似地落到屋顶上。”

“别胡扯啦，孩子，”企鹅说。“你肯定会干得很漂亮，而且我担保不

会伤着你那丑陋身子的一根毫毛。”

“他们发现我不是你还不得把我关起来？”

“凭什么？你在格特姆博物馆上空飞气球又不犯法。他们没法律依据是不能扣留你的。”

奥鲁克比较愚笨，意识不到人家正想抓他呢，因为他曾用同一气球帮助企鹅逃出了格特姆监狱。他兄弟拍他肩膀时他傻乎乎地咧嘴笑着。“做出个好样子让我瞧瞧，奥鲁克。再往枪林弹雨中冲一次，亲爱的朋友！”

“好的，好，好！我一定不给你丢脸，头儿。”奥鲁克肮脏而胡子拉碴的脸上流下一滴眼泪。

由此可看出企鹅说服人的本事。说实在的，这一幕令我有点儿恶心。

奥鲁克钻进气球上天，我和企鹅乘着他的无声车朝博物馆奔去。这种车颜色漆黑，跑在路上时寂静无声。企鹅改装了排气口，所以它静得像坟墓。

我们在鲁迪五金商店后面的一个地方停下，离博物馆还差两个街区。“从这儿开始我们换骑两脚马，”企鹅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步行。他颇为得意地歪戴着大礼帽，两眼放着光，心里特开心。

“我们不能就这么走着过去抢劫那鬼地方，”我对他说。

“当然能，”他对我说，“只要我们别走大道。跟我走吧，爱德华（他只是在高度集中时才叫我爱德华，所以我知道我们要玩真的了）。”

他让我撬开一个下水道的盖子，我俩沿着一截铁梯子下到地下通道。那条通道直接通到博物馆底下。

“警察肯定知道这条通道，”我说。“出口处保证有卫兵。”

“当然有卫兵，”他点头说。“但卫兵不是问题。相信我。”除了他永不离身的魔伞，他一个肩膀上还挎了个帆布包，但里面装的什么我一无所知。

然后我们来到了通往上面博物馆地下室的梯子旁。企鹅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指搁到嘴唇上。“别出声，爱德华，游戏开始啦！”

我可以听到我们头顶上传来的说话声，那里至少有两名卫兵。

企鹅小心翼翼地登梯而上，我紧随在他身后。我手无寸铁，可他告诉我我用不着武器。正像他说的，我对他完全信任。

最上端是带有圆窟窿的格栅。我兄弟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小型呼吸面具。他把其中一个递给我，另一个罩在他的长嘴上。我把我的那个也戴上。接着他把魔伞的金属头捅过格栅，按了一下伞柄上的饰钉。随着一阵滋滋的声音，一道蓝色浓雾喷了出去，在我们头顶上的屋子里弥漫开来。我们听到大口大口的喘气声，然后是身体扑通倒地的巨响。

企鹅笑笑，把格栅推开。“跟我来吧，亲爱的兄弟！”

地下室的地上横躺着3名卫兵，像孩子似地呼呼大睡着。我惊愕地看到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

“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你怎么还能把他们毒晕呢？”我问。

“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问题。我在过去的恶作剧中常常使用毒气，这点格特姆当局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猜想这里的卫兵可能会戴着保护面具。我的办法再简单不过：我准备了一种效力极强的新气体，可以穿透普通的防毒面具。这不，你已目睹了我辉煌的成功。”

我仍感到迷惑不解。“那我们戴的面具呢？”

“绝对安全。我研制的新催眠雾对我俩无效。但千万小心不要把面具摘下来，亲爱的心肝。还有更多的法律捍卫者等着我们把他们送入睡梦之神的

怀抱呢。”

事实果不其然，每当我们遇到卫兵时，我兄弟就用魔伞让他们倒地而睡。最后我们摸到了主展大厅的门外。熟睡的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有两个还呼噜打得震天价响。

门是钢条做的，你能看到在展室中央那尊金鹰放在一个钟坛的下面。天花板上的一根铁梁使金鹰闪闪发光。

“啊……就要到手啦。”企鹅感叹一声。“传说中的宝物正等着我呢。”

“就算你能溶化那些钢条，我们也不能进去，”我说。“我们的脚一踏上地板，大祸就降临了。报警装置一响，我们跑不出10步，城里一半的人就能赶到这儿来。”

“说得对，”他说。“所以我们不进屋。”

“那你怎能得到金鹰呢？”

“我不会亲手把它从那里拿下来，”他说。“这任务我交给了我那些长羽毛的朋友们。”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两只鸟，两只眼睛上覆盖着羽毛的鹰。它们金属的身体反射着过道里的灯光。

“它们靠遥控飞行，”我兄弟对我说着又从包里掏出另一样东西——一个顶端有按钮的小盒子。“我要用这个指挥它们，瞧着！”

两只鹰轻松地钻进钢条，朝装在玻璃罩里的金鹰飞去。

企鹅正得意洋洋之际，我们听到从屋顶处传来枪声。是奥鲁克！

“他们正朝他开枪！”

“当然，”企鹅说。“我料到他们会开枪的。”

“可要是他们打破了气球，奥鲁克就得摔死！”

“沉住气，爱德华。这儿的活儿还没完呢。我最精彩的行动尚未实施呢。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我不开口了，我不愿意去想倒霉的纳克·奥鲁克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企鹅操纵着遥控器，第一只鹰将其利爪扣住钟坛，把它拔起，另一只鹰利索地把宝物抓了起来。尔后两只鹰又朝我们的方向飞来。

“从钢条中间过不来，”我说。“金鹰太宽了。”

“你曾说过我有熔化钢铁的能力，”企鹅笑着说。“不错，这正是我马上要做的。”

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激光笔，将光束对准第一根钢条。光束就像刀子切黄油似地把钢条锯断了。眨眼之间，我兄弟就把金鹰弄到了他戴手套的手里。

“我的啰！”他尖着嗓子说，跳起了轻快的舞步。“噢，多奇妙啊！撒拉逊金鹰属于我啦！”

不料此时蝙蝠侠闯来了。过道一头的门被突然撞开，蝙蝠侠如同闪电般朝我们扑来。他没被房顶上的假象所迷惑。老蝙蝠侠可不那么蠢！我看过他的照片，但都没能反映他的真实面貌。我是说这家伙简直是个大力士的体魄，一身黑服装下面都是肌肉。

“企鹅！”他厉声道。“你的阴谋破产了。在格特姆城我们可不把金鹰白送人。”

这时企鹅的动作令我感到很有意思。他把金鹰扔进他的包里，一只胳膊勾住我脖子，然后将他那像刀刃一样尖的魔伞头顶住我的肋骨。“别过来，

否则你就得为这个孩子的死负责！我的伞尖上涂着一层致命的东西，瞬间就能渗入心脏。我警告你，站远点！”

蝙蝠侠迟疑着，攥紧了拳头。他因怒目横眉，所以我无法看清他的眼睛，但我知道它们在燃烧着怒火。

“我还想以我进到这里的方式出去，”企鹅说。“如果你想横加干预，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得死。他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你手中。”

我一点儿不恐慌，因为我知道这是使我俩脱身的招数。我知道他不会真的伤害我。

“最好照我兄弟的话做，”我对蝙蝠侠说。

“他不是你兄弟，爱德华，”穿黑衣服的反犯罪斗士说。“企鹅没有兄弟。”

“可恶的蝙蝠畜生在说谎！”企鹅嚷道。

“我没有，企鹅先生。你一贯是个说谎的骗子，”蝙蝠侠反驳说。“我说的是实话。”

我蓦地相信了他。我一直在给一个头号混蛋当枪使。企鹅想不出越狱的主意时，他就以“兄弟”为诱饵蒙骗我，让我助他一臂之力。我真是十足的白痴！

“你利用我就像利用倒霉的奥鲁克一样！”

“这又怎么样？”企鹅嘲笑着说，同时勒紧我的脖子。“像你们这样的傻瓜天生就是被人利用的。”

一听这话我怒火中烧，用我右胳膊时狠狠朝他臃肿的肚皮撞去，趁他后退呻吟时，我弯腰躲到他伞下，从他肩膀上抢下了帆布包。我得到了金鹰！

企鹅迅疾把手伸进外衣里，掏出一把0.45口径的自动枪。他朝蝙蝠侠射击，身披斗篷的蝙蝠侠趑趄着后退了两步，一只腿跪在地上。鲜血从他头部一处骇人的伤口喷涌而出。

“我的行为诡谲的蝙蝠朋友，”企鹅咯咯笑着说。“再让我给你补上一枪，免得你忍受痛苦。我用不朽诗人的话为你祝福：‘再见，甜美的王子，让天堂中的天使为你吟唱安眠曲！’”

他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把帆布包抛至一边，朝枪口扑去，用胸膛挡住了0.45口径步枪的大子弹。子弹钻入我左肩下方。我立刻觉得过道里的灯在我周身旋转起来，我眨眨眼，尽力从晕眩中清醒过来，看到蝙蝠侠正痛击他肥胖的对手。他的拳头处处都击中了要害，就像浓黑的潮水一般向他泼去。

接着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医生对我说我会度过险关的，企鹅的子弹没打中我的心脏。我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这篇文字就是我在格特姆市立医院的病床上口述的。记录的人是《全球》的一名记者。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叫维基什么（我对别人的姓一向记不住）。

企鹅再度被投入监狱。这次他恐怕再也出不来了。但愿如此。依我看，他活该在里面烂死。纳克·奥鲁克死了。他是从屋顶掉下来时摔死的。他实在是个一生没好运的可怜的失败者。

蝙蝠侠倒没什么，那颗0.45口径的子弹只擦破了他的头皮。昨晚他还到医院来看我。

“我用计算机查看了企鹅的家谱，”他对我说。“你死去的妈妈阿尔米

拉·吉丁斯从没嫁给过企鹅的父亲。那纯属是捏造。其实他妈妈还活着，是个寡妇。所以你血管里根本没有科布波特的血液。”

“知道这些太好了，”我说。“这回我可以正直地做人了。说不定从狱里出来后，我爸还能让我再回气球厂呢。”

“你不必坐牢了，爱德华，”蝙蝠侠说。戈登局长已对州长说了，因为你救了我的命，将得到大赦。”

“哇，”我叫道，“好极啦！”

“祝你好运！”蝙蝠侠说，然后他黑色的身体一抖就从窗户钻了出去，消失在了黑夜中。

嗯，这场疯狂的恶作剧至少教会了我一件事……联袂犯罪的兄弟并不都有血缘关系。

夜晚伸正义

威尔·莫利

康苏洛·瓦拉兹瑞兹若不是初到美国，恐怕会更加留意那辆黑色的甲壳虫似的大众牌轿车。

在康苏洛所来自的那个国家里大众车到处都是，多如牛毛。在格特姆城，今晚之前她还从未见过一辆大众牌轿车。这座脏兮兮的美国城市是如此的新奇，有那么多景致可看，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引起人们的好奇，以至于大众车相对稀少的事实早已被挤到了她意识的边缘，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别人曾对康苏洛说，这是座危险的城市。那天晚上她父亲就是这样告诫她的，当时政府的那架飞机停在跑道上，行李舱里只有康苏洛一个人的行李。她妈妈没说什么，没有眼泪，也没有显示出外在的关怀。在机场雪亮灯光的阴影中只有康苏洛苍白而镇静自若的脸，和她那一对儿如同黑珍珠般的眼睛。

“康苏洛，”她父亲对她说。“这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但留下来更危险。我们只得一试，但愿未来之风能把笼罩在我们生活之上的阴影驱散。”

康苏洛的父亲就是这样，即使在深更半夜向他的独生女告别时，还是忘不了使用政治家的浮夸语言。

格特姆城与她想象的大相径庭。空气比她本国的干净，但街道却脏得多，好像住在这儿的人尚未开化似的。巡警的枪都在枪套子里或不露在身外。没人耀武扬威地背着猎枪或自动步枪。最让人惊奇的是，大街上看不见冰冷面孔的士兵在巡逻。他们的治安是怎样维持的呢？

此地与康苏洛的家乡如此之不同，如此充满相对立的事物，以至她来此一个月后，还无法确定对它是否应该加以赞赏。

她穿过陶克斯台斯街，走到莫唐特大街，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死路。她打了个战栗。这样丑陋的字眼。普通英语词汇中似乎很缺乏诗意。

莫唐特是个四街区的有着褐色沙石住房的隧道，直通河边。太黯淡了，康苏洛看到四周没有一丝颜色时想。他们干吗不把砖涂成大红色或蓝色？屋顶为何都是清一色的枯燥色调呢？如此令人压抑。

那辆黑色大众轿车飞速转过街角，跑到莫唐特街上，它的尾灯像怒目圆睁的眼球。

康苏洛乌黑发亮的眼睛注视着从阴影窗子中透出来的柔和的光线，窗户后面居住着她即将要与之打交道的普通的格特姆市民，对于轿车的出现她根本没留意。她只是下意识地意识到有辆车驶过，然而颇具诱惑力的窗帷又立即把她的注意力从马达声中吸引过去。

轿车沿街滑行，在一个停车处停了下来。车灯熄灭，车子蹲伏在那里，浑身漆黑，寂静无声，像一头注视着猎物的猛兽。

没有人从车子里下来。

康苏洛眯眼辨认房子的门牌号码时皱起了眉头。多数号码都黑不溜秋的，好像主人压根儿没有接待客人的兴致。靠街灯几乎休想将号码看清楚。而且它们都清一色地贴在门廊顶端的高处。

门廊，又是一个奇怪的美国字。“门廊，”她脱口说了一声。

仿佛这个字具有魔力，一座房子的号码引起了她的注意。数字是铜制的，

在秋季的月光中泛着光。号码是 71 号。

康苏洛笑了，舒心而满意地松了一口气。她要找的是 79 号，正在这段街区里。她马上就要到黛波拉家了。很快她就将步入一个美国家庭，坐在美国式的椅子上，与她的新朋友交谈；她能找到这位朋友实在是幸运。

这一切都令 19 岁的康苏洛·瓦拉兹瑞兹感到兴奋。一切都是新鲜的，过去几个月的恐怖似乎已远在天边了。

这个女孩数着房子，在一座褐色的房子前停下了脚步，她想大概就是这栋了。

天色很黑，街灯将其有棱有角的怪影投在房子的正面砖墙上。最顶端的一个窗子里透出灯光，那一定是黛波拉的住房。

康苏洛把一只手放在楼梯扶手上，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开门的声音。声音来的很突兀，没有任何征兆。马达声也没有。她漂亮典雅的脸变得警觉起来。

下意识，她突然联想到那辆黑色的大众牌轿车。康苏洛掉转头。

随着一阵羽毛的簌簌声，一个长着鹰脸的人朝她扑去。

康苏洛惨叫一声。一只粗暴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她的胸被一只有羽毛的胳膊箍住，它使劲压迫她柔软的肋骨，以致使她处于窒息状态。

同样的事在这里，在美国又发生了！

她想起她的保镖曾教给她的一个招数，他说此招次次都灵。

康苏洛用鞋跟朝袭击者的脚面踩去。鞋跟砰一声踩在硬地面上，她怦然跳动的心惊恐地战栗着。她右耳处传来一声难听的咒骂。一只没穿鞋的脚猛踢康苏洛的一个脚腕，接着又踢她的另一个，使她失去了平衡。

尔后那尖嘴的怪物开始把她往开着门的轿车里拖，她扭动着身体挣扎着，不知她面临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他们的头顶越过一个影子，悄然而奇异，发现它的只有康苏洛。

她吓坏了，更加疯狂地反抗着。粗壮的手臂将她抱起，愤怒地摇撼着她。

随着“嗤”的一声微弱的声响，劫持她的人住了手，僵直在那里，康苏洛随之也看到了他所目睹的景象。

某样东西插入到他俩之间。

它就是在瞬间之前出现的，康苏洛幻想着它像是从轿车前的地里钻出来的，是绑架她康苏洛·瓦拉兹瑞兹的同谋犯。

她听到一声大声的抱怨，惊讶的抱怨。

“卡马佐兹！”这既不是英语又非西班牙语，她完全听不懂。

站在光环边缘的那个东西长着狐狸似的耳朵，或是某类夜间出没的动物的耳朵。它的脸看不真切。眼睛是红的。凶猛而愤怒，透着野蛮。

它站在那里，一袭苗条的黑物，像是一杆卷紧的黑旗，旗杆上是一个动物脑袋的旗标。

接着它展开了，翅膀舒展开来。黑色的，像皮革，上面是星星点点的月光。

它慢慢将翅膀张开，似乎在发出警告。翅膀的上角顶端露出锋利的爪子，下角渐渐变细，它长长的尖头几乎触到地面。

此物使康苏洛·瓦拉兹瑞兹联想到半人半兽窄脸的蝙蝠。

它讲的话康苏洛一点不懂。

“卡普诺克泰姆”它低语了一声。

箍住康苏洛胸部的手放开了。但另一只搂住她脖子的手却死死地缠住不

放。腾出来的手握住一样东西，手指松开，那东西便飞射出去。

蝙蝠扭动了一下身子，张起它庞大翅膀的一翼去挡这迅疾飞来的东西。

“哧”一声，一把短矛插进了翅膀里。

没有流血，亦没有痛苦的叫声。

像蝙蝠的那个动物缓慢地转过头来，它的红眼睛再次显现出来。

对康苏洛·瓦拉兹瑞兹来说，那双冷酷小眼的眼神比箍住她脖子的倔强的胳膊还要可怕。

接着蝙蝠进攻了，它的翅膀尖高高抬起。它走路的样子像个半人半兽的飞龙，笨拙地蹒跚着，身躯庞大，翅膀上的爪子准备着攻击。

它真地攻击了。

爪子凶猛地扑了下来。

康苏洛本能地蜷缩起身子。紧紧缠着她脖子的手松开了。康苏洛的一个膝盖在冰冷的水泥道上擦破了，她四脚着地朝门廊的楼梯慌乱爬去。

79号门牌旁有一个带照明的门铃。她惊恐地狠命不停地按着它，眼里流着泪。“黛比！是我！噢，听见没有？！”

她扭过头，在短短的台阶下面，两个武士正斗得难解难分。

似人的蝙蝠不停地用翅膀往下扑打，每一击都被对手抵挡开来。康苏洛此时看清了另一位的样子，他是个男人，矮小却很强健。他的身子裹在一袭僵硬的布衣服里，衣服上是一排排的羽毛。他戴着一个鹰头模样的木制头盔，把头遮注一半，长嘴像把锋利的短柄斧，将下面的面部遮掩住。他的衣服袖口处缝着鹰爪，手便从鹰爪中伸出来。在同样雕刻着鹰爪的脚踝下露出他赤着的双足。

他用一根一面有着黑色闪亮锯齿的硬木棒抵挡着蝙蝠斗士笨重的攻击，身上的短腰布上下呼扇着。

争斗发出的声响枯燥而骇人。硬木棒击打时发出乒乓的声音，那可能是与骨头的碰撞。还有愤怒的动物的咕啾声，比人的声音凶狠得多。

康苏洛尖声叫起来。

她背靠着门，门上的锁链响了一下。门突然开了，康苏洛朝门里跌去。

“康苏洛？”一个声音问。

“黛波拉！叫警察，快！”

那位热情的美国人抬起头，看到正在宁静的莫唐特大街黑暗中进行的格斗。

“快进来！”她催促着说。

康苏洛任对方将自己拖进屋。门砰一声关上了。后来发生的事只给她留下了恍惚的印象：半跑半跌地爬上一层拐弯的长楼梯，被带进一间温暖的房间。她朋友好像给警察打了电话；楼下街上传来无休止的格斗声。一切都似梦魇。

窗子俯瞰着莫唐特街。康苏洛朝外望着，仿佛盯着一座黑洞。两个恶魔仍在下面的街道上争斗着——为了她？她不想再看了。

黛波拉的声音显得很遥远。“警察正往这儿赶来。”

接着格斗的声音停止了。

黛波拉走到窗前。

“你——你看到什么了，亲爱的？”康苏洛问。

“一辆旧轿车，它正在调头。”

康苏洛强使自己踱到窗前。车子的尾灯像撤退的叛乱者似地消失了。蝙蝠怪物亦消失得无影无踪。

过一会儿就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

“他们怎么这么久才赶到？”黛波拉抱怨说。

警察很客气，他们问了许多问题。

康苏洛把经过叙述完后，一个警察问：“你说他俩中有一个像蝙蝠？”

“是的，半人半兽。”

“蝙蝠人？”

康苏洛急切地点点头。“对，蝙蝠人。就是那样，”她的发音还带着西班牙语味儿。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我想……我想他是飞来救我的。也许又飞走了。”

“那个长得像鹰似的人，你说他是开一辆大众牌轿车来的？”

“对”

警察交换了一下眼色。

“呃，小姐，”另一个警察说。“现在外面没人了。既没有大众轿车，也没有格斗的痕迹。除非你想去趟警察局写份材料，否则——”

“可我的生命有危险！你们必须保护我。”

“对不起。”

他们刚要走黛波拉插话了。

“等等！”她激动他说。“你们不明白，这位是康苏洛·瓦拉兹瑞兹！”

两位警察怔住了。

“她父亲是墨西哥总统！”

康苏洛由两名警察陪着来到格特姆村警察分局时，一位叫哈罗德·戴维斯的法制记者正好也在那儿。他是从秃顶的值班警官海斯威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的。

“好像那女孩儿是墨西哥总统的女儿。有人曾两次企图在墨西哥绑架她，所以她北上埋名隐姓地进了格特姆大学。估计那家伙认出了她，今晚又要绑架她。”

记者从记事本上抬起头。

“警察制止了绑架者，是吗？”

“不，是蝙蝠侠。”

第二天一早，企图绑架墨西哥共和国总统奥斯卡·瓦拉兹瑞兹女儿的消息上了《格特姆报》的头版。

布鲁斯·韦恩正在制造蝙蝠车的时候，送菜升降机给他送下来一份报纸。报纸是卷着的，放在一盘各式面包卷和一杯咖啡的旁边。

他正忙着，没听见通知他早饭已送到的铃声。整个一晚上他都没睡觉，一直在解决他自制的玻璃纤维车身的问题。

这会儿车身架在蝙蝠车架之上，光滑的大红色躯壳，15英尺长。韦恩已辛苦地为它磨了沙，涂上了樱桃红的漆，还装饰性地镀了一些铝。

但愿它与车架子能配上。

他走到吊车旁，扳动下降杆。马达响起来，车身在宁静而潮湿的空气中摇摆着，开始向下移动。

韦恩立即奔向蝙蝠车架，他光着膀子，满身是汗。车身降下来时他扶住

了前挡板，让它稳住。吊车继续工作着，他把车身引到该放的地方。

这次简直像发生了奇迹。大红色的车身不偏不倚地落在蝙蝠车架上，就像乌龟壳罩在乌龟身体上那样吻合。吊车继续往下松绳索，直到最后一截绳子搭落在此刻已是大红色的车身上，宛如一条从树上掉下来的受伤的蟒蛇。

韦恩在四边转来转去，查看那流线型的车身是否还有不吻合的地方。

他站起身来时，蝙蝠车看上去完全有实力参加未来的汽车大赛。最重要的是，它表面已不再像蝙蝠车。车身遮住了折叠直尾翼，补燃器也被一个备用轮胎盖住。一旦他换掉了明显的代表蝙蝠象征的毂盖，车子就彻底变了样子。

渐渐地，蝙蝠侠不得不被迫干白天在格特姆城遨游。蝙蝠车尽管装甲很厚，又有安全装置，但并非理想的白天交通工具，而且也无法伪装成普通的车辆。然而韦恩还是想试验一番。蝙蝠车迟早有那么一天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蝙蝠侠却需要令人震惊的武器。

韦恩抄起一个黑色遥控器，掀下按钮。这是抗酸试验。蝙蝠车的滑动车舱打开了，但在半截又被卡住。一个伺服电动机出了毛病，鸣叫起来。

“再来一次，”他咕哝道，用手抓住模板寻找障碍。即使需要一晚上他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当垂头丧气的韦恩端起咖啡时，咖啡早凉透了。他默默地嚼着山核桃卷儿，浏览着报纸的标题，同时登上吱吱作响的电梯返回韦恩庄园，去冲个企盼已久的热水澡。

企图绑架墨西哥总统女儿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接着他看到了副标题：

“蝙蝠侠出击——绑架者逃遁。”

韦恩走出了电梯，他布满胡茬儿的脸阴沉沉着。

“咖啡满意吗，先生？”他的管家阿尔弗雷德·潘尼沃斯问。

“凉透了。”

“对不起，先生。”

“怨我，没留意到。”

阿尔弗雷德殷勤地尾随着他朝房间走去。

“幸好昨晚蝙蝠侠碰巧在格特姆村区，”阿尔弗雷德说。

“我整个晚上都在蝙蝠洞里，阿尔弗雷德，”布鲁斯·韦恩说，顺手在身后关上了房门。

阿尔弗雷德冲着那扇精美的门眨眨眼，掉转身又去煮咖啡了。他晓得他主人还会喝的。

布鲁斯·韦恩正在电话里与戈登局长通话。他故意装出蝙蝠侠的硬硬的嗓音。

“昨天晚上在格特姆村区发生的事不是蝙蝠侠干的，”他开门见山他说。

“那是谁——”

“现在瓦拉兹瑞兹小姐在哪儿？”

“在墨西哥领事馆，正收拾行装呢。”

“回家？”

“她的保镖一到就动身。保镖已在路上。”

“蝙蝠侠想听听她的叙述。”

“我想他无法接近她，”戈登说。“领事馆封锁得很严。”

“我想他能接近她。他只需要一件事。”

“什么？”

“睡一晚上好觉，”布鲁斯·韦恩说罢就挂上了电话。

秋天夜晚的月亮即将要隐退时，布鲁斯·韦恩开着他的奔驰车路过了坐落在格特姆市中心的墨西哥领事馆。

他只看到两名警察，懒散地倚在一辆警车旁边，警车停在领事馆门口，封住了进去的路。他俩好像是唯一护卫的警察，或许是为了安抚墨西哥人而设置的。

韦恩把车开过去，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小胡同里停下。他脱上“伦敦雾”牌雨衣，穿着一双黑里透蓝的靴子从车里走出来。

他眨眼功夫就套上了鳍状手套。蝙蝠侠的凯夫拉斗篷和兜罩一抖就落在了他肩膀上，像是黑夜赐给他的荣誉。

蝙蝠侠脚步无声地走出胡同，他的斗篷紧紧裹着他的肩膀，挡住了他灰色胸前的标志着他身分的金色蝙蝠标识，这一标识明眼人一看就能认出。他的身影犹如追踪猎物的幽灵。

墨西哥领事馆坐落在格特姆使馆区内，是一座气势威严的庄园风格建筑，外观以白色拉毛水泥粉刷。入口处是西班牙风格的铁栅栏门，可以从那儿跳进去。也可以从隔壁的俄国使馆跳到墨西哥领事馆的房顶上。

蝙蝠侠躲在一簇阴影里思索着跳上俄国使馆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由于布鲁斯·韦恩的奔驰车停在附近，所以他蝙蝠似的剪影在屋顶上稍微一暴露，就会招来搜索的警察和尴尬的提问。

一辆长长的黑色“林肯”驶入大街，从他身旁滑过。黑衣骑士的蓝眼睛在防震有机玻璃镜后面谨慎地追踪着“林肯”。

“林肯”在领事馆前的警车旁停下，摇下了后窗户。一个漂亮、头发锃亮、棕色皮肤的脸伸了出来。

“我叫埃夫恩·罗丹，是瓦拉兹瑞兹小姐的私人保镖。”

一位警察走过去，问：“其他人呢？”

“正在路上。他们先派我来安排小姐返回的安全问题。”

“身份证？”

“什么？”

“证件。”

“噢，在这儿。”

警察看了一眼递出来的证件，皱起眉头。“上面是西班牙文。”

“傻瓜！你想看什么文？”

“我先得与领事核对一下。”

那位警察知道稍不留神就会引起国际反响，所以紧张地核对着那个自称叫埃夫恩·罗丹的人的身份。好像他们之间还存在着语言问题。

一度，那个不高兴的人还从林肯车上下来，与封锁大门的墨西哥守卫交谈了一阵儿。

几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大门口时，蝙蝠侠从暗影里溜出来，屈膝跪下，用一个钢钎撬开了林肯车行李箱的锁。他让弹簧把后盖顶起一道足够宽的空隙，然后钻了进去。

行李箱盖完好而无声地关上了，黑斗篷带皱褶的下摆也被收了进去。

又传来了警察的声音。

“好啦，先生，你可以进去了。”

开车人微微应了一声。

蝙蝠侠听到大门上的锁链松开的 啾声，接着是栅栏门打开时的吱扭声。

林肯车拐了个弯，直冲而入，然后停下来。

车门开而复关。急匆匆的脚步声变小了，富于表情色彩的西班牙语声也随之消逝。一扇门关上了，四周又归于宁静。

蝙蝠侠等待着，他等了好长时间，等他觉得安全无事时，便从车内又顶开了行李箱盖子。

黑衣骑士像是从墓穴里钻出来的幽灵又出现了，他高撑起斗篷，以免让它粘上领事馆车库地板上的油渍。

车库有一旁门。他从旁门溜出去，而没有理会与领事馆宅邸连接的那道门。

室外，月亮躲在云层里，仿佛是一颗被冻僵的炸弹。他抚摸了一把拉毛水泥墙壁，强烈地感受到它刺眼的白色。

蝙蝠侠沿墙走去，他那蝙蝠翅膀式的斗篷与凸凹的拉毛水泥墙壁发出摩擦声，他不禁做出鬼脸。然而在他兜帽下面，他的耳朵却极为警觉。

夜晚很凉，却不冷。房屋二层的窗子都敞开着。他所指望的就是敞开的窗子，那是墨西哥的一个老传统。

一个女孩儿的声音从西北角的一扇窗子里传出来，低沉却很急切。

“黛比，我真不好意思。是的，我必须回家。”

蝙蝠侠停下来。黛比可能就是黛波拉·霍兰德，即报纸上提到的康苏洛的朋友。

稍事沉默了片刻，那个声音又开始讲话了。

“不，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去也不会有安全。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办。”

谈话继续时，蝙蝠侠从他的万能皮带上摘下一个爪子似的挂钩和绳子。铁爪上绑着一个小气罐。他揪了一下杠杆。

接着发出一阵啾啾声，黑衣骑士掀起他的斗篷遮住声响。声音消失后他离开墙壁，放出了一只小黑气球。氦气把它送上了天。

蝙蝠侠就像是一个奇特的放风筝的人，控制着携带着铁爪的气球飞到了屋檐上。

铁爪朝着另一个方向，与易爆的气球隔着一些距离。铁爪到达装饰精美的格子窗的上方时，蝙蝠侠便往下拽绳。爪子卡在了上面。绳子的神力触动了一个活门，立即就把气球里的气排掉了。

黑衣骑士两脚踏墙，沿着细绳攀缘而上，白房子上衬出一个朦胧的黑点。

蝙蝠侠在敞开的窗子旁停住，轻轻移到窗台边缘。

屋里有一黑发年轻女子，正坐在一张有四根帐杆的床边上。她背对着窗户，耳朵上贴着电话听筒。

“我会给你写信的，”她说。“我保证写。你是我在美国认识的唯一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听筒放回电话机上时，蝙蝠侠跳到屋里的地板上。

“请原谅我的闯入，”他清晰他说。

康苏洛·瓦拉兹瑞兹从床上跳起来，急转过身。

她差点失声大叫起来，但竟未喊出声。她惊愕的目光落在蝙蝠侠仪表堂堂的身上。

“是你！”她呼吸短促他说，将一只手从嘴边拿开。

“我是蝙蝠侠。”

“你救了我的命。”

“不，不是我。”

她娴静的脸庞现出迷惑。“不是你？”

“昨晚你被一个蝙蝠模样的人救了，按照报纸上说的时间，我根本不在格特姆村区。”

“我不明白你的话。”

蝙蝠侠收拢起他鼠灰色的臂膀。“也许我们一起能把这事弄明白，”他说。“告诉我你是怎么被劫的。”

康苏洛看上去浑身发抖。她声音颤抖着，滔滔不绝地叙说起来。

“我是墨西哥大学的学生，有个男的想在我们的宿舍劫持我。总共两次。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管自己叫埃尔阿基拉·阿兹台克。”

“阿兹台克鹰？”

康苏洛用力点点头。“对，正是这个人，他穿着墨西哥被征服前阿兹台克斗士的漂亮服装，脸上戴着一具鹰的面具，像个大葫芦。他还插着羽毛。他使用很古老的黑曜石刀子。我遭到他两次袭击，但都逃脱了。第一次因为我跑得快，第二次是我身边有几名保镖。”

“昨晚在格特姆村区出现的是同一个人吗？”

康苏洛双手抱肩，仿佛很冷。“不知道。我想是吧。我又成了他的目标。埃夫恩曾教过我怎样自卫，可是我踩这个疯子的脚时，他动作迅捷地闪开了，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跟我说说另一个人，”蝙蝠侠说。

“他像你，但又不完全像。他好像稍高点儿，而且比你瘦。肩膀不如你的宽。他的眼睛是红的，充满愤慨。他有翅膀。另一个人似乎认识他，因为他用一个名字称呼那个蝙蝠怪物。”

“什么名字？”

康苏洛摇摇头。“我不知道。那个名字我过去从未听说过。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英语。我记得它是K打头的。”

一声叫喊从敞开的窗子外传进来。康苏洛惊讶得喘不上气来。喊声越来越多，还夹杂着奔跑的脚少声。

“呆在这儿别动！”蝙蝠侠说罢从窗户溜了出去。康苏洛使劲把窗子关上，拉上门子。

蝙蝠侠沿绳子下到地面，朝发生混乱的方向摸去。

“我看见他啦，没错！”一个格特姆人说。“是蝙蝠侠，他就躲在街上。”

“那这家伙跑什么？”一个有口音的人反问。

“这我就知道了。可能他在盯着什么东西吧。”

蝙蝠侠用手收起他翘起的耳朵，冒着危险朝建筑物的拐角处张望着。

一群警察和穿墨西哥军服的卫兵正聚在一起说着什么。一个警察朝街上指着，那个方向正好与蝙蝠侠来的方向相反。他得意地一笑，他们发现的不是他，而且他们也不大可能发现他的车子。

这时一个人喊道：“他在那儿！”

在街灯照耀的地方，一个怪异的有棱有角的身影一掠而过，它半张的翅膀保护性地闭拢着，钻进一条胡同里消失了。

警察们仿佛得到了提示，立即朝那个身影追去。门口守卫的人都走光了。

他们赶到胡同后四处照着手电，另一只手里都举着枪。

一群蝙蝠似乎被触怒了，尖叫着扑向他们的脸。警察们一边躲门一边朝空中乱打着。蝙蝠侠这时目睹了别人无法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瘦瘦的蝙蝠身影飞到英国领事馆的平屋顶上，它的跳跃又远又优美，似乎有种超自然的力量。那身影立即溶入了烟囱的阴影之中。

“它会飞？”蝙蝠侠自言自语道。

黑衣骑士抬起头，他还可以利用俄国使馆。他可上到他们的房顶，然后下到街上。如果那个蝙蝠怪物还躲在房顶上的话，他可以追上他。

康苏洛惊恐的尖叫打断了蝙蝠侠的思路。

黑衣骑士立即跑到墙根下，爬上绳子，在窗户旁停下，双脚用力朝墙一蹬。他有力的双腿使他的身体荡了起来，又朝窗子悠去。他将双脚翘起。

窗户被踹开了，玻璃、竖框和窗扉均被踢碎。

一个赤着脚。浑身有羽毛的人掉转过身，露出他那粗糙的钩形脸，脸上一对儿小而亮的黑眼睛盯着前方。他一只手抓住康苏洛挣扎着的手腕，另一只手挥舞着一把亮闪闪的刀子，上面的黑刀刃参差不齐。

蝙蝠侠认出那刀刃是黑曜石做的，黑曜石是一种火山玻璃，可以打制成比任何金属都锋利的刀锋。

蝙蝠侠掏出一个飞弹器，将其打开。

阿兹台克鹰把刀举得低低的，朝蝙蝠侠的小腹部刺去，同时仍紧紧攥住康苏洛不放。

蝙蝠侠手腕一抖，飞弹射了出去。它击中了黑曜石刀口，刀刃被击碎了，剩下的半截像是一颗烂了的牙根。

突起的鹰嘴阴影下闪现出愤怒的白牙。

蝙蝠侠朝前走了一步，说：“放开她。”

“休想！”

随之蝙蝠侠看到一个空心管样的东西，是一个吹气枪！

蝙蝠侠将其斗篷的一侧抬起护住身子，自信他的防弹服可以抵挡住任何有毒的标枪。

鼓鼓的褐色脸颊朝里吸气，把气体从管中喷出来。

胡椒粉在蝙蝠侠的兜帽周围弥漫开来，有机玻璃护镜护住了他的眼睛。但有些粉末钻进他鼻孔里，并附着在他护镜的四周，虽然并不疼痛，却遮住了他的视线，好像他的双目被蜇了似的。

黑衣骑士闭上眼，仅凭本能朝他对手的位置扑去。

有人尖叫一声，声音叫得很刺耳。

门“嘭”的一声关上了，蝙蝠侠从被关上的门上反弹回来的声响几乎和关门声同时发出。

他从地板上爬起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可恶的胡椒粉。

“你没事吧？”康苏洛关切地问。

蝙蝠侠将胡椒粉从护镜上抹掉。康苏洛在他身旁走来走去、漂亮的脸蛋因焦虑而扭曲着。

“我用脚后跟踩着他的脚背，”她解释说。“这招儿这回灵了。”

“怪不得他怪叫一声。”

大厅里传来脚步上楼的咚咚声和说话声。

一个男人叫道：“瓦拉兹瑞兹小姐！”

“是我的保镖埃夫恩，”康苏洛低声说。“我没事，但你必须离开！”

蝙蝠侠认为他离开并非良策，但他无法向副领事解释自己的行为，尤其是他已擅自闯入墨西哥的领地。

“拦住他们，”他说着跳上破碎的窗台，用戴手套的手抓住了绳子。

这次他先爬到房顶，然后将铁爪抛到俄国使馆的屋顶，将绳子水平拉直。

这时康苏洛在底下说：“阿兹台克！你们看见他了吗？他刚才朝你们的方向跑去了！”

蝙蝠侠顾不得听那些人的回答，他拿出一个不锈钢圈，套在绳子上，滑到了俄罗斯的领地。

过去后他又滑到了地面，不慎弄出了一点儿声响。

黑夜在静寂中将蝙蝠侠的身影吞没。

须臾，布鲁斯·韦恩驾着他的奔驰车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使馆区，他的脸上已除去了面具，但表情却像戴着面具似的严峻。

《格特姆报》翌日早晨的新闻标题是：

再次企图绑架总统女儿

女孩儿已返故国

细节不丰富。消息的大致意思是：蝙蝠侠将领事馆的值勤卫兵诱开，让一个不知身份的闯入者闯过了岗哨。蝙蝠侠和闯入者均未被捕获。

蝙蝠洞里的日光灯颤颤巍巍，布鲁斯·韦恩放下报纸，拿起一台警察无法查询的电话拨通了局长的办公室。

戈登开门见山他说：

“我知道你昨晚去了领事馆。”

“我去了，也没去。”

“你说什么？”

“报纸上说的蝙蝠侠不是我。只有总统的女儿和绑架者知道我去那里。”

“那女孩儿可没提到你。”

“感激之情并未混灭，”蝙蝠侠冷冷他说。

“领事馆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戈登说。“他们称尚不清楚谁是这些绑架企图的幕后人物以及动机何在，但他们公开地推测说，能驱使绑架者从墨西哥远道而来的唯有政治动机。副领事唯一的官方表态是，对瓦拉兹瑞兹小姐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放弃学业返回墨西哥城而表示遗憾。”

“问题就在这儿。”

“什么问题？”

“康苏洛·瓦拉兹瑞兹在墨西哥城也不安全。”

“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无能为力的是你，而不是我，”韦恩边说边朝那辆已变成红色的光滑的像条鲨鱼似的威力无穷的蝙蝠车看去。他得意地扮了个鬼脸。他得提前解决座舱里那个棘手的毛病。今晚就动手。

布鲁斯·韦恩以吉勒默·帕雷兹维加的名字住进了墨西哥城市中心粉区的水晶玫瑰饭店。这时他的头发成了淡黄色，皮肤成了酱色，嘴唇上还贴了

一撮黑色小撇胡。

他提前用比索付了帐，给了侍者一把小费。他的西班牙语无可挑剔。不久饭店里就传出了一条消息，这位不知名的秘鲁演员来此地要拍一部美国片，拍摄地点是著名的丘鲁布斯卡制片厂。

其实根本没有帕雷兹维加这么个人，但他将以此名被人记住。没人会把他和布鲁斯·韦恩联系起来。他进入墨西哥城后，愿意住在尼科豪华区，以便可以俯瞰查普台匹克公园。

韦恩将行李打开，仔细地把衣服挂好，然后走到窗前。无时不在的墨西哥烟雾今天并不太严重。环绕着墨西哥山谷的波波凯特帕特山是最高的山脉，其冰封的山峰隐现在雾蔼中。他来此城已逾一个多小时，尚没有染上因污染而引起的头疼，这种头疼在夏季常使游客鼻子流血。

电话铃响了，韦恩抓起听筒。

“喂？”

“是帕雷兹维加先生吗？你的车已经到了，请到C货物终点站去取。”

“好极了，”韦恩说。他微笑着把电话挂上，车子到达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

一架包租的DC8型货机停放在在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按照韦恩的指示，蝙蝠车仍在飞机的货舱里。他通过一家与韦恩企业有联系的皮包公司租了这架飞机。货物清单上说货物是从休斯敦运来的，其中有一辆标准的赛车，它是作为神秘的吉勒默·帕雷兹维加的新影片的道具而制造的。

韦恩命令放下升降门，亲自把扁长的车倒开到坡道上。

一个一本正经的墨西哥海关人员正等着要检查它。他和地面飞机勤务人员都对这辆红车的长线条赞叹不已。他几乎没打开驾驶室的门就在他的本上签了字，撕下一张表。

“你可以过关了，帕雷兹维加先生。你不能上路的日子是星期一，”他说。他指的是每周一天禁止车辆上街的严格法律，这一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烟雾和交通阻塞。

韦恩没吱声就接过了表格。他看着走远的海关人员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暗付贿赂此人是如此地容易。

他驾驶着伪装的蝙蝠车朝粉区他下榻的饭店开去。当车子从墨西哥城宽广的由棕榈树遮荫的大街穿过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坐在这辆漂亮车中的充满朝气的金发男人望去，眼中露出羡慕的目光。

这辆车不久也会被人们记住。有时招摇过市即是最高明的伪装，韦思想。尤其是一旦蝙蝠侠在墨西哥城搞出点儿名堂来时……

回到饭店房间后，布鲁斯·韦恩躺在床上，乱按着电视频道。康苏洛·瓦拉兹瑞兹的突然返回占据了当地新闻，职业绑架者和神秘的政治动机都成为猜测的原因。这一消息抢在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前面，韦恩从墨西哥电视中得知了哥伦比亚公司拒绝透露的事实：康苏洛单独居住在国家宫殿里。

“我可以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他皱着眉头喃喃说。

他喜爱的埃尔雷夫吉奥餐馆在饭店对面的利物浦，他很想吃巧克力酱鸡，虽然这一口味显然是他后天培养起来的。

服务小姐把他引到灯光昏暗的餐厅楼上，烛光中，男人们向他们的情人低声献着殷勤。

这是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绝好去处。

韦恩正向侍者要咖啡时，灯光灭了，四周传出几声嘘声。桌上的蜡烛在灯光消失后显得更明亮了。

“这没什么，先生，”侍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最近经常这样停电。”

韦恩想起当地新闻也曾提过常停电的事。他对此没加理会，把饭吃完。

一小时后，他驾车风驰电掣般驶在瑞福马大街上，这条街是墨西哥城的主要干道之一，宽广气派，柏树成荫。

尽管许多名胜古迹使这条大道形成诸多环形交叉，对于伪装的蝙蝠车来说也应是畅通无阻。但由于停电没有了红绿灯，车速便减慢下来。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主要由音乐家和穿着刺眼的吞火杂耍者组成的街头艺人在车辆中穿来钻去，领取着赏钱。

足足一整天的时间，韦恩的裤兜里都装着沉甸甸的比索钢蹦儿，几乎要把他的兜撑破了，因此他凡遇机会就高兴地将零钱施舍出去。

终于，红绿灯又恢复正常了。

他开始加速。小公共汽车和跑得飞快的大众牌甲壳虫车疯狂地切入切出。似乎世界所有的甲壳虫车都集中到了墨西哥城。黄格子的甲壳虫出租车和蓝白相间的交通警车最为突出，像是一群鲑鱼里的热带鱼。

韦恩记得在哪儿读过，大众公司停止为美国市场制造汽车后，墨西哥便成了二手甲壳虫车的兴旺市场。这种车速度快、皮实、停车方便，最适宜在高度塞车的墨西哥公路上超车和切进。这一点蝙蝠车就比不上了，他不无沮丧地想。

韦恩驱车前行中，看到一排排像军事城堡似的银行。每个银行门口都站着一对儿荷枪实弹面目冷峻的卫兵。他们若不让开，客户根本无法入内。

韦恩皱起眉头。这座城市越来越像个军营了。拉丁裔的中产阶级阔佬和阿兹台克、玛雅及其他拉美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儿之间的贫富差异日益增大。他有时想，与格特姆相比，墨西哥城更需要他。

在华雷斯地铁附近，他车子转向，朝城中宽广的佐卡罗广场开去。国家宫殿就坐落在那里。

他路过了那座低矮却装饰华丽的建筑物。墨西哥联邦司法警察重兵把守在门口，他们都端着可怕的自动步枪，脸上冷漠的表情仿佛是他们浅褐色军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辆大众牌交通警车从他身后尾随而来。

韦恩知道当地警察为了勒索，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截住过往车辆，于是他倍加小心起来。

到蒙尼达大街时，警车超了过去，又掉回头往回开。

开车的人被他清楚地看在眼里。那是个脸色忧郁漠然。目光犀利的年轻女人。她的目光像两道乌黑的激光束向他扫去。

韦恩感到自己过于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力，便朝南向查普台匹克公园和豪华的粉区饭店奔去。他发现那辆警车还远远地在他身后悄然跟着他，最终它驶离了瑞福马大街。

当韦恩看到阿兹台克雨神塔拉罗克的高大棕色石雕时，他把车停在了由神像守护着的停车场上。

他过去走访墨西哥时得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到8点才关门。他决定浏览一下阿兹台克文化，以

消磨白天剩下的时光。

之后，蝙蝠侠将在墨西哥城的偏僻小巷中潜行。布鲁斯·韦恩以不同寻常的兴奋感期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韦恩略去了介绍馆，那里面用西班牙语简要描述了阿兹台克文明简史。他曾多次来此城度假，所以对简史很了解。他想看的是具体的东西。

楼上陈列的是阿兹台克和玛雅人的生活。他花了3个小时专心致志地吸收着展出的内容，故意对墨西哥女人传送给他的秋波不予理睬，前者被他漂亮的相貌所深深迷住。

韦恩寻找着任何与鹰有关联的东西，他晓得鹰是阿兹台克文明的象征。

有一幅展品描绘的是部落之间战斗的场景。其中一个人酷似阿兹台克鹰。他的造型是一只手抓住一个跪在地上的俘虏的头发，另一只手高举着扁平桨状的带有黑曜石锯齿的木棒，正欲朝那呻吟着的不幸的俘虏的头上砸去。

韦恩记得阿兹台克斗士一般只是捕获而不杀死战俘。他们很珍视奴隶，因为用活人献祭是推动他们那个既野蛮又先进的社会的动力。

可怖的活人献祭场景构成了另一幅展品的内容。韦恩轻而易举地就读懂了西班牙语说明。

蓦地，他觉得有个人靠近他身边。

“对不起，”一个女人问，“你讲英语吗？”

韦恩见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游客，便盘算他应如何做出反应。他最怕的是交新朋友，但还是不情愿地决定要以礼待之。

“是的，我讲得相当不错，”他用西班牙腔调的英语答道。

“好极了！”她说。她的声音扁平，透着中西部的鼻音。“我一个字也看不懂。说明上说的是什么？”

“它解释阿兹台克人一种信仰的由来，即每隔52年，如果不用鲜血献祭的话，太阳就得毁灭。”

“太离奇啦！噢，对不起。我可没有不恭的意思。”

韦恩和藹地一笑。“我从秘鲁来。我们那儿有印加人。”

“实在对不起。”

韦恩接着说：“他们管献祭叫新火仪式。在52年周期的结尾，当昴宿星团从东方夜空升起时，农民们就停下手中所有活计并熄灭家中的炉火。一个人被拖到祭坛，把他的心挖出来作为祭品抚慰太阳神。有时他的心还被吃掉。仪式前先捣碎贝壳，然后阿兹台克牧师在死者的胸腔里点燃一束新火，人们再用新火点燃他们手中的木头，带回家生起炉灶，这便是再生的象征。”

“实在是天方夜谭。”

“是很离奇。”

房顶上的灯光突然闪烁起来。

女游客疑惑地抬头看着天花板。“噢，噢，”她喃喃说。“又来了。昨晚我在卡米诺瑞尔饭店冲澡时就停电了！真不可思议。”

接着灯光全灭了。

韦恩皱起眉头，他的假胡须动了动。

馆内还有点日光，所以安全地出去不成问题。他主动提出陪着美国游客往外走，后者告诉他她叫凯茜·布朗。她过分热情地挽住了他伸给她的手臂。他们走过著名的阿兹台克历书石时，她暗示说她已饥肠辘辘了。

韦恩的蓝眼睛朝历书石上的雕刻文字扫了一遍，嘴唇上的假胡子抖动着。

到了外边后，他找个借口不辞而别，把那位蒙在鼓里的女游客撇在了一群牢骚满腹的参观者之中。

1500 马力的飞机燃气轮机引擎在红色的有机玻璃罩里轰然发动起来，蝙蝠车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叫开出了停车场。

韦恩飞快地开上了瑞福马大街，发动机往外喷着气体，稀薄的空气正渴望着这种混浊的汽油。

就韦恩视力之所及，墨西哥城的灯光都熄灭了。驰名的派迈克斯塔上一片漆黑。东边天空上，昴宿星团眨着眼。他踩下加速器，希望路上没有什么车辆。

他凭直觉朝北边的佐卡罗驶去。布鲁斯·韦恩祈望他的直觉发生错误。

然而蝙蝠侠却认为这一直觉准确无误。

墨西哥城并未全部陷于黑暗，但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停了电。韦恩以为这是大都市为保障其无法控制的人口的生存而具有的症状。他知道，在周围的山区里，从乡村涌来的日益庞大的农民大军都挤住在用纸板和沥青纸糊的棚屋里，为获取舒适而使用着城市的水源和电源，靠从富裕的中产阶级抛弃的垃圾中寻觅食物而维持着生命。

服务业的供求已到了极限。墨西哥城区濒临大难临头的边缘。布鲁斯·韦恩一直认为此城便是格特姆城未来命运的可怕先兆。

然而他此刻无暇顾及格特姆城。他急迫地朝他的目的地横冲直撞地驶去，小点儿的车子都惊骇地为他让路。

当他把车停在国家宫殿前面时，里面一片混乱。建筑物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穿军服的联邦司法警察挤在宫殿前，一切入口都被封锁，似乎面临大敌的攻击。

一个士兵走上前要询问韦恩。韦恩一踩油门拐过一个犄角。他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把车停下，然后在黑暗中脱去了他时髦的外衣。

他从驾驶座底下拿出一个皮包，从中掏出华丽的蝙蝠侠服饰。他按下座舱按钮，车篷毫无阻力地向后滑开。他爬出车子后，蝙蝠车又自动把篷子关上，然后他便潜入伸手不见五指的墨西哥夜幕中。

佐卡罗对面是巴洛克风格的富丽堂皇的国家大教堂。半夜时分，在它高耸的东塔楼上出现了一个人影，他用目光朝周围地区扫视着。

蝙蝠侠像与他同名的夜间出没的蝙蝠似地紧贴着墙垛，观察着宫殿内部。他只看到混乱的来来去去的人影，尚没有恐慌的迹象。

他从万能皮带上拔下一只微型抛物线猎枪式话筒，朝宫殿的地面一扫，谈话的片断便传入他耳朵里。

他听到人们最大的担忧是康苏洛·瓦拉兹瑞兹的安全。一个当兵的对另一个说，总统的女儿必须得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据说一个变电站发生了颠覆。停电就是颠覆分子造成的。总统已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许多车辆从正门进进出出。都是大型的黑色官方轿车。里面坐着何许人无法辨清。

蝙蝠侠继续用话筒探测着。

一个焦急的声音问：“罗丹在哪儿？他得开车把总统女儿转移到安全的

地方去。”

“我没看到他，长官。”

“去找他！快去！”

蝙蝠侠等待着，他短粗的下巴绷得紧紧的。片断的对话使他估摸出了事情的原委。

这时大门打开了，一辆甲壳虫车不协调的车身慢慢爬了出来，朝赛米纳欧大街驶去。

蝙蝠侠握紧拳头，用眼睛紧紧盯着它，车子朝北开去。

他张开飘逸的斗篷，从砖墙的罅隙中跃身而下，落到漆黑一团的地面。他绕过宫殿，来到蝙蝠车旁。

车子在静静地等着他。眨眼功夫他就把车子倒到街上，然后掉转车头，脚下踩动了加速器。

蝙蝠侠刚要开动他强大的车子去追捕，一辆蓝白相间的甲壳虫警车迎头拦住了他的去路，车顶上像子弹一样的红灯愤怒地放着红光。

“见鬼！”蝙蝠侠嗥叫道。

甲壳虫车的车门打开，一个戴白手套的女警察钻出来。她短发，高颧骨，一脸的严肃，一双眼睛乌黑明亮。韦恩认出了她。是他今天甩掉的那个女警察。她冷漠的棕色皮肤显示出她的欧洲与印第安人混血儿的血统。人类学博物馆的展品画中陈列着许多像她一样的女人。

她大胆地朝蝙蝠车走去，上下审视了它一番，然后踱到司机的窗户旁边。

方向盘后面的蝙蝠侠暴露无遗。女人对他怪异的侧影瞟了一眼，被黑帽檐儿遮住的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蝙蝠侠戴着手套的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女警察一句话没说就钻回她的甲壳虫车里。她把车子倒走，滑行到边道上。

蝙蝠侠毫不迟疑地驾着蝙蝠车朝前冲去。

那辆大众甲壳虫车从边道上出来，尾随在他的车后。

韦恩对该城了如指掌。他穿街钻巷，试图甩掉身后的甲壳虫。

当他最后开到北起义大街时，甲壳虫不见了。但他心里感到惴惴不安。按理那个女警察完全可以扣住他，然而她没有。是天太黑没看清他？

北起义大街的车辆寥寥无几。街面上没有街灯，墨西哥司机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夜间只靠尾灯行车。面对混乱拥挤的墨西哥交通，光靠前灯是不够的。许多车只好开到路边，以极大的耐心等电来了再说。

蝙蝠车的仪表盘是飞机式的，黑衣骑士坐在仪表盘泛出的红光里，盯着车前灯跳跃的光束朝北开去。时速表在较慢的 80 迈上下晃动。

前方出现了一对儿红色尾灯。他加速，时速表遂跳上 5 个数字。

很快他就追上了前方的甲壳虫车。车子是黑色的，车号与他追逐的那辆相符，连车牌号上方“联邦区”的字样都丝毫不差。联邦区是墨西哥首都的官方称谓。

从后窗可以看到一个长着黑头发头部的后脑勺。蝙蝠侠把前灯打到最亮，同时揿了一下喇叭。

坐在后座的人听到声响扭转头。前灯照出了康苏洛·瓦拉兹瑞兹的充满焦虑的脸。

突然传出的喇叭声并未让她害怕，而是令她一惊。

甲壳虫加快了速度。

蝙蝠侠熄灭车灯，略微放松加速器，想给疾驶的小甲壳虫一点儿喘息的时间。他保持滑行速度，正好与甲壳虫的速度持平。

到达起义大街的尽头，即与鲁他 85 号公路接壤的地段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轿车似乎从天而降，它黑色，车身很长，除了 16 个汽缸的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外，所有的车灯都关闭着。

蝙蝠侠加速，车前灯刺眼地朝前照去。

那辆黑色长车与甲壳虫已并肩行驶。它像个醉鬼似地左右乱摆，甲壳虫车企图躲避它，但两辆车的保险杆相撞了，迸出火花。一个毂盖脱落了，滚到路边。

蝙蝠车迅速与前面两辆车的距离拉近。

然而迟了，大车再度撞击，这次保险杆发出一声巨响纠缠到一起。车胎发出滋滋声，大车逼迫甲壳虫车开到路边，嘎然停住。

大车的门“嘭”一声推开，一个身披羽毛的身影跳了出来，手里挥着一柄长矛。他跳上自己的车顶，再越到甲壳虫车的顶上，用长矛的钝头捣碎了车子的挡风玻璃。

康苏洛尖叫起来。

蝙蝠侠猛踩刹车。蝙蝠车轱辘下冒着烟，嗞一声车身横了过来，停在了两辆撞在一起的车子的前方。

蝙蝠侠振翼从车中飞出来，像冥想中一个可怕的幽灵，朝康苏洛发出痛苦尖叫的方向扑去。

但另一个到来者抢先了他一步。

这是一辆警车，它刺眼的灯光晃住了蝙蝠侠的眼睛。他掀起斗篷的一角，寻找一处黑暗的地方以便能看清楚。

他兜着圈子，直到他的斗篷完全遮住了车灯。然后他略微放低斗篷，朝前瞥去。

阿兹台克鹰正跪在甲壳虫车的顶上，一矛一矛地朝司机的胸膛刺去，犹如爱斯基摩人扎鱼那样。司机无助地伸出两只手，痉挛地颤抖着。

随着最后致命的一矛，司机扑倒在方向盘上，喇叭便不停地响起来。

这时夜幕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身影。

他高大，翅膀瘦削。他庞大的身材一时令蝙蝠侠感到一惊。

身影朝甲壳虫车飞去时，蝙蝠侠看到他展开巨大的黑色翅膀。膜状翅膀的上端露出银色的爪子。

“卡普诺克泰姆！”他尖声叫道。

阿兹台克鹰用劲将手中的长矛一拧，从司机的胸膛里拔了出来，拔出时可听见摩擦骨头的声音。随后他站起来。

“卡马佐兹，你来送死！”阿兹台克鹰叫道。

蝙蝠的翅膀张开，随即从它的皱褶里飞出一群蝙蝠。

蝙蝠群振翅朝羽毛斗士扑去，它们的翅膀呼啦啦地响着，团团将其围住。阿兹台克鹰一惊，立即用长矛的两头抵挡着，朝左右的蝙蝠胡乱刺戳。

蝙蝠侠趁机朝心烦意乱的阿兹台克鹰扑去。

那个叫卡马佐兹的也紧随蝙蝠侠冲上去。

他们在甲壳虫车的车顶上厮杀起来，酷似来自神秘神话中的 3 个巨人。

两手执矛的阿兹台克鹰一枪朝蝙蝠侠的胸部刺去，划破了他的蝙蝠标

记。长矛的钝头击打在卡马佐兹笨拙的翅膀上。

卡马佐兹趑趄着倒在一边，阿兹台克鹰把长矛转了个个儿，想用矛尖刺死受伤的敌手。

但一只戴手套的拳头朝他毫无防备的后背击去，打中了他的腰部。

阿兹台克鹰尖叫一声，掉转身，又把可怕的枪头掉了过来。

“我让你先死！”

蝙蝠侠摆出一副拳击架式，准备用脚做为防御。

枪头刺过来，又抽回去，又刺过来，寻找着对方防御的薄弱点。蝙蝠侠用靴子的坚硬后跟抵挡开一枪佯攻。另一枪挑破了他的斗篷。他戴手套的手一拳击出去，阿兹台克鹰像跳舞似地一个旋转，避开了拳头，再度站稳了脚跟。

蝙蝠侠一掌朝枪头劈去，阿兹台克鹰将长矛住回一撤，纵身跳到了另一辆车宽大的车顶上，把蝙蝠侠单独撇在了甲壳虫车隆起的车篷上。

这时，仍在吱吱叫着的众多小蝙蝠当中的一只飞扑到蝙蝠侠戴面具的脸上。此外一只似皮革般的手从他背后抓住了他的脚腕。

蝙蝠侠失去平衡一头栽倒。

他正好摔在正要爬起来的卡马佐兹的身上。

当他俩纠缠在一起时，那辆长长的黑车发动了马达。它朝前开了一下，停住，轱辘发出刺耳的磨擦声，又开始倒车。

它的尾灯愈来愈大。

蝙蝠侠抱住身底下的卡马佐兹，朝路边的沟里滚去。

车轱辘正好压在他俩刚才呆的地方，车胎因剧烈磨擦而冒出白烟。

接着传来狠命关车门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盖住了甲壳虫车喇叭的声响，尔后黑轿车便扬长而去了。

蝙蝠侠蹿到路边，看到那辆车消失在夜幕之中。他用手驱散着空气中刺鼻的橡胶车胎味儿。

他背后发出一声呻吟。蝙蝠侠此时面临艰难的抉择，但他的犹豫只持续了几秒钟。他的斗篷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他走回到路沟旁，察看着躺在里面的那个人。

卡马佐兹仰卧着，一只翅膀被击碎。蝙蝠侠发现那翅膀是由迭嵌在一起的铝质软管构成的，怪不得它可以神秘地张开和收缩，原来是机械的作用。

旁边是一只落地的小蝙蝠，可怜地扑打着翅膀。它最后地扑腾了一下，就不动了。蝙蝠侠用脚尖碰了它一下，原来是一个上了弹簧的塑料玩具，它的翅膀可以模仿飞行。

卡马佐兹蠕动了一下，用一只胳膊肘支起了身子。他里面的衣服是皮革，外面的装束也是同一面料。眼睛上戴的是红色镜片，可以像猫眼似地反射月光。他的鼻子是仿造美洲中部的叶状果树蝙蝠的鼻子制作的。

“你是谁？”蝙蝠侠用西班牙语问。

那人费力而痛苦地站立起来。

“我是卡马佐兹。”

蝙蝠侠点点头。“玛雅神话中的蝙蝠神。这我猜出来了，但这并未回答我的问题。”

那人的黑手套上带着利爪，他用手除去了狐狸耳朵的面具，露出一张忧郁的棕色肤色的脸：是那个神色忧郁的女交警，此时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柔

和的目光。

蝙蝠侠点点头，严峻地说：“你就是那个跟踪我的人。”

“我是交通警察阿萨塔·奈提维黛德，”她说。“我的格言同你的一样：卡普诺克泰姆。”

“夜晚伸正义，”蝙蝠侠用他记忆中的拉丁文翻译过来。

“我希望成为墨西哥城的蝙蝠侠，”她挺胸自豪地说。“这个阿兹台克鹰就是我要处理的案子。”

蝙蝠侠以怀疑的眼光瞥了一眼她那被打碎的翅膀。“你的话使我感到荣幸，可你已经两次搅乱了我营救瓦拉兹瑞兹小姐的计划。”

“但我在暗中保护她，在格特姆村区我单枪匹马地救了她一命。”

“那次你干得不错。”

“我已为你卸下了面具，”阿萨塔生硬地说。“现在该轮到你了。”

“我惯于单独行动，”蝙蝠侠说着走到甲壳虫车的司机旁边。“我是很久以前吃过苦头才养成这一习惯的。”他把司机从方向盘上拽开，喇叭终于停止了长时间的鸣叫。

阿萨塔·奈提维黛德的肩膀垂了下来，她的表情与古

“说得好。不过我的决定不能改变，再会。”

阿萨塔·奈提维黛德注视着蝙蝠侠走到他的红车前，钻进了驾驶室。

“我要跟着你！”她说。

“欢迎你试试，”蝙蝠侠说罢关上舱门，发动起车子。

通过反光镜，蝙蝠侠看到那个女人脱去翅膀，钻进了她的甲壳虫车。他笑了笑，扮了个鬼脸，把挂假胡子的丝线从嘴里拿出来。

“她要想追上蝙蝠侠，恐怕还得把那个甲壳虫开足马力才行，”他嗫嚅着。然后他的目光落到前方长长的公路上。追赶绑架者的车才是正事，他已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凄凉的提奥提华坎大墓地坐落在墨西哥城东北 28 英里的地方，是阿兹台克首都台诺克提兰的旧址。台诺克提兰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其碎石破瓦形成了现代大都市的不可靠的基石。

在阿兹台克人还是墨西哥山谷的主宰的年代，他们用印第安语起了台诺克提兰这个名字，意思是“上帝之地”，因为他们认为此地是神的发源地。他们来到这片宁静广袤的地方朝圣，在高耸的金字塔顶端拜神。他们乞灵于他们残酷的神祇，为它们献祭，对台诺克提兰的名字顶礼膜拜。

至于是什么人建造了台诺克提兰并起了这个名字，甚至到了阿兹台克最后一任国王莫克泰祖马二世时代也无人知晓。

巍峨壮丽的太阳金字塔面对长长的死亡大道，坐落在羽状魔鬼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之间，它如今沐浴在现代霓虹灯的照耀之下。

蝙蝠车在距金字塔还有几英里的鲁他 86 号公路上行驶时，蝙蝠侠就已猜出了他的目标所在。他将在金字塔那里找到阿兹台克鹰和康苏洛·瓦拉兹瑞兹。他若能及时赶到，他俩仍将活着。

首先他要把盯梢的甩掉。在后面追他的不是交警的甲壳虫车，而是漂亮的白色正规警车。

他掀下一个按钮，挂在车后的备用轮胎脱离开车体滚到马路上，将车后的功力强大的补燃器暴露出来。

接着他开始操纵各个键钮。在关键的路段上，安装在纤维玻璃里的赛米

泰克斯炸弹纷纷爆炸。纤维玻璃的外层分裂开来，事先切割好的炸药像礼花似地疯狂引爆。

炸弹将追赶的车辆炸得东倒西歪，只剩下一辆较灵活的车仍穷追不舍。

蝙蝠侠又为补燃器加了油，把那辆追赶的警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蝙蝠车熄灭了车灯，它那钛合金和防弹陶瓷的车身在窒息的黑暗中全然不见踪迹。蝙蝠侠朝古老的墨西哥最大的废墟奔驰而去。

为使速度更快，他把车子的尾翼升到高翘的位置。

阿兹台克鹰攀登在红灯照耀的太阳金字塔的阶梯上。他的祖先曾在这里拜神。更早之前是一些无名部落的人们，他感到他们的热血正在他的血管里涌动。

他用胳膊裹挟着那个女人，即征服他的民族的最新一位统治者的女儿康苏洛·瓦拉兹瑞兹。

她软弱无力地垂挂在他强壮有力的胳膊上，就像在她之前那几千个被抬上这座雄伟的美洲最大的神庙顶峰的人一样。

阿兹台克鹰心里充满骄傲。温暖的空气很好闻，虽并不像他祖先在的时候那么清新，但也不错。今日之后，时间将停上，然后沉重地开始倒流。

古老的一切将再度重现。古老的神祇将重新获得精神力量。而这一切都将是他的一个人的功劳。

他到达了最后一层台阶。前面还有一层破碎的阶梯。阿兹台克鹰停住脚步，朝南望去。

通常是灯火辉煌的墨西哥城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只有心惊胆战的萤火虫飞来飞去。阿兹台克鹰咧开猛禽的长嘴冷漠地笑了笑。家家的灯火都灭了，一切商业活动都停止了。只有像墨两哥城这样的供电压力过大的城市才能使一个人的破坏轻易得逞。

他又看向台阶，阶梯都裂了口，漆已剥落，石面早被远古不知名的鬼魂们的脚步踩得斑驳陆离。

最后的一层台阶很短，但若站到最底下一级便看不到顶巅，仿佛那些台阶通向天边。

这实在令人惊叹和敬畏。他胳膊下挟着祭品，沿着通向他命运的台阶爬去……

阿萨塔·奈提维黛德满腔羞愤。这个美国佬算老几竟对她的帮助不屑一顾？他以为他是谁？”

她内心深处感到无限悲哀。蝙蝠侠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当她十来岁梦想着逃离开奈扎华科尤特贫民窟时就崇拜他。如今她可以向他证实她也是个英雄。向这个她以印第安人的匿名生存其中的男人统治的世界证实她也是个英雄。

她绕过那些被炸翻的警车，小心翼翼地从小火被烧黑的纤维玻璃中穿过去。那些玻璃像许多破碎了的肝脏似地散在公路上。

蝙蝠侠在接近提奥提华坎郊区的博物馆时，扔掉了补燃器。蝙蝠车子是无声地行驶起来，而且车灯也没有打开。

他路过第一停车场，空的。第二停车场也无车辆。这样只剩下远处的墓地另一边的停车场了，它在大太阳金字塔的后面。

倘若他的直觉出了差错，最后一个停车场也将是空的，那么康苏洛·瓦拉兹瑞兹的真正命运就没人知道了。

他敲碎了贝壳，把碎片踢下台阶，它们像老化的骨头似地嘎啦嘎啦地滚下去。

祭品躺在一堆瓦砾之上，一千年前，瓦砾堆上是一座庙，庙里供奉着玄武岩时期的太阳神唐纳提奥。

他悲伤地揣摩着瓦砾里有没有唐纳提奥的残骸。

尔后他从皮带上拔出杀祭刀，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飘散着浓郁的古老的硬树脂香味儿。

怪异的声音使康苏洛·瓦拉兹瑞兹苏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躺在黑暗之中，耳畔传人生硬的话语，像是腐烂的翅膀发出的声音。

那话语她听不懂。不是西班牙语，更不是英语。它使她联想到披着长围巾沿街乞讨的印第安女人，她们之间的交谈用的就是这种别人永远不懂的方言。

她睁开眼睛，黑暗仍是驱之不去，那话语声却嗡嗡地不停。

她感到害怕了。

他将青绿色的匕首柄握在他汗津津的手里。

“噢，太阳神，倾听我的乞求。”

他嗓音混浊，手臂抖动着。他本族的人已多久没有用这样的话语讲话了？他想。

“让我用即将喷溅出来的鲜血滋养你，哦，唐纳提奥。让我即将献出的跳动的心给你郁积的愤怒增添火焰。我以你的名义造成了这包溶我的黑暗，让这黑暗变成新生，昭示出一个新的时代。”

他举起刀。凸凹不平的刀面闪烁出昏暗的几何形光泽。刀刃是黑色的，由打磨精致的黑曜石制成。

任何肌肉组织和骨骼都抵挡不住它的锋利。它可以剖开活人的胸腔，切断连接心脏的动脉，把一颗跳动着的的心脏挖出来。

他俯身去撕活祭的外衣。

一只青黑的手像一把铁钳似的抓住了阿兹台克鹰的手腕。

这使他大为震惊，因为他既没听到任何动静，也没有感到周围有什么人存在。

但他却有所防备。他另一只手向身后击去，手中握着锋利的利刃。

一个坚硬的皮靴跟踩在他脚背上。

这一着阿兹台克鹰始料不及。他有着长嘴的头往后一仰，大声嚎叫起来。

铁钳似的手在他腕子上一拧，阿兹台克鹰便从铺满碎石的台阶上翻滚下去。

康苏洛·瓦拉兹瑞兹大吃一惊。

“谁？”她喊道。“你是什么人？”

“蝙蝠侠，”一个愉悦的声音说。她见到黑暗中冒出一个身影，酷似蝙蝠却很平静。

康苏洛喘着气说：“快救我！”

“来，”一只手把她拽起来。她跟着这位披斗篷的救星走下陡峭的石阶。

阿兹台克鹰躺在最底层的台阶上，用两只嵌着爪子的手握住受伤的脚。

蝙蝠侠从扭动着身子的阿兹台克鹰身上跃过，然后又把康苏洛拉了过去。他将她领到另一组台阶的顶端。

“下到底下去，”他命令着。“我这就来。”

“可——”

“快走！”

康苏洛拾阶而去。

黑衣骑士昏暗而充满威慑力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掉转身去对付阿兹台克鹰。

一个身影落到阿兹台克鹰面前，后者觉得这个影子黑得几乎可以触摸到，令他感到毛骨悚然。

他抬起头，从眼中挤出疼痛的眼泪。蝙蝠侠立在他面前的黑暗中，身披呈肋状的斗篷。

“刚才跟你开的小玩笑你觉得不错吧？”蝙蝠侠说。

“呸！”阿兹台克鹰责骂道，依旧用手捂着脚。

短粗的下巴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蝙蝠侠身上唯一有点发亮的地方就是他的牙齿。

“我在人类学博物馆时就大致猜出了事情的原委，”蝙蝠侠沉静地说。

“根据古老的阿兹台克历法，今天是所谓可怕的‘五空日’的最后一天，昴宿星团将在东方出现。现在它们果然已在天空。我想到这点后，其他的一切就都能解释清楚了。全城的停电；你不遗余力地捕捉瓦拉兹瑞兹小姐。这并不是政治恐怖主义，也不是为了赎金。你使用的武器都是真格的，你穿的服装也太暴露，所以你显然不是在作案时总是设法掩盖身份的普通蒙面歹徒。你身上的鹰毛用盐水泡僵，为的是模仿你祖先的粗糙盔甲。你是为了重新举行他们的新火仪式。”

“你对我的祖先知道什么，外国佬？你们越海而来，镇压了我的族类。你们夷平了台诺克提兰，在废墟上建起了散发着恶臭的城市。我蔑视你们的文明。”

一口浓痰吐到蝙蝠侠脚上。

“讲得好，”蝙蝠侠说。“就是说不通。我的祖先第一次踏上这片大陆时，镇压你们的科台斯已死了几百年了。至于你，无非是个受蒙骗的杀人犯。”

“这是我的宗教信仰。”

“把这话说给墨西哥政府听。我知道这里的监狱都很……特别。”

阿兹台克鹰站了起来。他手腕和脚踝上的鹰爪与光洁的石面碰出声响。

“我宁肯死也不愿就范于那些杂种儿的法律机器！”他边骂边把匕首横在他自己的脖子上。他将刀子用劲一压，顿时出现了一道血印。

蝙蝠侠并不想看到这个，他不愿让此人自杀，而且想以理智说服他。

“这方法不高明，”他冷静地说。

“靠边点儿，夜间的魔鬼！”

一个陌生的声音严厉他说：“让他动手吧！”

蝙蝠侠转过身。

卡马佐兹从台阶上走上来，她一只损坏的翅膀朝下耷拉着，像是不祥的预兆。

“这事由我来管，”蝙蝠侠悻悻地说。

卡马佐兹迈上最高一层后站住。

“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她漠然地说。“你的推理能力实在让人赞叹，蝙蝠侠先生。可我认为这家伙有政治动机。墨西哥近来极不安定。我们知道他很猖獗，首先要搞清这个魔鬼是什么人。”

“我知道他是谁，”蝙蝠侠说。他又转向阿兹台克鹰。“而且他也明白我知道。所以他才认为他已无路可走了。”

“他想的对，”卡马佐兹忿然地说。

“康苏洛还活着，”蝙蝠侠说，他这话是说给他们俩人听的。“所以没必要再流血了。”

“这是你的看法，”卡马佐兹说。“我们懂得怎样惩罚。喂，文明的褻读者。你不是想为那些古老的神献血吗？割断你自己的脖子吧。”

蝙蝠侠注视着那发抖的手腕，装饰性的爪子瑟瑟颤抖。黑色的刀刃压到了头盔的底部，正在寻找着颈动脉。

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黑衣骑士扑上去夺刀。突然咔嚓一声，蝙蝠侠大吃一惊，刀子蓦地向外挥去，把割碎的鹰盔碎片抛向四方。

头盔上的长嘴不偏不倚地重重打在蝙蝠侠的额头上，他戴着帽罩的头往后一仰，身子向后踉跄着，依稀看到一双光着的脚冲他跑来。他伸手想去抓逃跑的对手，但胸脯上挨了重重的一击。

“去死吧，外国佬！”一个严厉的声音说。

蝙蝠侠右脚踏空，身子向下跌去。

他伸出防护手套，抓住金字塔边缘的一块裂石。他的臂关节因他的体重而咯吱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他训练有素的手却抓得很紧。

他为了生存而挣扎着，大口地吸着氧气，同时神态又恢复了过来。

一个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但他已处于绝望状态，更加用劲地抓牢破裂的砖石。

“别动！”一个女人厉声说。“我来拉你的手。”

“不！去找康苏洛，保护她！”

“镇静，美国人！”

蝙蝠侠觉着对方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那双手强壮而镇定。他可以信赖它们。卡马佐兹用力把他往上拽时，他的脚够着了金字塔的墙壁，他蹬着墙将他的下半身送上了平台的边儿。

他俩趑趄着摔倒在平台的石面上，抱在了一起，斗篷和蝙蝠翅膀缠绕在一处。

卡马佐兹把翅膀抽出来，喘着气说：“上次在黑暗中我抓住了你的脚腕，以为你是那个魔鬼，今天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蝙蝠侠站起身，又把卡马佐兹扶起来。

“以后再谢你，”他说。“鹰跑到哪儿去了？”

“那个胆小鬼逃了。我要是去抓他就没法救你了。”

蝙蝠侠眯起眼。“我让康苏洛下去了。”

“我让她去一个高点儿的地方，那样安全。”

他俩从他们站的高处朝下面眺望着。在金字塔区刺眼的光线之外，是被一片压抑的黑暗包溶着的提奥提华坎。

“她不是去城堡就是去月亮金字塔了，”蝙蝠侠若有所思地说。“别处没有更高的废墟了。我们走。”

他们一道拾阶而下。

红色聚光灯晃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底下的阶梯。阿兹台克鹰跑了多远，抑或躲在了什么地方，都不得而知。

下去的道很艰难，韦恩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金字塔破旧的台阶非常陡峭，只能站在最高一层才能看到底下的阶梯。那些不知名的建造太阳金字塔的人们也许出于故意，还在每一个平台边缘的不同地点做出了假的阶梯标志。因上当而从陡壁上掉下去摔死的游客可不止一两个卡马佐兹说：

“我是跟着你来到这儿的。”

“跟得不错。我还以为我把自己的踪迹掩盖得不错呢。”

“多亏你的补燃器。它有味儿，我是跟着气味儿找来的。”

“以后我得记着使用无味儿汽油，”蝙蝠侠冷冷地说。

他们到达了最底下的一层平台。这里的平台有两截阶梯，各自伸向不同的方向。他们收住脚步。南边是城堡，里面有羽毛魔鬼神庙；北边则蹲伏着月亮金字塔。

他们朝黑暗中窥视着，希冀分辨出生命的痕迹。

“你怎么知道甲壳虫车里坐着瓦拉兹瑞兹小姐？”卡马佐兹问，她因下阶梯很费劲而喘着气。

“他们想把她送出宫殿。我想最不起眼儿的车肯定就是载她的车。”

“真聪明。”

“我还想起了阿兹台克鹰在格特姆村区开的那辆黑色大众牌甲壳虫车。”

“那是巧合。阿兹台克鹰不开新型车。”

“是的，不过他应该开。”

他们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

“我没明白你的话，”卡马佐兹说。

“以后再说吧，”蝙蝠侠说着皱起眉头。“我们最好分头找。我去月亮金字塔。”

卡马佐兹朝南面的台阶走去，她喊道：“祝你走运，蝙蝠侠先生。”

蝙蝠侠没吭一声便溶进夜幕之中。

一英里长的死亡大道一片漆黑。过去由国王、牧师和武士组成的豪华铺张的队列曾从这些碎石破瓦上走过。如今只有变成尘埃的鬼魂在上面跳舞。

黑衣骑士迅速朝月亮金字塔奔去。金字塔上看上去空无一人。但愿他俩当中能有一个找到康苏洛·瓦拉兹瑞兹，不使阿兹台克鹰得逞。

突然间，一辆漂亮的没有开车灯的黑车从黑暗中蹿了出来。

蝙蝠侠急忙转过身。这是阿兹台克鹰的车。停车场和古大道之间隔着一片草坪，车子便穿过草坪呼啸而来，照直冲蝙蝠侠撞去。

蝙蝠侠站着不动。方向盘后面那张阴影中的脸露出白牙笑着。

镀铬的车头就要撞到蝙蝠侠时，他放松了绷紧的肌肉，翻出了一个漂亮优美的跟斗。平滑的车顶从他飞起的身下滑过，他落到车后破损的石道上。

车子继续往前开，直奔月亮广场而去。厂场上有一个低矮的石头平台，四周围着靠近金字塔的由石头砌成的观望台。

那辆车绕过平台，在通往金字塔的台阶前嘎然刹住。那个野蛮的人影钻出了车，朝台阶上奔去。

蝙蝠侠拔腿奔跑，恐惧在他心中升起……

卡马佐兹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便掉头朝回跑去。她跑起来时，巨大的皮革似的翅膀展开了。翅膀借助死亡大道上空的长风，使她的双脚脱离开破损的石面。

她简直就是她所崇拜的玛雅古神的化身，朝高耸的月亮金字塔飞去。

她用手划着十字，祈求她所崇拜之神让她损坏的翅膀坚持到她完成任务时为止。

康苏洛·瓦拉兹瑞兹跪在月亮金字塔之上。她所经历的犹如一场没有止境的噩梦。她看见那个身上有羽毛的影子沿石阶狂奔而来，手执一把闪亮的黑刃刀。她明白这把刀在找到她心脏之前不会停止挥舞。

她咬了一口手指，高呼救命。

“快来救我！”

蝙蝠侠已抵达攀登金字塔的台阶。他一步迈三层，大口大口地吸着稀薄的空气。他去摸身上的套索，心想在阿兹台克鹰的刀子落下之前他只有一次抛射的机会。

这时，一个酷似死神化身的奇异的影子从他头上掠过，它直追奔跑中的阿兹台克复仇者，朝康苏洛奔去。

蝙蝠侠高喊：“加油，加油，拦住他！”

蓦地，蝙蝠侠无望地看到那只损伤的翅膀垂了下来。卡马佐兹悬滞在一股劲风之中，开始从金字塔高耸的顶端向下滑落。她即将要垂直坠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康苏洛·瓦拉兹瑞兹在金字塔上喊叫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蝙蝠侠抛出了套索。它高高抛起，然后旋转着坠下来，套住了马卡佐兹的一只脚踝。

蝙蝠侠用劲将手中的绳索往回一拽。

卡马佐兹像一只风筝似的，朝另一只翅膀歪过去，被绳索牵引着朝已到达顶端的那个邪恶的身影扑过去。邪恶的身影已举起握着杀祭之刀的手，正待劈下去之际，却被一只带爪子的手攥了过去。

阿兹台克鹰气馁地大叫一声，松开了康苏洛的长发。

卡马佐兹折叠起翅膀，穿靴子的双脚落到了地上。

她对着敌手一阵拳打脚踢，此时蝙蝠侠也气喘吁吁地冲到了顶部。

阿兹台克鹰将手缩回到袖子里，挥舞着两只利爪左右开弓，疯狂地朝卡马佐兹的眼睛击去。

蝙蝠侠斗篷招展，在阿兹台克鹰身后降下，用一只戴手套的手抓住他粘满羽毛的肩膀，把他拧了个180度。

月亮从云后钻出来，人人都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唯有蝙蝠侠未显露惊讶之色。

康苏洛倒吸了一口凉气。“是你！”

“叛徒！”卡马佐兹说。

阿兹台克鹰像耍铁爪似地左右挥舞他的鹰爪。

蝙蝠侠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毫不留情地对着那张惊愕的脸来了一记上勾拳。阿兹台克鹰向后趔趄了两步，一头栽倒在那个他想让其死灰复燃的已消亡时代的碎石之上。

他躺在那里不动了，酷似一只从夜晚天空中坠下来的断了骨头的猛禽。嘴里粘满了鲜血。

“埃夫恩！”康苏洛不可思议地说。

蝙蝠侠俯身瞟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人。“在你告诉我你在格特姆村区遇到了阿兹台克复仇者，以及他如何躲过了你用鞋跟踩他那一招时，我就猜出了

是他。因为这招儿是他教的你，他自然知道你会采用。”

“这说不通，”康苏洛不信服地说。“埃夫恩那天还在墨西哥，第二天他才到的美国。”

蝙蝠侠摇摇头。“你忘了他是在保驾小组之前到达的吗？他已提前抵达美国，焦急地要在52年周期结束之前把你弄回来。”

“怪不得这个魔鬼知道瓦拉兹瑞兹小姐去了美国。”卡马佐兹说。

“而且阿兹台克鹰何以能毫无阻挡地出入墨西哥使馆也就不言自明了。他可以轻易进入，而且进去后也不会受到怀疑。”

“可他是我的随身保镖啊，”康苏洛呆滞地说。

蝙蝠侠茫然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脸。

“你的保镖心头充满忿恨，他对他所降生的这个世界极为不满。他想通过杀人献祭和制造恐怖使历史后退。”蝙蝠侠抬起头。“瓦拉兹瑞兹小姐，你的死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倘若他纠集起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动，他或许会得到强大的支持，使这个国家在几年之内不得安宁。”

卡马佐兹插话道：“我也是个混血，是玛雅人，但我却没有他那样的想法。”

“世界上有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蝙蝠侠解释说。“有人希望美国古老的南方死灰复燃；有人想让第三帝国东山再起，所以要时常铲除埃夫恩·罗丹这样的人。”

“他将受到惩罚，”康苏洛严厉地说。“我父亲会处理他的。”

“他罪有应得，”卡马佐兹悻悻地说。

蝙蝠侠漠然地看了一眼卡马佐兹。“他将看到正义的力量。”

“说得对，”卡马佐兹说。“尤其是救了我生命的正义，即你所代表的正义。”

蝙蝠侠难得地一笑。

“我低估了你的本事。你履行了你的座右铭，帮助挫败了一个人的阴谋，其用心比这黑夜还要阴暗。”蝙蝠侠伸出一只戴手套的手。

卡马佐兹用劲握住它。“你的话使我感到骄傲。”

“我父亲会重重奖励你们俩的，”康苏洛热情地说。

“我不能接受奖励，”卡马佐兹急忙说。“我的工作必须秘密进行，身份也不能暴露。就像我这位美国同伴一样。”

“可是，”蝙蝠侠用手朝他停在太阳金字塔后面的蝙蝠车一指，“我把这辆车运出墨西哥肯定会大费一番周折。”

“我父亲会派人护送你到得克萨斯州边界的，”康苏洛许诺说。

“这就是说我最大的难关将是美国海关了。可必要的话，我是能越过那个检查关口的。”

“卡普诺克泰姆，”卡马佐兹轻声说。

“好建议，我会记住的。”

他们3人在微弱光线的照耀下，站在这座不知名的部落曾为被人忘却的神祇而举行过仪式的高高的废墟之上，不同肤色的脸上露出相互理解的笑容。

远方，墨西哥城又被万家灯火重新照亮了，顿使闪烁的昴宿七星黯然失色。

灭迹

布赖恩·姆·汤姆森

刺耳的笑声划破了那位身穿斗篷的斗士周围的黑暗，使他感到身上收缩般的疼痛渐渐隐去。

“那蝙蝠以为他疯了，这事你听说了吗？”

“只有疯子才会主动到这儿来！”

“谁需要保护？真是好心用错了地方。”

他希望戈登在把前门封锁住之前，医务人员已冲了出去。他惊讶地发觉他没躺在地上，而是靠在墙上。他肯定是藏在了一间墙上装着衬垫的病房里。

“别人干吗要杀我们……他们告诉我要给我治病。”

“我想蝙蝠是疯了。肯定是他身体倒挂时间太长的原因。”

光线消失前的一刹那，各个病房的电子门奇迹般地开了，这帮可怜的发疯的傻瓜便从他身上践踏过去。他刚对他们说完他们的生命有危险，可怕的事情就爆发了。几分钟之前的事他几乎记不得了（好像已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他终于躲过了那群乌合之众，逃进了这间病房。病人在黑暗中横冲直撞，至少有一半的人从他身上踩过。

……然而最大的危险并不是病人。不是，一个更大的危险正威胁着他们。出于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安排，他来到这里对这些精神病患者施加保护。有人想让他们及阿克哈姆精神病院从地球上消失，所以他要保护他们。

“我们上楼去，看看钟楼上有没有蝙蝠。”

“我宁肯看见钟，也不愿看见蝙蝠。”

蝙蝠侠听到他们蜂拥到楼梯上和他头顶上的二楼地板上，于是放心地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幸好这回他们手中没有武器，”他喃喃地说。他从皮带上摸出夜光镜，接着说：“戴上这玩艺儿就能看见东西了。”

病人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后，病房里显得异样的安静。

借助于红外镜，蝙蝠侠又看清了自己的方位，便又回到刚才他被人们从身上踩过的那个厅里。说不定那帮精神病患者乐意在楼上挤来挤去。

他知道对他们有危险的那个人肯定会避开他们，因此他可能在楼下的地窖里。

他悄然而迅速地朝精神病院的底部摸去，转了几道弯来到发电机房。

里面似乎一切正常。

突然灯光又亮了，蝙蝠侠把眼镜除掉后顿觉被灯光晃得睁不开眼睛。

他稍微适应了强烈灯光的照射后，听到屋子的另一头传来咯咯的微弱笑声。他此刻与他所追逐的目标只隔几英尺远。

他唯一的希望是他没有来迟。

两周前的一个星期一晚上，蝙蝠侠来到一个偏僻的货栈区寻找难以捕捉的化名为企鹅的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此人刚刚越狱，据说躲在了那一带。与此同时，在城另一头一个不起眼儿的西村公寓里，诺伦·努斯鲍姆正准备当晚赴威尔尼斯中心进行一次讲演。

谁也不知道她是否看到了杀她的凶手。

由于她没在中心露面，一位关心她的朋友便在回家的路上拐到她家去看

一眼，结果发现她的尸体躺在化妆室的地板上，脖子上插着一枚皮下注射飞镖。

下一周星期三的夜晚，正当蝙蝠侠在格特姆博物馆举办的世界著名鸟学家马尔科姆·卢德拉姆的南极画展上与企鹅及其手下人对峙时，基姆·斯登斯和吉西·斯登斯（她娘家姓叫马丁）刚度完蜜月回家。媒体认为他俩的结合是一年中最为不可思议的婚姻，因而对他们的蜜月大加渲染。

吉西套上一件更加舒适的内衣，歪在他们豪华的双人床上。她正等待基姆冲完澡后与她完成蜜月中的最后一次做爱，因为次日一早他们就要双双上班了。

夏季晚上很热，他们住宅一层的窗子敞开着。

吉西是否听到了飞镖的声音无人知晓，反正那支镖穿过窗子，带着它立即就能见效的液体扎进了她腰部的下侧。

基姆一定是听到了声响，于是立即冲进卧室。他走到床边时，另一支瞄得极准的飞镖也将他撂倒。

两具尸体都是在两天后被吉西的母亲发现的，她去女儿家是想看看两个小情人过得怎么样。

此后一周的星期一凌晨，蝙蝠侠终于将制造了一周恐怖的企鹅捉获，将其送交给焦急等待中的戈登局长及警察手里，给他戴上了手铐。当时卫生和心理福利局局长、精神病患者权力的著名维护者迈克尔·沃德刚刚回到他在市中心的沿街办公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而不愿意呆在与他头衔相称的洁净无尘的市行政服务大楼里）。他刚刚参加完在一处新潮地点举办的又一个乏味的募捐会，那里的租金恐怕比募到的资金还要多。他脱去租来的夜礼服，挂在他助手帕特里克办公室里，以便次日让后者还掉。然后他套上他惯常穿的牛仔裤和圆领运动衫（他的“平民服装”），将他的分头捋平。

“明天下午之前没有会，”他回忆起来。“不妨睡觉之前到撒哈拉酒馆喝上一杯。”

第二天早上帕特里克到来时（他来的比平日晚一点儿，因为他想迈克尔大概得晚起），看到了那件等待他去还掉的夜礼服。

他还发现了迈克尔靠在写字台上的尸体，胸骨上插着一枚飞镖。

迈克尔被害的消息登遍了各个晚报，也成了晚间黄金新闻的重点。

次日一早，媒体已将他的死与另外3起死亡事件联系到一起。

当天早上布鲁斯·韦恩也睡了个大懒觉，他因一连几个晚上追捕恶棍企鹅急需补充失去的睡眠。格特姆市多数人即将上班之际他才躺下，这十分符合他自由散漫的性格，而且一觉睡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才醒。

做了一套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健身操后，他便坐下来吃阿尔弗雷德为他备好的晚餐。

“阿尔弗雷德，请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我得了解一下格特姆市的人上周都干了些什么。”

“我记得下午看一部电影时，插播的新闻里提到一个‘飞镖人’，”阿尔弗雷德说着把电视遥控器递给他。“那片子是最爱看的之一，《出版商》，景致美极了。”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飞镖人是怎么回事吧，”布鲁斯说着转换到新闻频道。

“这里是提姆联网新闻，警察局长办公室已正式发出消息，证实今天早

些时候，卫生及心理福利局局长、知名精神病患者权益维护者迈克尔·沃德在他市中心的办公室里遇害。他显然是被一种皮下注射飞镖射死的。我们的摄制组已抵达现场，过一会儿我们将遥控实况转播这一消息。据称他是参加完一次募捐活动后回到办公室时被害的，募捐是为阿克哈姆病友援助基金会筹款，以帮助阿克哈姆精神病院的康复病人重返正常人的生活，为社会做出贡献。募捐会是在刚刚翻修完的海班厄斯舞厅举办的。下面由里斯报导庆祝活动，”新闻主持人沉闷单调地说着。布鲁斯把电视关掉。

“昨晚的募捐会你也被邀请了，所以我把你不能出席的歉意和捐款都转给了他们。我想你更关注的是，怎么说呢，是观察鸟吧，”老好人阿尔弗雷德说。

“做得痛快，你总是能干到点儿上，阿尔弗雷德，”布鲁斯说。他话锋随即一转，说：“迈克尔·沃德是个公众人物。他要是真的是被谋杀的肯定会引起公众的哗然。我想蝙蝠侠今晚 would 去一趟吉姆·戈登的办公室，了解一下整个的经过。”

“你想的没错，新闻报道并不全面，蝙蝠侠。但天晓得明早的报纸会登出什么来，而且一旦登出来，恐怕就会引起慌乱，”吉姆·戈登靠在椅子上说。他一天都忙着处理另一起案件，卷起来的上衣袖子还没放下来。

“事情的整个经过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引起慌乱？”披斗篷的斗士问。

戈登蹙起眉头说：“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个逍遥法外的连续杀人犯。”

“飞镖人，”蝙蝠侠说，他想起了和阿尔弗雷德的对话。

“飞镖人，”戈登表示同意，又说：“新闻媒介总给杀手安个漂亮的名字，令人讨厌。我们连杀手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你说这是一个连续杀人犯作的案。那么还有别人被杀吗？”

“上周死了3个。一个叫诺伦·努斯鲍姆，还有一对儿夫妇，基姆·斯登斯和吉西·斯登斯。他们都是被一种不知名的注射药物杀死的。据病理学家说，这种药能造成全身大面积过分负载，从而导致立即死亡。这儿有血液抽样，”他说着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只小瓶。“我想你一定想自己化验一下。”

蝙蝠侠把瓶子装进他皮带上的一个口袋里，继续探询道：“死者有什么共同点吗？”

“唯一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格特姆新闻》星期天增刊特写中提到的人物。”

“谢谢，再联系。”

“但愿你能控制住事态的发展。各家报纸明天可有火爆的消息了。飞镖人，上帝。”

戈登的话还没说完，披斗篷的斗士早已消失在格特姆的黑夜之中。

早上各大报纸都在标题中醒目地登出了飞镖人的绰号，津津乐道于渲染这病态的丑闻。同时在头版还刊出了4名死者的照片。侧面报导都对沃德的去世表示悲哀，将其捧为精神病患者的保护圣人，还特别提到他10年前如何自己患了精神病，后来康复后如何大力帮助病友的经历。

讣告呼吁人们为阿克哈姆病友援助基金会捐款，以代替鲜花。

对其他死者也登出了简历，并预告在星期天的增刊上将刊登阿克哈姆精神病院的历史。

一位对这几起凶杀案比别人知道的多的格特姆人浏览了一遍文章后气愤

地说：“一次还不够。我们还要让它一再曝光。他们不知羞耻吗？难道我必得因过去的罪孽永受折磨吗？这些什么时候才能算到头？”

她把报纸扔进垃圾桶，拿出了准备上夜班的制服。

当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回到蝙蝠洞，手里拿着蝙蝠侠要的材料。

“您要的星期天增刊，先生，”他用管家的口吻说。

“谢谢，阿尔弗雷德。我觉得格特姆的计算机网络在传送星期天增刊方面总比别的地方差半年，”布鲁斯说。他的头罩和斗篷整齐地叠放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哦，这便是公用图书馆的好处，”阿尔弗雷德讥讽他说。

“看上去这4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布鲁斯说。

“阿克哈姆精神病院？”阿尔弗雷德说。

“对。迈克尔·沃德是阿克哈姆病友援助基金会主席，其他3人都曾经是那里的病人。3人都克服了他们的病症，重返社会成了有用的公民。吉西和基姆几周前的婚礼吸引了传媒的广泛注意，因为他俩是通过沃德建立的阿克哈姆病人项目的帮助相互结识的。”

“有意思的是，所有的文章都能激发起编辑们重新登载那段骇人历史的灵感。”

“你说的没错，老朋友，”布鲁斯说。

那段历史是这样写的：

“阿克哈姆——鲜血洗礼的精神病院”

1920年，阿马德斯·阿克哈姆医生把他家的老房子变成了一所收容精神病人的医院。他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病人是绰号叫“疯狗”的马丁·霍金斯。许多人都称他为“格特姆一霸”，因为他的血腥暴行在格特姆老百姓心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次年，阿克哈姆的妻子和孩子被霍金斯残忍地杀害，之后凶手逃之夭夭。后来霍金斯又返回精神病院，继续接受阿克哈姆对他的治疗。霍金斯似乎打开了阿克哈姆灵魂中的阴暗面，将他一步步拖入深渊，使他发现了自己过去深重的罪孽。

半年后，在他家人被害一年之际，阿克哈姆电死了霍金斯。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一起在做电震治疗期间发生的不幸事故。

文章还有几段，描述了阿克哈姆的神智越来越不正常，最后也成了这家以他家族命名的精神病院的病人。结尾是这样写的：

尽管最近有些病人成功地恢复了神志，重返社会，但是他们大概无法将杰出的阿克哈姆家族名誉中这段充满血腥和谋杀的历史忘掉，而这一恶行正是“疯狗”马丁·霍金斯出于精神失常所造成的。

文章署名是约翰·纽菲尔德。“上帝，这篇文章是纽菲尔德大约20年前写的，他那时还没拿普利策奖呢。”布鲁斯沉吟了片刻，又若有所思他说：“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他已经从报社退休，打算写一本书。”

“一个月前你被邀请参加他的退休晚宴，但不巧市政厅发生了一起爆炸未遂事件，所以你只好转达你不能出席的歉意，”阿尔弗雷德说。

布鲁斯抓起电话机，设置了纽菲尔德家的自动拨码。“恐怕我应该打个电话给他，对未能出席他的晚宴亲自致歉。”（听筒传出信号，显示已经接通。）“喂……是约翰吗？……怎么样，老伙计？我是布鲁斯·韦恩啊……上次没能参加你的晚餐会，抱歉。海边发生了点儿税收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必须马上去处理，这种事你知道。哦，你如今有什么打算？……噢，是这样……是的，我还记得这篇文章。它登了不止一次了，是不是？……20年登了47

次。实在是段不同凡响的历史。明天，好。祝你走运，过两天我们在俱乐部一起吃饭。”

他把电话挂上。

“就这样吧，阿尔弗雷德。今晚我有许多材料要读。明天约翰的代理人就宣布他将着手撰写一部新书。书名叫《“疯狗”霍金斯传奇——阿克哈姆精神病院的故事》。我的侦探直觉告诉我，解开这4起凶杀案的钥匙就在这故事里。”

文学和新闻界对纽菲尔德的新书写作计划的消息反响热烈。一家大型多媒体出版公司花大价钱买断了版权和连载权。《“疯狗”霍金斯传奇》显然是一部能给出版公司创声誉的书，赚钱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一位格特姆人气愤至极。

“我对他说过，有些事最好让它们永远藏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好像他造成的破坏还不大似的。他3个月前参观那个挤满暴徒的医院的时候我应该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只要打开‘泥脸’病房的门锁就能置他于死地。哼，下周的这个时候，纽菲尔德先生和阿克哈姆精神病院就将成为人们心中遥远的记忆，成为很快被人们忘却的过去。”

她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正包装的一个包裹上，以便晚上上班的路上把它投进邮局。第二天将有充足的时间将它邮寄到那里。

两天后，蝙蝠侠像往日一样从窗子进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吉姆·戈登和约翰。纽菲尔德正等着他。

“局长一叫我就来了，”约翰说。“连刚收到的这个包裹都没放下。我出来时碰到了送信的。”

“先生们、今天是电死马丁·霍金斯50周年。那4个受到媒体注意，并且与阿克哈姆精神病院有关联的人都死了。由于你新书的内容，约翰，恐怕下一个该轮到你了，”蝙蝠侠解释说。

“噢，得了吧，蝙蝠侠，除了我，还有谁对老掉牙的阿克哈姆精神病院感兴趣？说不定还有几十万读者？不错，我最初的几次采访可能让阿克哈姆的几名工作人员不太高兴，比如新上任的护士长玛格丽特·弗里尔，可是这时，披斗篷的斗士留意到纽菲尔德包裹底部的角端有一些黑色斑点。“让我看看那个包裹。你说你是今天刚收到的？”

“对，”纽菲尔德说。“这令我很惊奇。我现在就打开，我喜欢惊奇。”

“让我先看一眼，”蝙蝠侠说着轻轻从他手里把包裹拿过来。

斑渍潮湿冰凉，好像某种冷却剂渗透了出来。包裹的重心似乎集中在它的下半部。

蝙蝠侠曾用假身份证听过联邦调查局举办的排除炸弹的课程，当时他见过类似的包裹。炸药通常用冷却剂包裹起来，以便推迟到预定的时间再爆炸。

他小心翼翼地听着里面是否有什么声音。

“别说话，”蝙蝠侠说。“我听见嗒嗒声。”他受过良好训练的耳朵立即就辨别出一种有节奏的声响。如果这是爆炸装置，导火索则刚刚引着。

蝙蝠侠把包裹扔到戈登的结实的橡木写字台后面，然后转身一扑，将戈登和纽菲尔德按倒在沙发后面的地板上。

眨眼功夫炸药就爆炸了。

浓烟散去后，3人站起来环视办公室被破坏的程度。到处都是纸片，写字台的四边向外弯凸着，裂成碎片。然而除了杂乱之外，破坏的程度并不严

重。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心腹埋藏了一颗炸弹，但橡木写字台的一条腿竟救了希特勒的命，”戈登说。“这话我今天才算信了。”

“我想你说的对，蝙蝠侠，”纽菲尔德抱歉地说。“显然有人不想让我写那本书。”

“可杀手为何改变了行动方式呢？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使用飞镖？”戈登问。“他完全可以像杀死其他人那样在纽菲尔德家里用飞镖射死他。”

顷刻之间蝙蝠侠都明白了，他立即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并发出了行动指示。

“我们必须假设凶手现在没有别的安排。快，吉姆，打电话给阿克哈姆精神病院，命令里面的人员撤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所有病人和工作人员都面临危险。千万不能拖延时间。”

戈登的电话还没拨完，蝙蝠侠已夺窗而出，飞奔到蝙蝠车旁，朝格特姆市北郊的骚姆塞特急驰而去，那里坐落着阿克哈姆精神病院。

倘若他再稍耽搁一会儿，他就会发现戈登的电话根本打不通，因为夜班护士长玛格丽特·弗里尔已掐断了精神病院与外界相联系的主电话线。

20分钟后蝙蝠侠抵达精神病院。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至少比他上次在那里呆了一晚上的情景相比平静得多。那次一些比较凶恶的病人控制了医院，提出要蝙蝠侠与他们单独过一夜的要求，作为释放工作人员的条件。

楼里仍很静，里面的人尚未撤出。

蝙蝠侠立即闯进主大厅，由于他知道戈登马上就可带人赶到，便拉响了火警。除了重点防护病区外，病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应该很快就能从楼里撤离出来。

接着蝙蝠侠朝重点防护病区摸去，那里住着重症的精神病患者，如贪嘴、疯兔，杀手克劳克和泥脸儿。

他刚要把事情的原委解释给他们，不料电子锁似乎自动打开了，所有的门一推而开。

尔后电也停了，病区陷入一片黑暗，漆黑中的人群拼命朝外逃着。

蝙蝠侠脚底被人绊倒，并被推挤到病房敞开的门上。尔后他便被众人踩在脚下。黑暗中他和别的病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大家都拼命地朝犄角处其他病区有光线的房子冲去。

蝙蝠侠痛苦而缓慢地从人群中逃脱出来，躲进了附近的一间墙上有衬垫的病房。

然而此刻他却与杀手对峙着。

“我想我可以把屋子弄得亮一点儿。事情在夜里总会变得更加没有理智，你说对吗，蝙蝠侠？”

站在他对面的女人一只手拿着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另一只手握着一支注射枪，就像动物园里驯服动物的那种。枪口对着蝙蝠侠。

“你就是用这把枪杀死了那几个人？”蝙蝠侠声调平淡地问。

“噢，是的，”她轻声说。“近距离杀伤力极强。”

“我想是的，”蝙蝠侠说，他试图赢得一点儿时间。“装有致命的胺基丙苯的微型皮下注射飞镖。”

“哦，你认出来了？”

“是的，这是用于 30 年代的替代电震疗法的试验性药物。后来发现它对神经体系的总体震动过于危险，而且安全剂量和致人于死命的剂量之间的区别很难把握，所以被禁用了。”

“它没被禁用。那时规章制度松得很。阿克哈姆的储藏室里有相当多的剂量，”她咧嘴笑着说。“凡注过册的医务人员都能轻易搞到。”

“你是注过册的，弗里尔护士，也许我该称呼你霍金斯？”

“这是一个名誉很高的名字。我的家族史在格特姆市几乎同韦恩家族一样长久，我们家族在所有战争中都出过英雄，我爷爷还差点儿竞选国会议员呢。后来我父亲被抓了起来，爷爷就自杀了。”

她看上去 50 挂零，一副典型的精神病院夜班护士的模样，或许在某个联邦监狱受过训练。她的表情很吓人，蝙蝠侠留意到她握着遥控器的大拇指正按着一个按钮。如果他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朝她扑去，到不了她跟前就得挨她一枪，即使扑到她身边，他也不愿意往按钮上增加他体重的压力，而且她只消眨眼的功夫就能把按钮按下去。

“蝙蝠侠，你知道家族的名誉蒙受耻辱是何滋味儿吗？我就是在羞耻中长大的。我和弗里尔先生结婚时，隐瞒了我是霍金斯家的人。后来他发现了我不光彩的身世便与我离婚了，因为他想要孩子。我因对自己的名字倍感羞耻，所以仍旧保持他的名字。在每个醒着的时刻都得努力摆脱你过去的阴影，你能理解那是什么滋味儿吗？而那阴影是你的父母造成的。”

蝙蝠侠想起了一对父母领着他们的儿子去看电影，后来儿子被迫独自走回家……再没有看见他的父母……

弗里尔（霍金斯）护士接着说：

“其他人回眸他们的好时光时，可以寻到安慰。惬意与慰藉。还有人以他们祖辈的荣誉而深感骄傲。我也可以这样做，可人们记得的只有我的父亲，‘疯狗’马丁·霍金斯。”

“起先我认为也许我可以忘掉他，公众也可以忘掉他。但沃德组建了他的基金会，转眼间这些康复了的病人便从阿克哈姆精神病院走了出来。对他们的每一篇报导都伴随着一篇精神病院历史的回顾，而每一篇回顾都必然把那血腥的过去披露于众。所以我便决定铲除这一现象。不再有康复的病人，不再有文章出现。不再提及‘疯狗’。后来我意识到只要这些文章的根源不铲除我就一日不得安宁。因此在我父亲被电死 50 周年之际，我打算把阿克哈姆精神病院及所有病人都炸死，让他们统统下地狱。我们的脚底下埋着 100 磅的炸弹，它的梯恩梯爆破力将是它重量的 10 倍。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过去和现在就将化为灰烬。”

这时，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绿头发贫嘴的笑声，仿佛他受到了提示。

弗里尔（霍金斯）朝笑声的方向扭过头，披斗篷的斗士便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蝙蝠侠飞奔过去，将护士打翻在地。弗里尔本能地举枪射击，披斗篷的斗士像拍打一只苍蝇似地将飞镖在空中接住，又朝护士扔了回去。飞镖击中了弗里尔（霍金斯），她痉挛了几下，四肢僵挺，然后断了气，手指头始终没有离开按键。

蝙蝠侠谨慎地把遥控器从她手中拿下，使按键失去功能。戈登和他的人等会儿会处理炸弹的。

尔后他爬上楼梯走出地窖，重点防护病区的病人因在楼道里四处奔跑早

已累得疲惫不堪。

天空泛鱼肚白时，医院里恢复了正常秩序。

吉姆·戈登从面包车里拿出一杯咖啡递给蝙蝠侠。

“这个谜你是怎么解开的？”他问。

蝙蝠侠呷了一口热气腾腾的咖啡，答道：“主要是凭运气。我想阿克哈姆肯定与谋杀有关，但每一个死者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从他们个人与精神病院的关系中是找不着答案的，”他打住，仔细斟酌着措辞。“后来，有人注意到了纽菲尔德的文章。每当出现新的消息时，报纸就不加删改地重登一篇有关的旧文章是普遍的现象。我猜答案肯定在纽菲尔德的文章里，于是仔细查阅了里面所涉及到的亲属的名字。当纽菲尔德提到弗里尔时，我想起那是霍金斯独生女出嫁后的名字。这样，一切线索就都串起来了。”

戈登转身看向精神病院，摇头说：“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被过去的鬼魂缠了身，想把一切历史的痕迹抹去。记忆竟可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痛楚。”

“是的，”披斗篷的斗士说，而后又轻声说道：“这对我们大家都是如此。”

濒临灭绝的动物

格里戈·考克斯

“呜！呜！”她喊道。猫头鹰——她的猫头鹰——以同样的叫声回应着她。当格特姆市的人鼓起掌时，她鞠了一个躬，她的猫头鹰给她带来的骄傲暂时驱散了她上台的紧张。

在格特姆动物园新举办的异国鸟类展览大厅的中央临时搭起了一个台子，济川芳博士站在台上，面对一只麦克风。她身旁的布鲁斯·韦恩与观众一道鼓着掌。这就是一位美国亿万富翁，她心想。他穿一身黑色西服，相貌标致，比她足足高出一英尺。当她让到一旁让韦恩站到麦克风前时，她思忖着他不为动物园的展览主持开幕式时都干些什么。

“谢谢你的表演，济川芳博士，”韦恩说。他的声音随意而颇富魅力。麦克风把他的声音扩大到一群男女观众之中，他们都身着华丽的晚礼服和时髦的长裙。格特姆的社会乞流笋爷堂，抢先来目睹……她的猫头鹰？及至此刻济川芳仍觉得不可思议。我站在这里，穿着使馆为我挑选的红色裸肩的时髦长裙，是个什么样？她暗想。我是个科学家，不是社会名流。

不过甘茨和久裕子看上去很安详。济川芳扭过头，看见它俩栖在它们新家的一根人造树枝上。这个新家是一个安置在凸起的石座上的封闭塑料圆顶，坐落在展厅的中央。通过圆顶底部的通风格子窗，她可以看到它们用满月似的眼球瞪视着对它们惊讶注视着的人类，它俩银色镶边的羽毛发出簌簌的声响。久裕子是只母的，略大一些，约30磅重，她的雄性同伴甘茨则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它俩翅膀的顶端都有银色的毛，但甘茨的更明显，它的尾部羽毛和冠子上也泛着银光。唯有韦恩的身上打着聚光灯，猫头鹰的周围则是一片黑暗，以便迎合它们夜生活的习性。圆顶里面只有一线微弱的亮光，使济川芳能窥见它俩的身影。

“这些稀有的银鹰来自日本的山区，”韦恩对观众说。“这种猫头鹰目前世界上仅存5只，甘茨和久裕子是唯一一对人工饲养的品种。日本政府把它们暂借给格特姆动物园。这是我们极大的荣誉，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这个责任我已肩负了3年了，济川芳暗自思索着默默走下台子。来格特姆举办展览会不会是个大失误呢？她读过有关美国城市很不安全文章，这座犯罪率极高的城市尤其如此。不过这一决定是她的上司做出的；她只是个兽医和管理者，不是官员。走到人群中时，她希望这些有钱的美国人能意识到她的两只猫头鹰的独到之处和价值。

她在人群里边走边审视着他们。他们都以欣赏的眼光围着圆顶转，缓慢地从她身旁走过，近距离地观赏猫头鹰。只有那边那个相貌滑稽的矮子例外，他朝大厅后面的阴暗角落蹒跚而去，闪入一根巨大的大理石柱子的影子里。济川芳出于好奇，朝他走去。

离那人越近，那人就愈显得奇特。他与她身高相仿，超不过5英尺，但肥胖得可笑；他的夜礼服覆盖着一个大圆肚皮，仿佛他吞下了一只巨鸟下的蛋。宽广的肚皮上围了一条扎眼的黄色腰带。她走近时，他透过左眼上的单片眼镜朝她窥视着，然而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鼻子。它不但扁细，而且惊人的长，酷似法国人西兰诺的有名的长鼻，她想，但这却是真的，不是演员

的道具。一把合拢着的雨伞挂在他的胳膊肘上。奇怪，济川芳暗忖，她最后一次在外面时，天空根本没有一丝云朵。

总之，他让她联想起充斥日本动画片中的那些矮胖夸张的人物。你一眼就知道他们都是滑稽的陪衬，因为他们比别的人物更可笑。她暗自笑了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奇异的家伙并不让人望而生畏，比高大、富有，漂亮且神态自若的布鲁斯·韦恩更好接近。

那人漫不经心地要点燃乌木烟嘴里的烟草。真是厚颜无耻，济川芳愤怒地想。难道他不考虑烟草对她娇惯的猫头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她冲到他站着的柱子前。“对不起，先生，”她的口气礼貌却软中带硬。“这里恐怕禁止吸烟。”

“是这样吗？”他倨傲地说，凝视着银色的打火机。济川芳不喜欢他的声音。那声音沙哑而刺耳。“好吧，我们可以不点烟，直接点火。”

他大拇指一抖，便点燃了一簇炽热的朝空中至少蹿出4英尺高的火苗。济川芳震惊地朝后退去。火苗又热又刺眼，她只得将目光移开；那火光就像是她儿时从电影里看到的怪兽嘴中喷出来的魔火。这实在令人不可置信，她想。小小打火机里竟能点燃这么大的火苗！他怎么点的呢？为了什么？

大厅里传来尖叫声。人们都瞪着她……不，不是瞪着她，而是瞪着那匪夷所思的火光。喧哗之中响起了防火报警器的警报声，声音震耳欲聋，济川芳还听到头顶上的自动洒水灭火系统也打开了。天啊，她想，突然洒下来的水碰到了她的皮肤，她暴露在外的手、胳膊和肩膀。她疼痛地将手往回一缩。水溅到她的地方都很疼，水滴烧灼着她的皮肤，使皮肤立即变红了。具有腐蚀性的液体继续朝她身上喷洒着，她无法逃脱！她昂贵的长裙布料被水粘上后烧得滋滋作响，冒起了烟。红色的染料被烧化变黑，冒着泡顺着她的大腿淌下来，流到瓷砖铺的地面上。

“啊，”丑陋的小矮子在附近某处说，“这就像天空上降下来的温柔的雨。是酸雨。”

一位贵妇人的假发开始溶化，她趑趄着从济川芳身旁跑过，将她推到一边。越来越多的人朝她的方向奔去，尖叫着挥舞着手臂，撕扯着被烧的皮肤和衣服，一心只顾逃命。济川芳后退到大理石柱子上。沿柱子而下的酸水灼伤了她的脖子、腿，但这总比被格特姆市富有的名流们践踏在脚底下强。

似乎在很远的地方，她听到布鲁斯·韦恩喊道：“捂住你们的眼睛！都往出口处跑！镇静！不要慌乱！”她发现他的嗓音完全变了样，更响亮、更深沉、更有威严。这时她才想到甘茨和久裕子。猫头鹰在塑料圆顶里大概没事吧。圆顶底下有个水泥垫座，使它脱离地面，所以猫头鹰碰不到此刻已汇聚到地板上的酸水，从天花板喷洒下来的水也溅不到它们。她但愿它们不要像她似地受到惊吓。

“雨中歌唱……”

这会儿竟还有人唱歌？尽管内心惶恐，身上疼痛，她仍朝那声音望去。那个引起事端的家伙安全无恙地站在撑开的雨伞底下，他的伞的材料显然比她的裙子和她的皮肤结实。酸水沿着倾斜的伞面流下去，从而使他圆鼓鼓的身躯滴水不沾。“这感觉奇妙至极，”他边唱边在已被酸水蚀坏的地板上跳着踢踏舞。济川芳发觉他的鞋上有金属保护。

她倏然为自己穿了高跟鞋而庆幸，这时她的愤怒胜过了她的疼痛，于是向那个引起这场混乱的小矮子扑去。但地板比她料想的要滑，就在她失足滑

倒之际，她追逐的目标早顶着雨伞溜掉了。济川芳的膝盖重重磕在硬石地板上，她伸出双手去撑地，却摸进酸水里，手心和膝盖均被灼伤。一股烟味钻进她的鼻孔，使她的喉咙发痒。主啊，她祈求着，紧闭双眼，但愿烧着的是我的衣服，而不是我的头发。

突然，一双有力的胳膊从她背后抓住了她。济川芳想喊叫，却觉得透不过气来。有人把她搀起来，将一件外衣披在她裸露的肩膀上。“往外走，”一个声音劝她说。是韦恩的声音。即使没有麦克风，依旧显出惊人的进力。他用胳膊揽住她的肩膀，扶她迅速朝出口处奔去。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她猛然醒悟到喊叫声也停止了。我们肯定是最后出去的，她想。除了……

“那个小矮子，”她喘着气说。“手里有把雨伞的矮子。”

“企鹅，”韦恩说，他努力遏制着愤怒。“首先我要把你送出去，确保人人都安全。”他用脚踹开玻璃门，半拖半扶地把她弄出了屋外。室外的空气寒冷刺骨，然而她却终于从那可怕的似乎永无止境的燃烧雨水中解脱了出来。谢天谢地此时是12月，她想，我真想变得麻木一阵。

接下来就是救护车、警车和抢救。一阵忙乱后人们告诉她，两只猫头鹰丢失了。

第二天晚上，当她和吉姆·戈登局长站在警察局总部覆盖着白雪的房顶上等待时，天气依旧很冷。济川芳颤栗着，双手环抱着穿着厚厚的大衣和毛衣的身子。从楼顶上她可以看到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与灯火辉煌的东京银座街相比，格特姆又黑又可怕。她眼前最亮的就是那在他们头顶闪烁着的驰名遇述的蝙蝠信号灯。这座城市有两个月亮，她想，其中一个月亮里的人是只蝙蝠。

虽然戴着手套，冬季的寒冷还是冻得她手指发疼，于是她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也许我应该劝戈登回到屋里去，她想。

济川芳刚要开口说，那个人便从有蝙蝠标志的探照灯后闪了出来。即便心理上有所准备，济川芳还是害怕地朝后退了几步，然而同光却无法从她眼前的令人恐惧的人物的身上离开。

这座城市的英雄与这座城市极为吻合。蝙蝠侠披一身黑斗篷，周身透着危险和恐怖。他像凶猛的夜间武士似地朝她走去。他沉重的黑皮靴从屋顶薄薄的一层白雪上踏过时没有任何声响。“我立刻就赶来了，”他对局长说。他的声音比济川芳料想的要温和和沉静；她本以为他会像他们国家电影里的武士那样粗鲁地咆哮。然而从他面具上拉出的细缝中，蝙蝠侠的眼睛里却始终燃烧着怒火。

济川芳自然听说过蝙蝠侠，在家时也看过关于他的录像新闻。但面对真实的他时，她觉得自己一定是进入了某种恐怖的幻觉之中。先是遇到企鹅，现在又是蝙蝠侠。她为何会鬼迷心窍地置身在这个不真实的地方？我只是个普通人，她想。我不属于这里。

戈登一直很正常，甚至非常谦和并善解人意，可此时他与这个蝙蝠人打招呼的神态显示似乎这是家常便饭。也许对他来说正是如此。戈登把济川芳介绍给蝙蝠侠，后者对她仅瞟了一眼，然后局长便将情况对披斗篷的大侠叙说起来。

“幸运的是，”局长说，“伤亡不像预想的那么糟。有些人是二度烧伤，还有些受到惊吓，并在慌乱中被踩伤，但没有死亡。企鹅感兴趣的显然是逃离展厅，而不是想大量杀人。真是谢天谢地。

“可惜两只珍贵的猫头鹰被掠走了。它们在塑料圆顶里，但企鹅好像用一种钻石刃的工具撬开了圆顶笼子。”

“可能用的是他的伞尖，”蝙蝠侠说。

“那是企鹅的做法，”戈登表示同意。他搓了搓冰冷的手接着说：“今天中午企鹅用信鸽给我们捎来一封信。他要在本周末索要 200 万美元，否则他就把猫头鹰的标本送回来。”济川芳虽然以前听说过这样的威胁，但企鹅的话还是令她心惊肉跳。

“鸽子呢？”蝙蝠侠问，“有没有可能借助鸽子找到企鹅？”

“不行了，”戈登阴郁地答道。“几个小时前鸽子死了，据说是慢性中毒。”他踏雪走到另一头，将蝙蝠信号灯关上。这时洒下清光的唯有一个月亮了。

“这次掠夺猫头鹰事件大概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蝙蝠侠，”戈登强调说。“国务院和日本政府表示很气愤，更不用提世界各国的动物权益和环保组织了。我们必须找回猫头鹰，否则格特姆可赔不起。”

“即使赔得起，”蝙蝠侠说。“企鹅也未必说话算数。”

“但更糟糕的是，”济川芳尽管对蝙蝠侠有些惧怕，还是说出了她的看法。“我的猫头鹰体质脆弱。没有细心的照料和饲养，恐怕活不到周末。”今天是星期一晚上，她想，我们顶多还有 5 天的时间。她想进一步证实一下，便问：“这个企鹅或许不是认真的吧？他会把这个稀有品种的最后希望毁灭吗？”

蝙蝠侠第一次用目光直接注视着她。济川芳觉得她无法面对他强烈的目光。“更坏的事他都干过，”蝙蝠侠轻声说。他将一只带手套的手放在她肩膀上。“企鹅是个心理变态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当真认为他比整个世界都聪明和重要。在他眼里，所有的事和人都不过是玩具而已，是阻止他追求变态消遣的障碍。”

“那你呢？”她鼓起勇气问。

“我想他害怕我。有的时候。”

我也是，她想。我从未喜欢过蝙蝠。属于天空的是鸟类，而不是长着尖牙和骇人眼睛的有毛的动物。倘若银猫头鹰展览最终巡回到芝加哥，她不知道那个城市的鹰侠和鹰女侠会不会使她感到更加不安。然而因为同是夜间的猛禽，蝙蝠侠的确与她可爱的甘茨和久裕子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可能帮助他把它们救回来。

当然，假如它们还活着的话。

蝙蝠侠消失在格特姆市的黑夜之中后，戈登局长派了一名巡警护送济川芳返回动物园为她安排的住所。那是坐落在格特姆东区的一幢塔楼，她的房间在最顶层，俯瞰着港口。年轻的警察提出陪她上电梯，但济川芳不好意思让他送太远，便在大厅谢过他，自己朝房间走去。她打开门走进屋后叹了口气。虽然她很疲乏想马上睡觉，但她不希望晚上有梦。经历了蝙蝠侠、企鹅和酸雨，非得做十几个噩梦不可。

她还没脱去外衣，起居室内的灯光亮了，沙发上坐着一个面熟的肥胖的人，正在翻阅着放在茶几上的一本叫《东亚鸟族》的带插图的书。“噢，终于回家了，”企鹅说。

济川芳掉头想跑，但两条壮汉横在她与房门之间。其中一人抓住她的肩膀，粗鲁地把她身子转过去面对着企鹅。一只粗大，汗津津的手掌捂住了她

的嘴，同时一只胳膊箍住她的腰。她企图用脚踢她身后的人，但后者让她失去了身体平衡，她的脚用不上劲。此外她的鞋跟碰到的好像是一根金属灯柱。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长的？

企鹅把书合上，瞟了一眼书脊上的名字。“济川芳博士著，”他读道。“遇到一位热心于鸟类的同行，实在是高兴。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尽管他神态儒雅自负，济川芳从他的语气中却觉不出丝毫的热情。她反而轻易地从他的假笑中觉察出残忍，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冷酷和恶意的自得。上次我怎么没看出来？她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怎么没认为他是个魔鬼？

他身边的沙发上放着一顶丝绸大礼帽和一把雨伞。济川芳心里一惊，以为又要下烧人的酸雨，尽管她觉得这种惧怕很荒唐。企鹅用胖手捋了一下他头发稀少的额头，在茶几后面站起身，手里握住那柄伞。他像手执一把利剑似地用伞尖指着济川芳的胸脯。“放开她，”他命令手下人说。“请不要喊叫，亲爱的。这把伞里可有子弹。”

那只手从济川芳脸上松开，她于是大口地吸了几口气。她注视着企鹅和他那把可怕的雨伞的同时，略斜过头瞟了一眼攻击她的人。

他俩看上去像是孪生的大块头，脑袋秃得像和尚，都穿着黑色宽松裤和白色无袖恤衫。他们模仿他们衣冠楚楚的头子，也都在又方又肥的下巴底下扎着蝴蝶领结（她看出那是用松紧带托上去的）。他俩皮肤苍白，酷似北欧人，浑身肌肉异常发达。她12岁时，侄子拉她去看一场电影，里面就有这种肌肉发达的人。

“请允许我介绍多多兄弟，”企鹅佯装礼貌地说。“想分辨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是徒劳的，白费力。”

济川芳回头看着企鹅。“你来这儿干吗？”她问。

“你那可爱的雪白的猫头鹰要是死了就对我没价值了，”他解释说。“恐怕你得去同它们作伴，还要保证它们的健康。”他抽了抽他外衣的燕尾。“不必为你的名誉担忧，多多兄弟是最出色的护卫。”他突然抛掉温文尔雅，厉声对手下人喝道：“带她走！”

两名打手一边一个架住她的两只胳膊，同时企鹅蹒跚地踱到房间的中央。他将雨伞对准她头顶上的天花板，一捏伞柄。济川芳等待着再出现火焰，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雨伞像火箭炮似地把她头顶上的房顶炸开了一个窟窿。企鹅撑开伞，等着尘土、石灰、木屑，及绝缘材料纷纷落下。一股冷风从头顶的洞口钻进来，多多兄弟粗大的胳膊上顿时泛起一层鸡皮疙瘩。企鹅冷漠的目光朝济川芳身上的靴子、手套和厚厚的大衣扫了一眼。“你为这趟旅行想得很周到，”他嘶哑着声音说。

一个兄弟松开了她的胳膊，走到碎石满地的起居室中央。他往下一蹲，接着向上跳去，用手扒住窟窿的边沿。他用以臂把身子拉上去，钻出了洞口，一忽会儿又从洞口伸出秃脑袋，朝下望着，他的身子后面是天空的背景。

有人使劲地敲济川芳的房门。住在隔壁的人大声叫嚷着，问发生了什么事。她有事吗？济川芳不敢答话，却焦急地听着是否有警笛的声音，尽管她知道此刻为时已晚。

后来的事发生得很快，使济川芳无暇反应。企鹅朝洞口打了个手势，另一名多多把她拖到洞下，然后毫不费力地将她举过头顶，他兄弟用胳膊把她接了过去。她突然发现她置身在塔楼的顶端，比她不久前站在警察局楼顶的位置还高。多多把她推到一边，又俯身趴在了洞口。济川芳瞪大了眼，因为

她看到几米开外停着一架小飞机。它像个倒放着的大鸡蛋，卧在3只轱辘上，两个轱辘在鸡蛋宽头的一端，一个大轱辘在窄头的底下。飞机大部分是黑色，只有肚皮是白色的，有两只黑翅膀和一组小尾翼。除了机鼻子上有个大窗外，她还看到机身两侧各有一个透明的舷窗。

“瞧，我们带翅膀的战车正等着呢！”她朝左边扭过头，看见企鹅已被举到了楼顶上，他的体重比她的还轻。须臾，底下的多多也爬了上来。企鹅用伞尖顶着她钻进飞机，一个多多把她缚在两个后座位中的一个上。企鹅把帽子撂在一边，坐在了驾驶台前。“准备起飞，”他咯咯笑着说。多多兄弟立即系上了安全带。

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在济川芳座位后面轰然响起来，使她觉得骨胳都震颤起来。接着这架企鹅飞船朝前冲去。通过前窗，济川芳眼看着楼顶边缘的护栏迅速向他们拉近。这条跑道可不大，她紧张地想；可显然这不是一架普通的飞机。飞机撞碎了护栏。济川芳感到轱辘缩回到鸡蛋里，不久他们身下除了天空就一无所有了。

他们高高地飞越过港口，朝大西洋飞去。绝望更加攫住了济川芳的心。局势变得更糟更不可思议了，她想。他们要带她去哪儿？她还能再见到她的家乡大阪吗？她唯一知道的就是甘茨和久裕子还活着。

一扇舷窗在她的右侧。她扭过头，起初除了黑紫色的天空她什么也看不到。等等！那是什么？有个比黑夜还要黑的东西飞过她有限的视野，令她怦然心跳。难道这是她的想象？……不，它又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不明飞行物，酷似一只庞大蝙蝠的翅膀。济川芳觉得她又见到了蝙蝠信号，但探照灯的光柱绝没有这样优美也射不到这样的高度。是的，济川芳想。就在那儿！来救我！

“该下降啦，”企鹅大声说。他一定也看到了蝙蝠飞机；济川芳感到他的嗓音中有一丝忧虑。整个飞机朝下来了个45度倒栽葱，冲海面飞去，吓得济川芳心惊肉跳。要不是有安全带系着，她早栽到驾驶舱里去了。她黑黑的长发胡乱飘舞着；她用手将头发从眼前撩开。她现在能看到的唯有向他们逼近的海面，除此之外还有前窗顶部透进来的一抹银色的地平线。企鹅发疯地狂笑着，她做好了碰撞的准备。快要接近浪涛时，她想，企鹅是个疯人，是个完全失去理智的疯子。

坠入海面时，飞机震动了一下，但令济川芳惊讶的是，它继续朝下潜去。它潜入波涛之下，离开了月光，钻进越来越黑的水域，随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越来越深地潜入洋底。当济川芳的呼吸和脉搏又变得缓慢平稳时，水下飞机又把身子横了过来，水平地向前驶去。企鹅按下一个键钮，一束强大的光线从飞机头部下方的前锥体射出来，在漆黑的海水中照出一道暗绿色的光柱。济川芳左右舱壁内的设备嗡嗡作响。她想那大概是翅膀；它们肯定是缩回到了机身之中。至少一部分翅膀缩了进来。

企鹅回头看了她一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艺妓娃娃，”他说，显然对她的惊骇幸灾乐祸。“你大小是个鸟类学家。我想你该明白，企鹅们能游泳时从来不飞。”

她对他的奚落不予理睬。反正我还活着。一时间，她感到一阵愉悦的欣慰，但又突然想到了蝙蝠飞机。它大概仍无能为力地在头顶上绕圈子呢吧？也许它已被甩在了几英里之外……

“下一站是北极圈，”企鹅说。

企鹅的两栖飞机似乎正风驰电掣地在海洋深处航行。济川芳觉得眨眼之间他们就接近了目的地。飞机渐渐上行，角度远没有他们扎入水中时那样大和令人震惊。海水愈来愈亮，一抹柔和的黄绿色的光在他们航行过的海水里弥漫开来。一定是太阳升起来了，她揣测着。我们是走了一晚上，还是进入了另一个时区？通过舷窗，她看到大大小小的鱼。不是蛙鱼就是金枪鱼。她还依稀看到一条鲨鱼。那感觉很不好，让她想到她现在的处境。

“到啦，”企鹅终于说。济川芳从水下的角度看上去，企鹅的巢穴乍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由某种透明水晶材料砌成的水下洞穴。接着水下飞机浮出水面，济川芳看到眼前是一座庞大的冰山。人造的，她想，但伪装的很巧。它与漂浮在附近的几座冰山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在北半球的什么地方？她想。加拿大以北？她过去要是地理知识稍加留意就好了！

“我还以为企鹅是南极鸟呢，”她大声说。

企鹅怒气冲冲地回头瞪了她一眼。“我可不是，”他厉声说。我得小心，她想，心里想起了蝙蝠侠说的关于企鹅是个利己主义者的话。

默默地，他们驶进了人造冰洞，在冰山内的一个金属码头抛了锚。从飞机里出来后，济川芳刚对那拱顶的冰雪覆盖的墙壁瞟了一眼，企鹅就粗鲁地抓住了她的胳膊。“过来，医生。我保证你迫不及待地想见你的病人。”

多多兄弟在后面压阵，企鹅领着济川芳穿过众多迷宫一样的整洁干净的白色走廊，里面偶尔陈列着几件偷来的艺术品。至少济川芳认为它们是偷来的。她认出的画中有毕加索的、马奈的，甚至还有一张梵高的。没有日本画家的作品，但企鹅还是有鉴赏力的。越往纵深走温度越高，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这更证实了济川芳的猜想，即外层的冰山是假的。她不由感到迷惑：企鹅既然有这么些钱营造这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总部。水下飞机及他的魔伞，他还犯罪干吗？蝙蝠侠曾说过他的“变态的消遣”。难道犯罪是他的游戏？

是的，她苦涩地想。是痛苦和恐怖的游戏。

最后他们来到一扇沉重的锁着的金属门前。企鹅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镀铜钥匙，转眼间，大门朝里打开了。当济川芳看到里面的景象时，不知是该欢喜还是痛苦。

久裕子和甘茨被关在一只老式的金属鸟笼里，笼子置放在一根4英尺高的铁柱之上。虽然见到它们没死她很高兴，但她一眼就看出它们很痛苦。久裕子看到济川芳后尚能疯狂地扑打着翅膀，甘茨则只能勉强地“呜”了一声，算是表示欢迎。

济川芳挣开企鹅的手臂，朝笼子跑去。她发现笼子底下垫着一张蝙蝠侠的黑白照片，上面都是鸟粪和一些银白色的短羽毛。两只猫头鹰都脱毛得很厉害，甘茨尤为如此。济川芳还惊讶地发现，在仅仅一两天时间内它们竟瘦了许多。

她气愤地转向企鹅。“这太让人气愤了，”她叫道。“你看不出它们病得有多厉害吗？且不说它们被绑架所受到的惊吓，这里的温度也太高了。而且你在用什么破饭喂它们？”她热得浑身淌汗，便脱掉手套和大衣，忿忿然地把它们扔在水泥地板上。

“还能喂什么？鸟食呗，”企鹅冷冷地说，显然对她的发作无动于衷。

“你难道不明白吗？它们就要死啦。你必须让我把它们带回到动物园的医院去，以便给它们必要的照料。它们可是世界上最后一对儿配种银猫头鹰！”

“所以它们才如此珍贵，”企鹅举起雨伞，将伞尖对准济川芳的喉头。他逼着她一直朝后退到这间监狱的一面墙上。”让我把话说清楚，”企鹅说。“我什么也不用做。你是猫头鹰的医生。你必须让你的宠物活下去，否则你的命就不长了，明白吗？”

“明白，”她轻声说，根本无法点头。

“好。”企鹅退了一步，把伞放下。”这样谈一下我很高兴。”他转过身去，对多多兄弟说：“走，孩子们，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他们甩下她朝屋外走去。“噢，”企鹅刚要关上大铁门时漫不经心地说。“‘女厕所’就是那只马桶。对不起，我们不提供淋浴。”

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济川芳听到钥匙在锁里拧动的声音。

她瘫倒在地上。她的膝盖由于受酸雨的侵蚀仍旧红肿疼痛，但她已无心顾及。这太让人受不了啦，她想。被一个滑稽可笑的疯子杀手禁闭在北极。实在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她怎么会让自己落到这种荒唐的地步？是什么让她觉得她能在美国的格特姆市生存下去？“对不起，”她对猫头鹰喃喃说。我希望能帮助你们，但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可以发射火箭的雨伞，潜入海底的飞机。她怎能对付得了这些东西？她不是超级英雄，只是个普通人。

她把大衣铺在身下，蜷缩在地板上，啜泣着睡着了。

久裕子！甘茨！她猛然从可怕不安的梦境中惊醒过来，看到企鹅正俯身瞪首她，摇她的肩膀。“怎么啦？”她惊愕地问。“猫头鹰出事啦？”

“你自己看看，”企鹅说罢挺直了脊背。“不过要快点儿，我们还有别的事呢。”这次他没有戴礼帽和扎蝴蝶结领结。短髭布满了他脸部的下半部分；他带着一只眼罩而不是单片眼镜，就像过去的海盗，济川芳边想边站了起来。企鹅猛地把脸凑到她的脸跟前，那古怪的鼻子几乎扎着她。“你差点儿没把这一天睡过去，”他厉声地责备她。

你也一样，她猜想。说不定你跟常人没什么两样。她对愤怒的企鹅不予理会，迅速检查了一遍猫头鹰的状况。它们都没从栖身的地方摔下来，但情况却不妙。甘茨尽管仍有呼吸，但对她的呼叫却没反应。久裕子浑身发抖，它好像很紧张和烦躁不安。它俩对鸟食几乎没动。

“我需要药物，”济川芳口气坚定地说。“特殊食品，流质补充食品。”

“以后再说，”企鹅说。他取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我的老朋友警察局长戈登在电视里说，在付赎金前，他需要你和你猫头鹰都很安全的证据。”他把纸笔推到她跟前。“多多兄弟正在准备另一只信鸽。”他摇摆着走到鸟笼前，把鼻子伸进格子里；令济川芳失望的是，猫头鹰已病得无精打采，没法去啄企鹅的鼻子。

“别耍花招儿，”企鹅说，“你得为你的两个小朋友着想。”

济川芳盘腿坐在她的大衣上，琢磨着怎样措词。她知道还有别的办法，但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可她怎么才能既把消息透露给蝙蝠侠和戈登，又不致被企鹅看破呢？“快点儿！”企鹅吼道。

她绞尽了脑汁后，把纸条递给了企鹅。天哪，她想，这比我的全国考试还难。

“亲爱的局长，”企鹅大声读道，“请你放心，我和猫头鹰目前均安然无恙。我恳求你尽一切努力抢救猫头鹰，因为它们的灭绝将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巨大悲剧，就像‘泰坦尼克’的沉没一样。信任你的，济川芳。”

她暗自祈祷，但愿蝙蝠侠能像我听说过的那样聪颖。

“很好，”企鹅说。“简短、甜蜜，但愚蠢至极。”说着他嚓嚓两下把字条撕成碎片。“你真以为我看不出你的隐秘的暗示吗？‘泰坦尼克’号是与冰山相撞而沉没的。”他手握雨伞朝她逼近，眼里射出险恶的目光。“你这个傻瓜，”他从牙缝里说。“玩起欺骗的把戏，你在我面前不过是个生手，一个毛孩子而已。此刻，你的生命也面临了灭绝的危险。”

济川芳绝望地朝四周搜索着，她要找一件武器或一个出口，寻找任何能帮助她延缓生命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连鸟笼都是架在空中的。企鹅肩膀前耸，像个嗜血的侏儒似地拱起背，把济川芳逼到一个犄角。这下完了，她想。原谅我，我美丽的银猫头鹰。我已做了最大的努力。

“说‘再见’吧，”企鹅斜眼一瞥说。

然而，企鹅并没用伞刺穿她，也没用某种骇人的装置把她炸成碎片，他收住脚步，朝旁边的一面墙踱过去，拉出一个隐蔽的嵌板，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键钮和一个像是内部电话机的东西。他按下一个白色键钮，对着话筒大声喊道：“多多兄弟，立刻到这儿来。”他得意地朝济川芳瞥了一眼。“恐怕我们下一次的航空信得用济川芳医生的鲜血来写了。也许她的一位长羽毛的朋友能为我们提供书写用的羽毛管。”他把手指从键钮上抬起，冲济川芳一笑。“别害怕，哦，我们这只是才开始。”

不，她想，都完了。我和猫头鹰都逃不脱了。企鹅肯定要把这残忍的游戏玩下去。

就在她最后的希望即将破灭时，一声爆炸震撼了她脚下的地板。不，整个人造冰山都抖动起来。巨大的爆破声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发生了什么事？企鹅同她一样大为震惊。铁门猛地被推开，多多兄弟站在门口，犹豫不决地不知是否应该进来。灰尘和泥土从天花板上落下来。噢，上帝，她发疯地想。别再是酸雨。她本能地伸出双臂护住鸟笼，说不清是为了保护猫头鹰抑或是为了抱住某样求生的东西。

又一颗炸弹在头顶上炸开了。屋顶的一角坍塌下来，等浓烟和灰尘散去后，她看见在闪闪发光的人造冰上炸出了一条通道。在通道的顶部，背对夜空站着一个人仪表堂堂的黑灰色身影，他胸前闪耀着金色的标志：蝙蝠徽。

比过去更可怕的蝙蝠侠，从他新开辟的通道上跳到离济川芳和鸟笼仅一码远的地方。他浅蓝色的眼睛透过面具将屋里的一切景象尽收眼底：笼子里的猫头鹰、监狱门外的打手、站在电话机旁的企鹅，济川芳希望他也看到了她。

披斗篷的斗士先奔企鹅而去。他朝屋子的另一头扑过去，但企鹅在对方碰到自己之前已先按下了另一个键钮。随着一阵空气被释放的声音，蝙蝠侠脚底下的那块地板塌陷下去，蝙蝠侠也跌了下去。济川芳紧紧抓着鸟笼子，仿佛当这个可怕的地方四分五裂时那是唯一能挽救她生命的东西。她听见刚才蝙蝠侠消失的地方传来一声落水的声音。冰冷的水从活动地板下溅上来，溅到她脸上。她在嘴唇上舔出了咸味儿。是海水。

“哈！”企鹅大笑。“企鹅不会飞，但蝙蝠也不会游泳。他身上披着那么多铠甲，非像石头一样沉到海底不可！”他抓了一把下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活动地板，又瞟了一眼多多兄弟。“不过，不能抱侥幸心理，尤其对他。去，孩子们，像北极熊似地把他干掉！”

济川芳已经历了许多，新出现的事已不再使她惊讶了。那两个忠心耿耿的大块头跳下水去找蝙蝠侠了。在12月中旬直接跳进北冰洋。她还没来得及

对刚发生的事做出反应，也未来得及思索蝙蝠侠是否可以逃走，企鹅便抓住了她的后衣领。”尽管这个地方很简朴，也到了离开这个幸福的家的时候了。不过首先……”

一把6英寸的刀刃从他的伞尖弹了出来。他要割断我的脖子，她惊惧地想。这不公平，刚才当她看到蝙蝠侠的一瞬间，她以为她会安全了。

企鹅挥起他的伞剑，砍掉了鸟笼的上端，只差几英寸就砍到了猫头鹰的头。他嘴里骂着，把手伸进去，粗鲁地把久裕子从栖木上掏了出来。“我真正需要的是这只母的，”他扬扬得意地说。“没有她我看你们还怎么育种！”他用刀刃的尖触了一下济川芳的背。“快走！”

企鹅把久裕子抱在怀里，在济川芳身后用伞剑顶着她，穿过了几条走廊。“快点儿！”他厉声说。她听见他喘着粗气，大口呼吸着，这位身宽体胖的罪犯要想跟上她的步伐实在是很难。“这把伞还能当枪用，”他大声说。“所以你要是想要花招儿跑掉，就当心点儿。”他大声地将空气吸进他的肺部。“再说，这只母鸟还在我手里呢。”

虽然面对他的威胁，济川芳却感到心中又涌起一抹希望。这是真的，她意识到，企鹅害怕蝙蝠侠。我敢肯定我们这是朝企鹅的水下飞机走去，因为企鹅不相信蝙蝠侠已经死了。

果不其然，当他们拐过最后一个墙角，朝码头走去时，格特姆市的夜间武士正站立在他们和飞机之间。他的斗篷、靴子和那个世界著名的万能皮带都不见了。济川芳注意到他赤着的脚颜色发青。他浑身已湿透，嘴角因受伤还流着血。济川芳感到他从没像现在这副样子那样凶猛。

“不！”企鹅粗厉地叫道，他假么假事的镇静消失得烟消云散。“你这个无知的畜生！被打败了还不自量力。”

“投降吧，企鹅，”蝙蝠侠警告他说。“这一回合结束了。”

“没这么快，我的夜猫子仇人。”他高高举起雨伞上的刀刃，然后快速一挥，把刀刃架在了济川芳的颈背上。“你想让我捅死这位女士还是那只猫头鹰？”

“不管怎么样，企鹅，你都得被关进阿克哈姆。别让你自己罪上加罪。”蝙蝠侠在寒冷中冻在那里，犹如一尊可怕的愤怒的雕像。他在拖延时间吗？济川芳担忧地想。寒冷和疲劳能让他坚持多久？她要是能出点力就好了，可这想法是多么的荒唐。她根本就没见过这种事。

“别往前迈步，”企鹅说，“否则蝴蝶夫人就要唱她的挽歌了。”

唱歌？等等，济川芳想。她所熟悉的只有鸟，但也许这就足够了。她撇起嘴唇，深吸一口气，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呜——！”

“他妈怎么回事？”企鹅大叫道。为了回应济川芳的叫声，久裕子在企鹅的怀里疯狂地扑打挣扎起来。“该死的！别动。这个可恨的畜生！”

霎时，久裕子扑向企鹅的脸，它的爪子在他的大鼻子上抓出了深深的血印。伞剑从济川芳的脖子后面消失了；她一感到脖子后面没有了威胁，便拼尽全力朝后猛踢企鹅的小腿。蝙蝠侠的拳头亦像夜间的霹雳般砸了下来。

眨眼间，企鹅便平躺在了地上，他的单片眼镜的碎片散落在冰冻的钢板码头上。济川芳又吸了一口气，心脏跳动得像鸟翼似地抱起久裕子，抚摸着它，直到那只发疯的猫头鹰和她自己变得安静下来为止。蝙蝠侠抄起地上的雨伞，满意地哼了一声，然后将它放在膝盖上一下子撇为两截。

“你喜欢这种打斗，是吗？”济川芳问。

“有时这工作可以带来回报。”

济川芳很高兴。他的话使他易于让人接近。“我想问你：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当你告诉我猫头鹰很娇弱时，我便怀疑企鹅会追踪你，于是那天晚上在警察局时我往你身上安插了一个引导装置。”

是的，她想起他曾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这么说来，”她静静地说，“我不过是个诱饵而已。”

蝙蝠侠摇摇头。“你有多方面的才能。济川芳。”

4个月后，甘茨和久裕子生下一只小银猫头鹰，给格特姆市带来了福气。布鲁斯·韦恩和吉姆·戈登参加了诞生仪式，其间渴望而热情的格特姆人目睹了小猫头鹰。在济川芳的一再坚持下，小猫头鹰取名为“苦木瑞”。

“是蝙蝠的意思，”济川芳解释说。

“或是雨伞，”她颇不情愿地承认。

洗 脑

约翰·格里高里·贝坦考特

5月5日

日光灯在头顶上不停地闪过，似乎没有尽头，但企鹅仿佛根本看不到。他继续挣脱着捆绑着他胳膊和双腿的绳索，每个动作都似铁条似地收缩着，他上下起伏蠕动着身子，但无济于事。他们肯定不会让他挣脱开的。

这只是做个样子罢了，他一千次地对自己说。我对他们来说过于强大和聪明了，他们永远也改变不了我的大脑。永远不可能！

4名穿白大褂的强壮的男实习医生推着手术车撞开一扇扇双折门，坚定不移地朝阿克哈姆精神病院的手术台走去。

傻瓜。他们此刻早该明白我是不会被洗脑的。这他们过去又不是没试过。

他想起他们所有过去想改造他的可怜的企图。哦，他们想让他变好，那心情是何等的急切。而每当他说：“噢，是的，先生们。我这次肯定变好，我保证”时，他们总是相信他。那些医生真是头号可悲的笨伯。

企鹅忍俊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个医生白皮肤金头发，长着淡蓝色的眼睛，他朝企鹅的脸瞥了一眼。这位医生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杰里米·斯塔克的名字。企鹅用刀锋似的目光盯了一眼斯塔克，然后几乎可爱地笑了笑。斯塔克的脸上掠过一种掺杂着……或许是怜悯的厌恶表情，他立即把目光从企鹅脸上移开。

企鹅又咯咯一笑，那笑声很刺耳。

他们穿过最后一道门，进入一间摆满器械的手术室。企鹅扭动脖子朝四周看，瞥见一台占据了半间房子的巨大器械。它简直是个大杂烩，上面有闪亮的试管和仪表盘、缠绕着的细线和电路板、发光的盛着亮晶晶银色液体的金属球和线圈。他过去从未见过这玩艺儿。

两名实习医生因怕被企鹅咬而戴上了手套，将他的头扳直，让他朝上望着白色天花板。不知谁在屋顶上贴了一张笑脸，企鹅发出一声冷笑。

他们把他的头用带子绑好，以防止他乱动，防止他躲。闪开他们的器械，他则抗争着……但只不过做个样子罢了。当他乐意的时候，他可以使他朝温文尔雅的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方面的转变更富戏剧性。

医生们开始鼓弄器械。随着一声刺耳的声响，机器开动了，就像马达发动了起来。

来吧，没事，企鹅想。我正想出去呢，你们越快地把搅乱我大脑的任务完成，我就能越早获得自由。

这一切都是由一次特殊的精神病倾听会开始的。专门治疗精神病罪犯的格特姆精神病院，每半年定期为病人举办精神病倾听会。企鹅在他这次监禁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已参加了两次倾听会。他这次治疗主要包括没完没了的咨询。支持精神病犯人改造组织的会议和个人坐禅。

当实习医生把他从牢房——对不起，是病房，他挖苦地暗想——拽出去时，他知道这事先不打招呼的做法说明要有大事了。8个月来他一直是模范病人；说不定他们要释放他了。

实习医生们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他看到会议桌的另一头坐着3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绷着面孔。他温顺地坐在他们对面的直背椅上，尽力装出一

副谨小慎微老实巴交的模样。

精神病院现任院长是身材高大。体格宽阔的戴维·卡特莱特医生，他发际很靠后，长着鹰勾鼻。他对企鹅挤出一丝微笑，接着打开一个牛皮纸卷宗。他一边翻着好几十页的卷宗，一边清了清嗓子。企鹅知道他要说什么；几个月前他就领教过，当时他的一个医生碰巧把卷宗落在了他的病房里。那里面口气严厉地历数了他一生中所犯的罪行。

“科布波特先生，”卡特莱特医生终于开口道。“我们一直在审阅你的材料，我们认为你是一项新治疗方式的最佳人选。”

“是吗？”企鹅吸了一口气，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要这样做了，他们要让我出去了，他想。

卡特莱特医生接着说：“我们有一台新仪器，可以用无线电波使你大脑中的神经元触处重新改道。它同脑叶切除和其他手术不一样，对你没有损害；它只是封闭你阴暗的念头……就像关上一道暗室的门似的。根据你的情况，我们认为，”说到此他用食指又翻了翻卷宗，“这一治疗对你有不可估量的好处。然而这是试验性的方法，所以我们只能征得你的同意才能实施。”

“你说的是试验性的，”企鹅沉思着说。这意味着他们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是的。”

“你们给其他人做过吗？”

“在人身上还没做过。”

“动物呢？”

“在有问题的动物身上做的治疗使它们在交际行为方面产生了百分之百的改善。这些动物有猴子、狗，甚至还有一对儿猪。对较小的动物，如老鼠等没有显著疗效；显然，是它们的智力不高，使疗效无法显示。”

企鹅靠在椅背上，自顾自地慢慢点着头。他已接受过人们所知道的各种治疗方式，从电震疗法、催眠术到弗洛伊德和容格的精神分析，没有一种方法曾丝毫穿透过他的精神堡垒。无线电波？他真想放声大笑。绝对没用。不过也许他能让他们相信这方法能……

他十分讨好地朝卡特莱特医生笑笑。“你说不用手术？不用开刀？”

“是的，”卡特莱特医生点头说。“就像我跟你说的，整个过程都是无线电波。”

“那么——好的，我当然同意这一治疗，”企鹅说。“你知道我想变好，医生。”

“说得对，”卡特莱特医生又强挤出一丝笑容，把一张同意书和一支塑料笔推给企鹅。“如果你在这份同意书上草签上你的名字，我们将安排你的治疗日期。”

企鹅大笔一挥签了字，把文件还给医生。

“笔，也请还给我。”

企鹅有些不快地把笔也还给了卡特莱特。

那是两星期之前的事，漫长的两个星期，其间企鹅在脑子里琢磨了所有假戏真做的方案，他不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倘若他能令他们信服他被彻底改造了，他最终将再获自由。

摆弄他的实习医生们再次检查了拴住他的所有扣带，点点头，朝后退去。卡特莱特医生俯下身子，直到他的脸离企鹅的脸只有几英寸远时为止。

“这无疑会引起剧痛，”他说。“别担心，奥斯瓦德，如果一切顺利，治疗超不过半个小时。”

“你这是什么意思？”企鹅问。“无线电波是不应该引起疼痛的。”

“当然会。全看用什么方式。有些你能看到，如光，有些你能觉察，如激光和微波。这个治疗就是以微波为基础的。”

“可我还以为——”

卡特莱特医生朝一名实习医生点了下头——企鹅看到又是那个斯塔克——后者便不顾企鹅的反抗将一大块塑料的东西塞进企鹅嘴里。

“这样你就不会意外咬伤你的舌头了，”斯塔克不动声色地说。

企鹅睁圆了双眼，他想再挣扎一次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但未成功。于是他朝卡特莱特叫喊，想说他要出去，不接受这个治疗了，但因嘴里塞着东西，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咳嗽声。

卡特莱特医生笑道：“我知道你也很兴奋。充当新的医疗方式的先锋实在令人感到是一大荣耀。”他挥了一下手，另一名实习医生将一个附着在一个小起重机吊臂上的巨大玻璃球拉到企鹅眼前。

卡特莱特把球体放低，正对着企鹅前额的上方。企鹅吓得魂不附体。不管这是什么东西，他实在是不想接受治疗了。

球体开始闪烁，忽亮忽灭，忽灭忽亮。企鹅全身都疼起来，一种令他眼花缭乱的、烧灼的疼痛。仿佛一百个小针在刺戳他的大脑，一百个钩子正将他的头骨撕裂分解

他无望地喊叫着，内心里一个声音说他是傻瓜，并告诉他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

不久，他眼前的一切都变成白色的了。

5月6日

韦恩公寓里，宽大的房间和过道里回响着金属碰撞的声音。布鲁斯·韦恩正在他的私人健身房里锻炼。他聚精会神地将240磅重的杠铃慢慢举过头顶。一上一下，来回重复。不要理会你胳膊和胸脯上的灼热感。汗水从他脸上淌下来；肌肉在他颈部和肩背上条条隆起。他再次举起了杠铃。

当企鹅的面孔在对面一面墙壁的电视上出现时，布鲁斯惊讶地住了手，杠铃依旧举在他头顶上。他慢慢把杠铃放回支架上，坐起来用毛巾把脸擦干。

播音员说：“——绰号叫‘企鹅’的臭名昭著的罪犯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昨晚接受了一次试验性治疗，治疗的目的旨在彻底恨除他敌视社会的倾向。”荧光屏上出现了一幅画面，一个奇特的玻璃球悬挂在企鹅极为痛苦的脸上。播音员简短解释了一下这种器械的功能，它是用特定的无线电波烧掉经过选择的神经元触处。

布鲁斯怀疑这种器械是否有效……接着他又躺平身子开始举杠铃。他知道，倘若治疗无效，他就得以自己的方式去对付企鹅。

8月9日

星期天闷热了一天，晚上的温度变得凉爽宜人。天空海一样地蓝，没有一丝白云打破那完整的蓝色，空气中流动着微风。总之，这实在是打棒球的理想天气。

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星期天下午一连观看两支球队打了两场球。其间格特姆格里芬斯队两次击败了亚特兰大布雷克斯队。不停地吃着以洋葱和芥末为佐料的烤花生和热狗，就着一杯一杯的碳酸啤酒将它们送下肚，为自己喜

欢的球队取胜助威，而且一个下午竟胜了两次……他喟叹一声，是的，生活是美好的。

奥斯瓦德自打从阿克哈姆精神病院被释放后，一直穿着千篇一律的服装：发白的牛仔裤，方格棉布衬衣、黑色旅游鞋，和一条黑色的上面带有银色格特姆格里芬斯队带扣的皮带。今天他还戴了一顶格里芬斯队的帽子，帽子前方是红黑两色的球队标识。

他再穿过两条街就可到达汽车站，然后坐车返回他市中心的住所，坐在电视机前快乐地过一晚上；看场肥皂剧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他用口哨吹起了《带我去看棒球》的曲子，颇为春风得意的样子。

那台器械用电波修理了他的大脑，没错。也许有些矫在过正了。现在他总是很高兴，总是那么平静温和。通过一个月的观察，他以自我保释的方式被队阿克哈姆精神病院放了出来。

他的门诊项目咨询专家朱迪·卡兹医生甚至还给他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电子工厂里包装纸板箱。他于起这份新差使来，竟像是灭生就会做体力活儿似的轻松，一小时6美元已足够他支付他节俭的开销。

奥斯瓦德沉溺于快乐的逻辑之中，直到一群街头地痞把他围起来时才注意到他们。地痞总共有6人，都穿一身黑，身上到处是项圈拉链之类的东西。年龄最大的超不出20岁。

“嘿，老家伙！”他们的头儿说。“给我们预备钱了吗？这段路收费，你得讨买路钱。”

“先生，”奥斯瓦德说。“我可不认为——”

“少废话！”他一巴掌掴在奥斯瓦德的脸上。

奥斯瓦德眼前顿时冒起金星。他拔腿想跑，那帮人来回推揉着他，一边讥讽一边扇他嘴已。他伸出手抵挡着。

“求求你们……”他喃喃地说。

“钱！”他们的头目又厉声喝道。“现在就拿出来！”

奥斯瓦德还没来得及张口，其中一人狠命朝他肚子踢了一脚。企鹅弯下腰，把热狗、啤酒和花生果都呕吐了出来。他疼得动弹不得，呼吸困难。眼前的一切变成了幻影，像噩梦中的景象，人人都以慢动作移动着。

一个人从背后朝他的腿踹了一脚，他重重地栽倒在地。他哑然地望着那帮人拿出了包皮铅棒和指节铜套。

“挺好玩啊，”他们的头儿说。他带头朝企鹅的脸踢了一脚。

这座城市歹徒猖獗。骗幅侠每晚都在城里巡逻，他从一个房顶走到另一个房顶，寻找着人类所能做出的恶行。小偷们都理所当然的惧怕他。大多数杀人犯、强奸犯和毒品贩子都被他从大街上赶走。团伙是最恶劣的：他们愚蠢无知，对于他们来说对别人制造恐惧和恫吓就是力量和权力。

当他看到6个小青年把一个矮个子打倒在马路上时，他知道他得立即插手了。如果他们因好玩而杀死那个人，他们是决不会感到丝毫不安的。看情形，他得跟他们斗一场，要么就把他们抓起来。

蝙蝠侠朝对面的楼房抛出一支飞镖，拴在飞镖上的张力很强的绳子从他万能皮带的线圈上滑出去。飞镖的铁头扎进砖墙里，钉得很牢。他将绳索绕在戴手套的手上，试了试，结实得足以载动他的身体。

他掏出一枚瓦斯弹，抛了出去。瓦斯弹落在马路牙上爆炸了，喷出浓浓的白烟。歹徒们掉转身，呛得咳嗽不止，眼睛烧得生疼。

蝙蝠侠在烟雾的掩护下顺绳悠了下去，他先将两个地痞从后面打翻在地。当他的身影从浓浓的瓦斯烟雾中耸立起来时，其中一个小流氓惊慌地叫道：“蝙蝠侠！”

他抓住他俩的头相互撞着，然后将他们的手腕同脚腕铐在一起，使他们动弹不得。尔后他转身冲入浓烟的中心。被打的那个人像个胎儿似地蜷缩着侧躺在地上，脸上和头部的伤口都流着血。他剧烈地咳嗽着。

蝙蝠侠拽起他一只胳膊，往他脸上扣上一副防毒面具。那人感激地吸着氧气，咳嗽遂减轻了许多。

蝙蝠侠撇下他，又朝那些在附近咳嗽的其余歹徒奔去。

浓烟之外，4 个小流氓都两手扶膝，想把他们肺里的毒气排出来。蝙蝠侠走过来时他们抬起了头，瞪大了眼睛。他们边慢慢朝后退却，边挥舞着棍棒和指节铜套。

突然，他们中的两个向蝙蝠侠猛扑过来。他轻易地避开他们笨拙的击打，让他们的棍棒打在他的销甲上。他一拳击在一人的脸上，立刻将其打得麻木不仁；又朝另一个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并用手掌在他脖子后面猛然一击。

另外两个正要逃跑，蝙蝠侠已像狮子扑猎物似地追了上去，将他们捶倒在地上，就像他们捶那个年龄略大的人似的。待他们无力反抗时，他绑住他们的脚，将他们拖到另两个人旁边，让他们挤在了一处。

拐角处的电话亭为他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最快途径。他拨通 911，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所在地点，然后让他们通知警察并派一辆救护车来。

等他走回到那个矮子身边时，瓦斯已基本散去，矮子的腿也略微伸直了一些。蝙蝠侠从他脸上卸下面具时，他的手停住了。透过血渍，这个矮子的模样是那么的熟悉，以至引起蝙蝠侠的不快。

他突然意识到此人是企鹅。欺负人者成了别人的茶毒对象。但这是怎么回事？

他想起了企鹅据说在阿克哈姆精神病院接受了试验性治疗。肯定是奏效了，他想。他们治愈他后就放了他，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他成了一个无伤大雅的悲哀的小老头。

以后没我的事了，他想。只是又多了一个无助的公民。但愿他能永远如此。

企鹅眯起眼睛盯着他。他满是鲜血的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远处传来警笛声，蝙蝠侠站直身子，匆匆奔入夜幕之中。

我死定了，当一名歹徒一脚把他踹倒时，奥斯瓦德的脑子里只闪过这一个念头。

由于头部被击，他觉得一切事物都离他很遥远。他们在他倒地后继续打他。在又挨了一脚后，他觉得他的肋骨折了。之后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剧痛。他的脸上粘糊糊的；他眨眼时看到了红色，破了的嘴唇还舔到了嘴里鲜血的腥味。

接着他的肺部也烧的起来。他咳嗽着，想透过一层眼泪往外看。结果他突然看到一张戴着头罩的面孔……一张熟悉的戴头罩的脸正盯着他。当一只戴手套的手伸向他的脖子时，他失去了知觉。

我一定是昏迷了一分钟，他想。当他再次斗胆睁开眼睛时，那个戴头罩的面孔还在那里。两人相互瞪视着。

“你——”奥斯瓦德想说话，但因嘴里有血，只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远处的警笛声愈来愈近，蝙蝠侠抬起头，显得很紧张，然后起身遁入黑夜之中。

警察把我从蝙蝠侠手中救了出来，奥斯瓦德模糊地想。蝙蝠侠企图谋杀我，他想让一群小流氓做替罪羊。

一切事实都联系了起来。由仇恨而引起的肾上腺素在他体内迅速激增，令他眉头紧锁。

神经元触处又重新浮现出来。偏执狂是根深蒂固的。

蝙蝠侠想陷害我。蝙蝠侠要让我死。我被打是蝙蝠侠一手策划的，若不是警察赶来我早就命归西天了。

一切都找到了答案。企鹅把真相弄清了。他记起了往昔岁月……记起了他所拥有的所有权力，那时他可谓叱咤风云，腰缠万贯。

救护车停下后他闭上双眼。身穿白衣、胳膊上箍着红十字会袖章的人瞬间把他围住，像抱只小猫似地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担架。他们将他送进救护车后便从街角奔驰而去，车上的红色警报器一边闪烁一边鸣叫着。

企鹅合上眼，淌着血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8月10日

“你真幸运，”塞提医生说。她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矮个印度女人，说起话来像唱歌，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企鹅就非常讨厌。“你的确太幸运了，科布波特先生。”

企鹅畏缩了一下，一半也是由于他受伤肋骨的疼痛。他在医院里已躺了24小时，烦得直想尽早离开。而这完全取决于塞提医生是否能在他的出院书上签字。他脑海里已酝酿出若干计划，他需要将其中一部分付诸实施。

“我知道我很走运，”他对塞提说。他的脸虽惨不忍睹，但还是挤出了一丝微笑。他的上唇缝了12针，下唇缝了3针，嘴上缠着肉色的大纱布。“我对你给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哦，我只是做了点善后的小事，”她说。“救你命的其实是蝙蝠侠。要不是他，你现在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蝙蝠侠这，蝙蝠侠那！企鹅想。那个好管闲事的小丑想杀我，这谁也不知道！这一想法宛如他的一块心病。不过他很快就会复仇的，等着瞧吧……

塞提医生把书写板和笔递给他。“如果你在这儿签个字——对，就是这儿——我就同意你出院。我先给你去找辆轮椅……”她朝护士站走去。

一刻钟后，企鹅站在了医院前的人行道上，一年中第一次成了真正的自由人。天空阴沉下来；手中没了雨伞使他感列仿佛被人扒光了衣服一样。他所有的东西就是钱夹里的8美元、一只廉价手表，令人酸楚的破衣服和一双他一生中穿过的最舒适的鞋。他以疑惑的眼光盯了一眼他的黑旅游鞋。不管它舒适与否，反正他不喜欢它的那副模样。他会立即想个补救的办法。

他招手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把一家高档男子服装店的地址告诉了司机。尔后他便仰坐着，看着街景徐徐掠过。

“你受伤了，是吧？”出租车司机问。

企鹅没理睬他，后者耸耸肩，只得聚精会神地开车。

到达提罗高档绅士服装店后，企鹅默默地付了车钱（还留下15美分的小费，只是因为他不想等着找钱），然后下了车。这地方还是两年前的老样子：好兆头。连橱窗里的西服都没变。

企鹅毫不迟疑地分开街道上的人群，走进旋转门。商店里面很静，有种

所有的高档商店似乎都有的过滤过的空调味儿。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到置身在金钱的包围之中，心里很畅快。

当蝙蝠侠几年前最初开始为难他的时候，他通过好几家冒牌公司买下了这家店（以及和这家类似的其他几家）。他的初衷只是偏执狂的突发奇想，以备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可以迅速地重新把自己装备起来，不过此店已为他派上了几次用场。

他的人比电斯比仍旧负责收银台，企鹅看见了他，心里很满意。虽然他俩一年多没有见面，但都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企鹅点了下头，比克斯比便把手伸到柜台下，按下一只小按钮。

企鹅继续在店里徜徉着，走过一排排的雨伞架、做工考究的西服、配礼服的白衬衣，丝质蝴蝶结领结，以及零星的左顾右看的顾客。走到试衣室时，他闪身走进靠左边的第二间，反锁上门，轻轻地推开后墙上的一面全身镜。镜子旋转了一下，他钻了进去，来到一间隐蔽的储藏室。

他愉悦地朝四周张望着。这里的架子都蒙着塑料布，上面挂着雨伞、夜礼服、配礼服的白衬衣、大礼帽……每一样都与他的身材尺寸相符。

企鹅脱去衬衫，却又犹豫了一下，于是又穿上。暂时不能脱。他下午与他的门诊咨询及精神病专家朱迪·卡兹医生有个约会。他必须继续保持他的“无助的低能儿奥斯瓦德·科布彼特”的形象。然而今天天气多云，他带把雨伞总是说得过去的……

他把塑料布从雨伞架上掀开，弄出一片尘土，然后用手指默默地抚摸着那些精致的伞把。拿把什么样的伞呢？带喷火器的？不，太明显了。带飞镖的？不，镖头上的毒药此时肯定已失去了功效。最后他选定了一把黑迈博伞。象牙伞柄上有3个小按钮。不错，他想，如果你态度粗鲁不顺从，卡兹医生，这把伞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把雨伞架上的塑料布拉回去后，他走到另外一面墙上的一只巨大的老式保险柜前。旋钮很好拧。他熟练地转动着密码，一拧把柄，把门打开，从里面拿出2英寸厚票面为1000元的一捆美元。他有许多事要办，因而需要大量的钱。接着他又取出一只备用的单片眼镜，戴到眼睛上，露齿一笑，好极了。

他关上保险柜，把密码拧乱，然后抄起电话机，让话务员随便替他接通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它的名字是“海斯-斯蒂尔-布雷劳克律师事务所”。他要求与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中的一个讲话。

“海斯先生，我叫霍罗斯丁·哥德沃特，”企鹅扯谎说：“对……我需要设立一笔慈善基金，赞助一个由我的朋友奥斯瓦德·科布波特策划的慈善项目……先设立30万美元……对……如果方便的话，科布波特先生将于今天下午把东西送到你们办公室……对……谢谢先生。”他笑着挂上了电话。

然而首先要……去趟警察局。

“但是科布波特先生……”副局长又开口说。

“我已对你说了，我要对那6个不错的小伙子撤诉。”企鹅透过单片眼镜窥视着对方，想显得镇定自若。他知道他的表情不能太过分，否则就得露出马脚。他现在必须要……随和。这词对他不啻是个诅咒。“先生，我想我有权这样做吧，是不是？”

副局长叹口气。“是的，科布波特先生。这是你的权力，不过为了你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我劝你重新考虑一下。如果你下撤诉，凡周后就将对他们进行初审。他们将服刑。你的证词可以让他们做好一阵子牢。”

“先让我跟他们谈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为科布波特慈善机构工作，我就撤诉。如果说服不了，我就听从你的劝告。”

“看来我只能希望如此了。请跟我来。”他陪企鹅走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门前。“我把他们带进来。如果有什么麻烦就打手势，我就在那边的窗子后面监视，怎么样？”

“好极了。”企鹅走进房间坐下，手指在桌面上不耐烦地敲着。

俄顷，副局长把那6个两天前攻击企鹅的青少年带了进来，然后退出去把门带上。6个小伙子温顺地坐下，谁也不敢正视企鹅的目光。最后企鹅把注意力落在了他们头儿的身上：他的黑发已剪成寸头，可能在牢房里长了虱子。这会儿他穿着一身蓝色的皱巴巴的衬衣和裤子。他的左眼上有一大块青紫，几乎将眼睛封住。

“你叫什么？”企鹅问。

“克雷，”他慢慢地说。

“你打我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克雷，”企鹅低声说。“当时你们谁也没认出我来，是不是，孩子们？”他哑笑了一声，嗓音突然变得威严起来。“看看我是谁！”

他们朝他望去，目光都落在他的单片眼镜上。“你是——”他们其中一个认出了他，不安地将话打住。

“没错，”企鹅说。“我刚从阿克哈姆精神病院出来。我想隐蔽一点儿，避开人们的注意，结果你们这帮蠢驴却攻击我。哦，不过我现在正需要一些人手。你们乐意的话，可以跟我干。”

“你要干吗？”克雷问。

“表面上……你们将为科布波特慈善机构工作，帮着在格特姆公园办展览。私下里么……”他目光逡巡了一圈。“这么说吧，机会无穷无尽。”

“对我们的起诉呢？”他们之中一人问。

“我自然会撤诉。”

克雷咽了口唾沫。“我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是的。”企鹅从兜里掏出一张1000美元的钞票，从桌面上推给克雷，说：“这点儿钱供你们拾掇拾掇。晚上12点在格特姆港50号码头与我见面。施舍先及亲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眼睛。

“就这么着了，伙计！”

企鹅站起身，朝厚玻璃窗后面的副局长点点头。

“我决定撤诉了，”企鹅对他说。“我跟你说过会这样的。”

3点整，企鹅抵达了与卡兹医生每周会面的地点。卡兹的办公室在城里一座写字楼的15层。企鹅乘电梯时，默默地审视着锃亮铁门上反射出的他的身影。他最后又想了一下，决定摘掉单片眼镜，把它塞进左上衣口袋里。

电梯门开了，他走出去，摆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他礼貌地朝接待员亚当点点头，后者便按下按钮呼叫卡兹医生。

“请让科布波特先生进来，”卡兹通过内部电话说。

亚当点了下头，对企鹅说：“请进去吧，先生。卡兹医生2点钟的约会取消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准时。”

“谢谢，多谢，”企鹅说。他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推开门走进去，关上门，然后朝沙发走去。他坐下后，把那把黑迈博雨伞横放在了他的双膝上。他没看医生；卡兹似乎正在专注地看他的病历……她总是在开始之前迅速浏

览一遍他的病史。

朱迪·卡兹医生将近40岁，灰棕色的头发缩成一个髻，厚镜片后藏着棕色的眼睛，脸庞圆得可爱。她口气一向温和，但咨询过程中又很果决。企鹅认为这似乎是她的一个弱点。

她抬起头，看到他脸上的绷带以及绷带边缘的伤痕时，不由得一惊。然而她很快又恢复了镇静。她从写字台后走过来，坐在沙发旁的一把椅子上。

“你先跟我讲讲一周里你都发生了什么事。”她说。

企鹅随即把发生的事叙述了一遍，一直讲到他星期天看完比赛回家的路上遭到一群小流氓的殴打。卡兹医生边听边点着头。

“他们打你时你都想了些什么？”她问。

“我想什么”企鹅反问“这问题问得真愚蠢，我——”他打住，但得罪人的话已说出了口。卡兹医生脸上露出不自在的表情。她受过揣摩人心理的训练，他想。她从他的活里探出了什么？

“今天中午警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卡兹说。“他们告诉我，你撤销了对殴打你的人的起诉。”

“是的，”企鹅尽可能口气愉悦地说。“他们受了唆使，就这样。”

“受唆使？受唆使去犯罪？”

“不——哦，是的！”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受到陷害，”他厉声说。“他们是蝙蝠侠的工具。蝙蝠侠要杀死我！”

企鹅意识到他站到了卡兹医生面前，把雨伞像剑似地握在手里。很快他又坐了下来。

但负面效应已造成了。卡兹医生伸手去按内部通话机。蓦地，企鹅对将要发生什么醒悟过来……他要阻止它发生。

他抬起手，用伞尖把卡兹的手从话筒上拨开。“住手，”他说。

“我只是想让亚当进来——”

“看管着我，以便你好出去一会儿，”企鹅替她把话说完。他恶狠狠地朝前探过身子。“我不傻，医生，你认为我又变得危险了。从你的眼神中我就能看出来。你打算再把我关起来，对不对？对不对？”

“是——是的，”卡兹口吃地说。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真是遗憾，”他说。“我本打算伪装得时间再长一点。啊，噢。”

他把黑迈博伞对准她，按下伞柄上3个键钮中的一个。一股绿色的毒气喷了出来，在她头部四周形成了一团烟雾，她在来得及憋气之前已吸进了一口。接着她便往椅背上一靠，脸上现出惘然梦幻的神情。

“这就好多了，”企鹅说着用手绢捂住自己的脸。“这是催眠雾，你将照我的每一个旨意去做。明白我的话吗，卡兹医生？”

“明白，”她说。

“很好。现在你听我说，然后一丝不差地照我说的做。首先，你要记住今天你对我的咨询很有益。我的精神健康正稳步地改善。说一遍！”

“你的精神健康正稳步地改善……”

“别人对你说什么也会使你改变看法。奥斯瓦德·科布波持已完全康复了，变得非常正常。关于我你记住的只是这些。今天我们的咨询很成功。我很正常，你明白吗？”

“明白……”

企鹅笑笑。“好，你对我很满意，卡兹医生。这使你感到不错。我希望我感到幸福。你明白吗？”

“是的……幸福……”

“好。你要不折不扣地遵循我的旨意，就好像它们是你自己的想法一样。这你明白吗？”

“明白……”

“我们完事后这些对话你将彻底忘掉。好，现在随着我从10倒着数，你就会慢慢恢复知觉。等数到1时，你就会彻底醒来，只是刚才的对话你将全部忘掉。你能记住的唯有我们今天的咨询很好。你将为我写一份每周的报告，在报告中你说一切都正常。明白吗？”

“明白……”

“10，”企鹅说。“9……8……7……”当他数到“1”时，卡兹医生露出笑容与企鹅握手，说这是他们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咨询，如果他还需要她的帮助……

“还真有一节想求你帮忙，”企鹅说。“我想请你下周六到我家去玩一盘拼字游戏。”

“太好了！”卡兹医生说。

“穿得漂亮点儿，”企鹅说完站起身。

“我想我得穿件漂亮的服装，”她说，同时若有所思地抬头望着天花板。企鹅走了出去。这种精神咨询约会结束得如此之快。实在是有意思。

他返回提罗高档绅士服装店，换上大礼帽、黑色夜礼服、红腰带和一条白领带。白领带象征着死亡，他想，正好与今晚的事相称。

他先往当天上午他曾打过电话的海斯-斯蒂尔-布雷劳克法律事务所奔去。他若穿那身农民式的褴褛衣衫，秘书准不让他进去；而由于他的一身礼服，他立即便被引进比尔·海斯的办公室。海斯是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他一头灰发，身材健壮，英俊得像演员。他看人的目光很执著，握手也很有力。

企鹅接过海斯递给他的雪茄，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上面嵌着几只珐琅企鹅的银打火机，把雪前点上。他试着喷了几口，点点头；古巴货，价格不菲。

“科布波特先生，”海斯说着坐到写字台的一角，直盯着企鹅的眼睛。

“让我们开门见山。你想让我们为你设立一项慈善基金，是吗？”

“没错。”企鹅把手伸进礼服里面的口袋，掏出两沓千元大票。“30万总可以让这一项目上马了吧？”

“可——都是现金！这很不规范。”

企鹅深吸了一口雪茄，把烟朝海斯吐去。“我的捐助人不希望露面。他是个富有的怪人。我想来自其他慈善机构的捐款将采用传统方式寄来。”

海斯摸了一把他的方下巴。“我想我们可以接受你。明天上午我把文件为你准备好。你同意把钱放进我们的保险柜里吗？”

“你给我收据就行。”

“当然，科布波特先生，当然。”

企鹅笑笑，他知道海斯已在他的控制之中。

8月11日

夜里12点过1分，企鹅来到50号码头。

被他从监狱里放出来的6个地痞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在那里等他。克雷

挺直了腰板，捅捅其他人让他们站好，便朝企鹅走去。

“我们来了，企鹅，”他大声说，“照你吩咐的那样。”

他慢慢转了一圈，炫耀着新买的牛仔裤、黑T恤和左耳上的一只镶金的耳坠。“够花哨了吧，公子哥儿？”

“讲人话，”企鹅说。

“好，好。”

“先到码头边上去，”企鹅说。他领路，当他们能看到水时，他收住了脚步。“看那边，告诉我能看见什么，”他用雨伞指点着说。

那伙人使劲朝黑暗中窥去。“黑乎乎一片什么也没有，”克雷说。

“原始黑暗，是你们这样的社会渣滓从中爬出来的黑暗。”企鹅的声音里又注入了仇恨。蝙蝠侠利用他们害我。我再反过来利用他们报复他应该是公平的。但首先……得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我知道你们受蝙蝠侠的指使，”企鹅接着说。“你们甭想抵赖。那是一次预谋。我现在看明白了。是不是这样？”他冲他们嚷道。

他们只是盯着他，满脸困惑……还有些惧怕。

“你疯了，”克雷终于开口说。“不和你干了。我们掰了，老家伙！”

他朝前迈出一步，但企鹅举起了雨伞。克雷踌躇地停住。

“承认我说的话！”企鹅从牙缝里说。

克雷想夺下雨伞，但企鹅按下另一个按钮。一股发亮的黄色瓦斯喷射出来，淹没了克雷。克雷僵立在那里，嘴张开着，一只手伸在空中。

“你把他怎么了？”那伙人中的一人小声问。

“僵直毒气。”企鹅朝克雷僵硬的身体一推，他便朝后倒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你们还敢不敢闹事？”

“不敢啦！”其余的人惶恐地说。

“好极了，妙不可言。”企鹅朝码头的边缘窥去，但根本看不到底下有克雷的踪影。

“克雷是不是受蝙蝠侠的指使，他从没跟我们说过，”那伙人中的一位斗胆地说。“我们只是照他说的做，是他说让我们攻击你的。”

企鹅推了推单片眼镜“你！”他用雨伞指着说。“我喜欢你，叫什么？”

“大——大卫，”那人脸色变得煞白。

“你当我的副手。别人听你的，你听我的，懂了吗？”

“懂了，先生！”他忙做出一个类似敬礼的动作。

“那么咱们走吧，”企鹅冷笑一声说。“我讨厌码头。谁也说不准码头的老鼠会做什么孽。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他斜脱了大卫一眼，笑里藏着愈加明显的恶意。“我们的计划首先是钱。那些钱的数量你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然后就是……蝙蝠侠！”

8月14日

“先生，”阿尔弗雷德说。“我在今晚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可能会使你感兴趣。”

“让我看看。”

布鲁斯刚和维基·维尔赶回来吃晚饭。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和她在外面摄影，拍摄的主要是格特姆市的高大建筑物。布鲁斯驾车把她带到几处最有意思的屋顶滴水嘴去拍照，他俩玩得很开心。阿尔弗雷德竟打断他们吃饭，说明那消息很重要。

阿尔弗雷德把报纸的社会版递给他。什么消息呢？布鲁斯暗忖，以为肯定又有某个传播丑闻的家伙撰写了一篇刺激性很强的有关他和维基的结婚计划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

然而引起他注意的却是企鹅的照片。

科布波特慈善机构宣布成立

《格特姆报》专稿

罪犯们留意，科布波特慈善机构为你们制定出了计划。

改邪归正的罪犯奥斯瓦德·科布波特已建立起科布波特慈善机构，雇用需要改过自新的惯犯，以使他们重返社会。科布波特慈善机构完全由私人捐款设立，已准备于8月底在格特姆公园举办一次现代雕塑展览。展览会将招聘100多人，付给最低工资一倍数额的劳务费。

奥斯瓦德·科布波特（绰号“企鹅”）本人就是一名被改造好的犯人，他通过招雇罪犯带头与贫穷和绝望进行斗争。他的第一个举措，是雇用6名上周对他行凶抢劫的年轻人为格特姆公园展览会的保安人员。当问及他为何雇用这些险些将他打死的人的原因时，科布波特答道：“他们只是受到了唆使。”科布波特接着说：“他们需要像我这样的正面榜样。”

布鲁斯读到文章的后半部分时越来越气愤。其中谈及企鹅将雇用犯人在格特姆公园举办一系列展览的计划。第一个展览是巨型水泥雨伞雕塑，作者是泰国艺术家考基萨玛，将于两周内开幕。企鹅已从市政府获得必要的批准手续。

当布鲁斯看到企鹅对那6个殴打他的人撤诉的消息时，他的神情变得异常严肃。他救企鹅并不是为了让那些小阿飞逍遥法外。

“钱不是你给他的吧？”维基问。她一直在他身后读着那篇文章。

“对不起，你说什么？”布鲁斯问。

“在那儿，”她指着一个段落，这里说一个富翁捐给科布波特慈善机构30万美元做为创立基金，而其他渠道的捐款又为基金增加了6万美元。“我知道你很慷慨，布鲁斯，但把30万给企鹅那样的犯人？”

“不是我，”布鲁斯说。“我给他一分钱都不会放心的。”

“嘿，这上面说他已经改造好了。难道这不可能吗？我们应该假定他不会再干坏事了。”

“我想……”他回想起企鹅穿着牛仔裤、方格子衬衫和头戴棒球帽的模样。那副样子不大对头……可企鹅的行为从来就让人觉得可疑。他把报纸撂下，强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吃饭吧，怎么样？我快饿死了。”他把胳膊伸给维基，维基挽住了它。

维基吃完晚饭回家后，布鲁斯回到他的书房，又慢慢而仔细地把有关企鹅和他的慈善机构的文章读了一遍。企鹅肯定正在实施一项用心险恶的计划。也许他真的改造好了。不知怎的，布鲁斯对此总不相信。

最后他厌恶地把报纸揉成一团。他决定不再为此事费心；今天是星期五，这一直是格特姆市出事最多的一天。人人都出外享受夜生活……因而从剧院返家的那些有钱人往往是诱人的目标。更不用说无人设防的住宅了……

他披上斗篷，遁入城市之中。

8月16日

电话：考基大师，我是企鹅……是的，谢谢，我很好。你怎么样？……好极了！我给你打电话是关于修改雨伞雕塑的事。你完成了吧？……很好。我盼望它们尽快布置好。

运货能按期到达吧？好。是的，支票已为你准备好了。谢谢，先生。（咔哒）这些该死的难对付的泰国佬……

8月22日

电话：杰里！我是企鹅。我想再听听你这位专家的指点……什么钱？我肯定这只是小小的误会，轻易就能解决。我给你汇张支票……是的，我说话算数……好极啦。告诉我，怎么用彩色灯做催眠术……红色和绿色？有多快？……谢谢，杰里。支票马上就寄出，我保证。（咔哒）傻冒。

8月28日

电话：我是科布波特先生。我们得到MXO-5导弹合同了吗？很好。我跟你说过我们的投标是最低的……不，别用一般处置方法处理那些小家伙。我要把它们运往其他拆卸工厂，在俄勒冈州的那个……不用争了，这是我的决定。这是我拥有公司的原因……这就好多了。它们一到就打电话给我。下周我就把卡车准备好……文件的事由我负责，怎么样？谢谢，查理。（咔哒）我想我必须解雇他……他的办事效率太他妈高，太容易坏了我们的事。

9月8日

几周来蝙蝠侠遇到的都是一些常见的小案件，这使他琢磨着应减少在城市里巡逻的时间。他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犯罪是一个人闯进一幢写字楼，企图搬走一台传真机和激光打印机。别的则微不足道……帮了警察两次忙，还为消防队员出了两次力（消防队本身还抓着一个故意纵火犯。此人因与女友发生纠纷，把她住的那栋楼烧了）。有一次蝙蝠侠还为一个伤心的老人把她的猫从树上救下来。那猫抓了老太太一把又跑了，但蝙蝠侠没再去为她追。他主要是在夜晚制止犯罪，他想，不能什么都管。

但今天夜里……是不是空气中有些异样使他的神经有点紧张？使他觉得这样的夜晚正是罪犯们所期待的？他还没走完一条街，就看见一个黑人小伙子正不慌不忙地用一块砖头砸一家商店的橱窗。警报器响了，那人并不从橱窗里拿东西，而是丢下砖头，两手插兜走了，他悠闲的模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蝙蝠侠很疑惑，觉得好像有什么埋伏，于是从太平梯上爬下来。他突然在一个小巷里冒出来，正好站在那人面前，两手叉腰挡住了他的去路。

“蝙蝠侠！”那人说。

蝙蝠侠手指着砸碎的橱窗，朝对方逼近一步。

“我什么也没拿！”那人说。他舔舔嘴唇，睁大了眼，想设法溜掉。“是这样的，店主今天胡说我偷了东西把我给炒了。我根本没偷，绝对的！可我得表示表示才能发泄出来。哥儿们，这城市有好多真罪犯，你干吗不去抓他们？”

这时有两辆轿车像是为证实他的话似的，风驰电掣地从远处街角拐了出来。轮胎在马路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留下黑色的擦痕，两辆车都疯狂地左右摇摆地开着。有人从第一辆车里探出头来，打了一梭子子弹。街上店铺的窗户纷纷被击碎。

蝙蝠侠毫不迟疑，他朝房顶上抛出一个抓钩，然后借助自动弹索的力量把身体拉了上去。接着他便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飞速追赶起来……然而那两辆车却消失了。

他又听见几条街之外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他掉转身又急奔而去。今晚是一个疯狂之夜，看来他不得有片刻的安宁了。

一辆面包车似乎很安静地停在一个偏僻的街旁，车内的气氛却是紧张异常。

一张详尽的格特姆市地图贴在一块长宽均为 6 英尺的方板上，上面清晰地标着每一条街道和小巷。带大黄头的别针代表企鹅的人，总共 200 多个，分散在市内各处。一面小红旗代表蝙蝠侠最后出现的位置。

一个月前殴打过企鹅的那 5 个地痞坐在一排无线电前，准备调遣他们的袭击小队。由于他们的资历较长，所以都已被提拔为副手；如今企鹅要试试他们的本事了……倒不是由于怕出什么差错，因为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已计划得十分周密，包括如何应付蝙蝠侠的出现。

“又出现了，”富兰克林对着话筒说。他仔细听了一下，对摆弄地图的人叫道：“第五大街和马贝雷大街交接处，朝南去了。”摆弄地图的家伙遂把代表蝙蝠侠的小红旗移开。

“派出马贝雷大街的破坏小组，”企鹅说，他们是 8 名青少年，任务是砸街灯和汽车窗子，尽可能地制造破坏活动。

富兰克林又对话筒说：“完成了。”又说：“蝙蝠侠正在追捕！”

“太好了！”企鹅大喊道，得意忘形地跳起了快步舞。“派遣第一小队！冷夫人是我们的了！”

面包车里的每个人都欢乐起来。冷夫人是一枚 400 克拉的透明度极佳的钻石，正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它可谓价值连城。为了偷窃这枚珠宝，企鹅的人已制服了保安人员并解除了博物馆的警报装置。企鹅有足够的牵制办法，让蝙蝠侠整个晚上都在城里兜圈子。

“把他们 8 个人都抓住了，”富兰克林叫道。

“这么快？”企鹅问。

“派遣毒品贩，”富兰克林说。他们将在另一条街制造一场枪战，把蝙蝠侠引走。同时破坏小组的候补人员将给那 8 个人松绑、让他们换上不同的服装，然后把他们运往 10 条街以外的非商业区，准备进行下一轮的牵制行动。“蝙蝠侠已听到枪声，他开始追捕……”

企鹅放心地朝椅子上一仰。“派遣第二和第三小队，”他说。格特姆市今晚有许多贵重的东西，他想把它们都据为己有。他要将城中值钱的东西悉数攫走……蝙蝠侠对此也毫无办法。

9 月 9 日

黎明前蝙蝠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这实在是个失去理智的犯罪城市，他想。今晚着实令人沮丧：当他每次抓住一名罪犯时，更糟的事情便又把他引走。他整个晚上都在城中各处追捕那些喝醉的司机、毒品贩子和破坏公物的人。结果呢？几十起犯罪活动中他只抓住 4 个人，如果对他们的起诉不成功，这 4 个人等夜幕一降临可能还会逍遥在马路上。

他冲了个澡后爬上床。顷刻之间就死一样地沉睡过去。

中午时，阿尔弗雷德把早报放在他床头柜上时把他吵醒了。“我要看报，”他说，打了个哈欠坐起来。

“好的，先生，”阿尔弗雷德把第一份报纸递给他。

《10 亿美元的盗窃！》大标题以醒目的字体登出。惊愕使布鲁斯彻底醒过来。他震惊地读着昨晚在市内发生的一系列抢劫活动……那些犯罪活动他压根儿不知道，因为他一直在忙着追捕小打小闹的破坏公物者。

一枚价值 2 亿美元的钻石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被盗波斯装甲押款公司丢

了3辆卡车，总共载有5亿美元的流通债券和票据及8千万美元的现金……

王牌雨伞公司丢失了一仓库的古代中国丝绸雨伞……

一枚叫“冷夫人”的宝石……博斯装甲押款公司……一仓库的古代雨伞，这其中的联系不言而喻。除了企鹅还能是谁干的呢？

电话：喂，卡兹医生。我是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不，没什么问题。我在家里给你打电话，因为今天下午我想和你玩一盘拼字游戏……我同意，这主意太好了。真高兴你能想到它。请尽快来我这里。（咔哒）

企鹅的房间不大，他在显得更小的厨房里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蝙蝠侠得睡觉，这他知道；但一旦那个披斗篷的斗士从夜晚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他就会发现自己被耍了……企鹅知道他会沿着线索摸到他这儿来，4个月前他被放出来时，阿克哈姆精神病院就给他安排在这么个房间窄小、家具破烂的房子里。

企鹅将一碗即将发霉的土豆条夹在胳膊窝底下，他知道等蝙蝠侠最终找上门来时。这些土豆条能起到作用。能起到作用的还有来这儿和他玩拼字游戏的卡兹医生。他甚至还布置了一拼字游戏的拼盘，把它弄成他们拼了一半的样子。他拼盘里的拼块已拼出“改造好了”的字样。可惜他们不是真玩，否则他说不定还能赢呢。

卡兹医生坐在沙发上，睁着的双眼露出茫然。她有呼吸，时不时眨一下眼睛，但除此之外她既不动也不说话。企鹅又对她施了催眠术，并引导她一旦蝙蝠侠出现她将对他说什么话。只要蝙蝠侠一露面她就会苏醒过来，仿佛她根本没失去知觉一样。

企鹅的计划不是让蝙蝠侠落入陷阱，而是打消他的疑心。他想让蝙蝠侠当晚跟着他去格特姆公园，让他在那里落入他真正的圈套。到目前为止。蝙蝠侠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企鹅朝墙上的钟瞥了一眼。钟面是只大猫脸，眼睛移动着，猫尾巴是指针。刚过3点。快，快，他想，快来吧，蝙蝠侠，我可没一整天的时间。

蝙蝠侠似乎听到了提示似的，降临到起居室的阳台上。企鹅透过薄窗帷看到了他的身影。他估计蝙蝠侠会从那里进屋，便把阳台的门留了一道缝隙。

企鹅往后退了一步，用双手捧住装土豆条的碗，朝起居室走去——

这时蝙蝠侠也正好走进来。

“嘿！”企鹅抱怨道，“你干吗呢，私闯民宅！”

蝙蝠侠跨前一步。“昨晚你在哪儿，企鹅？从夜里8点到凌晨3点？”

“我——我……”企鹅嗫嚅着。他手中装土豆条的碗掉到地上，土豆条撒了一地。他退了一步，一副慌乱的神情，下嘴唇开始发抖。

蝙蝠侠逼近一步。“告诉我！”他厉声说。“你这个装洋葱的小丑——”

企鹅一屁股坐到地上，无助地啜泣起来。

蝙蝠侠诧异地停住脚，盯着蜷缩在地板上的矮子。“企鹅？”他迟疑地问。

“你在这里干吗”蝙蝠侠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知道你可能起到什么坏作用吗，披斗篷的傻瓜？”

蝙蝠侠回转身。一个40来岁的女人从房间另一头的沙发上站起来。茶几上摆着一副拼字游戏棋盘；显然他俩正在玩游戏。

“你是谁？”他问。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是阿克哈姆精神病院的卡兹——奥斯瓦德的

医生。你从什么地方闯到这里来，问他那样的问题？”她从茶几后面绕出来，一个手指指着蝙蝠侠，稳步朝他逼近。“奥斯瓦德在我的监督之下，我不能允许你骚扰他！依我看，你也有毛病，和阿克哈姆的病人差不多！现在老老实实地向奥斯瓦德道歉——然后走开，由我来查看是否能弥补你带给他的创伤！”

蝙蝠侠低头看了一眼仍可怜巴巴儿地在地板上抹眼泪的企鹅，又抬头瞥了一眼卡兹医生。“你的身份证，”他说。

她从钱夹里拿出身份证，朝他晃了晃。蝙蝠侠抓住她胳膊，仔细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她的脸，然后再度低头看了一眼企鹅。

“我——要是妨碍了你的工作，医生，我很抱歉，”他说。他转过身离开了房间，抓住他挂在外面以备立即逃脱的绳索，朝楼顶爬上去。一路上他揣摩着所看到的一切。

线索很明显……也许过分明显了。然而贫嘴、两面派等仍都关在阿克哈姆精神病院，还能有谁会是偷窃的盗贼呢？一个善于模仿的罪犯？猫女？这得好好琢磨琢磨；他好久都没听到她的下落了……

在企鹅的公寓里，哭泣声逐渐变成了大笑声。最后企鹅坐起来，揉揉眼睛。“拉我一把，”他对卡兹医生说。

“我来帮你站起来，”她说说着伸过一只手。企鹅抓住她的手，后者将他拽起来。

“坐下，我们把这盘拼字游戏玩完，”企鹅说。“然后你就回家，好好休息一下，把你今天看到的都忘掉，听见吗？”

“好的，”她愉快地说。

蝙蝠侠打算查出企鹅是不是在伪装着搞什么名堂，于是来到附近的一座屋顶，注视着企鹅那幢楼的出口。

一刻钟后，他看到那个精神病医生离开了，但他没有跟踪她。她的身份证显然是真的；如有必要，他以后还可以查询。目前他还有更重要的人物要对付。

几分钟后，依旧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的企鹅也离开了公寓楼。他的眼泪已干；他左右环顾了一下，接着穿过马路，朝城外方向走去，似乎怀着什么目的。

蝙蝠侠在楼顶上跟踪着他。

后来的4个小时里，他跟着企鹅悠哉悠哉地在城里逛着，从一个教堂慈善机构走到另一个，最后来到格特姆孤儿院。这使蝙蝠侠满腹狐疑：企鹅到那儿干什么？

尔后，黄昏时分，企鹅朝格特姆公园奔去，蝙蝠侠想起来那是他办展览的地方。许多25英尺高的混凝土雨伞都打开倒着放着：你可以在它们中间走动，但不允许触摸。每一个雨伞都用绳子圈起来，旁边站着一个释放的罪犯回答问题。据雕塑家称，每一把雨伞都代表一个泰国土地神，都有一段小故事，如果参观行问起，守护的人便随即背诵。

企鹅进入公园时天色已快黑下来。展览会的所有雇员都已回家。蝙蝠侠从一幢10层楼的屋顶上观察着企鹅，直到他在巨大雨伞之间的蜿蜒小道上消失了踪影。蝙蝠侠从楼上下来，继续跟踪着。

公园里异样的寂静。微风偶尔从树间吹过，除此之外，到处死一样的寂静。企鹅不见了。

蝙蝠侠走过最后一个伞雕时，觉得有什么东西拖住了他。他急转身，但双脚被猛的一拉，身子朝空中抛出去。

他撞到一件硬东西上，撞得头昏眼花。无论他怎样扭动都无法移动，好像被贴到了一张巨大的粘蝇纸上。

他听见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声音仿佛越来越近，他想。

他把惊惧压下去，冷静而有条理地思索着。他用劲蠕动手指；手指没事。被吸住的是他的手套……尤其是手套里的金属。

我被一个磁铁吸住了，他意识到。它的吸力如此之大，肯定是一个电磁铁，他想。

直升机已出现在树梢上。它很大，像是海军在海上使用的那种……一只只是它没有海军的标识。它的机身一侧刻着一只企鵝，底下写着科布波特慈善机构。此时他想起来，那些庞大的混凝上雨命就是用直升机运来的。这架直升机已放下一个大钩子，挂住了把蝙蝠侠吸住的伞雕的伞柄。

伞雕剧烈摇摆着，然后微微一震拔地而起。蝙蝠侠一边把手从磁铁上脱离出来，一边看着地面慢慢远上。他的手套仍吸着在伞雕的水泥上，等他把手从手套中拔出来时，他已升到40英尺的高空。现在再把他的头盔和靴子摆脱掉便易如反掌了。此时将他与伞雕连在一起的只有他的万能皮带了，他把手放在扣带上面，等待着时机。

伞雕刚队第一座建筑物上空掠过时，他就跳了下去，一落到屋顶上，便身体一滚隐蔽了起来，心里祈祷直升机上的人没看见他。显然他们没看见；他默默地注视着直升机把那尊伞雕拖到河水之上……将它放了下去。

蝙蝠侠想，他若还被粘在伞雕上的话就淹死了。真是侥幸……太玄了。不过分鹅毕竟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既然他现在弄清了盗窃是企鵝一手策划的，而且企鵝以为他已死了，他便可以更快的速度行动了。

首先他要给阿尔弗雷德打一个对方付款电话。他的管家必须立即到城里来接他。蝙蝠侠走到安全梯旁，爬到了下面的小胡同里。

两小时后，他又穿上一套备用的蝙蝠侠装束，乘蝙蝠滑翔机返回了格特姆市区。他飞至格特姆公园上空，观察着底下的伞雕。灯光照得雪亮，四处一片繁忙，其中还有几辆空空的平板卡车。不，等等……一辆卡车上还有货物……看上去像一枚导弹！

他朝格特姆公园中心的一条河飞去，在河岸进行软着陆，然后把背上的背包卸下来。

从距离伞雕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能听到叫喊声和重仪器碰撞的声音。无疑他们在搞什么大名堂。

他像个幽灵似地从树丛间穿梭而行，避开企鵝设立的哨兵，又来到那些雕塑附近。他赶到时正好看到最后一辆平板车刚刚开走。刚才他看见的导弹不见了。

“发现了蝙蝠侠，先生，”大卫轻声说。

“什么？”企鵝尖声叫道。他朝他的助手转过身。“他已经死了！我们把他扔进河里了！”

“你看一下，先生，3号摄像机。”

企鵝瞪视着监测器。只消瞬间他就辨别出了蝙蝠侠在树丛中的身影。此人真不可思议，已成手下败将了还不甘心。

“打探照灯吗？”大卫问。

“对……然后发动第一座伞雕，把导弹也装上。”

“是，先生！”他立即用手去操纵键盘。

探照灯朝蝙蝠侠射过去。他吃惊地朝一旁跳开，意识到他被发现了。不过没关系，无论他是否被发现，他仍有任务要完成。

他朝前跑去——又突然停住。

他眼前的伞雕，伞尖着地向上翘了起来。他正观望时，伞雕一圈圈旋转起来，伞边的绿灯和红灯开始闪烁。蝙蝠侠觉得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开始追随着旋转灯光转起来。渐渐的，他开始……

在最大的伞雕里，企鹅注视着摄像监测器，咯咯笑起来。蝙蝠侠到底被他制服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他了。

“他被我们抓住了，孩子们，”他对他的副手们说。“把他带进来。”

他们戴上特殊护目镜，以防受到旋转伞雕的催眠影响，然后出去逮捕蝙蝠侠。企鹅从监测器上看着他们把蝙蝠侠推了过来，并把他抬进伞雕里去见企鹅。蝙蝠侠浑身僵直，也像个雕塑。

……这正是蝙蝠侠所等待的时机。他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闭着眼，佯装一副被催了眠的样子。当他们把他抬进一座伞雕，咣啷一声把水泥栓锁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时，他便看到了时机，意识到该开始动手了。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照着离他最近的人就是一拳，把他击倒在另外两人的身上。他们抱成一团摔倒在地，嘴里大骂着。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蝙蝠侠又抓住两个人的头相互猛撞，他们便两眼发直倒在地上。

企鹅用他的雨伞往外喷射绿色毒气。蝙蝠侠的头罩里有一个过滤器；他把它含到嘴里，用它来呼吸。四周企鹅手下的人纷纷倒地，都两手捂着喉咙，不久就失去了知觉。

“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蝙蝠侠说。“这回哭鼻子也救不了你了。”

他朝企鹅逼近了一步，接着又是一步。

企鹅用伞尖指着蝙蝠侠。两枚飞镖射了出来。它们都从蝙蝠侠胸部的铠甲上弹了出去。

蝙蝠侠又朝前迈了一步。

“等等！”企鹅叫道。“站住别动！”

“为什么？”蝙蝠侠严厉地问。

企鹅把他的雨伞撑开，露出伞柄上的3个小按钮。“我有7枚MXO-5导弹，在其他伞雕里。每枚导弹都装满了炸药，目标对着商业区。你要再往前迈一步，我就把城市中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产和商业毁掉！”

“除非？”蝙蝠侠问道。

企鹅慢慢一笑。“除非，”他说，“满足我的要求。

10亿美元的现钞。没有记号的小面值钞票，把它们送到这儿来。”

蝙蝠侠又朝前走了一步，接着又是一步。

“退回去！”企鹅吼道。“我警告你——再向前走！英寸导弹就发射了！”

蝙蝠侠说：“发射吧。”他继续沉着地往前走。

最后，企鹅按下发射钮。“导弹发射啰！”他尖叫道。“死亡！死亡！死亡！”

外面的公园里一片寂静。蝙蝠侠没听见有导弹发射的声音；他的猜测对了。

企鹅还兀自狠命地按着发射钮，蝙蝠侠冲上去，把雨伞从他手中夺下，

用膝盖将它折断，企鹅见状吓得目瞪口呆。

“怎么……为什么……”企鹅抱怨着。

“你上下左右都被厚厚的混凝土墙围着，无线电波根本穿不透它。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蝙蝠侠说，“大概还能让导弹发射。”

“噢，”企鹅说。

他刚抬起头就吃了蝙蝠侠一拳。他被击倒在伞雕的墙壁上，两眼发直地摔倒在地上。

蝙蝠侠迅即将他捆了起来。然后他又着手处理企鹅手下的 5 个失去知觉的地痞。

把他们都绑起来后，他又将他们一一拖到外面。他把他们像一摞木柴似地堆在一处，然后从万能皮带上取下手提电话要通了戈登局氏。

继而他在树影下静静等待着，直到警察驾驶着警笛尖叫、红灯闪烁的警车赶到，把公园封锁起来为止。爆炸清除小组开始认真地搜索导弹，企鹅和他的人被拖上警车，并随警车冲入黑夜。

蝙蝠侠转身朝他的滑翔机走去。他这里的任务完成了，但今夜格特姆还需要他。在格特姆公园另一头的远处，他又听到了枪声和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捉迷藏

克里斯廷·凯思琳·鲁施

从安全梯铁台阶上滴下来的雨水冰冷刺骨。罗比朝垃圾箱前又凑了凑，浑身瑟瑟发抖。空气中弥漫着腐肉的气味，绿皮的铁垃圾筒很凉，但不像雨水那么冷。他把湿透的毯子往他瘦削的肩膀上拉了拉，蜷缩在他和母亲一直用做顶篷的卡纸板下。

他盼望她回来。他很饿。

有时他只要双目紧闭，便能回想起公寓里起居室的样子：破旧的沙发。墙上的照片和黑白小电视机。他脑海里可以重现他妈妈常看的肥皂剧和他喜爱的卡通片。上面布满刻痕的木咖啡茶几又是餐桌，他常坐在地板上吃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等待爸爸回家。

他过去竟然还恨那个家，认为那个家寒酸。他从不邀朋友到他家去，怕他们看到他睡觉的沙发和他父母居住的唯一的卧室。他过去极讨厌那弥漫了几十年的油脂味，盼望那屋子不要那样暖和。

现在他觉得他再也找不到温暖了。

落在垃圾上的雨点与他的心跳保持着同一节奏。妈妈让他等着。她说保证带回吃的来。最近她老这样保证，可有一次她直到第二天才回来。他整个时间都靠在垃圾筒上，等她终于回来时，她身上充满着劣质酒味儿，满口道歉不迭。

命运变化之快令人惊奇。他爸爸圣诞节除夕没有回家，随着新年的到来，显然他是不会回来了。他妈妈比以前喝酒更凶了，而且喝个不停，即使罗比让她找份工作她也收不住。一月份时房东把他们撵了出去——当时罗比不得不把他妈妈弄醒告诉她这一消息——然后他们就从一个收容所换到另一个收容所，尽力寻找过夜的地方。

最近收容所人满为患，可罗比的妈妈还是不让他做事。他8岁了，完全可以找一份卖报之类的事做。

头上铁梯的响声使他睁开双眼。他觉得看到一只黑靴子在安全梯上一晃就消失了。他屏住呼吸，他听说街上的人都下怀好意，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慢慢地，他把身上的硬纸板推开，站了起来。

雨变小了，他饥肠辘辘，却不见妈妈的踪影。他什么都想吃，可他已经把身后的垃圾筒搜遍了。也许他若走到街上去，还能从过路人手里讨得一点儿钱。

他朝巷子里走去，迈过垃圾，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响。当他迈上被雨水润滑的水泥路面时，听到头上传来一声粗厉的叫声。他抬起头，看到一样黑白色的东西朝他飞来。他还没来得及闪身那东西就掉到了他的怀里。

他抓着的是一只长毛绒缝制的企鹅。它的假毛柔软丰腴，用纽扣做的眼睛庶可乱真。长毛绒动物都是儿童玩具，但这只企鹅却很温暖，使他想起他能在干燥的地方睡觉的日子。他紧紧搂住它，闻着它假毛的香味儿。这东西既不湿也不凄苦也不寒冷。它多少有点作用，因而他可以爱它。

他闭上眼，捏了一下企鹅。它又叫了一声。一时间。他觉得自己似乎被一双爱他的胳膊抱了起来，搂进一个温暖的怀抱，被很器重地紧紧抱着。

接着他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这女人几天没有洗澡了。她身上的廉价酒味儿像香水似的令人刺鼻。她衣衫褴褛，头发粘粘地贴在头皮上。她眼圈发黑，满脸污垢。

她看上去约 25 岁。

戈登局长说不大准。不过这无关紧要。她刚才在楼道里尖叫，威胁着警察，喊叫着要孩子。戈登没有叫人把她先关起来以后再听她的诉说，而是把她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此刻他后悔了，她身上的味几天也挥之下去。

他推开一扇窗子，远眺着格特姆的轮廓。雨水把空气中的烟雾驱净，使街道变得像冰一样滑。新哥特式建筑物高耸在老式的低矮房屋之上。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和警笛声与那个女人的呼吸声相呼应着，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音响。

戈登转过身，面对着她。

她站在他漂亮的橡木写字台另一端，显得很渺小。她瘦削的手交叉在身前，浑身颤抖着。

“说说怎么回事，夫人，”戈登尽可能口气温柔地说。

“楼下的人让我出去。”

“这我知道，”戈登说。“他们不对几他们以为你是进来取暖的。”他得和弟兄们谈谈，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蛮有同情心的。

“他们不听我说。”

那是因为你身上的味儿，好像大醉了 3 天，戈登想这样说，但没说出口。“我现在听你说。”

她点点头，深吸了口气。“我孩子不见了。”

“你的孩子？”

“我儿子。”她的话滔滔不绝地倾泄而出。“我带着吃的回来的，你钉道。我让他别乱跑，他总是听我的话。他是个乖孩子。但他不见了，所以我想他一定是饿了，自己去找吃的了。可他上一一直没回来。一个晚上也不见人影。老斯基泽说昨天巷子里来过一个人。”

戈登抓住皮革椅子。酒味令他头晕目眩。

“让我先搞清楚，你住在一个巷子里——”

“不，先生，我们注在简陋的收容所。上个礼拜地方不够了。我就在雨里找到了现在那个地方，我孩子就一直呆在那儿，”她的嗓门越说越高。“你得找到他。他才 8 岁。他从没过过这种日子，所以下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但戈登已明白了她的意思。那孩子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卖毒品的、拉皮条阶、白人奴隶、暴力。不管他和他的人马怎样卖力执法，他们总是疲于应付。每天都要出事。

他看着她，看到她肮脏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她来这儿是鼓足了勇气的，因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都有触犯法律的地方。那孩子对她太重要了，也许是她唯一的支柱了。

才 25 岁，上帝。

戈登从写字台后走过来，把一只手放在她肩头。他浑身打了个战栗，但尽力给予她慰藉。“我带你到前边去，你把你孩子的模样向一位警官做个描述。然后我们把你的描述分发给各个小队，告诉他们尽快找到他。同时我们还会给玫瑰山收容所打个电话，为你找个住的地方——”

“不要！”她说得很用力，唾沫星子都喷了出来。“别把我送到收容所，

那样他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戈登把一声喟叹压下去。“好吧，”他说。“那别忘了把你住的那条巷子告诉警官，我们好能找到你。”

她点点头，戈登伸出胳膊搂住她颤抖的身子朝前边的办公室走去。这次他不再颤栗了。

莉斯贝特把脸埋进她玩具娃娃的破碎的肢体里。房间里传出她妈妈的尖叫声。每打一巴掌，爸爸的叫骂声就停一下。莉斯贝特想爬到门廊里去死，就像她的小狗被她爸爸扔到墙上撞死那样。

先是小狗，现在是娃娃。莉斯贝特颤抖地吸了一口气。她不能哭。3岁的孩子已不应再哭了——这是她爸爸说的。她要哭爸爸就揍她。

他现在揍妈妈就是为了这个。因为莉斯贝特哭了。“你不能让那个丫头安静会儿吗？”爸爸嚷道。妈妈说：“你本不该动她的娃娃，”接着他就打妈妈，莉斯贝特于是跑到门廊上。

她在那里靠楼梯站着，抚摸着支离破碎的娃娃。每次她抬起头，太阳就低了一点儿，将细小的粉色光带撒向天空。街道上，邻居的孩子们都在外面玩耍，又叫又笑。但莉斯贝特太小，不能走出院子。这是爸爸说的。莉斯贝特没有一个朋友。

里面爸爸不再喊叫了。妈妈在哭，后门砰一声关上了。莉斯贝特把身子贴紧在楼梯上。她不想让爸爸看到她。她不想让爸爸像撕裂她的娃娃那样撕她。她闭紧双眼等待着。一辆车开动了。她但愿是爸爸的，但也许不是。爸爸或许正偷偷朝前走来，要找到她。他要像对妈妈那样大骂她一顿。

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碰到她的胳膊，她尖叫起来。她用双手捂住嘴，但声音已传出去，回荡在左邻右舍。她环顾四周，没有任何人。没有爸爸，谁也没有。然后她朝身旁看去。一个长毛绒缝制的企鹅靠在她胳膊上。它是黑白色的，很漂亮，就像她的玩具娃娃新的时候那样。

她伸出手，用颤抖的手指去摸它。企鹅是真的。接着她把它抱起，紧搂在怀里。

企鹅叫了一声，莉斯贝特露出微笑。

布鲁斯·韦恩站在被雨水冲刷过的小巷里，沐浴在渐渐变黯下去的琥珀色街灯的光线之中。他将一束玫瑰贴在胸前，毫不觉得花刺扎着他的手心。他虽然目光朝前看着，却对潮湿的砖墙、一座饭店的残垣和街上的垃圾视而不见。

他看到一个手里握着手枪的人。

那人狰狞地笑着，目光冷漠如冰。他满口胡说八道，直至警察把布鲁斯父母的尸体抬走以后许久，那些话还在布鲁斯的脑子里回荡。他母亲的珍珠被人从泥泞的街道上拾走，布鲁斯也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但那些话还在他脑海中回荡。

直到现在，他仍是不能把那段梦魇忘却。阿尔弗雷德尽了最大的努力，将布鲁斯拉扯大，但布鲁斯仍觉得他与夜晚有不解之缘。他要阻止伤害这世界的子弹，他需要为儿童提供一个成长的安全环境。

一年的祭日又周而复始地到来了，但他的双亲依旧没有回来。他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布鲁斯跪在路面上，那地方曾流过血，他父母因几件首饰和为数不多的钱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布鲁斯还在那里目睹了那狰狞的笑和冷酷的目光，从

而结束了他的童年。

他把玫瑰花放下，手上的血流淌进雨水之中。

“我想念你们，”他说。

她睡着了。

斯达茜围着她母亲绕了一圈。她母亲仰卧在沙发上，一只胳膊捂着眼睛，另一只胳膊垂到地板上。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老片子，但斯达茜既没关掉电视，也没换台。

她走进厨房，着手把粘在墙上的饭刮掉。

没用的小懒虫！她妈妈睡觉前曾向她吼道。什么饭都烧不好！我整天干活，给你个好家住，可我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我想吃通心粉，喜欢上面的奶酪均匀柔软一些，可你非把面条上的奶酪弄得硬邦邦的。

于是她把通心粉摔到了墙上。斯达茜拿起一块海绵擦着，尽量不留痕迹又不把墙漆擦下来。等她妈妈醒来时或许就把这事忘了。不过也许她根本就不检查墙壁。地板和整个厨房，那样斯达茜还是得倒霉。

擦完后，她在水池上冲洗干净海绵，又洗了洗手。她手臂很疼，而且她肯定早上起来背也得疼。可是她此刻顾不得这些了。她从面包盒里拿出几片白面包，是老师说的没有营养的那种，摸在手里捏成团，然后抄起小人书走出了屋子。

街灯已经黯淡，街道很黑。他们的房子是那条街道上仅剩下的几家，如今四周到处都是杂货铺和用木板搭的建筑物。妈妈是从她父母手里继承下的这所房子，她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她不必支付维修费。这房子虽便宜，却不错，她妈妈说，好像指望着别人跟她争论。

斯达茜坐在后楼梯上，一边翻着书，一边往嘴里送面包。她做饭时其实也可以吃，可她怕被妈妈发现。然而从盒子里吃几口通心粉和奶酪妈妈怎么会察觉呢？她倒有可能去数面包片。这样斯达茜明天一早就又得挨训了。

有个东西在她脚下叫了一声。斯达茜吓了一跳。她低头看到一个毛绒绒的小东西正盯着她。她顿觉嗓子眼儿发干。那个毛绒绒的东西一动不动。它黑白两色，像是臭鼬，可她们住在市中心，不可能有臭鼬。她慢慢往楼梯下蹭，到最后一个台阶停下。

原来是一个缝制的玩具。有人把一个缝制的小企鹅放在了路边，而且它看上去是新的。她不敢捡它，怕有人朝她嚷嚷，也怕碰人家的新东西受到责怪。可它好漂亮，而且很孤单。她伸出手，极快地把它搂进她的怀抱。

企鹅又叫了一声，使斯达茜打了个寒战。她紧紧抓住企鹅，朝黑夜中扫了一眼。那边有个东西，庞大的东西。

而且正朝她逼近。

比尔·吉尔罗伊警官打了个哈欠，从警车里爬出来。他对这样的黑夜既恨又爱。恨是因为他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搭档艾萨克像两个半大小子似地在星期五晚上驾车开来开去，按着老路线一遍一遍地兜圈子。然而他也爱这样的夜晚，因为它意味着这世界有时也有平安无事的时候。正像他对老婆说的，他但愿人们的关系得到改善，纵使他失业也无妨。

艾萨克呆在警车里，跟前放着杯冷咖啡，监听着电台。比尔讨厌冷咖啡。他喜欢喝热的，有点儿小吃更好。晚餐是没做熟的热狗，洋葱和佐料都太老了。他想喝点什么把嘴里的气味冲掉。

他沿马路牙儿走着，谛听着宁静。没有喇叭声，也没有警笛声，只偶尔

传来一些声响。一个流浪汉靠在一面木板墙壁上。比尔抛给他一枚2角5分的硬币，虽然他知道头儿不会同意他这样做。头儿让他把每个无家可归的人都带上车，送到收容所去。但全市的收容所都因缺乏资金而关门了。上周比尔每次都按着指示办事，结果他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被收容所拒之门外。被慈善机构拒之门外似乎更使这些人感到心寒，而比尔并不想因照章办事而去伤他们的心。

倘若他有100万美元，他就给每个人一个家，一份工作和一些自尊。然而他没有。他兜里的钱也只够买杯热咖啡和一点儿小吃的。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叫声，立即掉转过头。街角站着一个小男孩。他不超过6岁，穿着破衣烂衫，上衣短得可怜。比尔最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孩子。

他朝孩子走去，但孩子没见到他。他的目光盯着他身旁的一样东西。比尔看到小孩小心地弯下腰，拾起一样黑白色的东西。男孩转过身，街灯晃了一下他手里的东西。

男孩拿着的是一只企鹅，缝制的企鹅。

比尔嘟哝了一声，脊梁骨不由一凉。他张嘴想喊，但发不出声。小孩低下头看着企鹅，那玩具叫了一声。

男孩笑了。

比尔拔腿就跑，他想去叫艾萨克。今夜太安静了。妈的，现在又见到这个。

孩子闭上双眼，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

比尔左右环顾要找人帮忙，但四下没有人影，只有他一人。

他再回过头时，男孩已经不见了。

黑压压一群人，都化了妆，穿着正式服装和色调柔和的长裙。戈登眼前晃动着一只只手，嘴、麦克风、纸张、录音机，但它们都好像是悬在空中。天啊，他最讨厌他工作中的这一面。他特想让司机把他放到另一个地方，但那样一来新闻界就会说他躲避采访（这倒是他的心愿），原因是他要隐瞒消息（这并非事实）。

他冲着蜂拥而至的人群推开沉重的轿车门。

“……企鹅回来了吗？……”

“局长！”

“……偷儿童？……”

“局长？”

“……有对付的方案吗？……”

“局长！”

“……叫蝙蝠侠了吗？……”

他低下头，从记者中间穿过去，仿佛他是辆坦克，他们是步兵。他们扯住他的袖口，上衣、胳膊，逼问他，总是逼问他。台阶好像是火力交叉网，没有尽头的水泥山脉，他必须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往上爬。

走到半截他停住了，人群睁了下来。闪光灯晃着他的眼睛，话筒伸到他嘴前。“听着，”他说，“我刚来到这儿。我还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办。这件事非常可怕，很恐怖。我们将制止它。我能向你们许诺的只有这些。我们将制止它。”

他掉转身，刚上了3层台阶记者们又追了上去，不甘心地喊叫着“局长！局长！”

他走到玻璃门前，推开门，急步走了进去，将那些喊声留在了身后。我们要制止它，他已许下诺言。但他并不知该怎么办。企鹅要那些孩子干吗？这个贪婪的矮子过去只时钱财感兴趣。钱财和遏制蝙蝠侠。

“局长，”他的一名助手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戈登瞧了他一眼才缓过神来。戈登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他太聚精会神了，这工作有时让他把持不住。

“在你见市长之前，我们已安排向你做个简短的汇报，先生。”

简短的汇报。那个电话倒是很简短，将他从沉睡中吵醒，让他离开了温暖的被窝。孩子，上帝。企鹅要孩子干吗？

戈登叹了口气。他想他该进去了。他希望立刻结束和市长的会面。市长的问题常常和记者的一样难以理喻，只是他必须回答市长的提问。

“好吧，”戈登说。“但汇报必须得像你所说的——简短。”

他跟着助手走进一间会议室，暂时将内心深处的不安丢在了脑后。

布鲁斯·韦恩按了一下遥控器，宽屏幕电视上的画面消失了。他靠在皮革扶手沙发上，深吸着浓稠的空气。他的脑袋里苦思冥想。

没有找他联系，他不知为什么。

“很可怕，是不是，先生？”让人信任的阿尔弗雷德将烦恼着布鲁斯的心事说了出来。他正想象着那些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被关在地下某个地狱般的地方，没有吃的，也许连水都没有。说不定企鹅又在策划什么大阴谋，想设法索要赎金或巨款。

但从无家可归的孩子身上？从穷人的孩子身上？

这说不通。

“警察为什么没和我们联系，阿尔弗雷德？”

“你知道他们想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处理，”阿尔弗雷德在布鲁斯的椅子旁踱着步，他实在是个大好人。

“警察们是好人，阿尔弗雷德，但他们耽搁得太久了，那些孩子们可能要遭罪。”

他们可能会死。布鲁斯没把这想法说出来，其实他没必要说，阿尔弗雷德早想到了。

“好像你要去开个会，先生。”

布鲁斯站起身。“你说的对。”

他的白手套遮盖着发白的指关节。他紧紧握着他的金头雨伞；袖口链扣上的钻石在屋里明亮光线的反射下闪着光。他伸了神礼服的袖子，朝前倾身靠在雨伞上，两眼盯着摆在精致的黑色酒吧后面的电视机上。

屋里的其他人也都在看着电视。四男两女，都是助手，都穿着黑白两色服装。他们不像他似地感到那么紧张。

白地毯一直延伸至黑椅子底下。他将身后的黑白色几何图案的枕头调整了一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荧光屏。

电视上的记者又瘦又苍白。她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身穿一身浅桃色裙服，更显出她的苍白。她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市府大楼在她身后高耸立着。她的声音像液体燃烧剂似地从电视机里汩汩流出。

“……市政府和警察部门尚没有消息。甚至对我们大家所怀疑的也没有加以证实。我们怀疑企鹅形状的玩具不仅表明幕后策划者是何许人物，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征兆。只要警察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会议上，更多的儿童还将丢失，而且企鹅也不能就范。这里是 34 频道新闻，我是 ”

“关上，”他扬起戴手套的手说。

画面一闪便消失了。

他强压下起身踱步的欲望。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发现了他们。那些不幸的孩子消失前没人关心他们。他苦涩地笑了笑。他必须记住这个道理——有时，当一件没用的东西被偷走时，它便增加了价值。由于别人想要它，这东西就有了价格。

只是这回他关心的不是价格。

“我们怎么办，头儿？”

他抬起头，分辨不清是哪一位张的口。这无关紧要。他们都会问同样的愚蠢问题。

“怎么办？”他答道，把戴手套的双手交叉在一起，以一种他未感觉到的自信笑着。“我们要设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在暮色苍茫的掩护下爬到楼顶上时，他感受到城市的巨大脉搏在和他一起跳动。他停下脚步，朝前望去，希冀生活在贫困中的所有儿童都能在瞬间尽收他的眼底。他思索着企鹅怎样发现他的目标，花多长时间监视他们，然后又怎样找到恰当的时机接近他们，最后把他们捕获后又将把他们怎么样。

蝙蝠侠继续沿市政府厅的一侧爬下去。他知道他到达那扇窗子后，轻敲一下他们就会让他进去。然而他不急着往下走，他想细心体会这座城市，体会他周围的黑暗。

有趣的是，在这种时刻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布鲁斯·韦恩。布鲁斯·韦恩是个有着不幸过去的富有儿童。蝙蝠侠则是强悍的，几乎坚不可摧的。他没有过去，只生活在黑夜的隐蔽之中。

一扇大窗子里射出光亮。蝙蝠侠停在窗外的台子上，就像敲市长的前门似地叩了叩窗子。

他们都在屋里：市长、市参议员和警察局长。看样子他们正在争吵。六七只喝过的咖啡杯子摆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杯子旁是一个大咖啡壶。桌子边的垃圾筒里塞满了三明治包装纸。屋里的人都站着，但办公室的椅子却朝四面八方歪斜着。

漫长的一天。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漫长的一天。他们肯定是又累又沮丧，揣了一肚子火。蝙蝠侠又敲了一下窗子。戈登局长抬起头，示意让一名警察把窗户打开。

警察把窗子拉开，一股陈腐的烟草味迎面扑来。蝙蝠侠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踏过窗台走进房间。

“谢天谢地你来了，蝙蝠侠，”局长说。

“我们正商量着是不是派人去叫你。”

“我想这个案子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蝙蝠侠说。

他关上窗户，斗篷在他周身鼓动着。“有什么最新消息？提出要赎金了吗？”

局长摇摇头。“全城都有报告送来。据我们估算，他已抢走了至少 25 名儿童，最富的一家年薪仅有 1 万美元。”

“没有向市政府提出要求吗？提出过威胁吗？”

市长摇摇头。“什么也没有。”

蝙蝠侠转过身，两手背在身后。奇怪，动机的问题总是使他最为关注。但他觉得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跟我说说孩子的情况，”他说。

“多数都是无家可归的，”局长答道。“大多数有母亲的在儿童福利院或格特姆医院也有档案。”

“受虐待？”

局长点点头。“尽管他们随父母不承认。他们都坚持要把他们的孩子们找回来。有一个人还威胁要起诉市政府，理由是没有保护好市民。”

“有意思，”蝙蝠侠说。他踱着步，皮靴踏在瓷砖地板上毫无声息。“这是不索要赎金的大规模绑架”。

“就在我们在这儿讨论方案的功夫，又有4名儿童失踪了。”

蝙蝠侠感到一阵震惊。他们站在此地的同时，儿童们可能已面临死亡。既然企鹅认为没人关心这些儿童，所以很可能用他们进行某种想入非非的试验。

没人关心，嗯。

“局长，”蝙蝠侠说。“派你的小队去寻找无家可归的儿童，越多越好，对他们进行昼夜保护。市长先生，我们需要查看儿童福利档案，并和格特姆医院的档案核对一下。凡是稍有受虐待痕迹的儿童都得让他们从家里搬出来，置干警察的保护之下，直到我们破了这个案子为止。”

“你认为我们应把他们放在哪儿？”市长问。“大多数收容所都没有资金了。上个月已被迫关了3家。”

“收容所要重新开放，如果必要的话派志愿者去当服务人员。如果在报上登出声明，我保证格特姆热心的市民会捐款援助的。”

“我想即便这样地方恐怕还是不够，”局长说。

“那就让他们睡在这里，”蝙蝠侠说。“肯定会有人花钱买睡袋、小床和食品送来。”

“孩子住在市政厅里？”市长摇摇头。

“那你有更好的方案吗，先生？”蝙蝠侠问。

“没有，”市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警察们找到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后，我们就着手寻找线索、证人及一切可以帮着我们找回失踪儿童的蛛丝马迹。”

“我同时也开始行动，”蝙蝠侠说。他走到窗前停下。“先生们，看起来把这个案子破了之后，格特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无家可归的儿童的问题了。”

杰克坐在基督教青年会外的橡皮垫上。这座楼房晚上已关了门，但从玻璃门里渗出来的热气使入口处的空间很温暖。在寒冷的夜晚睡在这里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收容所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他用手抠着他帆布跑鞋上的一个窟窿，想不去理会咕咕乱叫的肚子。当天早上他偷了3根棒棒糖，但它们支撑不了一天。看来，次日早上他又得去翻垃圾箱才能美餐一顿。

一辆警车开上青年会的圆形车道。杰克贴向玻璃门，觉着冰冷的玻璃穿透了他薄薄的棉布衬衫。车停了。杰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千万别让他们发现我，他想，千万。

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响着，朝他的方向走来。杰克抬起头，看到一名年轻的警察已逼近了他。他突然从入口处跳开，撒腿朝草坪对面跑去。

“嘿，站住！”警察嚷道。“嘿！”

汽车发动起来，朝他追去。杰克拼命地跑，但他的腿太短，而且警察身体健壮，眼看就追上了。杰克钻进一片小树林里，迎面却遇到朝他射来的红蓝光。接下去他们就该按响警笛了。

他停下来，站在树林边上大口喘着气。他没想到他们会因为3块糖来抓他。他浑身颤抖。不过牢房里至少是暖和的——说不定他若走运的话，他们还会给他吃的呢。

追他的警察放慢了脚步。他跑到杰克面前停下，蹲了下来。“年轻人，”警察和蔼地说，“你今晚有地方睡觉吗？”

“干吗？”杰克问。

“因为”——警察朝警车瞥了一眼，他的搭档仍在车里——“附近有个坏家伙专抢无家可归的人。他喜欢孩子。”

杰克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们为孩子们开放了几家收容所，其余的人也为他们找了个栖身的地方。你怎么想？想跟我们走吗？”

杰克用手在胳膊上摸了摸。战栗仍是控制不住。“你们有饭吗？”他不由自主地问。

警察笑笑：“多的很。”

杰克叹了口气，让警察把他带走了。

铃声，汽笛声，警报器声。艾博纳·马科维兹艰难地从梦乡中醒来，坐起身。周围噪音大作，震得他耳朵发疼。他把脸上的缎子眼罩拿掉，朝黑暗中眨眨眼。

窗子看上去没变化，一缕微弱的光线从亚麻布窗帷中透进来。装璜精美的大橱也没移动位置。椅子也原地未动。可在噪音之中他什么也听不见。

铃声……警报器声。原来是他的报警系统！

艾博纳掀开缎面被子，将光着的脚踏到冰凉的木板地上，浑身不禁一凛。警察肯定已经赶来了，他应该呆在这里，因为这里既安全又静一些。

可他总想到那幅放在桌上的雷诺阿的画，他正等着汉斯来做框呢。有人在楼下，正在他的艺术珍品中搜寻着，那些艺术品可是他的命根子。有人闯进了他的私人领地。

他对此不能容忍。他披上睡衣，打开了枪械柜玻璃门的锁。他的乎迟疑了一下，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了那支0.45口径的科特手枪。枪里没子弹——他所有的枪里都没子弹——它们是他收藏的一部分。不过这没关系，黑暗之中，科特手枪还是蛮吓人的。

艾博纳从环形楼梯上走下来，浑身瑟瑟发抖。看来他得在晚上生暖气，否则他非得得重感冒不可。他把枪举在身前，庆幸自己的手并没抖动。他喉咙发干，为了不出声，只能用嘴呼吸。

他尽力从报警器声中倾听其他的动静，但震耳欲聋的噪音盖住了其他一切声音。就算有人把达哥斯的雕像砸碎了他也不会听见。他得换个报警器了。

他下到楼梯底层，克制住自己没去拉灯。他慢慢走着，看到达哥斯雕像已从底座上消失了，不由心里一沉。

珠宝盒亦被打开，墙壁上空空如也。

报警器声越来越响，似乎在讥讽他。他放下手枪。屋里没有人。窃贼耍了他。他把一切都盗走了，最后才拉响了警报。

红蓝灯光在外面闪烁着。艾博纳跪到地上。警察来不来对他已无关紧要

了。

埃伦躺在健身房一角的小床上。她把扎人的毛毯朝肩膀上拉了拉。毛毯有股樟脑丸味儿，她奶奶的阁楼上也是这种味道。她忍住没有打喷嚏，朝墙壁翻过身，假装已睡着。

她算较幸运的，有张床。许多孩子都睡在地板上的席子上，几个人用一条毛毯。有些孩子正咯咯地笑，把这当成一次夜间聚会，但埃伦可没这份心情。警察把她从家里带走时遭到她爸爸的阻拦，但她妈妈却脸色煞白，什么也没说。埃伦此时想见到爸爸。他会尽力帮助她。她唯一受不了的人是她妈妈。

埃伦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如果早上一到他们就送她回家，妈妈准会在那儿，手里拿着个木勺子冲她嚷嚷。是你告的密，是不是？警察把埃伦带出门之前妈妈曾从牙缝里对她说。埃伦当时没有机会回答。警察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他们说她有危险，他们得保护她。警察把她送进车之前她回头朝妈妈望了一眼。她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嘴习惯地抿成一条线。

等她回家后妈妈肯定要找她算帐。尽管埃伦什么也没说。即使那天辅导员把她从教室里叫出来，问她家里是否有人打她时，她也说没有。都怪我手脚不灵活。辅导员不相信她的话，医生第三次访问她家时也不相信她的解释。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在胳膊的同一个部位折断这么多次呢？大夫检查她胳膊时上边的创伤时轻声问。是不是有人用力抓这儿来着，亲爱的？

埃伦曾跟爸爸说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只是大笑，你妈妈很富有激情，他说。

埃伦闭上眼，想对那些低语声和咯咯的笑声充耳不闻。有人告了密，有人看见了这一切并告了密。那些政府派来的人来的时候妈妈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走后她出手更狠地揍了埃伦，只是她不让她的伤痕太显眼罢了。埃伦的体育课只得停上一周，因为她一呼吸胸部就疼。

她这次回家还得受这份罪。早上一到，妈妈准在家里手里拿着勺子，抿着薄嘴唇，满口气话。

不过那是早上的事，此刻还未到来。而且万一有人可怜她，让她在这儿住下去也说不定呢。

她在毯子里蜷缩成一团。可能她还能永远占住这张床呢。

布鲁斯站起来伸了伸胳膊。蝙蝠洞里很冷，只有他坐着的一角还算暖和，原因是有计算机和其他设备散发出的热气。

“要茶吗？”阿尔弗雷德问。

布鲁斯转过身。阿尔弗雷德将一只盘子放在他身后的桌子上。茶壶旁边是一碟子足有6英寸高的肉菜三明治，味道很香。布鲁斯上次何时吃的饭他都不记得了。

他拿起一块三明治，往杯子里灌满茶，点头向阿尔弗雷德表示谢意。

“有进展吗？”

布鲁斯叹口气，手指往头发上一捋。“我还没理出个头绪，阿尔弗雷德。所有的线索都有模式，但这些模式毫无意义。”

“或许你把它们说出来……”

布鲁斯咬了一口三明治。意大利香肠、奶酪、腌菜和洋葱。企鹅恐怕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他嘴里的气味儿。

“好吧，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说，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洞里回

荡。蝙蝠在他头顶上簌簌地飞着。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嚼完咽下才开口说：“所有的孩子，至少我们证人所看到的那些，都是在拿到一只缝制的企鹅后消失的。企鹅是从高处掉下来的，或者放到孩子们肯定能看到的显眼的地方。孩子抱起企鹅，企鹅叫一声，旁观者朝叫声看去时孩子就不见了。既无踪迹也没声音。”

“孩子的童年都很不幸，家庭也相对贫困。有钱家的孩子的童年也有不幸的。”——布鲁斯打住，盯了一眼三明治，又使劲咬下一口——“但企鹅似乎对富人家的孩子不感兴趣，尽管他们也是明显的目标。”

“这其中没有任何逻辑，阿尔弗雷德，至少没有能使企鹅发财的逻辑。”

阿尔弗雷德递给布鲁斯一块餐巾。“依我看，他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应该不会有错。”

布鲁斯擦了一下嘴，放下三明治。“你说什么，阿尔弗雷德？”

“你读过《雾都孤儿》吗？”

布鲁斯的肚子里翻腾了一下。他读过《雾都孤儿》。他对那个叫费根的罪犯记忆犹新，他教唆他喜欢的孩子为他偷东西。“你是说企鹅要扮演费根的角色？”

阿尔弗雷德耸耸肩膀。“我只是觉得你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这样一来什么都得变了，”布鲁斯说着走回到电脑前。“我得把那些数字重新看一遍。”

戈登局长站在陈列室的中央。所有的灯都打亮了。勘查灯照着艺术品曾经悬挂过的地方，每一幅被窃走的画的位置都留下了一个企鹅标签。雕像底座上方的柔和灯光照射着许多小小的企鹅玩具，一尊企鹅机器人扬起塑料手，挡住了移动探测器。

盗窃完成后是由企鹅机器人拉响的警报装置。

艾博纳·马科维兹仍穿着睡衣。他头发蓬乱，坐在一张玻璃桌后，两眼无望地看着警察们。

马科维兹的陈列室是全市最棒的。它包括一些孤品，如一幅价值120万美元的伦勃朗的素描。戈登亲自检查了安全装置，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还是被盗了。

无论作案的是谁，能将每一个步骤做得如此精确，至少得在陈列室里呆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因为他还要在不让别人听见的情况下把艺术品运走。

马科维兹说他是被警报器声惊醒的，而他的卧室是在环形楼梯上边的一个阁楼里。屋里的动静很容易传到阁楼，因而盗窃者的动作必须格外的轻。

戈登拿起摆在犄角的一只玻璃咖啡壶，斟了杯咖啡。他把咖啡递给马科维兹，在他对面坐下。“很抱歉，艾博纳，”他说。

马科维兹一挥手。“你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报警装置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最先进的。”

“我想我们能把被盗的东西都找回来。”

马科维兹笑笑。“把它们留给其他人吧，局长。我感谢你的好意，不过那些艺术品能否找回来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保险公司将付给我钱。”

“我们知道是谁干的，”戈登说。“剩下的就是怎样抓住他。”

“反正我完蛋了，”马科维兹轻声说。“干我这行的，关键的是要做成买卖。我有好几百份合同，人们都认为我这里绝对安全，所以愿把他们珍贵的作品托付给我。这下我这里不安全了，由于那些漂亮的企鹅标识的出现，

我的合同——”他苦涩地一笑，“将会像夜里逃遁的贼似地消失。”

戈登拍了拍马科维兹的手，站起身。他渴望蝙蝠侠能在这里。他感到烦恼，这场把戏令他感到很奇怪。他想找人商量一番，此人须能看穿证据后面隐藏的东西，须具有三维的思维方式，并能看出事物的规律。

他叹了口气，已没必要使用蝙蝠信号了，蝙蝠侠已经在追踪企鹅。他们一旦找到孩子就能找到艺术品。看来只能这么做。

他把礼服的燕尾撩开，以免坐在上面。然后他坐到一只滚凳上，仔细盯着伦勃朗的那幅素描。实在不怎么样。它只不过是这位大师一晚上的涂鸦之作。炭笔在那儿勾一下，在这儿涂一笔，画的是一条欧洲的街景。全画甚至没有完成。

120 万美元。既然他已把它盗来，他就得卖出更高的价钱。

他又盯住达哥斯的雕像，用戴手套的手抚摸着女芭蕾舞演员那雕刻精美的头颅。很美，但却比不上他上周抢来的那些儿童美丽。

“不错，”他说。他站起来，滚凳遂滚跑了。凳子在碰到地板尽头的一尊雕塑之前被一名助手拦住了。货栈里很冷，他必须找个人查一下储藏艺术品需要什么样的温度。

另外两名助手站在货栈门口。“你们现在就着手打听准对这些玩艺儿感兴趣，”他说。“问的时候要小心。”

他抓起金柄雨伞，走出货栈。若是一年前，他会查验所有的艺术品，然而现在他脑子却有其他的事。

他在两名助手面前站住，说：“我想格特姆夜间仓库可能将是下一个合适的目标。”

泰森坐在立交桥下，听着头上的隆隆车声。河水在他脚下流淌，油腻腻的水又凉又污浊。

他打了个喷嚏，忙用袖口抹鼻子。鼻涕抹在袖子上，不过他无所谓，反正没人看见。

他缩起腰，把双膝抱在胸前。他已将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在此之前他只吃了一盒不新鲜的饼干。到处都是警察，好像每条巷子里和垃圾筒附近都有。他连走进商店偷点什么都不可能。他们仿佛都在找他。

在他们搭车来格特姆之前迈克就曾这样警告过他。“警察早晚会盯上你；然后他们就得把你赶走。他们将跟踪你，抓住你后把你撵出他们的城市。所以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过长，懂了吗，孩子？”

泰森点点头。他明白，但他从不认为是那么回事。她觉得迈克又大又笨，目标太明显。泰森则可以出没某处而不被发现。他可以躲进大人看不见的犄角旮旯里。他在街上流浪的时间比迈克想象的要长，他知道的名堂迈克根本没听说过。

可他从没见过警察这般大张旗鼓地搜寻流浪的人。这使他害怕，他弄不明白。而且他搞不清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他身边的动静吓了他一跳。他尽量不出声地瞥眼去瞧。立交桥和地面相交的地方有个缝制的动物。肯定是哪个孩子落在那儿的。

他又把目光移开，对那东西不是吃的而感到很失望。

然而他却浑身打了个寒战。刚才那里并没有企鹅。他没有看到，而且即使是别人丢下的也不会那么新。它是被人放到那儿的。

他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去拿它。他怕是警察放在那儿的，好抓住他把

他赶出城去。可他不懂他们为何要跟他耍这种把戏。他早就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了，他们要是放点吃的岂不更有把握？

他盯了企鹅一眼，企鹅也盯着他。它的玻璃眼睛冷冷的，嘴很宽。它的假毛是黑白两色，身上没胳膊，而是翅膀。是只企鹅。

他轻轻地从泥地上移过去。接着他左手撑地，右手抓住了它。企鹅叫了一声，他丢下它，心里乱跳。

没有人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很安全。

他又伸手拿起了企鹅。

他蹲伏在屋顶上，身上披着斗篷，头上戴着头罩，隐蔽在黑夜之中。夜色很黑，但街灯昏黄的灯光却洒在仓库，之间的狭窄过道上。

格特姆的警察在寻找儿童和为他们提供住所方面干得不错，但他想寻找警察尚没有找到的儿童。

他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在无人的仓库之间正睡在一摞报纸上。他看着那孩子在夜幕降临后不久就躺下了，然后他无声无息地潜伏好，与建筑物融为一体。

当他要转个身使血液流通一下时，听到楼顶的另一边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蝙蝠侠屏住呼吸，看到两个穿黑衣服的瘦瘦的人影出现在楼顶的边缘。

“跟你说他肯定在这儿，”其中一个人影说。“警察还不至于跑到这么远。”

“我们得向克莱德发个信号，”另一个人说。

“你发。我去扔诱饵。”

其中一人从腰带上取下步话机，悄声说了起来。另一个拿出一只缝制的企鹅，把它的脖子栓在一根线上。然后他趴下，慢慢将企鹅从楼顶边缘送下去。

蝙蝠侠注视着那玩具。他没理睬那两个人，他迟早要利用他们，但不是现在。玩具叫了一声，正好落到熟睡的孩子的旁边。

男孩动了动，揉揉眼睛。蝙蝠侠悄悄地把绳索挂在楼顶边上，以便随时都能飞身而下。

孩子伸了个懒腰，放下胳膊时触到了玩具。企鹅又叫了一声，孩子忙缩回了手。他吓了一跳。尔后他试探着又把手伸出去，碰到了那玩具。

看看没事，男孩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一块能挽救生命的木板似地抓起了企鹅。玩具又叫了，接着一伴东西掉到过道的入口处。

蝙蝠侠极力克制着不往刚发出声音的方向看，而紧紧盯住那孩子。男孩紧闭双眼，这时从阴影中钻出两个人。他们把孩子抱起来抬着朝街上走去。

房顶上的人影不见了。蝙蝠侠站起来，一边从楼的一侧下去，一边招呼他的蝙蝠车。车子停在路边，他立即跟上载着男孩的那辆车，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段距离，以免被觉察。

那辆车在偏僻的街道上穿梭了一阵，然后开到格特姆市外的山丘间，钻进一条灌木丛中的上道。蝙蝠侠紧跟在后面，两手牢牢握住方向盘。土路坑洼不平，蝙蝠车的轮子砰然颠簸着。树叶从他身旁掠过，路越走越崎岖，最后竟然消失了。

他停住车，钻了出来。夜晚的空气寒冷清新，散发着潮湿的土味，他四周只有几棵白桦树，来的路上只有他一辆车的车印。

肯定什么地方有个人口处，那地方就像蝙蝠洞的入口处一样隐蔽，所以

他被他们在那里甩掉了。

他一定要找到它。

戈登局长驾车飞奔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他用手揉了揉眼睛以便将睡意驱散。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他睡得很不踏实，梦到了伦勃朗的画和孩子们的玩具。他拐过街角，看到格特姆夜间仓库一片灯光辉煌。红蓝灯光旋转着打在建筑物白刷刷的墙上，至少有 20 来名警察正在桔黄色的街灯下来回走动。

仓库本身的灯光也洒照在街道上。所有的门都敞开着，里面的灯光照亮了越来越多的人群。

戈登想叹气，却强压了下去。他觉得应该有人想到用绳索把此地拦起来。

他从车里出来，拉紧了上衣。说话声和汽车的发动机声在夜里汇成一片。他朝负责的警官走去。

“情况糟糕到什么程度？”

侦察员摇摇头。“都空了。”

戈登用手捋了一下银发。“是谁发现的？”

“吉尔罗伊。”

戈登从众多警察中间挤过去。他们站成了一道警卫线，两名新警察正认真维持着秩序。吉尔罗伊坐在警车里，前额上盖着一块白布。血从他两颊流下来，在下巴上结成了块。

“警官，”戈登说。

“局长，”吉尔罗伊显得很疲惫。

“找人看过伤口了吗？”

“头肿了，”吉尔罗伊把布揭下来让戈登看。吉尔罗伊的发际下肿起一个包，上方有一个参差不齐的长口子。由于击打力量很重，皮肤已经发紫。

“我们谈完后，你马上去格特姆总医院，明白吗？”

“好的，先生。”吉尔罗伊又把布放回到头上。“流了不少血，不过头伤都是这样。”

戈登在他旁边坐下，车子的发动机罩是凉的。“说说事情的经过。”

吉尔罗伊目光朝前望去。“我和艾萨克，就是艾萨克·奈尔森警官，先生。我俩在这条线已跑了两年了，通常是一小时路过一次仓库。停车场的灯光一直很亮，这你可以看到，而且我们从没看到晚上那里停过车。仓库值夜班的人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而且他在这儿，应该说曾在这儿干了 20 多年了。”

看来值夜班的死了，戈登想。事态发展得越来越糟。

“所以当我们看到停车场停着两辆黑色轿车时——它们为了隐蔽停在垃圾箱旁——我们顿觉紧张起来。艾萨克把车停在仓库门口，我按门铃好让值夜班的人放我们进去。”

吉尔罗伊无精打采地歇了一下，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汗味儿。

“后来的事发生的很快。时间虽短却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从两扇门当中往里看到了他，他躺在地上，血从他的办公桌底下渗出来。我冲艾萨克喊出事了，让他叫人，这时整个楼里的警报器同时响了起来。起初我还以为是我给弄响的，你知道。后来发现那帮家伙朝大门跑过来。我朝后退，但速度没那么快。他们见到我同我见到他们一样感到惊奇。其中一人掏出手枪，但另一个人没让他开枪，说不要杀人过多，于是那家伙就用枪托朝我脑袋砸了一下。我倒在地上，也掏出了枪，刚举起来艾萨克就冲上来，一把将我的

手推开。接着我就晕过去了。紧接着警笛声和警报器声响作一团，值夜班的人躺在地上死了。艾萨克要我坐着休息，但我琢磨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值班的，而且还活着，就朝楼上走去。我当时晕晕乎乎的，走到保管库时我立马停住了脚步。我眼前一花，你知道，只见到到处都是企鹅。我一下子就联想到那个孩子——”

“什么孩子”戈登问。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一个孩子消失了。我写了份报告——”

“这与保管库有什么关系？”

“缝制的企鹅，到处都是。跟那个孩子消失前拿到的企鹅一模一样。”

戈登感到一阵兴奋。或许他们时来运转了。说不定那些缝制的企鹅就是一个契机。“谢谢，警官，”戈登说。“你所说的很有用。我派人送你去格特姆总医院。”

他简单地吩咐一名侦探开车去送吉尔罗伊，尔后他走进了仓库里。

仓库里依旧充斥着闷热的不透风的气味。法医正在检查尸体，摄像师已做好拍照准备。“我要看保管库，”戈登对身旁一位侦探说。

“没问题，先生，”侦探说。他领着戈登走上一截金属楼梯，上到二层。大电梯因要取脚印而已撒上粉末，所以暂停使用。

保管库的几扇门都洞开着。戈登从门里走进去，顿时惊呆了。里面仿佛是个大展厅，所有的架子上都塞满了缝制的企鹅，不下上百只，好像是有人把钱抢走了而把它们留下做为交换似的。

戈登拾起一只，它叫了一下，发声时嘴部露出一个小洞，声音停止后小洞也随之消失。他把企鹅递给侦探。“带回去分析一下，”他说。“看它们和马科维兹陈列室里的那些是否一样。然后查查是什么人做的，谁有大批定货。

“好的，先生，”侦探的口气仿佛告诉戈登，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很好，这意味着他将更快地得到答案，而且也能更快地让那个叫企鹅的家伙服法。

斯考提把头枕在长沙发的扶手上，将身旁的毛毯往身上一拉，便把大拇指塞进嘴里。沙发上有股子爸爸大衣的味道，爸爸说那大衣斯考提不能碰。沙发像爸爸的大衣一样软。那是皮革的，一个警察曾经告诉过他。警察给斯考提盖上一床被子，然后问另一个警察斯考提会不会把沙发尿了。

“我不尿床，”斯考提尽力佯装大人的口气说。婴儿才尿床呢。他闭上眼睛，但看到的唯有他爸爸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的那手，同时空气中还弥漫着尿味儿。斯考提记得他上一次尿床时是多么难堪，于是他便一个晚上上三四次厕所。有时这也没用，于是他和妈妈只好尽力在爸爸发现之前加以掩饰。

“但愿他不会尿，”警察说，“否则局长非扒我的皮不可。”

他们给斯考提单独腾出一间房。其他孩子都挤在楼下的又大又冷的过厅里。他们开始也让斯考提睡在那儿，可他像个婴儿似地又哭又闹，还做噩梦。原因是有几个孩子个头很高，黑暗中，他觉得他们是他爸爸，于是不想让他们碰他。

警察们摸不准是不是应带他去瞧医生。他们脱去他的衣服时都惊呆了。他被揍得满身是伤，而且他总是挨揍。爸爸说这能使他坚强。

警察抚摸了一下斯考提的头发。“我们要好好照顾你，小家伙，”他说。

斯考提冲他一笑，又往沙发的被子里钻了钻。警察说从边门出去有个单间厕所，斯考提可以随时使用。

他们还说，爸爸再也不能揍他了。
爸爸肯定要发疯的。
但如果警察保护他，他发不发疯无所谓。
是不是？

布鲁斯·韦恩觉得心头一紧。他抓住轿车装了套子的座位，迫使自己放松。他今天需要做的事很多，不能沉湎于过去的回忆之中。

然而在他每晚睡着的几个小时里，他总是看到一张张的脸，孩子们泪流满面的和孤独的脸，一个人手里握着枪对着他们。一次他醒过来，用劲抱住枕头，竟把枕头捏破了，羽毛粘到他汗湿的身上。他默默地把屋子收拾好，然后去蝙蝠洞里查看还能发现些什么线索。

什么也没发现。统计数字和模式已不再是问题的答案。他还得去那个灌木丛，寻找那辆轿车消失的地方。

但首先他要先去赎个罪。

阿尔弗雷德把车子停在市政厅前，布鲁斯从车里出来。他朝台阶上走去，羊皮大衣在他身后飘舞。他刚走到半截，一群成年人站了起来，手中举着标语。“让我们的孩子回家”，一幅标语说。“孩子 = 警察的人质”，另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布鲁斯没理会他们，径直朝宽大的两扇门走去。

一个警察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前。

“我要见警察局长，”布鲁斯说。

“找他有事吗？”警察问。

“我们事先没约，”布鲁斯说，“但他见到我会很高兴的。”

“把你的名片给我，”警察说，“我问问他想不想见你。”

布鲁斯递给警察一张名片。警察推开门，把名片递给里面的一位警察。布鲁斯从门外看到里面的大理石地板上摆满了小床。

“这栋楼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吗？”

“我们现在让无家可归的人住了进来，先生。已经连续发生了许多起绑架案，我们不能让人随便出入。”

布鲁斯点点头，身子前后摇了一下。他们到底采用了他的想法。好极了。他知道他们还使用了高中体育馆和小学。他没意识到需要保护的儿童竟有这么。而这才仅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若再把富人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加进去，他实在想象不出需要多大的空间。

里面的门开了。“他同意见你，先生，”第二个警察说。

布鲁斯谢过他后走了进去。门关上后他听见那些抗议者抗议地喊叫着。他跨过席子走到另一扇门前，推开后听到一片嘈杂之声。

孩子们哭笑喊叫着。皮球飞来飞去。声音在大理石地板、楼梯和巨大的圆屋顶之间回荡着。办公室的人非发疯不可。

几个孩子坐在小床里玩扑克牌，还有一些在玩娃娃。地板中央也坐着几个玩纸牌的。然而多数孩子都独自蜷缩在一处，看着小人书和卡通，或仅仅两眼盯着墙。

孩子们都很瘦。大多数人的胳膊和腿上还露着伤痕。

布鲁斯从他们身旁走过去，登上大理石楼梯走向局长办公室，他每走一步噪音都在增加着，闷热的空气里还混杂着孩子们的汗酸味儿。

他上到二层楼厅时，看到所有办公室的玻璃门都是关着的。人们都在桌

前躬着背，好像用他们的身体就能挡住吵闹声。显然，这只是个权宜之计。

通往戈登局长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他的女秘书身体很壮实，但长着一张和善的脸，她招手示意蝙蝠侠过去。

“他正等着你，韦恩先生，”她说。

布鲁斯从她旁边走过时，留意到她身上戴了一个随身听，音量调到最大。

他朝笨重的橡木门上敲了一下，然后拧动门把走进去。局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擎着一杯咖啡。他看到布鲁斯后，把一只手指放到嘴唇上，朝长沙发上点点头。

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小男孩正睡在那儿，大拇指放在嘴里，小手抓着破旧的毛毯。男孩的两只眼睛上都有伤痕，脸上的颧骨泛着红晕。

戈登站起身，把布鲁斯领到办公室里会客的角落。

“他睡得像头死猪，”戈登说，“但我不想把他吵醒。我总感到他已好久没这么痛快地睡过了。”

“我在新闻里听到这些情况时，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布鲁斯说。

戈登耸耸肩膀。“我们知道统计数字。每4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有虐待孩子的现象。但我们过去不相信，而是依靠医院的病历、可疑的迹象和不全面的警察报告进行估计。此案结束后这些孩子的大多数还得回家，除非他们承认受到虐待。我们让社会工作者一一找他们谈过话，可这个问题很敏感。社会工作者不能把虐待的概念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里，否则法庭将拒绝受理。可受虐待的孩子一般又都对在家里遇到的情况不开口。想起这我就很伤心。”

布鲁斯又感到一阵不安。此事他以前也没想过，而且也不知道还有这种自我调节的体系。他想这种体系是说得通的，把一个孩子放在家庭里总比让他出来强，因为人们都认为家庭是有爱心的。可谁又能证实这一点呢？

“我来是想帮点忙的，”他说。“多了我做不了，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可以给些资助。我来是想捐给本市5万美元，帮着暂时度过危机，然而这些钱是不够的。我还会再拿出5万，不过局长你得答应我，如果你需要的数目更多，一定要告诉我。”

“我——”局长朝他的办公室望了一眼，好像要从那孩子身上找到安慰。“我——你太慷慨了，韦恩先生。我想5万美元已经足够了。”

“我看不够。我们应先投入10万，”布鲁斯说。“对这一问题我认识得越深，就越觉得资金的投入只是一个开始。”他走回到局长办公室，注视着那沉睡中的孩子。他是怎么让他们失望的？所有的孩子？他曾发誓要制止罪恶，保护城市，这显然包括保护孩子。

“我们只能做这些了，”局长在他身后轻声说。“如果仅凭疑心就把一个孩子从一个不错的家庭里隔离出来，想象一下会有什么后果。他在家甲本来不错，我们会毁了他的生命。”

布鲁斯摇摇头，转过身面对局长。局长脸上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内心的感受。一个罪犯如果去偷去杀反而倒好处理。当涉及到家庭关系的复杂性时，简单的处理就行不通了。

“我们到前边去吧，”布鲁斯说。“我把支票写给你。”

他扯了一下白手套，把身子靠在他的雨伞把儿上的金鸟头上。一摞一摞的钞票围在他身边，有几摞几乎触到了货栈的房顶。他的助手们站在门口。他拿不准是否该把这么多钱托付给他们，不过也无所谓，反正钱的数量多得很。

“这回我们有钱花了，”他说。“也许下次我们该瞄准银行和解款车了。”
他的一名助手口气犹豫地说：“我们是不是该暂时收敛一下。”

“不，”他拉了一下礼服的袖口，开始踱起步来。“我们需要继续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直到达到我们的目的为止。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还在孩子们身上，我们得制止这个。”

他踱来踱去，助手们则保持着沉默。绿色的钞票散发出油墨的气息。他喜欢这味道。最后他停住了脚步。

“我们再雇几个恶棍，把这些钱给他们几沓儿。什么也不要对他们说。让他们替我们做几件不重要的事，直到他们被擒。”

“如果由我们来策划，他们就不会被抓住，”一个助手说。

他用伞尖敲了一下地板，声音在屋里回荡着。“关键是，”他字斟句酌地说，“要让他们被抓住。我们要让警察白费时间审问这些一无所知的人，好让他们别盯着我们。我们可以误导这些雇来的人，让他们再误导我们在格特姆警察局的朋友们，让他们毫无目标地去追寻企鹅吧。”

他大笑起来，那奇特的笑声使他的助手们心惊胆颤。他转向站在他近处的一名女助手，她是个黑人，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显得很精神。“要确保这些恶棍对我们的底细一无所知，”他说。“这间房子、孩子们的事，都不能知道。不过一定要给他们一些缝制的玩具。尽量误导他们，明白吗？”

“明白了，”她说。

他又大笑起来。他的权威简直是至高无上了。

蝙蝠侠站在树丛间。此地白天与晚上有所不同。白桦树栽的很整齐，树叶平整地覆盖在土地上，像是画出来的一般。两道车轱辘印一直延伸到此处。他继续独自往前走。

他已查看了地面，没有发现出入口。但肯定会有，而且是一个能很快吞入一辆轿车的大洞口。很有可能还是用遥控操纵的。

他把树叶踢到一边，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

松散的泥土沿着一条细而不易觉察的长缝隙变得坚硬了。他蹲下身，用手搓了搓那条缝隙。松土在他手指下散开，但一种结实的纺织物却摩擦着他的手掌。那种感觉他很熟悉，就像摸室外人造地毯的感觉。

大部分树叶都粘在染了色的人造地毯的上面。还有一些树叶松散地撒在四周。他沿着缝隙往前走，发现这是个大得完全可以容纳下一辆汽车的长方形。此处的地面有点凹陷，使他觉得在这伪装的地表下面，有一条斜着通到下面的路。

他在脑海中勾画着格特姆的地图。此时他正站在一片与一个候鸟自然保护区接壤的公有土地上。他想起了保护区设立的时间。主要的资助人曾要求不透露其姓名。

他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小仪器，按下几个键钮，仪器便发出嘎嚓嚓的声音，搜索着能命令长方形地面打开的电子模式。这种仪器是非法的，因为它们经常能破译安全密码，不过他不在乎。有时他必须用自己的武器与犯罪活动较量。他知道企鹅也有这种仪器，否则他不可能闯入仓库和马科维兹的陈列室。

他身后传来咔嚓一声，蝙蝠侠掉过头。长方形地面打开了。地面翘起来，高出他身高的一倍，地下柏油铺的马路上透出一股冷风。

他把仪器装回到腰带上，将斗篷裹紧身子，走入黑暗之中。

一阵冲水马桶声使戈登抬起头来。他一直在看手中的支票。韦恩的签字

龙飞凤舞，很漂亮。戈登不知该怎样分配支票上的数目。他想这不是他的任务，而应该由市里解决。

供他使用的厕所的门开着，长沙发上的人不见了，被子被推开，堆在沙发一头的的一个靠垫上。黄头发的男孩从厕所里出来，手里仍抓着毛毯，大拇指放在嘴里。他看见戈登后收住脚步。

“你好，”稚嫩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好，”戈登说。

小孩发紫的眼眶使他看上去像眼睛圆睁的浣熊。他走路时有点跛。戈登思忖他身上不定还有什么别的伤呢。

“我爸爸来了吗？”

戈登摇头。

小男孩一笑，嘴里只剩下了一半的牙。“太好了，”他说罢走回到长沙发上。他坐下，两只赤足在沙发边晃荡着。“我能吃点东西吗？我会做花生酱三明治。”

他的话使戈登感到心疼。他那么大的时候根本不知怎么给自己做饭。这个男孩显示这方面的能力是为了讨他父母的欢心。戈登把支票装进钱包里。怎么用这笔钱已成了他的责任，他一定要确保资金用到急需的地方。

蝙蝠侠沿着道路越往下走空气就越冷。四周渐渐不那么黑了，头顶上出现了日光灯，开始只有几盏，后来越走越多。当他已看不到入口时，他留意到岩石墙壁上挂着一层霜。再往前走便出现了滴水。

他走了近3英里时，道路朝右拐去。此时他呼吸时已能看见自己的哈气，地上也覆盖着星星点点的黑冰。他若不谨慎，肯定会狠狠地摔一跤。

他左边出现了一排轿车，停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他走过去。他曾跟踪过的那辆车也在其中，其他许多车都是同一个型号和牌子。他看了看车子的牌号，但他怀疑它们能说明什么问题。

寒冷已穿透了他的斗篷。通常他是不怕冷的，因而他暗忖着此处的温度。

他从那些车子旁走开，朝滴水的声音奔去。他又拐过一个犄角，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眼前出现了一个望不到边的地下湖。湖面上漂浮着大块的浮冰。这些小型的冰山看上去大都很坚固。脚下的路在湖边消失了。

倘若他以前尚不知谁是此案的幕后人，现在他知道了。他想格特姆周围地区恐怕不赞成建设这样的环境。假如他在这里没有找到孩子们，等他重新返回地面时，他将核查那些轿车的牌号、这块土地的归属人，以及使用电力的帐单。肯定有人知道这么大面积的地下冰河。

扑通一声令他掉过头去。一群企鹅——一群真企鹅——站在一块浮冰的一端。它们的小身子抖动着，兴奋地拍打着翅膀。有一只浮在水里。俄顷它嘴里叼着条鱼也上来了。这地方设计的比蝙蝠侠想象的要精美得多。

他看不到湖的尽头。不过他必须得想一个渡过去的办法。他知道他所搜寻的目标都在湖的另一边。

戈登在长沙发的中间发现一块污渍。有人曾想擦掉它，因而皮革已变白。他摸了一下，然后把手指送到鼻子上。是尿。他笑笑，没生气。

小斯考提已经经医生检查过了。显然是受虐待的孩子，我可以作证，大夫说。这孩子太小了。或许局长也可以作证。

大夫把斯考提带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看他有没有严重的内伤。戈登已

派了警察摄影师去拍照。他想正儿八经地揭穿这孩子父母的行径。

这孩子连3岁都不到，但受的罪却比别人一辈子受的还多。

医院为他做完检查后，斯考提将被送往领养院，如果他幸运的话——因为他还很小——他可能找到一个永久的爱护他的家庭。

戈登摇摇头。

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他站起来。他还没来得及说声进来，门就被推开了。一名新来的警察站在门口，手里抓着一摞文件。

“我们找到了，先生！”年轻警察说。“是第59大街的一家工厂，已成立好多年了。”

戈登从写字台后走出来，从警察手里接过文件。“找到什么了？”

“玩具厂。就在本市。他们组装那种企鹅。大约在一个月前，他们得到一份制作2千只的订单。工厂主差点儿没答应，因为企鹅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企鹅的身体里有一个供发声用的盒子，小孩可能吞到肚子里的那种，你知道。此外还有一根管通到空空的肚子里。企鹅的背上有个小洞，可以从那儿往肚子里灌水。”

“灌水，”戈登坐到写字台上。“要是捏企鹅会怎么样？”

“它就会发出那种可怕的声音，嘴里还往外喷水。”

“水，”戈登又说了一遍。他用手摸了摸下巴。“把我们获得的那些企鹅的肚子部检查一遍。然后把艾博纳找来，问他那天晚上他的陈列室被盗时，他的睡觉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另外再查查订货人是谁。”

“好的，先生，”警察说。他离开房间，把门带上。

水。那些企鹅的肚子里没有灌进水，而是别的东西。只要捏一下玩具，那东西就能让人失去知觉。然后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那人抬走。

他想与蝙蝠侠联系，把这个新发现告诉他，但他不想使用蝙蝠信号。最好还是不让企鹅知道蝙蝠侠也参与了侦破此案的为好。

他们有了一个小小的进展。尽管微不足道，他也感到很愉快。

湖边上像卫兵似地排列着几条船。

它们都不大，是那种可供3个人划的独木舟。而且为了与浮冰相配，都涂成了白色。

蝙蝠侠把一只朝岸上拉了拉，查看上面是否有警报器和追踪装置，结果他一无所获。他心里有些烦，竟然在湖的这边没有找到任何安全装置。难道企鹅如此傲慢，以至认为没人会找到这个地方？或者他以为人们会在湖边停住脚，不再往前行了？

要么他就是另有一套方案？

蝙蝠侠把小舟送回水里，抓住一只桨。他经验颇丰富地划着水，不让水溅到身上，因为水的温度足以使人冻僵。

他划得越远就越靠近埋伏。这样精心设计的场所肯定有防御措施。他往前行时，周围唯一的聲音就是滴水声和木桨击水的声音。

企鹅并排站在一起，看着他划将过去。它们明亮的眼睛在反光中闪烁着。有一只还冲他叫了一声。他举手朝它挥舞了一下，心想这些动物远离了自然的光线和习惯的环境，不知是否幸福。

蝙蝠在洞里就感到幸福，不过蝙蝠是夜间动物，是与他同类的动物。

他思忖着这些企鹅到底应属于哪种动物。

市长注视着戈登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支票。他没有伸手去拿的意思。“我

们得把孩子们送回家。”他说。

戈登想起了那响彻在市政厅里的笑声，社会工作者刚刚开始他们的工作。有些孩子已移交到州里抚养，但多数孩子都不说话。有几个说他们想回家。

“我认为他们回家是不安全的。”戈登说。

市长耸耸肩。“我们没有合法的理由留住他们。一位全国著名的律师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家长们要集体起诉市政府。理由是毫无道理地拆散家庭。”

戈登只觉得胃里在搅动。“我们有理由，”他说。“那些孩子——”

“那些孩子属于他们的家人，”市长说。“我们留住他们没有经过正常手续，我们不能把他们寄养给领养中心。因为我们没这个权力。这事家长们有法律做后盾。”

“我们收容他们并非是因为他们受到虐待，”戈登说。

“不是才见鬼！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被绑架，而我们的标准之一就是寻找有没有受虐待的痕迹。”

“还有贫穷。贫穷不是犯罪，是不是？再有是无家可归。无家可归在这座城市也算不上犯罪。上次我查了法律条文。”

“我们有流浪法，”戈登说。

“流浪法自20年代就成为法律条文，但40年代以后一直没有施行。法庭不会予以确认。”戈登浑身发抖。透过市长豪华办公室的大窗子，他可以看到格特姆市螺旋形的教堂尖顶。“你为什么不告诉那个律师别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是在想法保护人们。你为什么不对他说让他去对付真正的罪犯，从而使我们能把这些孩子送回家？”

“因为，”市长说，“那样的话他就该对付你了。”

戈登叹了口气，颓然坐进一把靠近市长办公桌的带套子的椅子上。“我们有了一些线索，我想我们将有所进展。”

“蝙蝠侠呢？”

戈登摇摇头。“我已快有两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曾想使用蝙蝠信号，但我不想让企鹅知道蝙蝠侠也在追踪他。”

“说不定他已经知道了，”市长说。

“我说，”戈登说，“我需要想个办法阻止那些家长，直到这个案子了结为止，你能不能采取诸如宣布紧急状态或类似的举措？我们不能让那个家伙夺走更多的孩子了。”

市长抬手捋了下头发。“我不想被逼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戈登。如果我把孩子送回家，他们被绑架，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把他们送回家，家长们就要找麻烦。”

“布鲁斯·韦恩已捐出10万美元，为这些孩子提供吃的和住所。如果举办一次资金筹措活动，社团的其他人也会捐钱的。宣布紧急状态，让我们尽力保护这些孩子。”

“如果我们抓不住他怎么办？”市长问。

戈登知道这句问话是出于惧怕，但仍使他很气恼。“我们会抓住他的，”他说。“我们必须抓住他。”

迈克斯偎缩在一间黑屋子的犄角里。细微的光线从一扇被封住的小窗子里投进来照到地面上。他很冷，不过他从未温暖过。他要是走运的话，他妈

妈今天就能给他点吃的。

屋子里是木地板，墙上贴着粗糙的镶板，除此之外空空如也。他在这里已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只是每两天出去一趟倒一次尿壶。他想不起来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发生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也许他向邻居的姑娘打了个招呼；也许他抠了鼻子；要么就是他吃晚饭时说话。犯下的罪过早已过去，惩罚却仍继续着。

有样东西遮住了窗子的光亮。他把头放低，怕有人看见他，怕别人知道他做错了事。接着他听到一声巨响，玻璃哗啦啦洒满了一地。

打碎玻璃的窗子中央，立着一只缝制的企鹅。

“不——”他叫道。这是圈套。他妈妈要是这会儿来看到这一切，肯定以为是他把玻璃打碎的。其实他只是坐在这儿，但她照样还得惩罚他。

他竖耳听着，什么动静也没有。外面还有阳光，所以他妈妈可能还在上班。她一般天黑以后才下班。

一股冷风从破窗户钻进来，令他打了个寒噤。如果他把碎玻璃收拾起来藏到尿壶里，下次她放他出去时就可以把它们倒掉。她很少在屋里呆长，所以不会注意到打碎的窗户和室内的寒冷。只要他小心点儿就不会。

他跪在地板上，小心地避免着玻璃拉破他的皮肉。他用一只手捡起碎玻璃在儿，放到另一只手上。到企鹅跟前时，他停下了。

它很漂亮。几片碎玻璃落在它黑色的头上，在微弱的阳光下闪着光。它的眼睛很友善，皮毛也很柔软。他希望也能有个把它藏起来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伸出空着的手，把它头上的玻璃拨落掉。企鹅好像在冲他笑。他想把它放在他裸露的怀里，抱住它，让它感受温暖，有东西可玩。

但也许他妈妈就在外面。说不定企鹅是她扔进来试探他的。他抬头朝窗户看了一眼，什么也没看到。破碎的窗棂上只有锯齿状的玻璃茬子。

他把另一只手里的碎玻璃放下。他要抱它，就抱一下。他要在那一瞬间充当一次正常的儿童，拥有一样他所爱的东西。

他去拉企鹅，企鹅叫了一声。他尖叫一声把企鹅扔到地上，心脏嘭嘭跳个不停。是她设的陷阱，是的。他感到头晕，发软。他觉得——

他倒在冰凉而铺满玻璃的地板上。他双眼闭上时，听见门被撞开了。

他身子前倾靠在雨伞上，戴手套的手紧抓住金伞柄。安全监测器在黑暗的屋子里投出黑白的光影。在昏暗中若隐若现的女保安员将手指放在控制键盘上。

“你想让我提醒其他人吗？”她问。

“不，”他往下沉了沉身子，礼服的燕尾在黑白色的砖地上摩擦了一下。小舟在冰山的衬托下显得极渺小。蝙蝠侠的黑服装与他周围的白色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知道他会来的。”

“你说什么，先生？”

他叹了口气，不想解释什么，但也不想沉默。“市政府毫无办法的时候，就派他来了。过去的几年里，他给我惹的麻烦比任何人都多。我想这次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了。”

女保安把手放在她的黑裤子上。“你抓那些孩子是为了耍弄蝙蝠侠？”

他把夹鼻眼镜戴上，冷冷地盯了她片刻。“孩子与他无关。”他说。

“那么为什么——”

他举起戴白手套的手打断了她。“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喜欢，先生。”

“挣得多不多？”

“多，先生。”

“福利好不好？”

“好，先生。”

“你觉得我怪吗？”

“什么，先生？”

他更加用劲地抓住他的雨伞说：“讲实话是我对雇员最看重的东西。”

“可能有点儿古怪，先生。”

“既然你知道这点，为什么还问我问题？”

“出于好奇，先生。”

他深吸了两口气，克制住愤怒。“我付给手下人钱不是让他们好奇的。”他站起来，用雨伞当拐杖朝门口走去。“等他找到孩子时告诉我，”他说罢走出了房间。

他手套里的手指已经冻僵。蝙蝠侠觉得寒冷已穿透他的衣服，钻进了他的皮肉里。他必须立即停下来，或者回去取御寒的服装。

他不想回去。

他已快到了，他知道。

地下通道的墙壁上都结着冰。除了漂浮的冰山，没有一处小舟可以靠上去的坚硬物体。虽然他已深入到洞穴的深处，四处仍有灯光照明。洞穴某处肯定有保安装置，因而他疑心别人已知道了他的到来。

他不喜欢没有黑夜的掩护，这样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机会。然而有时勇敢地面对敌人冲上去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威慑力。他思索着这一着对付企鹅是否有效。

他看到头顶上又多了一排灯光，更多的企鹅站在浮冰上漂了过去。它们像小卫兵似地注视着他。他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凶猛的鸟类，但他感到这无关紧要，反正他不会去若它们。

他拐过一个小弯，看到一座长长的山丘上的黄土。如果他们把孩子们带到了这里，一次只能带进来一个。除非他们有更大的能载许多人的船。但他觉得大船面对浮冰和冰山恐怕不安全。

他荡着小舟朝一处酷似岸边的地方划去。光线愈发亮了，并从冰上反射下来照耀着黑漆漆的水。当他靠近岩石岸边时，他看到岩石墙壁上嵌着几扇门。他左右环顾，没有找到另外的入口。

即使保安装置还没有发现他，但当他推开其中一扇门时，他肯定会被发现。

一时间，他琢磨着是否回去。既然那些门比湖面高，就该还有一个从外部可以进去的入口。如果他使用那个入口恐怕会安全一些。但一旦他从那个入口进入，企鹅将有机会把一切都藏起来。

蝙蝠侠划到岸边，利用木桨靠近陆地。他跳下船，靴子浸在刺骨的水里，把小舟拉至岩石岸边。舟帮与岩石碰了一下，碰撞声在地下洞穴里回荡着。他四下张望，不见一个人影。企鹅仍站在冰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他过去在任何一次破案之中都未感到如此孤独过。这个地方让他仿佛感到无家可归，失去了归宿。时间似乎在此地停住了，拒绝与他同时流动。

他以极快的动作把小舟拽到一块岩石后面，以备迅速脱身之用。或许有人会把它拖走，也许他很走运，小舟能呆在原地不动。他不想离开它，仿佛它是一个亲密的老朋友。

他伸了伸手指，确保它们在寒冷中尚能活动，然后朝一扇门走去。他的脚步声在岩石上哧哧作响，湿靴子在黄土上留下一串脚印。

通往门的台阶很窄，他迈着碎步往上爬，发现阶梯是为一个比他矮小得多的人建造的。须臾他来到中间那扇门前，拧动把手往里一推。

门开了，涌出一股舒适的热浪。与外面反射在冰上的日光灯光相比，里面一片漆黑。

当他走入黑暗时，他听到了笑声。

孩子们的笑声。

冷空气袭击他的皮肤时，迈克斯冻醒了。“妈妈？”他情不自禁地从嘴里迸出这句话。

“他醒了，”一个迈克斯不认识的男人的声音说。

他没睁眼。有人用毯子把他裹起来，像被子一样厚的毯子。触着他伤口的毛毯很柔软。只有他的脸是凉的。

“不，他没醒，”一个比他妈妈的嗓子更深沉、更温柔的女人声音说。

滴水声，不停的滴水声。他听到东西摩擦的声音，然后是扑通一声。一只胳膊伸到他脖子底下，把他抬到了空中。他不想动，他没想到他会这么舒服。

“多余的毯子放下去了吗？”男人问。

“放下去了，”女人答道，好像那男人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胳膊把迈克斯放到另一个柔软的地方，把毯子替他仔细掖好。接着他躺在上面的那个东西摇晃起来，因为其他人也上来了。又传来一声摩擦声，整个物体便移动了。尔后便是一声一声的哗啦声。

他微睁开眼，通过跟睫毛往外看去。他周围一片洁白。他在一只小船里，旁边还有另外两个人。坐在他脚边的男人划着左桨，坐在他头上边的女人划着右桨。小船宁静地在水里滑行着。

那两人看去并不可怕，实际上还挺不错。他们给了他毛毯，他妈妈很长时间没有给他这种东西了。他为使身子暖和又往毯子里钻了钻，闭上了眼。他不在乎这两人把他送往哪儿，不管去哪儿都比他从前的地方强。

“市长不喜欢反面宣传，”戈登的秘书达琳说。“他打电话来埋怨，对警察局向记者说的话不满。他说我们是反家庭的。”

楼下，孩子们正准备被送往新地点，一片喧闹之声。韦恩的钱已及时为孩子们解决了食品和栖身之地。更多的钱或许也能马上到位。戈登抬手在脸上摸了一把。

“反家庭？”他重复了一句。

“市长办公室接到了来自各个阶层的意见。大多数家长说警察的做法是在破坏家庭。意味着家庭不能保护他们的孩子。你说的关于本市虐待孩子率很高的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学里有一些人说警察是想利用这一说法消除穷人家的孩子。他们说虐待孩子在富人家庭里也有。”秘书照本宣科地读着，红指甲挡在她脸前面。

戈登站在她桌子前面，脸上一副似乎哀求的神情。“市长是不是想让我做点什么？”

“他想让你就美国的家庭发表讲话，说家庭并非像你上一次说的那样，是虐待儿童和激发仇恨的温床。”

戈登朝门外望去。大理石楼梯下面，警察们已让孩子们排成一队，朝车子走去。“我不记得我说过那样的话。”

“我个人同意你的说法，”达琳说。“但若做为局外人来看，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认为家庭已死亡了。而且我们只保护了穷人家的和无家可归的孩子。”

“噢，我的上帝，”戈登从她办公桌上抓起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我们收容穷人的和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是因为企鹅绑架他们。难道人们在这片混乱之中把这点忘了吗？他的目标不包括富人家和中产阶级家受虐待的儿童。他也不绑架幸福家庭的穷孩子。我们是在尽我们的职责。”

他对郁积在心头的忿怒感到吃惊。他松开拳头，朝他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安排一下记者招待会，不管市长怎么想，我要为他澄清事实。”

蝙蝠侠朝笑声走去。走廊里弥漫着薄荷和热可可味儿。这味儿令人轻松。

但他并不轻松。走廊很黑，却十分干净。看上去经常使用。

他的靴子踩在地毯上毫无声息。他看到了保安系统摄像机的红色闪光，但没予理会。企鹅希望他进来，希望他深入得越深越好。蝙蝠侠会这样做。不错，他可能会使自己落入圈套，但也可能可以把孩子们救出来。

前方，走廊白色墙壁上反射出灯光。他拐了一个弯后，看到了几扇只能从外面看见里面的观察窗。里面一大群孩子坐在一间特大的房间里。屋子是由黑白格子图案装饰的，正好与孩子们的衣服相称。大多数孩子的面孔他都从局长的档案照片上见过，不过他们的神态现在已有所不同。他们都胖多了，不再苍白。伤痕也不见了，而且满面笑容。

一个女人在屋里穿梭着，分发着一杯杯的热饮——他闻着像是可可——孩子们都高兴地接过去。有几个孩子从人群中走开，仿佛害怕别人再把他们的饮料抢走似的。

他对孩子们观看了片刻，看到他们很干净，他们的眼睛很明亮，表情也十分活跃。他还看到了被歹徒从小巷里劫走的那个男孩。他坐在一角，身边放着玩具企鹅，旁边的小桌上摆着他的热可可。他正在玩电子游戏机，嘴里哼着歌。

刹时，蝙蝠侠的视线模糊起来，记忆涌向他的脑海——他站在小巷里，血溅在他身上，他手上抓着一袋玉米花。他妈妈的尖叫声在他耳畔回响，凶手们的脚步声在马路上传荡着。他看向他的父母，他们像剥掉的糖纸似地颓然倒在地上，他知道他们死了。他将永远是一个人了，被困在那个小巷里，不会再有人爱他。

他摇头把记忆甩掉，然而响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声却挥之不去。他朝孩子们瞥了一眼——他们数量太多，把他们召集起来并带他们跑掉很困难——又看了眼天花板。实在没地方躲藏，而躲藏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进来了。

但他总不能站在那里干等着。他走过观察窗，径直来到通往孩子们呆的房间门前。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孩子们尖声叫着，害怕地朝后退去。发可可的女人按下了墙上的一个蜂鸣器。蝙蝠侠坐在通往屋里的楼梯上，伸出一条腿：“你们用不着怕我，”

他以最轻柔的声音说。“可可看来很好喝。能给我点儿吗？”

孩子们停止了叫喊，但表情却很谨慎。屋角的小男孩抓起他的企鹅，企鹅不停地叫着。一个大点儿的黑人男孩慢慢凑近了他，他头皮上梳着精致的小辫子，满脸骇人的伤疤。

“你是蝙蝠侠，是吗？”他问。

蝙蝠侠点点头，接过女人递给他的一杯可可。“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都很幸福。”

他听到的是异口同声的“很幸福，”声音之响亮使他身子不禁往后仰了一下。他佯装喝可可，但没有闻出里面有何怪味。有几个孩子没有出声，只是睁大了眼睛注视着他。

他对一个骨瘦如柴、脸洗得很干净的8岁男孩说：“你呢？”他问，“你幸福吗？”

男孩呢喃了一声，然后点点头。

“你的样子好像不幸福，”蝙蝠侠说。

男孩舔舔上嘴唇。“我妈妈。”他说。“你能不能对她说我很好？”

“她不知道你在哪儿吗？”

男孩摇头。“我希望她也能来这儿。”

他旁边的小女孩抱着一个金发娃娃。她走上前坐到蝙蝠侠身旁，把头埋进娃娃的头发里。“我爸爸打我妈妈，”她轻声说。“她在尖声叫。”

“你在为她担心？”蝙蝠侠问。

小女孩点头。

这时他们身后的门被撞开了。一个矮胖的人站在门首。他身穿夜礼服，戴白手套和一顶大礼帽。一只夹鼻眼镜吊在他鼻子上，手里紧握一把精制的雨伞。”啊，蝙蝠侠，”他说，“你认为我的孩子们怎么样？”

蝙蝠侠站起身，顿觉自己像座塔似地立在那个小人面前。“你为什么把他们带这儿来？”

企鹅挥了一下戴手套的手。“为了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所有吃的、想要的所有玩具，并有个暖和的地方睡觉。这地方谁也伤害不了他们。总之，给他们提供那个又大又坏的世界无法为他们提供的所有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做？”

企鹅一笑。“因为我付得起钱。”

蝙蝠侠摇摇头。“不对。你打算对这些孩子怎样？你要让他们干什么？”

企鹅把夹鼻眼镜架到鼻梁上，透过镜片看着蝙蝠侠。然后他用雨伞指着发可可的女人：“把孩子们带到游乐场去。我要和我们的高个子朋友谈谈。”

女人招呼孩子们跟着她，从一个旁门把他们领了出去。小女孩回头瞥了一眼，她的脸仍半隐在娃娃后面。

蝙蝠侠看着门被关上。“想教他们过犯罪的生活？”

企鹅哈哈大笑。“你的想象力竟然跟狄更斯一样！我要把他们从犯罪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格特姆的好心的市民们不关心这样的孩子，所以他们只能靠偷窃为生。要么就学着靠拳头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无家可归的孩子可能是这样。”

“还有穷孩子。”企鹅靠在门框上。“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受到的是另外一种苦难。不管他们遭受怎样的创伤，他们必须好好表现——去工作，生孩子。至于富家子弟，嗯，他们有钱，可以离家出走，但穷人家和无家可归的

孩子们则通常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你什么时候变得为他人着想了？”

企鹅任其夹鼻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我从没说过我为他人着想。我只是聪明而已，蝙蝠侠。如果我能满足这些孩子的需求，他们也能像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成为银行家、律师和官员。”

“我得把他们带回去，”蝙蝠侠说。

“带回哪儿？带回贫穷和无目的地生活之中？你真够英雄主义的，蝙蝠侠。”企鹅转身朝屋外走去。蝙蝠侠拽住那矮子的胳膊。企鹅低头看着蝙蝠侠的手。“我本来想放你一码，”他说。“但既然你坚持——”

几扇门同时推开，身着黑白衣服的保镖闯了进来。蝙蝠侠一拳把企鹅打到一边，朝门口奔去，却发现更多的保镖冲将过来。他将几个人踢到一旁，一跃从观察窗撞出去落到了走廊上。他在满是碎玻璃的地毯上打了个滚，朝大厅望去。他要是回头往浮冰上跑就中计了。他站起身，跑到大厅的尽头，推开那里的一扇门。里面有座环形楼梯，共有15层高。他掏出蝙蝠夹，朝空中抛了出去，铁夹扣住了接近最高一层的护拦。接着他按下按钮，身子腾空而起，这时保镖们也蜂拥而至。他们举枪向他射击，几发子弹击中了他的铠甲，使他感到呼吸困难，但他继续朝空中升上去。

离最高处还差几层时，他看到阳光从窗户中洒下来。使他稍松了口气。他升到最高一层，跃过护拦，低头朝下望去，看到十几名身穿制服的保镖，手里都握着枪。

戈登从大理石楼梯走下去，心里对记者招待会怀着畏惧。他讨厌他工作中涉及到政治的一面。他觉得这对于他的局长职责无利而有害。反家庭。难道他们看不出他是在阻止某个企图破坏家庭的人吗？

“局长？”一个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他朝下看去。一个年轻的警察正从楼梯下朝他跑上来。

戈登停住脚步等待着。无论什么事，只要能推迟记者招待会就好。“什么事？”

“我们终于搞到了一个地址。玩具仓库的一名司机对我们说，有一天晚上别人让他去一个奇怪的地方运货。那是市郊一处没人住的宅第。不过在去那儿的路上，我们的一辆警车路过了蝙蝠车，看样子蝙蝠车已在那儿停了一阵儿了。”

戈登顿觉浑身紧张起来。“宅第呢？”

“我们派去两辆旁车，他们报告说里面好像有人住，先生。他们要求再派一些人就进去。”

“我想人已经派了。”

“是的，先生，但调度认为应通知你一声。”警察气喘吁吁地在戈登面前停住，好像刚刚跑了几里路。“这是地址，先生。”

戈登接过纸，塞进夜袋里。他谢了那个警察，从楼梯上走下去。小孩的吵闹声没有了，市政厅显得空荡荡的。他横穿过大理石地面，留意到地面上的磨损痕迹消失了，而且连一点儿孩子们曾住过的迹象都不见了。他推开两扇玻璃门，眼前出现一群记者。

他不但让他们知道出现了新的线索。他要让他们无暇想别的事，回答完他们的问题后他就去现场。这样就可以给他的警察寻找那些孩子的机会，不至于有人碍事。

船在水里滑行时迈克斯打了个盹。他偶尔醒一下，把毯子朝冰凉的四肢上盖盖，或把脸更深地埋入毛毯里。他觉得这里的空气很好，浓郁、新鲜和寒冷，与他呆了那么久的屋子里的空气完全不同。

他不想让船停下来，但随着一声木头碰撞岩石的声音，它还是不动了。他睁开眼，看着那个男人把他托起来。

“我们在哪儿？”他问。

“在安全的地方，”男人说，他的声音很轻。

“他醒了？”女人问。她把船拉到岩石岸边。迈克既更紧地偎依在男人的怀里，躲着女人的声音。

“醒了。”

“船弄好了，”女人说。“把他带进去吧。”

他们匆匆地跨过岩石。迈克斯看到头顶有模糊的灯光，长长的，像他过去学校里健身房的灯光。他爸爸死后他就退出了那所学校。看来他个是在外面，而是在一座建筑物里，虽然感觉像在室外，这地方像在梦幻之中，但他喜欢。在梦中也比在家强。

“听见了吗？”女人问。

迈克斯竖起耳朵，可什么也没听见，男人加快了脚步。女人推开一道门，这回迈克听到了——枪声，接着是叫喊声。

“噢，不妙，”男人说。他开始跑起来，迈克斯紧贴着他，牢牢裹着毯子，好不让它掉下去。

“我们把他放到娱乐室里——噢，天哪，”女人在一扇破碎了的窗户前停下。玻璃散在地毯上，但屋子里面有玩具、软椅和热可可杯子。“出事了。”

迈克斯感到一阵心痛。他刚以为自己安全了，却又出了事。他总是这样，事事不顺。

“我把你放在这个屋里呆一会儿，”男人说。“老实呆着，什么也别干，听见吗？”

没等迈克斯回答，他就把他放到窗户根儿下的一个长沙发上。然后男人就朝大厅跑去。又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是叫喊和一声尖叫。

迈克斯朝房间环视一圈。屋子很漂亮，配有家具。他喜欢那清一色的黑白颜色。但他不能在这儿呆下去，即使那男人让他呆也不成。不管什么样的房间他都呆不长。早晚得来个人把窗户封死，然后他就被关在里面了，像他被困在家里那样。

“对不起，”他悄声说，以防有人在看着他。他除去毯子，把它扔到地毯上的碎玻璃上。然后他离开房间，朝走廊走去。他两腿发抖，但看到前方有个门。门是敞开的。他要到那儿去。他并非想逃走，而是想找到阳光，找到一条出去的路。等弄清出去的路之后就回来坐到屋里，等着那个男人回来。

他站在楼梯底下，不顾子弹在他身边飞舞而朝上看着。他一只手抓着雨伞，另一只手握着枪，但没射击。他看到一颗子弹击中了蝙蝠侠，但他轻松地跃过了护栏。他仍能看见蝙蝠侠前后鼓动的斗篷。他的保镖已在上面，抓住了他，但很快又被他摆脱了。

他看了看楼梯。他想亲手杀死蝙蝠侠，可又不想爬那么高的楼梯。或许别人能击毙他，那么他只得分享这份荣耀了——

这时蝙蝠侠从楼梯平台翻到了空中。子弹在他周身呼啸着。他跃到了14层，那里没有保镖，没人阻止他。

企鹅举起枪，瞄准，刚要开火一样东西便撞到他身上。

“白痴！”他喊叫着扭过头——看到一个瘦得骨头都要从皮肤里扎出来的小男孩，瘦小的身上到处是疤痕，正盯着他周围的手枪。

罗比蜷缩在娱乐室里，其他孩子围在他周围。他知道那声音。是枪声。他曾在街上听说过。

“出事了，”他说。其他孩子都哆嗦起来。他们都知道如何藏身，那是他们的拿手本事。但他们在这儿过得不错，他不想让其他孩子遇到不幸，也不想让对他们不错的企鹅遇到不幸，还有要为他找妈妈的蝙蝠侠。他们得想法制止打斗。过去他总是袖手旁观，遇事等着别人动手。这次他得采取主动。

“伙计们，”他说，“我们得让他们停止开枪。”

蝙蝠侠从空中飞下来。无数颗子弹从他身旁擦过。到处都是要杀死他的保镖。他们中间夹个小男孩，企鹅想给予帮助的男孩。

“把这孩子拉走！”企鹅吼道。

有个人抓住了孩子的胳膊，然而蝙蝠侠扑了下来，用一只手抓起孩子。他将孩子搂在怀里，又腾空而起回到14层。

保镖们继续开着枪。子弹在那狭小的空间里跳飞。他们都有可能被打死。小孩可能遭到枪杀，那样企鹅将失去他显示仁慈的唯一机会。

“停止射击！”他喊道。

蝙蝠侠翻过14层的护栏，随即消失了。

此人的皮肤冰冷，但他的斗篷却很温暖，迈克斯紧紧贴着他。他通过他的头罩可以看见他的眼睛。眸子是蓝色的，流露出关心的神色。这个人抱着他，为他抵御着声音和子弹。出现了一串嵌镶窗户的门。透过窗子，迈克斯看到了红蓝色的阳光，缓慢地旋转着。

此人推开门，把他推了出去。“快跑！”他说。“使劲跑，你得离开这里。”

迈克既用不着别人吩咐。他光着的脚触到冰凉湿润的草，为了寻找温暖，他朝那些车子跑去。

戈登的黑车在警车的后面停下。还没熄火他就从车上跳了下来。警察像围剿一湃恐怖分子似地已把建筑物围住。戈登急忙朝负责的警官走去。

“你们要进去吗？”他问。

“里面有枪声。我怕我们要是立即采取行动的话，孩子们会受到伤害。我们正在观察这座楼。”

戈登仔细注视着那座楼。他曾无数次路过这里。它有5层，荒凉破旧，正面的木板已经剥落，窗户显示出里面空荡无人的景象。每层的门前都有游廊，唯有最底层的门直接面对草坪。

他正观望时，门砰地开了，一个小孩从楼里跑出来，他两臂拼命摆动着，恐惧地睁大着眼睛。他飞奔过庭院，径直朝一名警察跑去。

“我们必须冲进去，”戈登说。“已没有其他选择。”

蝙蝠侠掉转身，又朝楼梯奔去。他要抓住企鹅，必须抓住他。

企鹅的解释险些让他上当，让他以为他真会帮助那些孩子。有两点是肯定的：企鹅打算利用他们，说服他们在10年、20年后成为银行家和律师时和他一起干。他将对他们进行讹诈，考验他们，让他们偿还他对他们的关心。后来那个小女孩提到了她妈妈，她的话耐人寻味。

无论企鹅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他永远不可能把爱给予那些孩子。

蝙蝠侠从护栏上翻下来，朝楼下跃去。他腾空而下时，看到警察从草坪上跑来。

枪声又响起来。他必须扑下去抓住企鹅，让他正法。这是唯一的做法。

保镖们朝楼上跑去，而企鹅独自留在楼下。他抬起头，看到蝙蝠侠跃过护栏，斗篷飘舞着，果然名不虚传地像只巨大的蝙蝠。在他身后，一群警察已朝门口拥来。

保镖们都不见了，企鹅只剩下孤单一人。

局势变化得太快了，实在不公平。这次他想做点好事，想把他所得到的奉献出去。

他转身飞快地跑出了屋子。他只有一次逃跑的机会。

他不能放过这一机会。

罗比领着孩子们走到娱乐室门口停下来。像一面大镜子的窗户已经碎了，可以看到外面的走廊。有人把一条毛毯扔在了地板上。

喊叫声越来越少，枪声也停止了。但他仍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书。

他朝别的孩子招招手，让他们跟着他照他的样子做。他们的黑白两色服装与室内装饰的颜色溶为一体。他要让他们尽量隐蔽起来。

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时，看见企鹅从窗前跑过去。他的小短腿飞舞着，雨伞拖在身后。

罗比刚要叫他又听到了脚步声。蝙蝠侠追赶着企鹅，斗篷像翅膀似地飞舞着。

可怕的事正在发生。企鹅给他们带来的安全世界正在消逝。

罗比爬出窗户滚到地毯上。其他孩子跟在他身后。

快到了。快到了。离门还有几英尺了。企鹅听到了他身后的蝙蝠侠的脚步声。

快到了，他又对自己说。就要到了。

门是开着的，他一跃而过，进入到他地下洞穴的冰冷世界。企鹅们站在冰上注视着，好像这一切都是为它们观看而安排的演出。

他匆匆跑过岩石，抓住一条船，刚要往水里推就听到背后有人对他说话。

“你完了，企鹅。”蝙蝠侠说。

小矮子在小船旁踌躇了片刻，面对他所创造的世界看上去极为滑稽。蝙蝠侠等着企鹅掉转头，说点为自己辩解的话，但小矮子却一推小船，跳了上去。

蝙蝠侠扑向河滩，抓住船帮，把企鹅从船里拖了出来。按企鹅那么矮的个子，他体重却不轻。他抬脚踢蝙蝠侠，尖尖的脚趾头踹在铠甲上。

“我倒要看看你在这冷水中能挣扎多久，”蝙蝠侠说。“你不是真企鹅，同你在那边儿的小朋友不一样。”

小矮子的目光朝蝙蝠侠的身后射去，使蝙蝠侠瞬间警觉起来。霎时，无数只小胳膊扯住了蝙蝠侠的腿，并响起了一片惊恐的喊叫声。

“你放他走！”

“不要伤着他！”

“放开他！”

蝙蝠侠往前挣脱着。企鹅又踢了一脚，蝙蝠侠松开了手。十几个小孩朝他身上猛撞，他脸朝下摔倒在岩石上。企鹅匆忙爬起来，跑向小船。小船已在水里滑出去几英寸，企鹅涉水摸到船边，跳了进去。

蝙蝠侠从孩子们身旁一个打滚躲开，但又被他们扯住。

“不要！”一个孩子叫道，“不要去伤害他。”

那个抱着娃娃的小女孩站在门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爸爸打我妈妈，她曾对他说。她正尖叫着。

他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攻击企鹅。那样将使他与他们知道的人一样坏，甚至更坏。

“好吧，孩子们，”他说着从地上爬起来。“我让他走。”

反正他在另一头也能抓住他。

企鹅看着蝙蝠侠把孩子们领进了屋。他于是侥幸脱了险。他觉得他做的是好事。此时他以最快的速度驾着小船从格特姆市逃走，他要逃离警察和那个咬住他不放的带翅膀的人。

他驾小船绕到一座冰山后面，来到一个只有他和洞穴设计者知道的更小的洞穴。他这样走比他计划的要绕远，但至少可以逃脱。

然而他还是要回来的。他们将像以往那样把孩子们的事忘掉，因而他还要回来。下次他将采取不同的手段，做得更高明一些。

下次他再引诱那些孩子时，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他干的。

两天。整整两天了，他们把冰雪洞穴搜了个遍。他们找到了一个边门和丢弃的小船。企鹅再次逃掉了。

戈登仰坐在他的皮革椅上。大多数孩子仍处于保护性监测之中——表面上是查验他们是否受到企鹅的伤害。不过戈登不久就得把他们遣送回他们的家——如果他们有家的话。

他觉得仿佛他们打败了这场战斗。这些孩子一旦重返过去的的生活，市政府便再也无法保护他们了。他闭上眼，想到了小斯考提。至少他是安全的，迈克斯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孩子也是。警察有理由将那些受虐待严重的孩子们从家里迁移出来。但那些虽有好家长但每天得饿肚子的孩子，还有那些什么话也不说的孩子还将陷入困境。

企鹅的做法表明，这座城市存在着一个问题，一个现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问题不仅仅是加强格特姆夜间仓库的安全措施，或仅仅把盗走的物品还回到马科维兹的陈列室。这问题比这些要复杂。对此戈登、市长和市委员会尚没有找到任何解决的办法。

他的内部电话响了两声，吓了他一跳。他掀下按钮。“喂？”

“韦恩先生在这里要见你，先生。”

戈登用手抚了把脸，想把脸上的疲惫表情抹掉。“让他进来。”

门开了，布鲁斯·韦恩站在门首。达琳办公室的灯光将他的脸隐在阴影中，一时间他显得高大威武，令人畏惧。他向前迈了一步，蝙蝠侠的幻影随即消失了。

“我一会儿就去见市长，”韦恩说着在戈登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但我想先跟你谈谈。打算怎样处理那些孩子？”

“我们收容来的那些孩子有的已经回家，有的送进了临时收容所，”戈登说。“一两天之内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企鹅抢走的孩子。”

韦恩皱起眉头。“你有孩子的名字和材料，是不是？”

“你要干吗？”

“几周来我一直在考虑，”他说。“而且做了点儿调查。每个地方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反复发生。一旦沦为贫穷，多数人就会永远贫穷下去。”

随后虐待现象便会接踵而至，除非家长学过怎样适当地抚养孩子。全国有许多人专门训练家长怎样在不伤害孩子的情况下教育他们，还有为成人及儿童吸毒者开设的学习班。”

“我知道，韦恩。可我们不能把这些人送进专门的学习班里去。”

韦恩站起身。“我曾这样想过。不过你说的对，这样做不现实。但把专家请到这儿来还是可行的。最初的费用由我来出。我要建立一个筹措资金项目。我们能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无人关心的儿童加以重视的地方。不过我也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戈登并没抱多大希望。

“我们要想办法让家长们也参与进来，而且不要谴责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是一种惩罚。我还需要你去说服市长。”

“一提到市长戈登又泄了气。“这事短时间内实现不了，韦恩。”

“我们可以着手先做起来，”韦恩说。“让那些收容所开门，一些学习班也可以上马，尽我们的所能保护孩子。我们必须这样做，局长。否则还会有企鹅那样人的来攻击我们。”

戈登朝那张粘着白色污渍的长沙发瞟了一眼。他永远也不想再经历几周来那种无奈的感觉了。“好吧，”他说，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去见市长。”

几周后，迈克斯在一幢大房子的后院荡秋千，这里已是他和其他10个孩子的家。他弯腿用劲，越悠越高，享受着阳光照在他脸上的温暖……

……斯考提坐在警察局长办公室里，玩弄着笔记簿。戈登先生说他每周可以来玩一次……

……罗比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递给他妈妈。他俩都坐在他们新公寓里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前。这公寓是他妈妈弄到的，她还找了份工作，在公寓大楼里打扫大厅和地下室。

……泰森把一件新法兰绒衬衣往身上紧裹了两下，感受到它柔软的质地。他坐在一间教室里，周围都是同他一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孩子。他开始意识到他非常喜欢电脑……

……斯达茜坐在她妈妈旁边，正在听关于酗酒的讲座。台上的人说即使不错的人酗酒后也会变得脾气乖戾。“噢，孩子，”斯达茜的妈妈小声说，“我过去不知道……”

……埃伦有了一个新房间。虽然它没过去的房间大，但她感到安全。在这儿没有人向她怒吼。没有人伤害她。她还可和其他孩子玩……

……杰克看着其他的孩子。有个地方住感觉真好，尽管这是个新家。他把流浪在街头的经历讲给别的孩子听。

当其他孩子犯错误时，他就坐下来向他们解释。毕竟，这里有每日三餐的保障……

……莉斯贝特坐在游廊上，双臂抱膝。纱门响了，她爸爸走出来。他坐到她身边，莉斯贝特尽量把身子往一边移。

“我要外出一段时间，宝贝，”她爸爸说。“去个我能混出点名堂的地方。不过我有样东西送你。”

他把手从背后伸出来，递给她一个娃娃。娃娃柔软漂亮，头发又黑又长。“对不起我把你那个娃娃弄坏了，”他说。“我也抱歉伤害了你……”

布鲁斯·韦恩站在一个经雨水冲刷而变得十分光滑的早已被人遗弃的巷子里。黑暗中的街灯朦朦胧胧。他蹲下，将一支玫瑰放在马路上。霎时，他

似乎听到了珍珠碰撞的声音，然后是枪声和他妈妈的喊叫声——那种失落。孤独和永失被人疼爱的感觉在他记忆中栩栩如生。

他可以与犯罪相斗，但他觉得他永远无法抵御这种感觉。不过现在好了，建立起了韦恩纪念儿童基金会。

他站起来，市政府已开始扭转局面。倘若企鹅回来，他会发现他在格特姆已无可乘之机了。

玫瑰在灯光下显得很美丽。韦恩笑了，然后步入黑暗之中，让黑夜将他包容，仿佛投入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博大怀抱之中。

座山雕——企鹅的故事

斯蒂夫·拉斯尼克·泰姆

“你并非为死而生，不朽之鸟！”

——《夜莺颂》

约翰·济慈 1795 — 1821

企鹅把字写得又大又醒目，仿佛在给一幅漫画加写标题。黑粉笔在他手指间捻碎了。他诅咒一声，拿起一支小点儿的，更加用力地朝粗糙的牢房墙上画去。他要让粉笔捻碎，看守卫敢不敢过来制止他的肆意涂鸦。他们不允许在这儿搞艺术。不允许。企鹅把代表着他命运的字母一涂再涂，直到它们的线条粗得几乎认不出来。他决心不把它忘记。决心把他自己准确地定格在时空之中。“美国格特姆监狱，1991年4月14日，晚饭后不久，星期五。”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忘却他们在哪儿，尽量把他们的环境弄得舒适些，创造一种“在家”的感觉。这些是永远出不去的人。这些人迟早要与想象中的朋友和配偶唠叨。

所以企鹅已打算让自己沦为一个普通的囚犯，放弃所有的特权和舒适，在一个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他的金钱和地位是完全可以买到那些特权和舒适的。实际上，他已打算让自己成为矮小而腼腆的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一个与他显赫的犯罪生涯极不相称的人物。新来的犯人都会对这样一个受到重点看押的人在那里干什么感到奇怪，但一旦老犯人把情况告诉他们后，他们就不会再谈及科布波特了。科布波特愿意这样，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形象而从一开始就低估他。

他愉快地想起了那个粗脖子、大方手，说话迟钝的“公牛”的样子。“公牛”是从州南边某个小监狱转到格特姆来的。他从前肯定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来到这里后显然忘记了他新来乍到的身份，立即开始对犯人们发号施令，与那些在监牢里也有自己地盘的老犯人吵架，并因而成为一霸。“公牛”让企鹅联想到他上学时的对手沙基，这个联想显然对“公牛”不利。

“小矮子，”他这样称呼企鹅。“小侏儒……”接着他就把大方手放在企鹅的肩膀上，又摸他的肚子，问他这么个矮子蹲在监牢里干吗。

那天下午，守卫们发现“公牛”的两只方手插进了自己的喉咙里。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喉咙实在太小，根本装不进他的手。

企鹅的行头——大礼帽、燕尾服、蝴蝶结领结和马甲——被深藏在监狱的某个地方。他过去即便穿着囚服也一直是企鹅，但这次不同了。这次他觉得他永远也不会再穿“企鹅装束”了。此刻他意识到那套装束只是无用的矫揉造作，是他哗众取宠的症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和痛楚。

他想起遍布在格特姆各个仓库里的他的装配奇特的几百把雨伞。那些伞可以喷出各种毒气、液体，可以发射网子和抓钩器。它们还可以当机枪、喷火器、乙炔火把、镖枪和手榴弹发射器使用。它们是他一生的武器库，抵得上一支庞大军队的全部武器装备。那是他留给这座城市的危险的遗产，而它们那平淡无奇的外观则使它们显得更为危险。他想象着他的一些雨伞在旧货摊和财产拍卖会上出售的情景，以及有些老太太在等公共汽车时突然赶上下雨，只要她们一打开雨伞就将把坐在板凳上的所有人全部消灭。在那种情形

下，只要下点儿毛毛雨都将给格特姆带来灾难。

他没能把那些雨伞都拿走，定会让那些仓库主们感到纳闷。他琢磨着是不是把这潜在的危险告诉别人，但又觉得对自己无利。

他想在那几个象征着他归宿地的凄凉的词上面再写上几句美丽的话，就掂起了脚尖，但他还是够不着“格特姆监狱”几个字的上方，从而无法写上他所崇拜的天才济慈的诗句。他的个儿太矮。他一辈子都觉得他可以有所欲为，排除任何干扰，达到任何顶峰。然而此时他却是个前途未卜的矮个子重犯，像个小学生似地站在凳子上，一心想把他喜爱的诗胡乱涂抹在墙上。

将可爱的眼睛靠近可爱的梦；

孤独的热爱者，遨游着，

两眼朝上，陷入冥想。

昨晚他做的梦使他想到了济慈的这句诗。当时他觉得这句话是他目前心态的绝妙写照，但他转而又认为梦境中所指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穿着黑斗篷的夜游人，他是个孤独的哀吟者，自从科布波特这次入狱后，他每晚都进入他的噩梦之中。此人很俊美，穿着蓝灰色装束，头罩的侧影就像一尊古典雕塑，两只眼睛从头罩的两道窄缝中露出，科布波特无疑地觉得那眼神中流露着极大的痛苦，甚至跳动着疯狂。

这种时候唯有济慈能给他带来安慰。他同他喜欢的济慈一样，不被人理解，更少得到人们的欣赏。一般市民似乎永远也欣赏不了他所做的努力，筹划，以及他企鹅为自己各种各样的功绩所投入的必要资金。那些巧妙的雨伞根本不值他所付出的高昂的制造费。

干吗不使用常规武器呢？当然因为他是企鹅！常规武器只能令他失望。公众指望他制造出巧妙的犯罪行为，每一次新罪行都要比前一次更巧妙，范围更广。公众的记性都不好，总认为你比上次没多大起色。而且老是有穿着新化装服的罪犯脱颖而出，比你年轻，有的比你阔绰，甚至更聪明。像他这样的老家伙对后起之秀必得加以警惕。

雇来的人得付给他们钱，大型盗窃案所需的设备非常专业化。你肯定不能走进当地一家五金商店，订购一台大型吊车，或从经营家庭轿车的普通代理商那儿买一架鸟形的飞机。这些犯罪活动要以罕见的美学方式进行，产生的是既难懂又朦胧的艺术效果，就像老百姓读大多数诗歌似的。只有经验颇丰富的鉴赏家，才能深刻地欣赏企鹅所要做的事情。

不幸的是，那个经验丰富、有资格评判他的作品的人正是把他送进这里的人，即蝙蝠侠。而可惜的是蝙蝠侠一直也有他自己的理论上的打算。

济慈无疑也有不讲道理的粗俗的评论家，但至少他没有因为他们的批评而身陷囹圄。

隔壁牢房里的人由于呕吐而呛死了。对于那个白痴的死亡，企鹅——不，是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一点儿也不关心，他只是希望那个人在临死前应该表现得安静一点儿，也不要散发出如此大的气味。

“在早上健康空气的笼罩下，深藏着一条阴影中的忧郁的溪谷……”

至少，他邻居因呕吐致死使他与格特姆监狱当局的对抗变得容易了一些。他有时觉得他目前的绝食是他天才灵感的产物，有时又觉得是愚蠢透顶的举动。不管是哪种，现在他若想改变做法已为时晚矣。即使他现在强迫自己吃饭，即使把他一生中见过的众多珍馐美肴中的佼佼者送到他面前，恐怕他也吃不下去了。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肚子已经干瘪，肌肉已萎缩，皮肤松

弛地贴到骨头上。专家们说他现在论理早该死了。显然他们不懂得艺术家的灵魂。他肥胖的身躯上已掉了 20 磅肉，50 磅，直至 100 磅。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滑稽做法使他绝望的行为成为可能。当监狱的医生想出面干涉时，他给联盟打了一个电话就获得了一道临时性制约命令。尔后，通过激烈的官司，他又迫使监狱当局停止强迫他进食的做法。当然，他并不反对偶尔输个液或打几针维他命，以防脱水和彻底虚脱。奥斯瓦德并不想死（尽管他最近已出现间歇性抑郁症，他也不想死）。

“企鹅，这是今晚的饭，美极了——我想是最美的晚餐了。”

奥斯瓦德抬头朝铁门上面的一个狭窄的水平开口看去。一对眼珠，一只绿色的，一只棕色的，两眼所看的方向还不一致。又是那个嵌着一个玻璃眼球的爱尔兰人。据说，20 年前在一次监狱暴动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奥斯瓦德怀疑他是不久前跟人在餐厅抢吃的时打架弄瞎的。他们仍照这个样子每天晚上引诱他。饭都是依次从不同的餐厅订来的最可口的，以期让他结束绝食。企鹅觉得他所拒绝的饭大概都被爱尔兰人吃了——过去几个月里他至少长了 40 磅。瘦的越来越瘦，而肥的胖得皮肉部快崩开了。“我不吃，谢谢。”企鹅照惯例答道。

“噢，用不着那么腼腆，”爱尔兰人说着打开了牢房的锁。他这句话也是每次必说，像背出来似的。

胖看守笨拙地走进来，大屁股抖动着把门关上。“我在个人财产中心有一套漂亮的适和你穿的衣服，爱尔兰人。只恐怕裤腿短了点儿。”

爱尔兰人冷笑一声。“这套把戏你还是在大马路上耍吧，鸟人。”他顿了一下。“不过你没有机会了。”他又笑了一声。“看看今天的晚饭都有什么？”

爱尔兰人揭开银亮的银盒盖，盒子中央是一个面糊，四周是蒸蔬菜、肉汁菜丝汤炖土豆和精美漂亮的巧克力冻。奥斯瓦德探过身子，看到面糊调味汁的浓度恰到好处，蔬菜也很新鲜，不免动心。“很诱人，”他说，“不过我现在正在节食。你可以自己吃，如何？吃完你就头脑清醒了。我听说执法者头脑清醒是最重要的。”

爱尔兰人咆哮了一声，转身走掉了。他气得差点把饭碟扔了，不过奥斯瓦德知道他绝舍不得把这样的饭倒掉。他肯定会趁面糊未凉之前就抱着它冲进了办公室。

每晚都是如此。先是用饭引诱他，然后只得接受他的拒绝。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让他们这样做。企鹅绝食的消息每天都在报纸上登出。“企鹅不吃东西！‘蝙蝠侠让我厌恶食物！’科布波特说。”各种不同的组织都跳了出来：肥胖权利组织、个人选择死亡组织、特殊服装罪犯牺牲者组织。全美教堂委员会等都就此事提出了不同的论点，但对奥斯瓦德本人却漠不关心。报纸引用蝙蝠侠的话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企鹅，认为企鹅“企图搞什么勾当。”一针见血，蝙蝠侠的智慧。

几个小时后，他仍能清晰地想见那丰美的晚餐。它能使人唤起纯美学的兴趣，厨师显然懂得怎样把饭烧得具有美感。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奥斯瓦德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食了。他躺在窄床上。他的两胯。屁股和肩膀上的肉都消失了，因而躺在床上很难受。他感到他的骨骼直接碰到钢床上，摩擦得生疼。他就像平底煎锅里被炸干的一只鸡。

他已几乎不能移动他的四肢。“在湿润的土地上，他苍老的右手麻木无

力地放在那里，已经死亡。”他不能也不想从窄床上爬起来。“当他低垂的头颅似乎在倾听大地时……”最后他睡着了。

他在梦里又飞了起来。他再度恢复了过去模样——其实他比任何时候都胖——但他飞的时候却觉得轻如鸿毛。更奇特的是，在梦中他是如此的放松，以致可以心满意足地闭着眼睛飞翔。实际上他仿佛在熟睡中飞着。“噢，你为静谧的子夜喷洒出香气，用你那细心而慈祥的手指闭上乐于忧郁的双眼。”

蓦地，从月亮后面浮出一个庞大的带翅膀的家伙。他长着膜状大翅膀、老鼠似的脏兮兮的灰毛身子。可怕的利齿和尺寸大的骇人的耳朵。可怜的奥斯瓦德觉得他的耳朵如此之大，一定能听到他所想的一切和他梦见的一切。

他试图从大蝙蝠的面前绕过去，可他此刻的身子过胖，肚子碍事，身子的移动亦迟缓起来。他想转过头往下扎，但大蝙蝠立即朝他扑来，把匕首一样长的牙齿捅进他易受攻击暴露在外的肚子里。

他身上的几块肉掉了下来，朝地面坠去，一道鲜血像一根飘带似地飘浮在头顶上。他离地面愈来愈近了，但在重重地摔下去之前他的身体肯定要彻底肢解。

奥斯瓦德尖叫一声惊醒过来。有时梦境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我在薄暮中看到他们饥饿的嘴唇，

因可怕的忠告而张开着。

我醒来发现我在这里，

在冰冷山丘脚下。

“嘿，企鹅！美餐来啦！油煎鸡块，配以普罗旺斯蔬菜！”

奥斯瓦德趴在牢房一边的便池上，爱尔兰人的玻璃眼球呆滞地朝他盯着。企鹅两腿绷紧，猛禽准备要逃了。“我想……”他低声道。“我想今晚我可以吃点儿东西。”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老鸟？哈，好极啦……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看守这时看出了此事对他的益处，没准儿能得到提升呢。“我是不是……也来一个三明治……和你一起吃。”锁咔嚓一声开了，门朝奥斯瓦德的方向打开。

奥斯瓦德往空中一跃，踢出右脚把牢房门踹上（为了不透露风声必须这样做）。接着他两手指头合拢，形成尖嘴的形状，酷似长长的利爪，然后一边想着他所喜爱的打斗片，一边用手指朝爱尔兰人的眼睛戳去：即冲着那只只有用的眼睛，也包括那只装饰用的假眼。

“它似乎是泛着银光的水面上的一颗绿宝石……”

奥斯瓦德拾起那颗玻璃眼球，忍痛塞进自己的眼眶里。然后他把假眼贴在牢门的小开口上，尽量不暴露他那很容易被认出来的鼻子。

“科林斯！快来这儿！鸟人把我和他锁在屋里啦！”他口音模仿的很拙劣，但别无办法。好在爱尔兰人的土腔已不太严重。

科林斯跑过来，看到爱尔兰人的那闪闪发光的眼睛，急忙把钥匙插进锁孔里。

门开了，奥斯瓦德用他100磅的体重愤怒而疯狂地把看守撞到墙上。科林斯喘息了一声便晕了过去。此人又瘦又弱，奥斯瓦德听说他有很严重的病——按说他早该停止工作了。

他把失去知觉的看守的服装扒下来，套在身上，几个月前，这套衣服对

他来说肯定小得穿不上。他紧紧摸着钥匙，手心里都冒出了汗，也许还流出了血。

奥斯瓦德在某天用日记回忆上述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时大概要用粗体字先写上“几个月后”……文字底下是一幅方形画，是他用钢笔勾勒的一幅褐色房子的素描。阴影部位涂抹得很深，似乎要溢出纸面。

楼下邮箱上写着“A·奥尼斯”的字样，但4号住房的真正主人是奥斯瓦德·彻斯特菲尔德·科布波特，他是鸟类和雨伞专家（有人说那是鬼迷心窍儿）、著名济慈研究学者，别名企鹅。虽然他9个月前就从格特姆监狱中逃了出来，奥斯瓦德尚没考虑下一步他要犯什么罪，这很令人感到惊讶，他从监狱出来后至多就是偷块糖什么的。对于入室盗窃、伪造货币、敲诈、绑架、谋杀乃至小偷小摸他都没有思索过。奥斯瓦德每天晚上做梦时都不再幻想他可能获得的财富，而是总梦到一只自由飞翔的美丽的小鸟，突然被一只巨大凶恶的蝙蝠所强暴。

他尽快而毫不声张地搬进了那一地区。他不敢与他过去团伙的任何成员取得联系，也不敢去他通常贮藏设备和资金的几个地点，那些地点都是他刚从监狱里脱身后准备的。也许这次他没有理由这样谨小慎微，但他内心深处觉得他整个生涯已被蝙蝠侠摧毁了，假若他再想回到他以前的生活中去，蝙蝠侠立即就会知道，并以尖齿、斗篷和利爪来攻击他。

因而他不得不从他可爱的过世姨妈的保险箱里偷钱花，那些钱是他表兄弟姐妹即将继承的遗产，他们以他为耻，根本不承认他的存在。几年来他一直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盗用这笔钱，虽然他的自尊心驱使他尽量不那样做。遗产数量不大，但是可以在短时期内维持他的生活。

“来自于她东方寝室的清晨已经降临……”

早上醒来是奥斯瓦德一天中最艰难的任务，他得从利爪和锋利牙齿的阴影中挣脱出来，避开蝙蝠侠黑色扇形斗篷的抽打，用被绳子捆住的脚踢踹，用掌心抵挡着锋利的门牙和如钩的指甲。蝙蝠侠疯狂凶猛的攻击使他的手掌上鲜血直流。

更令人迷惑的是，现在他新的体形使他能够扭动和反抗，床单和毯子也能不只一层地将他包裹起来。他陡地挺身弹坐起来（这个动作他以前是决计做下出来的），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僵直苍白，骨瘦如柴，满是湿漉漉的臭汗，而不是血。这么长时间以来，在白日的照射下，他仍觉得自己的手很陌生，仿佛夜里监狱的医生用他进行了某种纳粹的试验，把另外一个人的手臂移植到了他光秃秃的肩膀上。他在床边上甩了甩双腿，它们也是别的犯人的，也是残酷地移植到他身上的。

但当他往浴室走去时（他不再蹒跚，以后走路永远也不会左右摇摆了），他的意识渐渐注入到了这个新的身体之中，直至他拿起香皂冲水时，他便完全恢复了自我，他唯一的名字和身份就是奥斯瓦德·科布波特。

他过去团伙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是看见他，肯定会以为他得了什么重病。“天哪，企鹅，老哥们儿！你怕是得癌了吧？”硬头一贯是多愁善感型。他那个木头疙瘩脑袋瓜里没有别的东西。

尼赫迈尔·纳克斯·奥鲁克也会表示出同样的关心。“那个鸟啄你了吗，头儿？那些鸟啄你啄得狠吗？好家伙！他们把你折腾得够呛，他们——我料想他们就得这样做！”胆小的偏执狂，他对企鹅可谓关怀备至。

还有那个漂亮脸蛋的百灵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我是不

是开车带你去看医生？”甜蜜，会来事，那是因为他付给她的报酬高。如果他没钱付她，她对他会根本不屑一顾。

那些老朋友的声音和模样都消失了。企鹅没有妻小家室，或许这些哥儿们的微薄关心便是他所能得到的所有关怀了，他应该知足。

“一只饱览过迷人之地的罗曼蒂克的眼睛，这样美丽的地方却从没见过。”

奥斯瓦德有一次愕然地发现他竟沦落到如此糟糕的环境之中。花形图案的壁纸一条条卷屈起来，好像某个受压抑的破坏者扼杀了墙壁的女性情趣。硬木地板上杂乱地铺着漆布、花砖和支离破碎的地毯。贴面上的黄漆斑斑点点，像是药丸，显然是某个热衷于破坏装璜的学步儿童的手笔。家具的充填物都暴露了出来，由于潮湿而变得湿乎乎的，然后在这个被氧化蒸气熏得过热的屋子里慢慢烂掉。到处都是垃圾，粘在认不出来的布满灰尘的胶粘剂的表面。

然而这地方对一只食腐烂食物的鸟来说是理想的所在，因为它乐于靠啄食自然界中不幸者剩下的东西和悲伤来生存。

既然他现在已离开监狱，他觉得应恢复过去的胃口。毕竟他现在安全了。没人能认出他来，即便增加点体重，他认为别人也认不出他来，就算体重剧增，他也不想再当企鹅了。他将只不过是那个有着秘密过去的矮胖子，一个对别人无关痛痒的微不足道的人。

但他的胃口没有恢复。他吃得仍很少。有时一想到吃他就得往浴室里跑，胃酸一直烧到他的喉头，的烧着他的味觉，那种热花生油的味道使他作呕。

他要是再胖起来的话，就又像企鹅了。如果他成了企鹅的模样，蝙蝠侠就能发现他。

他往冰箱里塞满了食品，以备吃的欲望突然来临。他仍盼望他身上可怕的符咒突然消失，能再像从前那样有副好胃口。为达此目的，他吃饭时便尽力忘掉他在吃什么，尽力不去想象食物的样子。他不去看白白的似乎从里面往外泛光的油脂牛奶；脆皮多汁、上面摆着红色烤火腿的扇形土豆；一罐罐的黄色花生酱；漂亮的紫色茄子；黄色松软的炒蛋；实心面的红色调味汁和乳白色面糊；沉淀在罐子底下的桔子酱；他姨妈的拿手菜精制的苹果糊；又嫩又绿的芦笋；嫩烤鸡块等。

他甚至想把有关各种食品的词汇忘掉，如馅饼、百里香、花柳菜、肉汁汤、调料、烧烤、蜜饯糖、小虾等等。

他吃东西时，假装他只是在呼吸。咽饭时就权当在说话。往下咽时就对自己说他在唱歌。消化时就佯装在思考。然而尽管有种种这些意念上的自我欺骗，他发现每次他还是只能吃下一丁点儿。

有时他打开冰箱时，映入眼帘的都是血淋淋的被他噩梦中邪恶的蝙蝠撕得粉碎的鸟类的尸体。每次他朝那充满血腥的冰箱里看去，想避开那些恶臭的鸟类的残尸多吃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在窗户上看到蝙蝠侠的身影，或听见从厅里传来的他那优美的脚步声。

他有时跑到门口，把门猛地拉开。他什么也没看见过，而且总感到自己很傻，但却时不时想象他在犄角处瞥见了露出一截的斗篷。

奥斯瓦德在镜子里看到他苍白的下颚皮肉松弛，可惜地颤动着。有时他套上又旧又肮脏的夜礼服，试图想象他过去的风采。但他缺乏抱负，连清洗和修补那些夜礼服的微薄抱负都所剩无几。凄惨的服装挂在他那因饥饿而瘦

骨鳞岫的身子骨上，犹如破烂不堪的丧服。

最后，他冰箱里的食品全部烂掉了，而他只吃了一丁点儿。这使吃饭变得愈发困难，因为他现在脑海里出现的都是些变酸和腐烂食物的形象。

显然他需要制定出一个计划，可他策划计划的能量似乎在蹲监狱时都被耗光了。有关他的消息报纸上时有时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一些组织确信像他那样身体虚弱的人根本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越狱，即使是“犯罪大师”（噢，这一段令他激动不已）也不可能。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暗示说，表面发生的只是一种假象，也许企鹅已被某个精力旺盛的看守杀死（报纸已几次登出了如今已恢复健康的爱尔兰人的照片，他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一些），也许杀他的凶手正是天下无敌的蝙蝠大侠。蝙蝠侠对这类臆测自然拒绝加以评论。奥斯瓦德知道此人一向沉默寡言，守口如瓶。

其他人，尤其是死在企鹅手下的人的亲属们则有自己的看法。格特姆机场抢劫案中被打死的一名卫兵的父亲说：“无疑他是逃跑了，谁也抓不住那只鸟，因为他总是走运！”此人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公开而详尽地谈论他丧失亲人的感受，几乎成了名人。这人尚不知名声是一种疾病，正如奥斯瓦德所深深体会的那样。“名声酷似一个姑娘，将对那些屈膝跪地追求她的人忸怩做态。”

企鹅曾指挥一群鸟攻击从高速公路的隧道里行驶出来的车辆，其中一个被杀死的人的妻子气愤他说：“我要求几名高级官员下台！对那个无法无天的精神变态者管束得如此不严，实在没有道理！”

那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的另一个人的女儿泪流满面他说：“格特姆的公民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警察为什么不保护人民？”

奥斯瓦德觉得这些态度荒唐可笑。他现在根本不可能去伤害别人。而且令他惊讶的是，想到那个爱尔兰人可能会丢掉饭碗，他竟感到很烦心。

但还需有个计划，他要生存就得离开这所房子，而且要逃离骚扰他睡眠的那个蝙蝠家伙。“噢，舒适的鸟，你充满忧愁的脑海郁闷沉思，直至它变得平静安宁。”他目前还不敢以企鹅的面目外出。这样将是对他自己过去的讽刺。他在骗谁？他再度朝镜子里望了望自己。企鹅已然死了。正如大家所猜疑的那样，蝙蝠侠已杀死了他。

他过去既滑稽又幽默，现在他似乎反倒与他憎恨和惧怕的蝙蝠侠很相象了。过去是他毁灭世界，如今是世界在毁灭他。制定个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他一直擅长制定计划，然而却没主意。

显然他首先要多睡觉。奥斯瓦德近来睡眠太少，老是做梦。而他睡眠不足是想不出计划来的。

“我受伤的耳朵在疼痛……”

格特姆市所有的鸟都在尖叫。奥斯瓦德想从梦魇中醒过来，但总是不能如愿，因为蝙蝠侠把他拽入了噩梦和恐怖，以及鲜血淋漓的被肢解的鸟群之中。

几周后奥斯瓦德清楚地意识到，大街上不会有人认出他是企鹅。只要他有勇气，便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溜达。因而他逐步地外出了：去商店买点鸡蛋，到另一条街打点酒，有一次还跨过几条街去了一家电影院。最终，有关企鹅命运的猜测在报纸上销声匿迹了，此外蝙蝠侠也在对付罪犯中的后起之秀，那些人已足够让他伤透脑筋。

渐渐地钱快花光了，于是奥斯瓦德需急迫地拟定出一个满意的计划。

供流浪汉准备的食品库是他第一个目标。他现在人很瘦，因而从带链子的后门任何一边溜进去对他来说都易如反掌。进入储藏室也轻而易举，只须推开一扇窗子就行，不需任何工具和专门技巧。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根本不须穿化妆服进行伪装。

储藏室的四面墙上都是罐头食品：大口袋的面粉、吃的和蚕豆。地板上是大大箱子，里面装着干汤佐料、水果、坚果和大米。这些食物包装一般，说明文字千篇一律，似乎很合乎他目前对饮食的心态。简单耐吃，犹如维持发动机运转的汽油。

当奥斯瓦德咀嚼着少数那些他能够吃的食品时，他体会到吃他“诚实地偷来的”食品是多么的舒适和可口。

尔后，他又从一次室外商品销售会上偷来几只台灯、一条地毯和一张小桌子，以便装饰他的房间。当时卖货的女人只是稍微转了一下身，帮着一个老太太试穿了一下一件老式服装。奥斯瓦德的速度令他自己都大为惊讶——这是他所记得的最满意的偷窃之一。

他所会做的实在太少了。他不分昼夜地在格特姆大街小巷上闲逛。思索和体验着。

他观察着人们把城市当成舞台，在上面演完他们的生命和家庭戏剧。他惊讶地发现格特姆的大街上增加了大量的流浪汉和疯疯癫癫的傻子。他当企鹅时，对这些现象似乎根本没有注意——这类人的数量在他鼻子底下迅速增长。仿佛做为企鹅的他、蝙蝠侠，以及其他穿化妆服的疯子们只是在一个神秘的空间里交手打斗，与眼前的劳动世界恍如隔世。

他跟着一个卖旧货的走了好几条街，后者用大舌头不停地吆喝着，神奇地在来往的车辆中穿梭自如。他在街道上既卖又偷，还颇有一套推销术，逢人便过分热情地点头哈腰。大街上还有玩耍的儿童和遛着营养不良的瘦狗的老人。

他观看和倾听着两名妓女和一个拉皮条的为价钱毫不顾及地争吵着。一个妓女掴了另一个妓女一记耳光，拉皮条的忙插在两人中间去拦，结果险些被打瞎一只眼。几个老太太从旁走过，那副从容劲似乎对此根本不在意。

如今在格特姆的一些地方。人们可以花钱满足各种欲望。他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一家专门做穿孔的美容厅，出来后他脸上的各个部位竟挂着十来个银环。他看见身穿紧身皮革服装的女人们走进码头边上一间东倒西歪的房子里，出来后都一瘸一拐的，脸因剧痛而扭曲着。然后他又去观察了几次，那个房子的生意显然仍继续做着，且做得很红火。他还发现有的咖啡厅里侍者对顾客能说出最令人作呕的语言，顾客却因此大把大把地给他们小费。

他还碰到一些人，但分不清他们的性别、身份、民族和肤色。有时进城，他简直不知站在他身边问他时间和路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听到某种声音，那声音他过去根本不会认为是音乐。有时根本无法分辨演奏的是什么乐器。令他迷惑的是，有些歌他还挺喜欢；另一些歌则刺激他的神经，让他感到疲惫和恶心。

他看书，看恐怖电影，难以想象的事在电影里已经司空见惯了。在他坐大牢的这些年里，社会自身已衍变成一种艺术形式。人们对死亡已不像他记得的那样感到不舒服，而是像吃没有营养的食品一样乐于玩味它。死亡已成为食品、服装和艺术。对某些人来说无疑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他过去精心策划罪行并为此而赎罪期间，一代以恐怖行为为乐的人诞生了。

然而城市的某个角落仍有蝙蝠侠的身影。他隐藏潜行着，等待着每一个机会进入奥斯瓦德的梦境，用颜色和声音使其发疯。

一天下午闲逛时，他在住所附近看到一座废弃的仓库。颓败的建筑物空荡无人，只是从头顶高处的大梁上传来刺耳的尖叫声。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些飞来飞去的害鸟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叫声，于是立即走开了。

“透过朵朵白色轻云，蔚蓝色天空大笑着……”

奥斯瓦德在马路边上扭转着身子，寻找笑声的方向。是坐在车站椅子上的一个小女孩，正为她同伴扮出的怪相咯咯笑着。然而那笑声瞬间变得宽厚沉重，成了一个蝙蝠人的大笑声。

奥斯瓦德在拟定出计划前的漫漫长夜里，总是醒着倾听那些昆虫、蝙蝠和叫不出名来的动物在他废品堆似的房间里飞来飞去，它们像家神似地吱吱叫着，在地板和墙壁的夹缝里，在隐蔽的污垢中。在曾在这里住过的穷鬼们留厂的腐败的破烂中寻觅吃的。他想象这跟在坟墓里肯定一样：尸首焦急地等待着那些同住在宇宙间的看不见的动物来把棺材撬开，寻找刚刚离开身体的灵魂把它吃掉——那灵魂里寄寓着失落的岁月，发霉了的野心和未发掘的潜力。

“如此多的充满唱喝私语的夜晚……”

又有一天下午，他走进坐落在城内最贫穷最不安全地区的一座破教堂。靠背长凳上斑痕累累，好像一群野兽曾来这里恶作剧地玩耍过。地上到处是垃圾，他看到十字架和其他装饰物已被从墙上取下，上面留下了灰尘痕迹。一个犄角处堆放着扔掉的黄色祭衣。

过去做为企鹅，他从不去教堂。但做为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他依稀记得在母亲和姨妈的逼迫下，他曾在教堂的长椅上和主日学校里消磨过个把小时。她们总是说他最需要宗教的开导。她们说的当然没错，不过尽管她们督促他，他从教堂里仍没获得什么东西。教堂注重贫穷和谦卑行为。这些他不认为有何用处。

说到贫穷，这所特殊的教堂似乎到派上了一点儿用场。看得出来叫化子曾在这儿住过，几件被丢弃的外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一个老牧师穿着磨损的黑衣服，正歪在前排长凳上睡觉，似乎是想提醒人们他这所教堂还不至于惨到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步。奥斯瓦德曾看见他在一个杂草丛生的篮球场上教几个住在附近贫民窟的孩子打篮球。他觉得冲他付出的劳动，此人应该得到休息的奖赏。

由此看来，奥斯瓦德觉得他本人应在幸福时代到来以前放弃睡觉。

他看着四周曾经一度辉煌的彩色玻璃。制作工艺的出色对于这么小的教堂来说令人叹为观止。他想象在遥远的过去，他们肯定有一位富有的赞助人。这里的图形并不像他见到过的一些新型廉价玻璃似的一涂油彩了事，而是由几千块小彩色玻璃组成，它们相互用黑色铅皮嵌在一起。

然而现在所有窗户的彩色玻璃都掉了，代之以平板玻璃或索性空着。窗户的表层也蒙着厚厚一层油渍、熏烟和污垢、以至图案看去像患了某种疾病或已死亡。但它们过去的富丽堂皇还是不难窥见。图案并不是随随便便涂就的、而是经过仔细斟酌，一次画一小块。图案是姿态各异的小天使，最美丽的是它们的翅膀，从一个窗框延伸到另一个窗框，五彩缤纷地一直升向格特姆的天空。

对奥斯瓦德来说，现在来到教堂或许并非为时过晚，一点儿益处没有。

他有时弄不清他是不是真正明白他选择企鹅做为他的绰号的原因。企鹅是不能飞的鸟，无用的飞禽。如果像这些天使似地拥有翅膀，那他就得利用翅膀。就意味着他要冒飞翔的危险。飞翔就有摔下来的可能。奥斯瓦德匆匆赶回家开始塑造他新的生活。

9个月在住所里的独处为他创造出了一个他没能马上意识到的新的自我，这新的自我或许一直就在企鹅滑稽外表的背后隐藏着。

奥斯瓦德刚搬过来时对自己的变化感到很害怕、于是把所有缝制的鸟都塞进了橱柜里。这会儿他把它们一只只拿出来，仔细查看，然后把一些放回到他房间四周的阁板上，接着又从另外一些身上拔下羽毛。皮和其他零碎的东西，拼凑成一样古怪的东西，小心地放到他起居室肮脏的地毯上。

奥斯瓦德把那所废弃教堂里的黄色祭衣拿了回来，因为它们很接近他的灵感。这些衣服现在挂在浴室的门后面。他缝纫的技术很差，但勉强能将就（不过他知道他的笨拙正好能加强他所要取得的效果）。他把这些脏兮兮的衣服尽量改小，以便能像紧身衣似地贴在他瘦弱的身体上。

在他住处附近垃圾遍地的小巷里，他拾到一些旧帆布和塑料、铁丝和尖细金属，还从一只被报纸包着扔在垃圾箱里的死狗身上扒下一层腐烂的皮毛。

他高兴地找到几把雨伞，伞面已烂掉，伞架却完好无缺，再次利用这些精巧而具有欺骗性的家伙捣捣东西令他感到抑制不住的愉快。

现在他所欠缺的就是一个合适的绰号了。蝙蝠侠把他推入到一个黑暗。充满寄生虫。裹尸布和坟墓的世界。从而杀死了企鹅，但却创造出了一只坐山雕。

坐山雕十分欣赏他的新雨伞。他说不准是否有机会使用它，但不管怎样它都是个神圣的物件，与他在那种昏暗的另一种生活（如今它已成为他的想象了）中所能创造的雨伞一样精巧。这把伞是骨头和皮肤做的，漂亮至极，顶端是鸽子的头颅，可以喷射毒气和粘滑难闻的液体。

他爬到裂开的椅背上往下一跳，翅膀明显放慢了他下降的速度，令他很得意。“乘轻风飞入仙境。”接着他又反复地试着——双脚腾空，两手在空中挥舞——最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爬到了太平梯上，傻乎乎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坐山雕惊愕不已，翅膀灵得很。他落地时非常轻缓，仿佛他已能飞。或许等他再掉几斤肉，等他的骨头之外只剩下一层皮时，他就真能飞了。“倏忽之间把我们的一切烦恼中诱开：我们仿佛从地球上拔起，踏踩在镶花边的卷曲的白云上……”

他开始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在这个象征着他新身份的新服装上，以便适应它。他吃饭、看电视、听广播都穿着它。洗澡时他也不脱，尽管缝得较松的针角和翅膀的机械部分很可能被水冲坏。他想让自己觉得这套服装就是他的皮肤，过了一阵后，他确实感到它同自己的皮肤已没什么差别，已彻底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了。不久，穿其他的服装和下把自己想象为坐山雕已使他感到很别扭。要是他能穿着这一身服饰外出去乘公共汽车或买菜和报纸，他一定会那样做。倘若有人问他为何穿这么一身古怪的玩艺儿外出，他就装作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把每面墙壁都装上了一人高的大镜子。那些镜子很大且不相配，都是他从废品堆和廉价二手家具店里拉回来的。他觉得有必要从各个角度审视他

的新形象，然后才能走到大庭广众中去。

有时他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变形的面目便害怕得颤抖。他自己和其他动物的肋骨都突出着，皮肤上面满是斑点。他黝黑的眼睛朝前瞪着，嘴也小了许多，四肢的肉上油渍渍的还有条纹。他两颊上布满一块块的灰斑，红色喉头往下垂着，浮在他窄肩膀上的是拼接起来的无比荣耀的大翅膀。消瘦使他看上去比以前高了，从而显得更令人畏惧。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样子很迷人，似患了结核病，有种高贵的气质，这时他便感到格外满意——他崇拜的济慈不就死于肺结核吗？他的天才同济慈的一样，在有生之年很少得到人们的欣赏。保守的批评家称济慈为“无知和易变的骗子”，是善写“荒淫和粗鄙诗行”的作者。济慈的第一本诗集卖得很糟糕。直至他死后批评家们才意识到他们低估的是何等一位了不得的天才。

蝙蝠侠总是恬不知耻地要把这只鸟送进监狱，他会不会有一天认识到这只仪表堂堂的鸟的高贵？他对此表示怀疑。那个蝙蝠废物笨得像个木头疙瘩。

他睡觉也穿着那身装束，醒后就在屋子里来回行走，拼凑的翅膀搅动着房间里污浊发霉的空气。

“他的记忆，你的最直接。最邪恶的耻辱……”

他想象着他的老朋友沙基看到他穿着这身崭新而奇特的装束时会是什么反应。沙基过去总是拿奥斯瓦德穷开心，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奥斯瓦德的脸按到他的饭上；要么就绊他一跤，让他当着别人的面摔个大马趴；或者用雨伞猛砸他的头，使奥斯瓦德走起路来都十分困难。

用奥斯瓦德的痛苦取乐。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乐？那些事到底有什么可乐的？沙基使他对自身的自身价值表示怀疑。

把奥斯瓦德所有漂亮的鸟都杀死的也是沙基。

有人进到了他屋里。

奇怪的是坐山雕竟能因此而醒过来，仿佛他的皮肤如今薄得已成为他神经的触角，成为他感官的坚韧天线。有人刚才潜入了他的公寓，从太平梯的冷空气中穿过破烂肮脏的窗帘，进入到了坐山雕热烘烘的散发着臭味的私人空间。

他从硬床上轻轻坐起来，两个翅膀静静地垂在身边。他屏住呼吸，于是贴在肚皮和胸上的布绷得紧紧的，他悄悄穿过房间，尽量避开空罐头盒和废物，以免他带爪子的靴子碰着它们而发出声响。他听得见那人在另一个房间走动的声音。坐山雕停下脚步思索着，一阵冷风使他的双翅震颤了一下并张了起来。那人绝不是蝙蝠侠，因为他要是听到蝙蝠侠的动静，一切就已经迟了。蝙蝠侠是与黑夜、尘土和无声的阴影溶为一体的。另一个房间里的人很笨，呼吸的声也很大，是个胆战心惊的生手。显然是个想行窃的傻瓜蛋，这种人企鹅是决不会雇用的。

坐山雕想象着他已经闻到那人吓出的一身臭汗味。

坐山雕穿过凡层阴影进到另一个房间。他愈来愈兴 848 奋，便张起翅膀擦过旧墙，翅膀锋利的边缘扎进脆墙纸里，发出极微弱的声音。

盗窃者抬起头，坐山雕便站住不动。行窃的好像在盯着他，但在昏暗的光线和破烂堆之中却看不到他。那人因没找到值钱的东西而显得很急躁。蓦地，坐山雕竟窘得脸红起来。这时失望的小偷转了个身，朝厨房走去。坐山

雕悄悄跟过去，紧盯着那人肥乎乎的后背。

接着，小偷突然转过身，手里握着把刀，吃了一惊的坐山雕立即将一只翅膀朝前一扫。翅膀上方的坚硬边缘割到了小偷的手，他惨叫一声，刀子落地。坐山雕厉声一叫冲了上去，他伸舌吐牙，张开的双翅犹如锯齿。

“他乌黑发亮的眼睛闪烁着光；他的双腿的确显示出坐山雕出腿一扫，缚在脚背上的利爪划着了小偷，将那可怜的家伙从腰到脖子剖开。他升起一股冲动，想吮吸小偷流出的血，用他食腐肉的嘴舔舐血的滋味，但他却控制住了冲动，因为他这一新的伪装。新的自我竟变得如此真实、自然乃至有意思，不由突然使他感到惧怕。

小偷尚没死，他浑身是血地朝前蹒跚着，血流不止，胳膊高高举起，手指颤抖。坐山雕退后一步，踌躇片刻，然后又朝前迎住他。他张开翅膀，小偷一下子倒在他怀里，似乎终于得到了天使的拥抱。

“那里的翠鸟看到了他艳丽的羽毛……”

鲜血喷洒在坐山雕的装束上，由此产生出的效果令他很愉快，他现在就像一只抽象派的雕塑鸟，身上镶着一道道色彩。的确，这是一只气派恢宏的食腐鸟，它的翅膀上传播着疾病，嘴上粘着死亡和恶臭。

“那些如丝的鳍，金色轻盈的鳞……”

然而最奇特的是他的装束能根据他的心情，特殊的阴影和光线而产生变化。他的装束是不同材料拼凑而成的，没有一处的颜色或布料是相同的，从而使上述变化成为可能。当他在城市的光线和黑暗中移动时，装束上不同的部位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色彩和形状。

“在那里看见了天鹅，它的脖颈是拱形的积雪……”

只要光线适宜，他发现从他背部或有时从侧面看，他披着装束的身体美丽非凡，极像一位裸体漂亮的、羞于被人窥看的处女。他常常几个小时地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既不进食也不饿。

“美丽的尤物是永久的快乐……”

坐山雕如今冥想着他身体上的永久变化所给他带来的纯粹而经久不衰的快乐，心思便不大放在金钱以及金钱能给他带来些什么上了。毋庸置疑，企鹅的生活从没给他带来这等平静的满足。最后他总结出，在他的新生活中金钱多少只是次要的，因为他的新自我本身就是一种报偿。他过去要是知道这些就好了！那样他就会免受那么多苦了，更谈下上坐了那么长时间的大牢。

奥斯瓦德意识到，穿着化妆服的罪犯实际是个表演艺术家，他的影响必须要超出他所生存的世界。对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与他的装束彻底融为一体，以使两个世界合二为一。因而寻找合适的化妆服至关重要，企鹅就一直不适合于他。

他的作品要像济慈的那样生存在永恒的艺术世界之中。犯罪表演有如“希腊之瓮”，即“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上述表演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次要的，最重要也是最有长久价值的是表演本身。这将是坐山雕走向永恒之路。

但蝙蝠侠呢？一想到那个夜间使者就会使他无端地感到恐惧和焦虑。但那个蝙蝠爆发户也无法长久地干扰他走向永恒的抱负。

当天夜里，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他还叫 A·奥尼斯、企鹅和坐山雕）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做编辑的噩梦。他梦见的是艺术。

后来的几周里，坐山雕犯的都是些小罪，目的是建立信心和为自己提供基本的食品 and 收入。每一次他都让他的行为富有一些戏剧性和有所创新，但

对他日益增强的本事展示得又不过分，以免使他的杰作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虽然他还能想到蝙蝠侠，而且时不时想象那个披斗篷的斗士就在附近，说不定就在房顶上，但对与他遭遇己不感到特别的紧张，到目前为止，他的罪行很不起眼，目标暴露的也不大。看见他的大多都是酒鬼和乞丐，在他们眼中，他是噩梦中的幽灵，一只令人头疼和发疯的鸟，是飘离出身体的灵魂和天使的美妙幻觉。

他潜入养老院，对于他的出现没人报告，因为里面都是上岁数的人，不是吗？他告诉那些半醒半睡的人他是死亡天使，当他们哭着蒙住双眼乞求他饶恕时，他便从他们的口袋里和梳妆台的抽屉里把钱和珠宝偷走。

他以同样的方法潜入医院病人的身边。有时病人为了让他走开，宁愿把自己的东西拱手相送。有时他对病人说他们能被治好，不必担忧。他想这些无关痛痒的鼓励话或许对他们能有好处。

他还溜进殡仪馆的后门，从刚死的人身上偷些衣服和别的东西。有几次他行窃时，隔壁房间正举行追悼会，而死者正是他不久刚偷过的人。他时不时地把一些有趣儿的小饰物加到他的装束上，嘴里唱着：“坐山雕，坐山雕，食腐之鸟！”

他认为为了应付噩梦中那个蝙蝠侠的可怕威胁，他必须积累大量的黑夜象征，越多越好。

然而蝙蝠侠却飘浮在夜晚的天空，寻找着那些穿化妆服的人和惹人注目的事件。他并不居住在这座城市中这片最贫困的地区，与疯子 and 病人生活在一起。这里是坐山雕的天下，蝙蝠侠对他一无所知。

他琢磨了几周，决定不下在这些不景气的店铺中先从哪几家下手。最后，他选中了一家看上去最肮脏杂乱但可能有令人惊奇的好货的铺子。这种铺子企鹅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但在行窃操作上肯定具有美学价值。它囤积着大量陈旧腐败食品——正好是坐山雕要吃的东西。

上到屋顶上易如反掌。他松软的皮肤下总是藏着大量的肌肉（那是他小时候玩命练的），如今派上了用场。

“当一颗新星滑入到我的视野时，我感到我恰似天穹的观察者。”

他又轻又瘦的身于漂亮地朝商店里降落下去。由于身上没有肥肉，顺绳而下轻松自如。他没料到会如此轻松，以至于竟然打乱了自己的节奏，险些从绳子上掉下来。当快落到一个老头的头上时，他猛地在空中停住。他听见头顶上的大梁呻吟了一声，但老头似乎没注意到。也许他耳背？这人决不能与蝙蝠侠相比。

他轻展双翅，它们就像长在他身上一样，类似肌肉的控制比他期望的要灵活得多。他微耸翅膀，翅膀便升高，朝一边稍微偏移迎住气流。以这种方式他便可以使用他坐山雕的翅膀更加轻柔地进入房间，有如一只庞大的食腐天使，根本不会被人察觉。

他感到自己的肌肉满意地伸展开来，觉得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梦想。

他穿着金属鞋的脚落在老头的肩膀和秃头上。老头的头皮上随即渗出一层粉红色的鲜血，倒在地上。他戴的圆眼镜裂成碎片，天女散花似地纷纷落地。坐山雕拾起镜框插进他皮带上的口袋里，以当作纪念品。他冷笑一声，他的胸膛上别着各种各样的小饰物——环形物。饰针、助听器、小孩含在嘴里的牙圈一挤在一起叮 作响。

“我在金子世界中四处遨游……”

这家当铺灯光昏暗，物品少得可怜，但作为行窃的第一家也算不得什么。满头是血的老头还想爬起来，坐山雕又给了他一爪。他本想杀死这个店主，看看他乌身上的武器到底能给这个又老又弱的人造成多么严重的创伤（能挫伤他的元气吗？能让他五腑六脏碎裂吗？），但又觉得不是时候。而且坐山雕还想留下一个见证人，——一个晕头晕脑人们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的见证人，他只能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叙述见到死亡天使的情形。

他从店主放在柜台底下的一只锡盒里拿了一些稀有钱币，又往一只布口袋里塞进了一些他尚没找到时间为他的新居添置的小器皿——烤面包炉。带表的收音机等。考虑了一下后，他又拿走了一架台灯和一颗干瘪的假人头，然后便朝屋顶爬去。他在打结的绳索上摆出一副威猛的模样，以期他那唯一的见证人若是还清醒的话，能目睹他精彩的退场。

横穿屋顶时，他拼接的翅膀疯狂地跳动着，他想象着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

一个小时后，他慢慢潜入一座废弃的仓库，竖耳细听那细小的动静，无数小生灵一齐起飞的振翅声。他刚搬入这一片儿时就在这里注意到了它们，于是当时下决心再获得成功时——倘若他倒霉的生涯还能再给他一次成功机会的话——就来这里庆功。

一群群的蝙蝠像长着褐色皮毛的香蕉似地吊在一起，它们的翅膀酷似冷色的裹尸布，紧贴在身上。它们的身长不过两三英寸、翅膀的长度约一英寸，但它们数量多得惊人，如果将其尽数消灭必然会带来特大快感。

他蹲监狱时身边带着本翻旧了的指南，他清楚地记得上面的介绍。棕色人蝙蝠。居住区横跨北美、阿拉斯加、中美，直至西印度群岛。生存地有所差别，但喜与人类为邻。捕食几乎所有的昆虫，蛾子除外。每小时可飞行约15英里。产卵期从4月至7月。他看到几只幼小的害鸟依偎在它们母亲的怀里。大多数都是双胞胎。那个披斗篷的斗士，傲慢而刚愎自用，想象自己是法官和审判官，是我们所有人的仲裁人。让他大吃一惊吧。

坐山雕爬到与蝙蝠平行的高度，将汽油快速浇到它们身上。它们还没来得及逃脱他就点燃了火柴。

蝙蝠们尖啸着，像烈火中的树叶似地纷纷坠地，他得意地拍起了掌。可爱的火苗像神话中的灯笼。他一回到住处就将把那情形写入诗篇。

“在冲突中朝岸上投掷一枚宝石，它是花卉王国中的王冠……”

他旋转起来，为他的胜利而陶醉。他又一次在逆境中占了上风。无论他现在管自己叫什么，世界再度成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虫，只要时机成熟就可任他咀嚼吞咽，而且他如今胃口大开。

仓库烧了一晚上，同时还烧毁了两栋简易公寓。格特姆消防队面对这一火灾无能为力，尤其是那一地段的主要消防龙头不知被什么人给毁坏了。

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从他寝室的窗户观望着，借着玫瑰色的火焰阅读着济慈的诗。

“弱小欢快的火苗在新添的煤火中跳跃。”

后来他带着翅膀躺到床上，笨拙地将翅膀分在两侧，直到舒适为止。此时他已不能想象脱离开翅膀了。一旦不会飞的鸟获得了翅膀，对肮脏的土地他就不会再满意了。他闭上眼，开始梦想飞翔。“平稳而悄然地滑过，我愉悦……”

大火后的几周内，坐山雕看到邻近的街道上一片忙碌。几个街区之内都驻扎了消防队员，以防出现新的麻烦。检查人员在废墟里寻觅着，把可能有用的证据装进衣袋。到处都是警察，他们询问过路人，指挥交通，驱散人群，捕抓抢劫者和那些傻乎乎引起穿蓝色警服的人注意的家伙。

坐山雕这一时期自然不能出门。他仍穿着那身装束，不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敢靠近窗子，生怕有人从街上或另一座建筑物上看到他。最后他只好妥协，又换上了科布波特的打扮，从而可以不惹麻烦地走到大街上。他在附近的杂货店里盯着他仍不大能吃的食物。有时他买些小吃和快餐——土豆条或饼干——为保持他有些改变的心态而慢慢嚼着。

还有些时候他仁立在街角，几个小时之内干巴巴地观察行人。冲进他鼻孔的味道是烟灰、废气，瓦斯和香水的强烈混合体。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抹这种气味强烈的香水，还是只是他那一地段的女人有这个嗜好。

他偷偷摸摸地用手摸楼房的砖面。橱窗的玻璃和从他身旁走过的女人的衣服和皮大衣上的毛。他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东西都粘上了他用一点儿小火创造的烟灰，包括女人。什么东西都没能逃脱他的创造。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格特姆的所有报纸。这一时期当地报纸对他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每天他都寻找有关企鹅、监狱体系以及蝙蝠侠的消息。他尤为注意蝙蝠侠的动态，以及他对所谓格特姆市“弊端”的看法。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斯瓦德从报纸上读到还有另一个食肉鸟与他在同一个地段上。“食肉鸟跟踪并杀害护士！”“食肉鸟仍逍遥法外！”“蝙蝠侠向食肉鸟发出愤怒的挑战！”各家报纸就是以这样的口吻称呼那个家伙的，即他是一个新出现的威胁。

蝙蝠侠为食肉鸟而忙碌起来，显然他认识一个受害者，并正以私人身分追踪食肉鸟。蝙蝠侠就是这样，一切都不会改变。他是牛仔、野心家。恶梦中的骚扰者。

但蝙蝠侠对食肉鸟住在哪儿一无所知。而奥斯瓦德知道——奥斯瓦德知道得很清楚。他胜过蝙蝠侠一筹，这一快乐的感觉实在不易挥之而去。

他第一次见到那家伙是在大火后的凌晨。刚开始他同别人一样现出好奇的样子，观望着火势，盯着堆积起来的灰烬。后来奥斯瓦德注意到那人的动作。他差不多脚尖着地，稍有动静头就转将过去，手指头蜷缩着、舌头不停地舔着嘴角，鼻孔张得极大，似乎在闻烟灰废墟以外的某种气味。他是人形的鹰，是只猛禽。

奥斯瓦德观望着他盯着从他身旁走过去的女人的样子。同样的伺机等待的模样。鼻孔仍是大张着，仿佛他能闻到她们肉里面的气味。他的目光和不停运动的舌头，似乎表明她们是最有营养的食品。那人看上去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而奥斯瓦德觉得他的缺乏控制很可怕。

最后那人腋下使劲夹着一个潮湿的纸口袋走了。他过十字路口时很小心，让老人和小孩先过。他仿佛是个对一切都关心的人。奥斯瓦德过去看见过别人带着那种纸袋——可能是漏汤的午餐要不就是纸袋曾放在湿柜台上——但他从没见过谁把午餐箍得那么紧，仿佛正绝望地抱着他受伤的孩子。

奥斯瓦德看见那人在附近晃荡厂两三天，总是带着一个纸袋，脸上一副饥饿的表情，于是决定跟踪他。每逢街角他就站在他背后，遇红绿灯时他便小心翼翼地同他一起过马路。当那人翘起鼻子时，他也朝女人们闻着。总之，他想让那个家伙知道，在格特姆的这一地盘只允许有一个食腐肉的人。

奥斯瓦德体重减轻后最明显的一个有利之处，就是成了一个极不起眼儿的入。他的鼻子仍需要化一点儿妆，以遮掩其长度，但那很简单。食肉鸟的住处离奥斯瓦德的住所隔一个街区，他每次都从食肉鸟住的地方跟着他，从那一地段走出一两英里后进入城里一片有钱人的住宅区，其间食肉鸟从没回头张望过一次。

每次路过一个女人，哪怕是老太太，食肉鸟都一边闻一边笑，而且好像随即便出一身大汗，以至他薄薄的白衬衫像挑破的水疮似地粘在他的皮肤上。但他在他居住的地段内从不与任何人说话。此人显然很聪明，奥斯瓦德想，决不是个白痴。但他并不喜欢此人。几年来，奥斯瓦德第一次遇到了一位除蝙蝠侠之外能真正引起他不安的人。

“我有样东西给你，”食肉鸟对一位穿雨衣的年轻女人说。那人的大胆令奥斯瓦德一惊——他从不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一个女人说话。

年轻女人抬头看向食肉鸟，她那灰色的眼睛里充满疲惫的神情。当时奥斯瓦德心里想，她是否真的如此年轻。他能看到她眼角的鱼尾纹和两颊干燥的皮肤。“最好是纸币，伙计。至少 50。”她的声音粗鄙，嗓子里像含了痰，奥斯瓦德顿生厌恶之感。

食肉鸟笑笑，贴近她，又说了几句奥斯瓦德无法听清的话。几分钟后她粗声大笑起来，然后随他走进一片新写字楼群中一幢半竣工的楼里。几个小时后他单独走了出来，腋下依旧夹着纸口袋。过了一会儿，奥斯瓦德决定放弃进一步调查，转身回家了。

第二天那年轻女子的照片在报纸上刊了出来。她已被杀害，文章说她的一只手被剁掉了，下落不明。

翌日奥斯瓦德又看到了那个人，手里拿着纸袋。奥斯瓦德仔细盯着纸袋上的污渍。他离那人很近，几乎快要闻到污渍的气味。他怕食肉鸟注意到他，就谨慎地抬头看那人的脸。那人两眼无神，心不在焉。纸袋上的污点似乎只是块油渍，是食物留下的。但奥斯瓦德的嗅觉闻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味道，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但他却叫不出名来的东西。

那人再次走出那片地区时，奥斯瓦德距他只隔一条街的距离。食肉鸟走进一座公园，坐在一条长凳上吃他从油纸袋里拿出来的三明治。

一个网球从附近的网球场飞了过来。食肉鸟反应极快，立即用没有中二明治的手接住球，又轻松地把它扔回球场。

“谢谢，先生！”漂亮的打网球的少女笑着喊道。食肉鸟没有笑，继续观望着那群打球的少女，坐了几个小时。他边看边浑身冒汗，眼睛因体热而蒙上了一层薄翳。他紧紧地盯着那些女孩。一群小鸟，奥斯瓦德想，不由后背冒出一股寒气。

食肉鸟把所有的三明治都吃完后，他的纸袋里好像还有某种沉重潮湿的东西。

最后那人离开了公园，回到他住的地区，爬上楼梯回到他的寓所。一个来小时后，灯灭了。奥斯瓦德拿不准那人是否看到了自己。

第二天一早，奥斯瓦德跟着食肉鸟来到毗连他们居住地区的一家小饭店。那人在饭店里耽搁了一个小时后离开。他走后一刻钟，几辆警车和两辆救护车呼啸着停在饭店门口。第二天清晨奥斯瓦德打开报纸时，标题只有寥寥几个字：“又一名受害者！”报导说死者身上遍布伤痕，而伤痕的特点酷似一只大鸟所为。报纸还说蝙蝠侠已加速了他的侦察。这使奥斯瓦德想到食

肉鸟和坐山雕之间的相似性，担心政府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思索，他要是遇到蝙蝠侠将怎么办。

不能让这样的书发生。必须想法除掉这个食肉鸟。在蝙蝠侠发现他们俩之前必须采取行动。

次日，食肉鸟黄昏后才离开他的寓所。奥斯瓦德跟着他又进入那个有网球场的公园，他依旧坐在同一把长椅上，但球场上却空无一人。3个小时后他返回公寓，整个期间没有同一个人讲过话。

第二天晚上他又是在天黑后出来的，但这次只在附近的住宅区毫无目的地转悠。他仍带着纸口袋，但从没从里面拿出过东西。一次奥斯瓦德看到他打开纸袋，仔细闻了闻里面的东西，然后又合上了。

这样跟踪了几个晚上后，奥斯瓦德决定又到了坐山雕再次露面的时候了。

坐山雕在阴影里潜伏着，直到那个满身臭汗的瘦瘦身影手里中着纸袋离开他的寓所。遇到第一个太平梯时，坐山雕爬到了楼顶，以便他能在那片地区跟踪那另一只鸟。后来楼房越来越矮，树木和灌木丛也多了起来，于是坐山雕从楼顶上下来，在树丛中继续跟踪食肉鸟，与他只隔几步之遥。他们从别人家起居室的窗户前走过，看到家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路过别人的阳台，上面演奏着音乐，还有女人在唱歌。奥斯瓦德还听到孩子们在灯光昏暗的后院游泳池和场地上玩耍的声音，他但愿食肉鸟别去碰这些人。

食肉鸟走到河边，走进一家破旧不堪的旅店。坐山雕等几辆车从停车场上开走后、朝一扇门顶上亮着暗灯的侧门走去。

坐山雕站在弥漫着尿味的过厅中央，一动不动，像是一只嗅出了周围有隐藏着的猎手的小鸟。他不喜欢这地方。这比他的住处于净，但却显得……很丑陋。他试图嗅出另外一只“鸟”，另外一只……猛禽在什么地方。他觉得自己太暴露了，易于遭到捕杀。他可以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他感到脸上。胸部和手上涌出一股可能是惧怕的热流。他逐渐觉得那热流传遍全身，使他兴奋起来。他微翘鼻子，使劲张开嘴吸吮空气，空气中有股鲜血的味道，而且是刚流出来的鲜血。

坐山雕走近旁边的一道门，朝木头上闻着，空气从门两旁的宽缝中流出来。他的指甲都经过修剪，只有两个除外。他把那两个像刀子一样的长指甲插进门缝，轻轻一扭，门开了。他不由自主地张开鼻孔嗅着；一团热热的唾液涌进他的嘴里。但他与食肉鸟不一样。他发誓他们俩截然不同。他慢慢朝后面的客房走去，心里十分清楚他将发现什么，因此根本不必开灯。

一个年轻女子四肢扭曲断裂，身子被弄成卍形。这个食肉鸟很注意事物的形状，他也是个艺术家。

女人的器官散发着热气。她的肉体被划成一道道窄条，好像被一千只鸟啄过。坐山雕骤然涌出一股可怕的冲动，想冲到她身体前闻她，低头吸她的血。他扭转头，压抑着他内心的恶心。“我俩下一样！”他脱口而出，但愿那女人残留的一丝意识能听见他的话。他左边的门开着一道缝。食肉鸟肯定刚离开，离他不过几码远。坐山雕朝那扇门走去时感到他的翅膀升了起来。

门外是后楼梯，黑乎乎地朝地下伸去。坐山雕在黑暗中朝下走去，一直跟着他下方的踏在金属楼上的轻微脚步声。

他们下了四节楼梯，走进一个潮湿。散发着霉气的地窖里，地窖似乎比压在它上面的楼房要老得多。到处都在扩建，更新和装修。他听说格特姆市

城南多数房子都是这副样子——外表新颖美丽，内部和根基却古老甚至可怕。

地窖的红砖墙透出绿污点。地上是一英寸深的脏水，许多油腻腻的大纸箱子浸泡在水里，散发出腐烂的恶臭味儿。在远处的一个阴暗角落里，食肉鸟转过身面对着他。

“我以为你是蝙蝠侠，”那人粗哑而恶狠狠他说。“我要见的是蝙蝠侠。不是穿鸟服的流浪汉！”

坐山雕膛水朝前走了几步。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因而莫名地感到窘迫。

“你……你会让别人……抓到我！”他的口吃令他很窘。“你……”

食肉鸟气咻咻地逼近他……双脚朝前腾空而起。坐山雕刚看清那人没穿鞋子，而且赤着的足在流血，便被那人用后脚跟狠狠踹在脑门子上。坐山雕扑通一声倒在泛着浮垢的黑水之中。

还没等他坐起身，食肉鸟已骑在他胸上，一口咬住他的长鼻子，狠命地嚼着，显然企图把它啃掉。坐山雕尖叫着，痉挛地扭动身体。食肉鸟跌倒了，咬掉了坐山雕鼻子上的一点儿肉。

坐山雕趑趄着爬起来，嚷道：“住手！他立即转过身，生怕落在水里的那个人从身后再朝他扑过来。

那人从污水中爬出来，早已不成了人样，尽管他没有穿奇装异服。他穿一身黑西服，居然还扎着领带（领带这会儿已经弄污而且被撕破）。这决不是个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而是个热衷于吃人的疯子。那人眼球上翻，眼白里透着血丝。他的牙因咬啮过硬的东西而显得参差不齐。他的嘴往外溢着血。

坐山雕禁不住尖叫起来，这时食肉鸟又一次发起进攻，他穿着西服的两臂连续朝坐山雕脸上捶去，手指变成坚硬的利爪。坐山雕满脸是血，气喘不迭，尽力想挣脱开。

食肉鸟吼叫了一声，又一口咬住坐山雕的鼻子和脸蛋。牙齿扎进柔软的肉中，疼痛深入到了神经。坐山雕亦大吼一声，从手套中伸出金属爪子，猛扎食肉鸟头部的两侧。

他在污水中坐了半个时辰，低头瞪着躺在他膝盖上的那颗血肉模糊的头。这人死的模样并不像个杀手。但只有坐山雕最懂得人不可貌相。

坐山雕一瘸一拐疲惫不堪地走向他的居住区时，感到无比的兴奋，一种他从没有体验过的包容一切的快乐。他差点被杀死，但他没有。他本应被打败，但他胜利了。

他走进一个离他的寓所只有一个街区的小巷。虽然浑身累得没力，他却激动不已。蓦地，坐山雕手舞足蹈起来。他从没感到这般自由，像企鹅似地自然。“仿佛活泼化身展开的翅膀在我脚下鼓动；我情绪高昂，诸多快乐涌现在眼前。”他从未体验过这么辉煌的胜利。

他如此成功，觉得应吃一顿他很少吃的美餐。街角处有一家餐厅和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他当然不能穿着现在这身服装去那两个地方。

有样东西在他前面的垃圾箱里动了一下。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向他呼噜了一声。

他认出是一头价格不菲的东南亚猪，这几年有钱人家的人都买这种猪当宠物。他们怎么能把这样的猪丢掉？他的确生活在一个恣意挥霍的年代。无疑，买这头猪的钱可以够这头猪家乡的一个穷人家庭美美地吃上一年……

他瞪着那头在腐烂的蔬菜中寻食的小猪。小猪也抬起头，蠕动着湿漉漉

的长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继续寻找食物。它难道认不出也不知道他是什人？在动物界，它躲避猛禽的本能早该让它叫着逃到泥泞的马路上去了。

“你没听到巨兽的哼唱吗？”

坐山雕步入头顶上霓虹灯洒下的光线之中，展开翅膀，直至翅膀的两端能够碰到胡同的两侧。霓虹灯照在他装束上的效果令他很满意：红色熠熠闪光，绿色和蓝色被抹上病态的苍白。

他用黑眼睛（他认为在减轻体重后他的眼睛变小变坚定了）盯着那头不幸的小猪，张开嘴发出猛禽的叫声。

“嗷！嗷！嗷！”

坐山雕窘迫得脸色发白，这是企鹅的荒唐可笑的叫声。小猪抬起头，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呼噜一声，又继续吃起了垃圾。

坐山雕大怒，拍打着翅膀朝小猪逼进，脚上的爪子在水泥地上铿锵作响。他张开嘴，让怒气从嗓子眼儿里嘶喊出来。

小猪以惊人的速度从垃圾堆跑开，坐山雕根本追不上它。跑到胡同口时，小猪本想掉转身子，但脚底一滑滚到了大街上，被一辆奔驰的车子又撞回了胡同。

坐山雕站在小猪旁，惊呆了。他低头瞪着他无心害死的小猪。“你的眼神固定，像在诗意中睡去……”他发现自己不可名状地哭了。

猪的身子仍冒着热气，肚子里的东西杂乱地流淌出来，似乎期待着人们去解读。坐山雕抬起头，目测着从死猪到胡同墙壁。到它刚才觅食的垃圾堆、到他们身后的太平梯。到他们头顶上的霓虹灯招牌，以及到遥远的满月之间的距离。

这之间存在着对称，存在着形状，表演艺术家对此须加注意。死猪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内部世界的颜色有机地与外部的色彩融汇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织体，这一织体在总结日常生活中随时发生的死亡主题方面，比坐山雕在美术馆里见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揭示得深刻。猪的皮毛画得很细腻，四肢与躯干的角度关系表现得也很巧妙。唯一的不足是伤口似乎有点精确，不大自然。

坐山雕以欣赏的眼光审视了片刻。然后他想起这一不幸事故发生时他正准备吃一顿难得的晚餐。他禁不住舔舔嘴唇，感到舌头像牙一样坚硬。坐山雕是猛禽，食肉鸟，食腐动物。

他再一次盯住那件“艺术品”（它是在他的影响下完成的）。当企鹅时，他曾认为吃是门艺术。面对这样的艺术形式，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他当然不能等到腐烂开始以后（除非有人认为刚一死亡腐烂就开始了）。但他是艺术家——他可以假设。

“一条新鲜的林区小径，永无止境……”

他毫不犹豫地把嘴插进猪的身体里。他知道他所尝到的并非猪本身，而是几百年的食肉本能。

“嘿，丑小子！干吗呢？……嘿，哥们儿，瞧那丑小子！”

六七个小痞子出现在胡同口。还有两三个在屋顶上，他们遮住了霓虹灯广告招牌，遂使坐山雕装束上的颜色消失了。胡同口的几个人朝他走去，手里拿着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家伙了当作响。坐山雕想起他自己身上的装饰品，轻轻碰了碰胸部，看那些小玩艺儿还在不在。它们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

“我垫起脚尖站在一座小丘上，空气凉爽，如此静谧。”

他感到皮肤发凉，但奇怪的是他并不害怕。他不屑把猪血从他脸上抹去。他知道，冷静是坐山雕对待它即将捕食的动物所持的态度。

“伟大的精神此刻在地球上徘徊……”

坐山雕一跃而起，朝狭窄的胡同滑去，他的翅膀拍打出恶臭味。一个小伙子手里高举着链条在他身子下方追上来……

“……他是云，是瀑布，是河流……”

……小伙子的脸被撕破，他的前克上衣变软而溅满了鲜血。

另一个小伙子从他翅膀底下追来，高举着刀子想捅坐山雕。

“……他是玫瑰，是紫罗兰，是春天……”

坐山雕的长爪子在他胸部划开两条大口子。第一个口子像亮丽的红花开放，第二个似喷泉。

“其他的幽灵分散站开……”

接着又追上来一个，手执一根棍子。坐山雕展开翅膀旋转过身体……

“面对降临世纪的前额……”

他用靴子和脚爪踢在他头上，那头立即皮开肉绽露出了骨头。接着他又转过身……

“这将赐予世界另一颗心。”

……又一个小伙子手执斧头扑来，坐山雕将夹着刀刃的拳头捶入他胸膛。

他默默地站住，血沿四肢流下，其他地痞立即遁入黑暗。坐山雕一笑。

“你们没听见巨兽的哼唱吗？”

他在尸体间走动。“这群美丽的身体竟然从他们的新床上被无情地拽将下来。”他紧盯着他们所创造的艺术。

“无数条溪水汇集成一条小河……”

小流氓们躺在肮脏的布满血污的砖地上，他们的嘴里手里充满着污物，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令人愉悦的形态。坐山雕停止了飞跃，凝机着这不可思议的图案。他在监狱里结识了一些热衷于把他们的追杀者摆成各种形状的杀手，他们对各式图案显示出病态的执着，以至在关押期间还长时间地摆弄他们的衣服，放风时在土地上仔细地涂抹，吃饭时在盘子里傻乎乎地反复布置饭菜，直到吃饭时间已过还没动口。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个中的迷人之处。几个小流氓就像颗怪诞复杂星星的几个边，创造出他们一生中最美的造型。他们的身体流淌着黑色液体，向马路中央的凹处汇聚，使几条小溪凝聚成一个单一图案。“扇形边缘的翅膀，忧郁的头罩瞪视着……”

坐山雕尖叫一声，迅速朝最近处的太平梯奔去。警车的警笛声响彻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夜空中，越来越响。他逃脱不开蝙蝠侠的手心，后杆的阴影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几个夜晚坐山雕想保持镇静，所以他便隐藏在阴影之中，什么也不偷，但仍是那身装束出没于格特姆的各个街区上，似乎要巩固他所剩下的一点儿勇气。

人们发现了食肉鸟最后一个牺牲品的尸首，后来又在几层楼下发现了他本人的尸体，从那以后，蝙蝠侠便时常在市区内这一地区出现。他在找什么？他已知道了什么？坐山雕不断地问自己这类问题。蝙蝠侠若不是在寻找杀手

的杀手、那个还没有让他立大功的人，他就不会在这一片出现。

“……伟大的声音出现之前……让我们的灵魂飞跃……”

坐山雕陡地收住脚，听了一下，然后躲进旁边一座楼角的阴影里。那可能是他吗？

他四下扫了一眼，看到一家被撬开的店铺里跑出一群阿飞。嗯，就得那么干，合起伙来，动作要快。那情景让他想起过去的日子。接着他在他们的上方看到了正在飞速落下来的蝙蝠侠——“你们忧伤神秘中的一个伙伴。”

蝙蝠侠落地时拳脚相加，打倒了两个阿飞。有一个刚要开枪，蝙蝠侠飞身而起，又把另外3个撞倒。“当我在夜晚星空下目击时……”

阿飞和蝙蝠侠之间的打斗是奥斯瓦德从未见过的。由于他没有介入，所以他发现自己可以以旁观者的眼光欣赏披斗篷斗士的超人本事。“这是一场何等疯狂的追逐啊？”他们谁也跑不过蝙蝠侠，后者在垃圾箱处堵住两个，先拦住了他们的逃路，然后将他们击晕。坐山雕断定他听到了肋骨被击折的声音。

“这是何样的一种为逃命而做的挣扎啊？”蝙蝠侠用他有力的臂膀钳住了最强壮的一个阿飞他捏挤那个倒霉家伙的宽胸脯，直至把他捏晕。

“这是什么样的风笛声和小鼓声啊？”蝙蝠侠又去追赶另一个瘦高个，直追到马路中间，汽车鸣着喇叭，刚到的警车也警笛轰鸣，那家伙便哭喊着跪在地上。

“这是何等的狂喜啊？”蝙蝠侠突然从阴影中腾空而起，跳到屋顶的边缘，观看着十字路口的警察和医护人员，以及令人讨厌的记者在收拾着乱摊子。

尔后他便消失了，黑色将他吞噬。“赖以生存的是无尚的黑暗……”

坐山雕为此人的移动迅速深感震惊，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人，说不定是个超人。“你仍是静滥的处女新娘，你是沉默与缓慢的养子。”

面对这样的人你决计逃脱不掉。“一个身影和阴影，发狠地为了重新捕获，用翅膀或战车潜行。”坐山雕想逃跑还育何用？

他无论在格特姆的什么地方，他都知道蝙蝠侠就在附近。“睁着他那龙的世界的100只眼睛。”

当天晚上他睡得很不踏实。“什么，你的睡眠？微微闭紧你的眼？”那天夜里好几次那只骇人的蝙蝠都想折断他的翅膀，吞吃他的心脏。

这次没有找到通到底下的天窗，但坐山雕发现他用一只长爪轻易地就把楼顶门上的锁撬开了。他张开翅膀，以便叮以从黑暗的楼梯滑下去。在黑暗中滑行时，他的脚只微微接触到台阶。

“贪婪的眼睛乐于广泛地漫游，偷窥着各类物品……”这里的東西都很昂贵，他当企鹅时认识了一些做买卖的人，若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肯定能赚个好价钱。其实这是企鹅的拿手好戏，企鹅干起这差事来会感到得心应手。

但作为坐山雕，他觉得在此很不舒服，尤其是穿着这身由破布和腐肉组成的装束。他面前陈列着炫丽夺目的财宝，他却不想碰它们。

在众多熠熠闪光的陈列盒和豪华家具中间，他觉得他又听到了动静。衣服的窸窣声，翅膀在风中的轻微拍打声。斗篷？他倏然转过身，翅膀撞碎了玻璃，碰坏了身旁许多陈列盒。“最微小的动作也不得而见……”什么也没有。蝙蝠侠只是在他的头脑中，是他的臆想。

但这臆想却仿佛永久地嵌在了那里。

回到住所后，坐山雕凝视着他最近获得的所有赃物。“豪华的亮丽、乳白、柔软和玫瑰色……”

围绕着这些赃物的是他过去收藏的缝制企鹅，它们都用玻璃球眼睛盯着他，似乎表示满意。“啊，每一个有情趣的角落都不能没有它们。”

当天晚上坐山雕穿着那套装束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个把小时，一边屈伸着翅膀一边盯着他的猎获物：一件小阿飞的背部已被划破的彩色茄克；当铺老板的眼镜框；烤面包炉和台灯；干瘪的假头颅；那个小偷穿的被扯碎的衣服；一堆手表和钱夹；以及食肉鸟破碎而粘满血污的领带。

这些赃物或许并不富丽堂皇，但被整齐地摆在天鹅绒铺衬的玻璃陈列盒里，便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美学魅力。他懂得，排列是最重要的。形态杀手依照他们的本能向来就了解这一点。但他们不能赋予它理念。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本能上创立出一套美学原理。

这就是他们迟早要被抓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表演没有理论基础。

最粗俗不堪的破烂中也能产生艺术。这一点坐山雕已多次在他的生活和他过去的生活中目睹过了。

他所获得的东西价值不大有另外一个好处，即它们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蝙蝠侠那种人的注意。那个蝙蝠家伙俗气浮夸，只对粗鄙浮华乃至疯狂的东西感兴趣。

具有病态的和穿着化妆服的心理严重失调的罪犯之所以能引起他的注意，就是这个原因。这种罪犯中有演员，有神秘人物，如贫嘴、两面派。疯兔、米罗教授之流。蝙蝠侠是滑稽剧、喜剧、轻歌舞剧等大型表演中的演员，他不具备欣赏小型的和更有情趣的小品的修养。

作为企鹅，奥斯瓦德是个小丑，是大型卡通中的人物，因而必然会引起蝙蝠侠的注意。企鹅一直是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作为瘦小卑微的坐山雕，他扮演的的是一个富于诗意的人物，因此男子气十足的蝙蝠侠对他根本不屑一顾。在当今这个冷漠的文盲的时代，没有人读诗。诗歌根本无人问津。

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些道理，而且说时还充满信心。然而他知道蝙蝠侠仍潜伏在附近，不抓到他决不会善罢甘休。

他在他的许多大镜子前踱来踱去。他愿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看自己那显得饥饿而瘦小的模样，并且乐此不疲。这种自我观摩对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绝非是虚荣的自我陶醉或其他粗俗的行为。观察是他的手段：全面了解他身体各部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起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充满呢喃之声的夜晚。平静地感受世界上真正的愉悦。”他依旧是个小丑，但尽力假装他不是。他尽力佯装跟踪和寻找他的蝙蝠侠并不是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坐山雕在屋内旋转飞舞着，仿佛喜悦地飘浮在空中，他色彩斑驳的翅膀在空中展开，炫丽辉煌，以至看一会儿就会感到晃眼。

然后他停下来，盯着他在镜子里的漂亮形象，意识到这幅画面缺少一样东西：一个与他共享这一情景的人。

说到这儿还有一段长长的辛酸的故事。奥斯瓦德·科布波特在与女人打交道时从来都走背运。诚然，他的运气不佳与社会对相貌丑陋的人存有偏见不无关系。但他还得承认，他所设立的没有几个女人能达到的高标准也是障碍之一。过去他接触的多数女性要么是他雇来的，如具有倾国之貌的拉克；要么就是靠他百般劝说最后被他制服的，如无与伦比的女演员谢丽·韦斯特。

他想起食肉鸟与女人亲近时那种可怜而堕落的方式。他自己心里潜伏着这种心态吗？他又想到蝙蝠侠和他无休止的追踪。

然而坐山雕没必要重复企鹅的愚蠢错误。企鹅曾试图与在相貌和气质上完全不适合他的女人建立关系。坐山雕可以找到一个思想和外貌都与他般配的伴侣。

他踱到窗前，凝望着格特姆市高大的过分艺术化的市容。坐山雕在哪儿能找到一只雌鸟呢？

蓦地，像是上帝给了他灵感似的，他想起了一座公园，公园附近一座医院的康复病人常到那里坐着呼吸新鲜空气和简单地散步。他曾见过一些女人：苍白、憔悴，有结核病的样子，正好是像他这样的约翰·济慈式人物的配偶的理想人选。

他立即着手撰写一篇能突出他恋爱技巧的简历，他要用诗意的语言简要地写出来，印在卡片上，以便分发给他所见到的任何女人。

他冒着危险穿着一身坐山雕装束走近她。他强烈渴望着想把他是谁人和他的前景透露给这个女人。他缓慢地从阴影中走出来靠近她，以免把她吓跑。“树叶间无声的声音，诞生于沉默的喘息之际。”

“我的名片，”他说，尽量使自己的日吻显得殷勤。

她手指颤抖地从他手中接过名片，将它贴近她粉红色的水汪汪的眼睛，她的视力显然很差，这使他心跳加速。她读的时候嘴唇也蠕动着，这无疑表明她的病已使她集中精力的能力消耗殆尽，因此她只能借助肌肉的提示才能明白自己所读的内容。这使她在他眼中更具魅力，因此他决定采取慎重行事。少说为佳的态度。

他默默地和她一起读着。那些话他曾反复念了多遍，最后才写在纸上，因而它们早已像烙印似地刻在了他心里：

坐山雕：鹰科。分布区，墨西哥至阿根廷。

栖息地：大草原、热带森林。

善捕杀野生动物、但主要以腐食为主。它的嗅觉在鸟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他在名片上用的科学术语是用来描绘大坐山雕的，因为大坐山雕显得更有气派，虽然他拿不准他的模样像不像大坐山雕。然而这种鸟分布在国外，他听说女人们觉得外国人比美国土生土长的恋人更有异国情调和魅力。

女人惊讶地抬头看着他，但目光却集中不起来。

奥斯瓦德噙起嘴唇，然后又咧开大嘴做出微笑状（这一表情他已练了数月）。他想尽可能多地暴露他的牙齿。

“有无数的树木和无尽的舒适。”

公园是个不错的所在，显然对刚诞生的浪漫是个理想的场所。“让长长的青草围绕着根生长，从而使它们自己湿润，清凉和翠绿。”他拉起她的手，把她领到一个较偏僻的角落，以便能清楚地跟她说话。“一株幼树的花揪果，从苍老恨蔓的怪异苔藓中冒出无数淡绿的枝芽。”

“跟我说，”他说。“紧密注视着大自然的温柔举动。”“对我讲讲你的情感。我已把我的告诉你了。我已告诉你，在我可怜的生命中，每晚我都对你有爱意。”

她在阴暗的光线下显得很美丽：苍白得像具尸体。“为感谢而鞠躬……他这样想着撩开了树枝。”他身子凑过去，用他那脱了皮的嘴唇吻她。

她痉挛了一下，两手上下摆动着，好像表示她终于知道了他是谁。“比

天鹅、鸽子、模糊的鹰更奇异，更美丽。更光滑，更气派。”

他陪她坐在草地上。“在绿宝石般的草丛上冷静下来。”接着他注意到她哭了。“湿润，树荫下的翠绿靠它得以生存。”

他试图拥抱她。“灵魂在愉悦的窒息中丢失了。”她挣扎着将他推向一旁。他又用胳膊搂住她。“从卷曲的花环后平静地窥测着的蓝天奇异地爬了出来……”他大笑起来。“但嚼位，呜啾，它们的羽毛多滑润。”

她似乎下定决心不理他。

他再度尝试。“当我在老橡树林中消失的时候，不要让我在荒芜的梦乡里漫游。”

他的美人尖叫起来。在他头顶上，树上的鸟儿一下子惊飞起来。他立即站起身命令它们停止飞舞，丝毫没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企鹅了。鸟儿不理睬他的话。

鸟儿将他围住，愤怒疯狂地扑扇着它们黑色和金色的翅膀。他的情人还在叫，使他深感忧郁。他掉过头去，佯装过去从没有见过她，从没有想过她，从没有梦见过她。他抬头朝头顶上的树枝望去。

他吃了一惊，树顶上，蝙蝠侠正沿树干降下来。“广裘天空之女王！你最可爱的女王。”

他见到他其实很高兴。坐山雕在这些寒冷凄凉的城市街道上已独自邀游得太久了，于是蝙蝠侠终于来了，要把他从失败中挽救出来。

“你，轻如鸿毛的树精……”

倘若奥斯瓦德实现了他成为卡通画家的抱负，解说词就会写成：冬天：阿克哈姆精神病院。

“黑暗——孤独——可怕的雷声……”

“对，老鸟、妙极啦！你必须吃东西。医生就是这么说的。”他耳畔旁边的粗哑嗓音咯咯笑了起来。奥斯瓦德抬头看向那颗闪闪发光的玻璃眼球，上面有一层像绿宝石一样绿的薄膜。他高兴地看到，被解雇的爱尔兰人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份适合他那特殊才能的差使。“这儿的饭好吃极了！文章里还夸呢，我已经……”

爱尔兰人的说话口音在黝黑的走道里回响着，引起附近几个病房里的窃笑。

他时不时能听到骇人而发疯的笑声。“健康的人怀有不寻常的快乐……”

更糟的是，他能听到斗篷声和蝙蝠翅膀拍打的声音。“月光之下的漫游者？”在他周围，他开始看到“从冥界中来的形态，唱着非人的歌……”仿佛它们是被蝙蝠侠召唤来的。

他在这里睡得很少。那黑色的影子在夜里谈论着，吟唱着恶梦。

“倦怠的病人……他发烧的睡眠……”

他们似乎相互唱着催眠曲。“将他们催入沉稳的睡乡。”同时冷酷的护理人员总是折磨他们，对着他们肮脏的耳朵轻声念叨着蝙蝠侠。“直至他们的舌头脱口诵出诗句。”然后他们就接连几天地急促不清地嘎嚅着，谁也不能让他们闭嘴。

“我邀游的灵魂已不能向高处飞翔……”

到处都是声音。他听见最多的就是声音。窗外的声音；教堂的钟所奏出的忧郁的声调；他大脑之外的声音。隔壁房间里，那个疯子仍在大笑。“倾听那布道的可怕声音。”他的脑海里也创造着声音，那些声音在精神病院的

空荡中回响。

“ 蓑衣草已在湖畔枯萎，不再有鸟儿唱歌。 ”

他看不见有谁躲在阴影里为他读他喜欢的济慈。“ 夜幕降临，浓雾笼罩住我们的平原。 ” 有时他怀疑是不是蝙蝠侠本人。“ 光荣与孤寂已经消逝。 ”

有时他梦见他拥有翅膀时的生活。“ 在他与猫头鹰和蝙蝠生活之前。 ” 显然他永远不能再飞了。“ 空中已不见你灰白的辉煌。 ”

他有时还想到他所有曾在此呆过的朋友，苍白脸色的斗士，他们都像死一样的苍白。贫嘴、两面派、米罗教授的疯兔。“ 谁拥有使我凄凉的权力？力量从何而来？ ”

“ 是蝙蝠侠， ” 他答道，接着在走廊前后，在楼梯上下，所有病人都呻吟着回应他：蝙蝠侠，蝙蝠侠，蝙蝠侠，蝙蝠侠……

他们派来更多的守卫控制他，他叹了口气。他们又叫来几个人使劲掰开他的嘴，于是他哭了。但他们不能阻止他继续鸣啭，继续像夜莺似地为他所有的新朋友歌唱，这些朋友舒适地住在阴郁的溪谷里，这里是他们的新家。

永久的消逝、分解、忘记了
过去在你所熟知的树叶间的你，
这里的疲惫、高热和烦躁，
人们坐着倾听各自的呻吟；
痉挛甩落了几根忧伤的最后剩下的灰发。
年轻人变得苍白、幽灵般憔悴继而死亡；
去思想便意味着满腹忧愁
两眼发黑的绝望……

当他们迫使他吞咽下精神病院的厨房提供的剩饭时，他听到附近某个地方再次传来熟悉的笑声，那无形的笑声穿越黑暗，驱散了阴影，形成一种歇斯底里，与他自己受折磨的诗篇吻合起来，接着那在狂笑之前的讥消话语再次回响起来：

“ 这里，可怜的鸟儿，埋葬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

改邪归正

劳里·塞夫顿

查尔斯·冯·罗斯帕克

“韦恩！韦恩，那是你吗？”

有几个人的声音是布鲁斯·韦恩最怕听到的，其中之一就是埃尔顿·威廷豪斯的。埃尔顿还总是告诫别人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个“三世，我的哥儿们。就叫我特里普好了。”布鲁斯·韦恩刚与格瑟姆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打完网球，正准备痛痛快快地冲个热水澡，不料埃尔顿的尖嗓音便像把匕首似地透过水蒸气投了过来。布鲁斯·韦恩轻啜一声，佯装笑脸地答道：“是我，特里普。你有急事找我吗？没有的话能下能等一等？”

威廷豪斯对他的问题不予理会，径直朝淋浴龙头走去，他那股热情让韦恩联想到为什么格特姆证券信托董事会称他为“少年莽撞。”他把《格特姆财经日报》从水中捅给韦恩。报上有一则两版的广告，标题是：“如果你想防止你的数据被最精明的人盗走——为什么不找最精明的人？夜鸟防盗合伙公司。”标题下是“夜鸟”的创始人和总裁的照片，那人正是企鹅。布鲁斯·韦恩眯起了眼睛。他知道企鹅已从格特姆州监狱释放了出来，但他设想到他这么快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干得这么张扬。

“我不洗了，特里普。我请你喝点儿什么，而你最好把你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情况都告诉我。”韦恩转身去拿毛巾，同时看到埃尔顿·威廷豪斯三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他前面朝外走上，凡遇到够得着的东西就拿墨水滋一下，连他自己穿的意大利西服被弄污了也毫不在乎。

布鲁斯·韦恩若有所思地呷了一口他通常喝的加冰混合酒奎宁水。“你是说大街上传言夜鸟做得像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不错？”

特里普正试图将酸橙片从他那瓶进口啤酒里取出来，他抬起头：“噢，是的。现在人们都在雇用这家公司，或打算雇它。但对于为什么样的企业提供服务，他们是十分挑剔的。由于雇用这样一名有名的前罪犯为你工作可以带来威望，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争着要与该公司签约合作。”酸橙片终于啪一声取了出来，啤酒和橙汁溅了一桌子。“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为我干，说不定我就能让爸爸和董事会里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们看看应该怎样真正管理一家银行！”

布鲁斯·韦恩靠在椅背上，做出沉思状。“特里普，你要是雇用夜鸟，我保证你能拿出点真货色给他们看看。这事我需要亲自调查一下。”他暗自思忖着，调查时要以两种身分出现：布鲁斯·韦恩和蝙蝠侠。

从外观上看，夜鸟防盗合伙公司的办公室与其他新创立的计算机公司没什么区别，它设在一个工业区里一幢普通的遮着帐篷的建筑物里。唯一明显的不同是面对大街的招牌，那是个硕大的七彩商标，画着一只站在道路安全门后面的企鹅。虽已是上午10点来钟，停车场上却只有两辆车。一辆是不知什么牌号的红色超小型汽车，另一辆是1957年产的黑白色雷鸟车。

楼里的情形更令人迷惑。一排排的格子间似乎表明有许多人上班，但都是空的，只有最外间的办公室里有一名秘书，还有两个人在大房间的后部。

企鹅坐在一台计算机的键盘前哼着小曲，那架式就像一名钢琴独奏表演艺术家坐在一台斯坦威钢琴前一样。他像弹琶音似地敲了一阵，然后往高背

皮革椅上一靠，松弛开四肢，一副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模样。

“库蒂斯？库蒂斯，你跑哪儿去了？我雇你是当保镖的，这就意味着你应在我身边保护我！”

“我在这儿，头儿。我只是看一眼你的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所拥有的那些漂亮玩艺儿。”库蒂斯在门口答道。他拖着脚走进来，在企鹅旁边落座。即使他们俩人都坐着，也能明显看出库蒂斯比他老板足足高出9英寸，而且比肥胖的企鹅还重50磅。

企鹅得意地叹了一口气。“啊，库蒂斯，这就是生活。人们不断地让我为他们提供服务，请我在城里最高档的餐厅吃饭，而最来劲的是，不用潜入博物馆或参加那些没完没了的募捐舞会就能轻而易举地弄到钱。”企鹅转过身子面对库蒂斯。“你知道最妙的是什么呢？库蒂斯？不用枪！哈，我还从没听说哪个人被电脑杀死呢，你听说过吗？哈！哈！哈！”他用手抹了把脸。

“是的，库蒂斯，监狱里的伙计们认为我只需接受赚大钱的训练就成。我要是早知道电脑这么能赚钱，压根儿就不会去持枪抢劫！”他拿起一个空烟嘴，用它指着库蒂斯。“看看我现在的大部分雇员你就知道了。”企鹅咧嘴笑笑，又转身面对着电脑。“我简直不敢想象雇他们是多么的省钱——他们弄不清一个出色的工业间谍在一个宽松的市场上能获多少利！”他再次看向库蒂斯，“是的，伙计，电脑犯罪是个管理不严的市场，正等待着开发。”

“头儿？”库蒂斯打断了企鹅的自我陶醉。“那些雇员在哪儿？”他从办公室的窗子望出去。“白天我看看他们。”他走到办公室门口。“这鬼地方老是空无一人，你的活儿是怎么干的呢？”

“库蒂斯，我最好的雇员只是晚上才来。我们都是夜猫子，你知道。夜鸟！哈哈！”他又大笑起来。

内部电话响起来。

“哈——喂，沙波特小姐？”企鹅问，立即收起了笑脸。

“韦恩企业公司的一位布鲁斯·韦恩先生想找你谈谈数据安全审计的事。我把他接过去吗？”

“当然！接到我办公室。”企鹅转向库蒂斯。“你回避一下，只留下秘书一个人。我有生意要谈，不想受到干扰。”他站起身，朝房间后面的门走去。“啊，是的——美国的生意就是生意！”走进办公室后，他吮吸了一口空烟嘴。“那些该死的家伙让我戒了烟……”他深呼吸了一口，抓起话筒说：“你今天好吗，韦恩先生？”

“……就是这样，韦恩先生，夜鸟防盗合伙公司就是这样做电脑防盗生意的。”企鹅顿了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韦恩企业公司的董事们的头一齐转向布鲁斯·韦恩。韦恩轻咳一声，低声问道：“是的，有个问题。我该怎么称呼你？”

企鹅笑笑。“企鹅就行。如果你想正规点儿，也可叫我企鹅先生。不过我希望我和在座的都是朋友。”

布鲁斯·韦恩眯起眼睛。“哦，企鹅先生，一个被判过刑的犯人是怎么搞起防盗生意的呢？你怎么才能让人相信你呢？我看不出你搞这项事业有何能力，而且即使你能做这件个，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任你。鉴于你的过去，似乎信任你是很冒险的。”

企鹅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不悦地清清嗓子。“我想让你知道，韦恩先生，根据这个公正国家的法律，我现在是个自由人。我已服刑期满，更有利

的是，我学会了一个能赢利的新职业，远胜于盗窃。”他又露出笑容，屏住呼吸，张开两只胳膊，似乎要把所有的经理们拥入怀里。“至于我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我已掌握了足够的电脑知识，完全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也知道我并非什么都能干，所以我雇用了最优秀的人才。我手下的人都极为精通企业防盗业务，我敢担保他们可以为任何工业部门提供安全保障。”

坐在后面的一个人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企鹅先生，能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

企鹅笑笑，把手伸进公文包里，拿出一些材料发给众人。“我盼望着你们能问这个问题。这些名单中你们能认出几个人？”

一个董事快快地说：“有几个人的名字我不认识，可有一些人是臭名远扬的计算机系统的疯子！”

企鹅走到那人跟前，朝他肩膀上一拍。“请记住，他们过去是计算机系统的疯子，其中包括4名死亡军团成员，而现在他们都已改造好了，正在诚实地工作。这些人最清楚为什么要把像他们过去所做所为的那种人从你们的网络中清除出去，他们同我一样，明白了世理，决定走人生的正道。州劳改局已把他们改造好，并给了他们为我工作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把这些脆嫩的花朵从犯罪的污泥中拔了出来，让他们在正直的花园里开放。我已把这些稚嫩年轻灵魂——”

布拜斯·韦恩打断他。“谢谢，企鹅，我想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他转向所有董事会成员。“先生们，我想我们在下次董事会上再决定是否签署这份合同。”他对企鹅说：“企鹅先生，你的介绍很精彩，而且你应付，嗯哼，盘问的方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月底将与你联络。”他站起身。“董事会议到此结束。谢谢来参加会议。下月的这个时候再见。”布鲁斯·韦恩走到企鹅跟前。“再次谢谢。我让我的秘书领你离开。”

韦恩企业公司的董事们和略有些激动的企鹅离开了公司会议室。

布鲁斯·韦恩坐下，还是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到了进一步调查的时候了——以蝙蝠侠的身份。

只用了15秒钟就撬开了屋顶天窗上的锁。蝙蝠侠悄声而迅速地打开天窗，闪身钻进了夜鸟公司的楼房。到达地面后，蝙蝠侠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小储藏室里。他推开一个门缝，朝主要的办公室望去。尚不算很晚——才晚上10点钟——只有3个格子间里有人。3人都是超不过20岁的小伙子，他们正一边敲着电脑一边争论着到哪儿去吃饭。他们最后决定去一家关门较晚的中国餐馆。他们中一人先打电话订餐，另外两人则从前门走了出去。

蝙蝠侠从储藏室里出来，朝那个又高又瘦约22岁的程序编制员走去。

年轻人抬起头。“噢，你好，蝙蝠侠。我正琢磨着你什么时候能来呢，你是从屋顶天窗下来的？还是撬开了后门？”

蝙蝠侠瞪视着他。“企鹅料到我会来？”

年轻人从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向他。“企鹅怎么想我不知道，而我料到你会来。想想看：企鹅过去是犯罪大师，他雇了一帮曾当过窃贼的人为银行和大公司做电脑防盗工作。肯定里面有名堂，是不是？所以你到这儿来，想找到证实这是一场阴谋的证据。你肯定是从天窗下来的，这样可以避开警报系统，也不至被路上开车的人看见，对不对？”

蝙蝠侠有点颤抖。“是从天窗下来的。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阴谋？”

年轻人呷了一口汽水，沉吟片刻。“没有阴谋，蝙蝠侠。我们是合法的。”

我 18 岁生日才过 3 天就被抓起来了。那时我是死亡军团的‘杰西·詹姆斯’。同杀人犯和虐待儿童犯住了一年半早就受够了。我如今是吉姆·邓海，靠劳动挣钱，而且我要告诉人们杰西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迈克格温大主教，我现在还蹲大牢呢。他和大主教管区的别的一些人向区检查官施加压力，把我从监狱里弄了出来。送进了重返社会训练所。后来企鹅出现了，我就到这儿来了。我不再回去了。最初我也是仔细观察了这个地方，因为若是被指控为协从犯我的假释就泡汤了。反正我没有发现企鹅在搞什么非法活动，而且我的确仔细观察过。”

邓海笑笑。“而且防止人们进入网络比入室抢劫更有意思。总是有新的挑战，不怕找不着活儿。每个人都有严守的秘密。即使布鲁斯·韦恩也不例外。”

蝙蝠侠眯起眼睛。“你是什么意思，邓海？”

邓海佯装笑脸地说：“没什么意思。他们抓住我的一年前，我切入了韦恩企业的计算机。你个人档案的加密数码很难破译，韦恩先生。但并非破译不了。那样的信息应储存在软盘里，然后放入保险柜。否则只要有人一心想搞到它，他就能得手。将来也是一样。”

蝙蝠侠的脸一煞时变得苍白。“没人信你的话。”

邓海透过镜片窥视着对方。“有人不信，可也许有人信。不管怎样，公开出去对你没什么好处。不过你不必担心，我没有泄露给任何人，而且只要没人干扰我的工作，我也没有泄露出去的打算。还是那句话——我变老实了，我想要的不外乎是能证实我的话的机会。企鹅给了我这个机会，你该不会破坏它吧，是不是？”

蝙蝠侠不喜欢让步，但他想此时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好吧，邓海。假如企鹅真的学正派了，也就没人担心了。但如果他没有——”

邓海接过话茬儿：“如果他不正派，蝙蝠侠，而且一旦让我发现，第一个知道的就是你。现在你最好离开这里，省得他们买饭回来遇到麻烦。再说我们只买了 3 份饭。”

企鹅关上夜鸟公司的大门，朝大厅走去。门外，格特姆市已进入睡乡。夜鸟公司内部，主要工作区内则是一片混乱并充满了噪音。几十个格子间里都坐满了人，全都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企鹅捂住了耳朵。同往常一样，每个格子间里都有六七台型号不同的激光唱机，相互竞争着想以最大的噪音占据整个建筑物。

企鹅四下望望。“彼得！大卫！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两个年轻人扬起脸，点点头。企鹅穿过主工作区，走进他的办公室，身后跟着两个程序制作员。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使噪音降到了一个尚能令人容忍的程度。

“你们从没听说过耳机吗？那么大的噪音怎么能精神集中？我好像听见埃尔维斯在唱‘天堂之路’，上帝！”

“对不起，企鹅。耳机让我们头疼。为了压住屋里的大功率激光唱机，我们得把耳机的音量调得很大。我们已习惯了。”

“天啊！看来我得把这间办公室弄成隔音的。主教管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彼得把一探材料放在企鹅的办公桌上。“已经差不多了。我已建立了防盗子系统，并做了测试，而且把软件装到了格特姆第一银行的计算机上，这样就使我们合法地与电子资金传递系统连结了起来。一旦得到他们的程序员

的认可运行起来，我们就可安装用来切入防盗系统的子程序，以便我们随时都可以把钱窃出来。”

“有没有引起怀疑？”

“没有。对我们的工作他们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银行的审计人员已认可了我们给他们的数字和密码，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加密了。”

“哈哈！好极了！大卫，互助资金公司的进展如何？”

大卫叹口气。“不太妙。审计员对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严加监视。我比预定的计划慢了两个来礼拜。想切入他们的系统而又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他们很精明。”他在椅子上蠕动了一下。“我胜他们一筹，但这并不是竞走比赛，我可能还得再需要一个月。”

“好吧，安全点儿慢点儿总比再回监狱强。我们能等。这你比我懂，必要的话，我们就当为互助资金公司白干了一把，放弃它就是了。如果事情都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我们可以放弃这家公司。我们可能又要有一个新客户，你俩都考虑考虑。韦恩企业公司。去干活吧，把吉姆叫进来。”

两名电脑高手站起来，把门拉开。

“吉姆！过来！鸟人要见你！”彼得对大卫说：“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漏洞密码，用于互助资金公司项目？发明新的完全没必要。”

“可以，彼得。我把它转到你的目录里。好了别再说了，别忘了，我们不能在公共场合谈论此事。”

吉姆从他两人身旁走过，进到企鹅的办公室，转身带上门。关门时他听到彼得说：“只要教堂和韦恩的事一完，我们就说什么也不怕别人听见了，反正我们已经成了阔佬。你忧虑过重，呆子，我们……”

门关上后，吉姆转过身对着企鹅。“你正在与主教管区合作？这我可不知道。我能加入这个项目吗？他们帮助我改邪归正，我欠他们的情。”

企鹅咯咯一笑。“不行，吉姆。你现在的工作腾不开身。再说这活需要彼得和大卫的特殊技术才能干。不过听我说，等我们开始为韦恩企业服务时，保证让你参加那个项目，怎么样？”

“为韦恩企业服务？你说的是韦恩企业公司吗？”

“是的，正是。你的项目进展怎么样了？”

当邓海把项目报告拿出来时，他暗忖，企鹅在搞阴谋。我需要设法把这个情况告诉蝙蝠侠。

“我很高兴你决定同我们合作，韦恩先生。没想到这么快你们就做出了决定。”

布鲁斯·韦恩把电话移到另一只手上，抄起一杆笔。“但愿我们这么快就做出决定没有给你造成不便，企鹅先生。我考虑了一晚上后就召开了一次电话董事会议，当场批准了合同。韦恩公司的计算机越早得到安全保障，我就越高兴。”

“我的人现在已在现场，并已拟定出了项目的初步计划。他们正与你们搞计算机的人员见面。周末我们将根据建议做出修改，拉出一个日程表。”

“很好，企鹅先生。你有什么需求或问题，尽管打电话。”韦恩放下电话，把身子转到他办公桌后的电脑前。他使用微机进入公司的主机，后者告诉他有他的电子邮件。

调出邮件后，韦恩发现一个附着一份数据文件的加密字条。字条上说：“把这个给蝙蝠侠。他会知道怎么做，杰西。”韦恩把文件调入他的微机。

他试着按下“夜鸟”密码，文件便打开了。

看毕文件后，韦恩吹了声口哨。文件里是偷窃主教管区的方案，及过去4次电子盗窃的详细经过。他把文件解密后复制到一张软盘上，然后把软盘放进衣袋里。他站起身，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安娜，取消我今天所有的会议，我得离开办公室。今天晚上之前你无法与我联系，但如果有事的话，通知阿尔弗雷德。”他刚要走，又返身到办公桌前，仔细地将邮件信息和复制的文件全部从他的微机上删除。”

彼得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进入的信号。他把头伸出格子间外，用高于他收音机音响的嗓门喊道：“嘿，大卫！韦恩已进入系统了。”

大卫也喊道：“你知道操作步骤，白痴。监视他的行动，发现有意思的情况赶紧复制下来。”

彼得坐下，把收音机音量拧小，两眼紧盯着屏幕。“他光是看邮件。可能是哪个傻瓜给他写的崇拜信。”

大卫又干起了自己的活儿，不耐烦他说：“别啰嗦了，监视着就是了。我得把这个项目计划赶出来。”

屋里沉默了几分钟，只是偶尔传出手指击键盘的声音。蓦地，彼得站了起来。把他屁股底下的椅子都碰翻了。“大卫，我们要倒霉了。杰西·詹姆斯发给韦恩公司一份加密文件。他要求把文件转给蝙蝠侠。”

大卫把汽水罐往桌上一摔。“妈的！我早知道我们就不该雇他。他是真想悔过自新。他要是把我们卖了，我非亲手掐断他的瘦脖子不可！”

彼得继续发疯地敲着键盘。“在我打开那些文件的密码之前，我们还无法知道他做了什么。说不定他偷偷摸摸地在单独搞什么名堂。不过他倒是要求同我们一起加入韦恩项目，你知道。”

大卫已走到彼得坐着的地方，盯住屏幕。“他休想出卖我们，也休想背着企鹅耍什么花招。否则他就得引火烧身。你最好打开文件，弄清虚实，然后我们把发现的情况告诉企鹅，赶紧处理此事。”

“是的，局长，企鹅企图将格特姆大主教管区的银行账户洗劫一空，通过电子传递系统把钱转入一家瑞士银行账户。他还进行过几次盗窃，不过它们不是没被发现，就是没报案。”韦恩听了一会儿。“是的，我有证据。他的一个手下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一情况，然后告诉了我。不过在听到我的回音之前先不要派人去。我想今晚去趟夜鸟公司，看能发现些什么。”

门口有人敲门。“等一会，局长。进来！”

门开了，阿尔弗雷德走了进来。“有事吗，阿尔弗雷德？”

“对不起打断了你的谈话，韦恩先生，韦恩企业公司给你打来一个紧急电话。你派的监视企鹅一伙的人想告诉你，他们突然离开了公司，急匆匆地，看上去很慌张。”

“谢谢，阿尔弗雷德。”他又把话筒放到耳朵上。“局长，还听着呢吗？我刚才说过的不算。我想企鹅已发现他的秘密暴露了。在企鹅销毁证据之前，你必须带着搜查证尽快赶到夜鸟。我把手头的证据给你传过去，咱们在夜鸟见。你最好立即行动。”

韦恩放下电话，又拿了起来，拨了另外一个号码。“邓海？是我。快离开，你已经暴露了。他们要是抓到你，你可能会受到伤害。我这就过去，但不要等我。”

邓海放下电话，环顾了一下空荡荡的办公室。从韦恩企业到这儿至少有

45 分钟的路程，他想。还有时间制止企鹅，而且要是抓紧的话我也能逃离。

他转向电脑，开始工作起来。启从发现主教管区的阴谋后；他一直很忙——忙着挫败企鹅的花招。他疯狂地敲了几分钟键盘，然后站起身。他抓起上衣，迅速朝前厅跑去，但刚跑到房间中央，企鹅、彼得和大卫就冲了进来。他们抓住邓海，立即将其制服，用绳子把他绑到一把椅子上。

“等会儿再跟他算帐！”企鹅咆哮道。“进入主教管区系统，把钱转出去。如果蝙蝠侠得到那个数据文件，他和戈登就会追踪到这里，我要在他们赶到这里之前，连人带钱一起消失。”

大卫坐在终端前敲了起来。屏幕突然变黑，电脑音箱里一个声音说：“我无法执行命令，大卫。”大卫瞪视着电脑，又开始敲键盘。楼里的灯灭了，电脑里传出咯咯的笑声。

企鹅转向邓海。“是不是你弄的？”企鹅气得脸色发紫，声音几近尖叫。

“我破坏了你们的系统，企鹅。挫败了你们的把戏。我不能让你们盗窃主教管区。他们相信我。”

企鹅脸色变青。“你这个白痴！告诉我怎么恢复系统，要不我现在就杀了你！”

“住手，企鹅！你一切都完了。”正门被猛地撞开，蝙蝠侠大叫道：“你输了，企鹅。又一次输了。别罪上加罪了。偷窃教堂，你这个流氓。”远处传来了警笛声，越来越响。

企鹅陡地转向邓海。他大为光火，抱起桌上的电脑朝邓海的头上砸去。

“这次盗窃如此高明，居然被你给毁了！”他厉声说。邓海身下的坐椅断裂开来，一下被打翻到了地上。企鹅倚到桌子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如此高明的盗窃，”他嗫嚅着。

蝙蝠侠冲过去，在邓海身旁跪下。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脑从邓海身上搬开。邓海对蝙蝠侠笑笑。“我比企鹅还高明。”他说罢就浑身一软。

蝙蝠侠义愤填膺。“企鹅，这是凶杀，这次你逃不脱了。”

企鹅看了一眼尸体，又反复嗫嚅着。“这次盗窃实在高明，蝙蝠侠。他不该把它毁了。”

“你好像又像从前似地控制了局面，蝙蝠侠，”说话的是戈登局长，身后跟着十几名格特姆的防暴警察。他看到邓海的状况一惊。“快去叫辆救护车！”

“不是救护车，局长，是验尸官。我动作慢了点儿。”蝙蝠侠站起身。

“多亏了他，主教管区——那些唯一相信他的人——没有危险了。”还有我的身分也不会暴露了，蝙蝠侠暗想。但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局长喟叹了一声。“我会找大主教谈谈，蝙蝠侠。或许我们可以为他的家属做点儿什么。”他转向企鹅，“你又一次体会到了犯罪没有好下场，企鹅。这个道理我们要教你多少遍？你的恶毒行为要让我们牺牲多少生命？”

企鹅茫然地瞪着前方。“这次盗窃如此高明，被他给毁了！”一滴眼泪从他脸上滚下来，掉在邓海身旁。

局长怒容满面他说：“把他们带走！”

警察上前抓注企鹅和他的两名电脑犯罪高手。大卫往电脑里输入了最后一句话，然后离开屏幕。电脑里轻声笑着，然后说：“你永远成功不了，企鹅。坏家伙从来都是输家。”

蝙蝠侠和戈登局长凝视了电脑好一阵，然后才走出去朝蝙蝠车踱去。蝙

蝠侠对局长说：“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啊，吉姆？”
蝙蝠侠钻进蝙蝠车，缓缓地驶去。

资本家之鸟

迈克斯·埃伦·科林斯

抽打着格特姆市的雨水，就像潜伏在一幢玻璃幕墙建筑物平屋顶上的相貌古怪的人一样黝黑而冷漠无情。这座建筑物的设计者根本想象不到他的作品上会有这样一个装饰品。

蝙蝠侠像只庞大的猛禽，披着的斗篷有如翅膀，他等待且观望着。在这样一个狂风骤雨的夜晚，多数鸟类都回到巢里躲避去了，唯有这只例外。

此外还有一只：名叫企鹅的惯犯。

马路对面是一幢公寓的背面，如果人们相信奥斯瓦德。科布波特对假释委员会说的话是真的，公寓里便是那个矮胖侏儒的住所（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是企鹅的真名，尽管听起来很不像）。蝙蝠侠之所以相信他的话，唯一原因是在企鹅从州监狱被释放的那天，看见他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走进了那座楼。

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蝙蝠侠像个心怀敌意戴着面具的看门人似的，一直等待着迎接他的宿敌。

“我不记得你过去穿过灰衣服啊，企鹅，”蝙蝠侠说，他讥讽的话锋像刀刃。

企鹅身穿肥大的囚服——那是州监狱为脱离他们“关怀”的人送的礼物——包斜着眼睛嘲笑一声，夹鼻眼镜深深埋在他的肉里。

“我的男仆给我准备着燕尾服呢。”企鹅得意地笑着，身子前后晃动，就像一个小女孩抽打的陀螺。“刚烫好的。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我亲爱的老朋友？是不是我要改过自新给我祝福来了？”

“你这样的无赖要能改过自新，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不，企鹅，我来不是为你祝福的，而是要让你知道我要像鹰似地监视着你。”

夹鼻眼镜上的眉毛拧成一团，但眼镜没动窝。“那是负责我假释官员的差使。”

“政府官员们忙得不亦乐乎。有责任心的公民需时不时地帮他们一把。”

蝙蝠侠将他戴手套的大手搭在企鹅的肩头，捏了一把；企鹅呻吟了一声，脸色变得白如蛋青。

“你要是骚扰我……”

面具后面发出一阵笑声。“怎么样？你想让我丢掉饭碗？我可不是执法部门的雇员，企鹅。我是伸张正义的。”

“哈！”企鹅不屑他说。“你所谓的正义！”

蝙蝠侠用粗粗的食指捅捅企鹅肥厚的胸脯。“我们之所以交了这些年的‘朋友’，企鹅……是因为我俩相互了解。”

蝙蝠侠已经监视企鹅一个多月了，当然他不可能天天跟踪企鹅；他还有其他的责任，比如在内市各处巡逻，报纸将其称作蝙蝠侠对犯罪的“抽查”。虽然格特姆市的治安很不理想，但犯罪率却低于国内其他大城市——他但愿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做努力的结果。

由于他不可能全天候地监视企鹅，因而科布波特先生以某种方式违背假释的条件而没有蝙蝠侠发现是十分可能的。但至少当地的犯罪报道尚没有披露具有明显企鹅风格特征的犯罪行为。

企鹅是个手腕高明的窃贼，时不时显露出惊人的作案特色，在他犯罪中最常出现的两样东西是雨伞和鸟儿。在他精心设计的抢劫陈列在格特姆艺术研究院的著名的费伯里搪瓷鸡蛋的行动中，企鹅便同时运用了那两样技术。他驾驶着一把电子控制的雨伞从屋顶天窗飞翔而下，娴熟地避开照明网，眼睛上戴着一个红外线镜片为他引路。

若不是蝙蝠侠拦住了他的去路，他那把可以当做降落伞的雨伞照样可以把他升上天去。那天蝙蝠侠像颗黑色彗星似地也从同一个天窗降落下来，一脚朝那个男仆模样的窃贼踢去，靴子跟儿不偏不倚正中他扬起的下巴上。

企鹅正是因此次作案而被送进了大牢。

如今企鹅因表现好而获假释，再次自由地蹒跚在大街上。

蝙蝠侠向企鹅吹嘘的一切，即他不是政府官员，他的兴趣只是出于他是个“有责任心的公民”等，在科布波特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现的再明显不过了。

5 人小组对他的冷漠态度立即让蝙蝠侠觉得其行为受到审判的人成了他自己。

“我们听取你的意见只是由于戈登局长要求这样做，”绷着面孔的像个女教师的组长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对他说。这个女人长得似鸟，目光透过金丝眼镜往外瞟着。她穿着一件缺乏女人味的揉皱的上衣，外套一件呆板的深灰色西服。

“我感谢你们给我发表意见的机会，”蝙蝠侠说。他挺直地站在他们面前，莫名地感到有种犯罪感——没什么理由，就是觉得自己像犯了罪。

“在你发言之前，”一个瘦瘦的相貌乏味的 50 来岁的男人屈尊俯就他说，“你应该明白我们中有几位对你在此出现已提出了反对。”

看来“大侠”这个字眼儿（虽然它的存在是被认可的）没有什么“影响力”。当蝙蝠侠提醒他们科布波特不仅是个窃贼，而且是个可疑的杀人犯时，他立即遭到了反驳。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只有两件事，先生——科布波特先生被关进监狱所犯的罪行，以及科布波特先生对那一罪行是否已忏悔……当然与后者有关的还有，他在受到州管制期间，行为上是否表现出悔改的迹象。”

蝙蝠侠已提出反对，认为那样的迹象并不能说明企鹅已悔改，因为他的行为已超出行窃，他是个骗子。

“如果你们认为他通过忏悔已得到改造，”蝙蝠侠说，“那你们就又陷入了他的圈套。”

但监狱的心理学医生已对科布波特先生“得到改造的状况”作了证。由于企鹅手头阔绰——几年前他继承了一笔家庭遗产——心理医生便把他的偷窃行为归咎于他的想得到“注意”和“认可”的需求。他的“收集癖”（即他的盗窃行为）仅仅是“肛门滞留倾向”，可以通过不间断的门诊治疗得到克服。

此刻这个病人正处于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头罩的“医生”的监视之下。雨水从黑衣骑士的防水战服上像一串串的珠子似地滚落下去，这身战服给人以恐惧，也能帮助它的主人与黑夜融为一体。他凝望着那个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的滑稽家伙从公寓的后门走了出来，当然手里还拿着那把护身伞。

企鹅料到他会受到监视，所以从不走前门，尤其是当他要从他所佯装的遵纪守法的正道上游离出去时更是如此，这一点蝙蝠侠早已想到。

企鹅在小巷口叫了辆出租车，于是蝙蝠侠便从一条尼龙绳上悠荡而下，由于绳子很细，他的动作看上去就像是在飞。隔壁的巷子里停着那辆黑色光滑的媒体称之为蝙蝠车的轿车，它被遮在一块防水帆布底下。帆布上写着“危险——化学废品——未经许可不得清除”的字样。他揭去帆布，扔到地上没去管它，因为他不能让企鹅的出租车跑掉。

好在这个暴风雨的黄昏，当上帝用他的雨水机枪向黝黑光滑的大街上疯狂射击时，街上的车辆寥寥无几，易于跟踪。其实蝙蝠侠必须身子向后仰着开车，因为他的特殊轿车并非是为跟踪嫌疑犯而设计的。

出租车把它矮小怪异的乘客放到了海滨区，那里的酒吧类型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鹈鹕”酒吧即使在这一带也是臭名昭著的。蝙蝠侠隐身在人行道边的遮篷下，朝一扇潮湿的窗户里面望去。那个衣冠楚楚的侏儒侧身挤入充满码头工人和水手的酒吧，有些人指点着这个怪怪的小鸭子仰头大笑，直到认出来（有时是旁边的人告诉他们的）小鸭子是何许人才收住笑声。

这个怪怪的小鸭子竟然是企鹅——他的雨伞把儿里可能藏有利刃。子弹或毒瓦斯，因而即使酒吧里最强悍粗鲁的家伙对他也敬而远之……

企鹅蝙蝠着朝犄角的一间火车厢式座位走去，蝙蝠侠只得使劲往里看。与企鹅相会的两个人的面孔很熟悉，都是他的从犯，或是心腹，他俩均参与了费伯里作品的抢劫未遂案，但都未被抓获。

蝙蝠侠一生中打过交道的罪犯多如牛毛，所以对这两个人除绰号外什么也记不住。他们一个叫顽童，一个叫老鹰。他俩把老板拥在火车厢式座位的中间，后者对他俩眉飞色舞他说了起来。

企鹅与其他犯人交往，已经违背了假释纪律，只要拨个电话，蝙蝠侠就能把这只侏儒鸟再送回到州监狱的牢房里去。

但即使违背了假释纪律，企鹅顶多也只能再被关上两年。而蝙蝠侠对追捕这只特殊的鸟已感到厌倦。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而不是执法人员是他的特权，因为他可以躲在阴影里……让企鹅耍尽花招……给他一个企图重新犯罪的机会，从而致使他脱去燕尾服，换上肥大的黑白条纹囚服，永久地身陷囹圄。

半小时后，顽童和老鹰从“鹈鹕”酒吧的前门走了出去；蝙蝠侠闪进巷子里，与别处的阴影溶为一体。雨小多了，企鹅的两个亲信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外套羽绒服，雨水从光滑的服面上滑下去，橡胶底的鞋子踩出一个个水坑，朝街对面一辆时髦的蓝红两色的火鸟轿车走去。

蝙蝠侠跟着他们。他的车没有艳丽的标识，在夜里极不显眼，在黑夜街道的雨水上轧出微微的波纹。行人在这样的夜晚看到它从身边奔驰而过时，很容易把跑过去的车当成他们的幻觉。

他又把身子向后仰着开车，以致火鸟突然停下来时差点儿超了过去。火鸟停下来显然是在等什么。蝙蝠侠把车开进距他们身后一条街的巷子里，从车中下来在一幢建筑物的边缘盯着他们。

顽童坐在方向盘后，他下巴短小，留着小胡子，戴顶绒线帽。大约每半分钟他就看一次手表，至少这样看了4分钟……

尔后火鸟又发动起来朝街上驶去。

蝙蝠侠爬进自己车子的方向盘后，稳稳地随后跟踪着。他们好像朝公园方向驶去。跑了近两个街区后，火鸟在离公园大厦半站地的地方停下来，公园大厦是市内最昂贵的供有身分的人居住的高层住宅之一。蝙蝠侠钻进另一

个小巷，沿着阴影跑到对面的公园，躲在黑暗中观望着。

公园大厦人口处铺着红地毯，遮着天篷，在灯光下透着奢华的气派。住在里面的都是百万甚至亿万富翁，其中包括房地产大亨罗兰德·克拉姆，他尽管近来因生意上的亏损闹得满城风雨，而生活上却仍肆意挥霍。

蝙蝠侠刚刚闪过克拉姆的念头，后者本人就在门口出现了。他站在天篷下愉快地与穿制服的门卫交谈着，时不时掸掸他的丝围巾，或裹紧身上厚重的黑色大衣。他那还算漂亮的胖脸朝外张望着，看雨是不是还在下。

雨没停，但已小多了。

显然，克拉姆在等他的司机和车子。其实他的车来了：火鸟驶到门口，老鹰跳出来，一拳将门卫四脚朝天地打翻在地。接着顽童从方向盘后钻出来，手拿一支长筒镖枪对着克拉姆开了一枪，带着红羽毛的飞镖扎进克拉姆的右大腿后兀自颤动着。这位亿万富翁——或许如今已沦落为百万富翁？——挣扎着，身上的大衣脱落了下来，但很快镇静剂就发生了效力。顽童抬起地上的大衣搭在胳膊上，好像要找地方将它挂起来似的。

然后他们把克拉姆拖进车里开走了。

一切都发生的极快，但蝙蝠侠在顽童和老鹰把车子开走之前若想出面阻止还是可能的。

但他犹豫了一下没有行动。在这位有责任心的公民脑海里已升起一个念头：绑架罪将使企鹅在监狱里蹲上好长时间，也许一辈子。

最好的办法是蝙蝠侠跟踪那两个打手直至他们的头儿露面（当然这样做对被绑架者未必是最佳良策）。

然而蝙蝠侠正是采取了这个做法。

车子又开回海滨；驶入仓库区，开上一个装货码头的坡道钻进一幢大仓库里，然后一道铁门咣一声关上了，仿佛一头由砖做成的野兽一口把他们吞进了肚子里。

蝙蝠侠从仓库的后墙爬上去，来到一排窗户前，其中一扇开着一道缝，他钻了进去，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挤满大箱子的阁楼里。从阁楼的黑暗中望出去，仓库的中央吊着几盏圆锥形吊灯，投下来的光线形成了一些带棱角的怪异的影子。

一阵怪笑在屋里回荡。

“罗兰德·克拉姆！”企鹅得意忘形他说。身穿礼眼戴着白围巾的被绑架者躺在灰色的水泥地上，瘫软得像团泥。“遗憾的是我们的客人睡着了，否则我会欢迎他出席我们策划的庆祝活动。”

蝙蝠侠从大箱子中间摸到阁楼的边上，他纳闷企鹅为什么要绑架一个最近财产亏损严重的人。企鹅是不是应在5年前绑架克拉姆呢？

然而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应马上抢救克拉姆，把绑架者送入大牢。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嗜好是跟踪鸟儿吗，企鹅？”蝙蝠侠漫不经心他说道，他站在阁楼的边缘，将可怕的身影投在下面3个大为惊愕的人身上。

企鹅刚哼出一声冷笑，蝙蝠侠就冲他跳将下来，希冀拿这个矮胖子当作自己的落脚垫。

“噢！”企鹅叫了一声，像个人形靶似地朝后趑趄了两步，身体失去平衡倒在了地上，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蝙蝠侠已站起身，准备对付顽童和老鹰，他们俩从脖子以下长得大

体相同，但顽童的脸没什么下巴，眼睛小而亮，留着小撇胡；老鹰则脸部轮廓分明；眼睛在两道连眉下闪着凶光。当企鹅像只乌龟似地翻过个儿来时，他的两名心腹已从两边逼近了蝙蝠侠。他们投过来黑暗可恶的身影，表情亦越来越阴暗狰狞……

蝙蝠侠突然来了个360度扫堂腿，击中了顽童的脖子，将其踢倒在地。老鹰赶忙往羽绒服里摸枪，但还没来得及掏出来，就被蝙蝠侠一拳击中了肚子，打到了靠在冶边的火鸟车上。

但老鹰显然比顽童壮实，虽然他被打得喘不上气来，但却设法掏出了枪，他没射击，而是用枪托猛击蝙蝠侠的太阳穴。蝙蝠侠虽戴着头罩，还是被打得踉跄了几步。

老鹰接着又照蝙蝠侠身上打了一拳，但蝙蝠侠只是不经意地回手一掌，就把老鹰的双眼封了。

“怎么样，企鹅，”蝙蝠侠得意地转过身来。“我想你该去找负责你的假释官了吧……”

企鹅此时已从地上爬起来，站在一根大梁下，一只手扶着一根杠杆。他嘴角露出嘲笑，从滑稽的单片眼镜后面射出讥讽的目光。

“哈！哈！哈！”企鹅大笑起来。

“你嘎嘎地叫唤什么？”蝙蝠侠冷冷地问，朝那个小个子窃贼逼过去；戴手套的手摸成拳头。

企鹅把杠杆往下一拉。

蝙蝠侠本能地猛然朝上抬头一看，只见一张大网朝他扑下来；他想跑开，但为时已晚，沉重的大网扣在了他身上，他一个趔趄摔到水泥地上，他头部刚才被老鹰用手枪击中的一侧又磕在地板上。

企鹅同时又用顽童射击克拉姆的枪射出一枚麻醉飞镖，击中了蝙蝠侠的腰部，不过在这之前蝙蝠侠已经晕了过去。

并不是由于飞镖，而是由于头部的碰撞。

然而这企鹅并不知道。

老鹰和顽童都缓过劲来，然而他俩走路的姿态却都像老了几百岁，并刚在一座山丘里睡了一场觉才醒来似的。

企鹅在大梁上按下一个开关，网子于是收紧，把蝙蝠侠吊到高高的屋顶上。

“企鹅——你怎么了？”老鹰说，他的嗓音仍很浑厚。“我们不能让他戴着面具从上面盯着我们！”

“以后再收拾他。”企鹅咯咯笑道。“每个盛大宴会的最后都有丰美的甜食——是不是，孩子们？”

“可是，企鹅！”顽童拖着鼻音说，“蝙蝠侠戴着那条万能皮带——你最好把网子放下来，以便我们至少能拿掉那条皮带……”

“不，没时间了，而且也太冒险。麻醉飞镖对这只蝙蝠产生的效果也许不像在普通人，如我们的朋友克拉姆身上产生的效果大。我们扒他衣服的时候，他要是醒过来在面具后面盯着我们怎么办？你们乐意冒这个险吗？”

顽童和老鹰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

“现在把克拉姆先生拖到货车上去。到了我们为客人服务的时间了……”

两个心腹又耸耸肩，然后把昏睡中的克拉姆像个大洗衣口袋似地抬到了

一辆停在仓库另一头的小型货车里。货车涂成白色，车身上漆着一个很普通的名称：科布波特服务公司。

企鹅带着他的两个心腹离开之前，抬头笑着看了一眼失去知觉的蝙蝠侠，后者就像一个怪异的圣诞节装饰物似地垂挂在房梁上。

企鹅挥了一下他的礼帽，鞠了一躬，说：“但愿我能是个好主人，我的老朋友……”

他爬进了装着失去知觉的克拉姆的货车后部。

“但我今晚有个饭局……”

企鹅与他的心腹带着克拉姆才走了几分钟，蝙蝠侠就恢复了知觉，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昏迷了多久。他没有看到那辆停在仓库后面阴影里的卡车。他所能回忆起的就是他被装进了一张网里，高高地吊在了仓库的天花板上。

他便是企鹅当天的捕获物。

企鹅所不知道的是，麻醉飞镖对蝙蝠侠根本没起任何作用；飞镖刺穿了第一层衣服，但没能穿透第二层有防弹功能的铠甲。

蝙蝠侠暂时晕了过去是因为头部被撞击。他的意志至少与他的体魄同样强大，多数人面对那样的头疼早已支撑不住，但对他来说只是一点儿小别扭而已。

蝙蝠侠站在网子里，双手抓住黑色的纤维绳索，它们就像这座摆动着的牢房的栅栏。他并不是在抱怨他倒霉的命运，而是在试网子的力度和构造。

然后他跪下来，使摇摆的幅度降到最小。

纤维的厚度需要一个能割断钢铁的工具，他万能腰带上的乙炔喷灯正好能派上用场。他在网底割了一个能钻出去的洞，然后敏捷地跳到仓库的地板上。那样的高度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得折断腿，而对他则有如从浴缸里迈出来一样轻松。

他迅速把仓库搜索了一遍。除了一样东西外，企鹅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那样东西就是把克拉姆拉到这儿来的火鸟车（大概是偷来的）。在车后座的地上，蝙蝠侠发现了被绑架大亨的大衣，那是克拉姆在麻醉剂生效前挣扎时滑落下来的。

大衣的一个口袋里有一张精美的雕刻请柬。

饮食俱乐部

年 宴

仅限会员参加

只收现金

蝙蝠侠审视着这张米色的卡片。他思索回忆着富豪罗兰德·克拉姆的生活，不是从他的从事夜间神秘活动的蝙蝠侠的角度，而是以布鲁斯·韦恩每日参加的社交生活的角度。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上，一边摩挲一边思索着。

接着他冲进黑暗之中，朝他停放车子的小巷奔去，他的斗篷在风中飞舞，犹如追赶他的幽灵。

雨已停住，但另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格特姆市的富豪们——男的扎白领带着白礼服，女的身披华丽的皮大衣——纷纷涌入里兹饭店顶层的宴会厅，参加只有持柬人方能出席的晚宴。趾高气扬的餐厅主管陪着他们走到每一张桌前，入座前，这桌人的男宾便将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递给主管，后者继而快速而谨慎地点好钱数。同时在那蜡烛点燃的罗曼蒂克的氛围中，侍者和他们的助手们跑前跑后地向宾客们献着

殷勤。

当然并非所有格特姆市的首富都到了场。即使在 400 名首富当中，能进入饮食俱乐部也只是少数。俱乐部的宴会一年一次，其起始可追溯到世纪之初，尽管近年来添加了一些恶作剧和取乐的色彩……

一个穿银狐大衣的女人朝厅里环视了一圈，她的脸长得也像狐狸，皮肤被整容术拉得很僵直。她问她大腹便便的丈夫：“我们的主人在哪儿？”

“你了解罗兰德，”她丈夫说，他的笑声又粗又哑，皮肤却柔软而呈粉红色。“那个克拉姆到场时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嗜好。”

“胳膊上肯定挎着个性感名星，”女人附合着说，并粗俗地一笑。“那些小蜜别看没头脑，移植的乳房却都是罗兰德所能买到的最贵的。”

她说这句恶毒的话时忘记了她自己花几千美元所做的整容术。

另一个地方，一个年轻貌美身着貂皮大衣的女人摆着她陪伴的胳膊，后者是满头银发、长着一张黄鼠狼脸的格特姆化学集团总裁。

“那个性感的布鲁斯·韦恩在哪儿？”她问。这个年轻女人漂亮得惊人，两眼大而茫然，乳房高耸，中间的缝隙深而透人。她的礼服裙箍在她身上就像一层扑朔迷离的绿宝石油彩。

“我想他不在客人名单上，宝贝。”

“噢？为什么？他那么迷人……”

“他可能正参加某个绿色和平组织的募捐活动。他是个生态迷。”

总裁大笑，年轻女子也跟着笑，她对她陪伴的话根本没听懂，但她尖脆的笑声却把这点遮掩了。

晚餐上菜一道一道地端了上来，客人们对精美的菜肴“噢啊”地喝彩着，其中有法国营卖菜。拉美鱼、糖汁虾冻、鹅肝酱馅饼等。最后当那些浑身珠光主气。穿戴华贵的人们流着口水期待着主菜时，厨师长推着一辆车进来了，车上是一只特大的锃亮闪光的圆形银盘，客人们鸦雀无声，一张张企盼的脸反射在金属圆盘的表层，所有的人都张大了嘴，瞪大了眼。

厨师长是个小矮个子，身材上细下粗，戴副眼镜，留着法国式胡髭，穿一身洁净的白衣服，头戴高高的蓬松的厨师帽。

“首先谢谢诸位为今晚的盛宴所捐献的资金，”厨师长说。虽然他留着法式小胡子，口音却有点儿英国味儿。“诚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有一道不同凡响的主菜……”

厨师长把手轻放在盘子的盖儿上，仿佛在行祝福仪式。

接着他咯咯笑了一声，说，“但菜谱换了一下……”

人群骚动起来，客人们皱起了眉头，鼻孔张大。男人们对这个小矮子表示出不满，他们的意志是从来没被违背过的，然而他们并不口吐脏言，可他们的愤懑和蔑视却显而易见。

“请放心，你们绝对不会失望，”厨师长说，“今晚的主菜本来是格特姆的一只斑点猫头鹰，它是濒临绝种的动物。这种动物我们厨房只剩下 6 只了，但就在今天下午……很不幸，它们都被偷走了……”

厅里的人又表示出失望和愤慨。

“克拉姆到底去哪儿啦？”黄鼠狼脸的总裁问。

厨师长没理会他的打岔。“因此，今晚一万美元一盘的主菜是格特姆的斑点猪……”

说着，厨师长——也就是企鹅——颇有气势地把巨大盘子上的盖子掀

开，露出了跪趴在盘子上的一丝不挂的克拉姆。他被捆绑着，嘴里塞着一只苹果，身子周围是钞票颜色的配菜。

客人们又是一阵惊愕，尤其是女宾们，因为乍一看她们以为主人已经死了；但再看时他显然还活着。他大睁着眼睛，一副歇斯底里的表情，苹果使他喘不上气来，分明感到备受羞辱和恐惧。

“祝大家好胃口，”企鹅说，这时总管站在门口用枪口对着众人，同时企鹅的手下人——顽童、老鹰和几个刚才还以侍者的身分为客人们服务的人——开始穿梭于人群之中，索要闪闪发光的首饰和劳力士手表。

“对不起我晚到了一步，”一个坚定的声音说。

众人的目光都朝蝙蝠侠望去，他站在门口总管的身旁，后者已失去知觉瘫坐在了那里，武器撇到了一边。蝙蝠侠两手插腰，扬着下巴，对在座的大老板们环视了一遭，这些人是群豺狼，他们败坏了诸如布鲁斯·韦恩那样有责任感的资本家的名声，因而他们对他们的感觉就像他捕杀强奸犯和连续杀人凶手时的感觉一样十分厌恶。

这些寄生虫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的继承权和生活环境，他们并不是在充满罪孽的贫民窟长大的。但戴着面具的布鲁斯·韦恩最清楚不过，在财富和特权中长大的人照样可以腐败堕落。

“蝙蝠侠！”企鹅粗厉地叫道，同时握紧了拳头。由于穿着厨子服，他比平时看上去更滑稽可笑，就像一个上蹿下跳使性子的孩子。“你要把我今晚的事搅了吗？”

“把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蝙蝠侠举起一个手指严厉地勒令企鹅，同时对那些穿着侍者服装的帮凶们狠狠地瞪了几眼。

“他只有一个人！”企鹅大叫道。“你们还等什么？你们是胆小的鸡还是男人？”

3个人同时扑向蝙蝠侠，但为首的那位——他既不是老鹰也不是顽童，后两位龟缩不前，因为他俩当天已吃够了蝙蝠侠的苦头——下巴上挨了蝙蝠侠一脚，朝后撞到一张餐桌上，将玻璃杯盘全部撞碎，富豪们亦吓得大呼小叫。第二个人从后面扑上来，被蝙蝠侠用胳膊时击中胸部，倒在地上。第三个人证实了墙壁并不那么坚固，因为蝙蝠侠把他冲墙壁甩了出去，墙壁被他撞了个大洞，人落到了隔壁的衣帽间里。

企鹅手下的其他人见状纷纷朝后退去。

蝙蝠侠举起手指朝前走会，企鹅的帮手们立即极不情愿地把珠宝还给了客人们，使得后者大为喜悦。

“真乃英雄也！”长得像黄鼠狼的总裁说着站起身，为蝙蝠侠鼓掌。

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一同为他们的大教皇鼓掌，脸上的笑容如同他们的首饰一样灿烂。有几个人帮着把克拉姆弄下了餐车，给他松了绑，用桌布披在浑身打战的百万富翁身上，他就像穿了一个特大号的尿布。

蝙蝠侠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他看见企鹅溜进了厨房。那个小侏儒抓住装着现金的手提包，钻进送菜升降机刚要溜到楼下时被蝙蝠侠擒住了。

他把企鹅拖到宴会厅，众人于是掌声雷鸣。蝙蝠侠伸出一只手在空中一样，另一只手拽着怒容满面的侏儒骗子的衣领。

“把他送进监狱去，蝙蝠侠！”穿貂皮大衣的漂亮女子兴奋他说。“去叫警察！”

一提到监狱和警察，其他人都寂静下来。

蝙蝠侠笑了。

“我可以叫警察，”他说。“看到你们这些好公民被装上警车对我再好不过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沉默的大亨们的神情对另外的办法表现出兴趣。

“我可以把企鹅今晚收集到的钱转交给你们的朋友布各斯·韦恩，”蝙蝠侠说着举起了装着现金的手提包。“作为关心环境保护的慈善家，我保证他会把这笔资金捐给有益的慈善事业……也可能包括动物保护协会。”

企鹅的嘲笑转成微笑，他喜欢奇妙的玩笑。

“回家去吧，”蝙蝠侠说，“都滚开！”

众人的表情不尽相同——有些人很懊恼，有些人气愤，还有一些松了一口气。他们都迅速而哑口无言地鱼贯而出。

受尽奚落半裸着身体的罗兰德·克拉姆也夹在他们中间。

“你让所有的人都滚，是不是也包括我。蝙蝠侠？”企鹅问。

“你的伙计们可以走，”蝙蝠侠说，“但对你我另有安排……”

翌日，早晨的阳光将蝙蝠洞附近秋天森林的色彩照耀得充满生机。

“这样的色彩使人大饱眼福，企鹅，”蝙蝠侠说。

企鹅掩映在树丛之中，他的一身礼服显得与环境很不协调，但他跪在 6 只擦起来的鸟笼子旁边，仿佛十分惬意。

“精神食粮，”企鹅说。

“记住，”蝙蝠侠用一个手指指着他警告他说，“我这次放你一码是唯一的一次：下次我若再将你和你的那帮家伙一起抓住，你就违背了假释纪律，那你就非回监狱不可了。”

“我想你会监视着我。”

“监视鸟的习惯很难改变，企鹅。”

“啊……是啊。”

蝙蝠侠看着喜欢鸟的企鹅将猫头鹰从笼子里放出来，俩人又望着那些大鸟拍打着翅膀飞向树梢和天空。

企鹅站起身，把黑裤子上的碎树叶掸掉。“你令我很吃惊，蝙蝠侠，”他若有所思他说。“真难想象帮着我悔改的人竟是你……”

“人们不是说物以类聚吗，企鹅？”蝙蝠侠说。

往日时光

杰里·阿·诺维克

马可·西西里尼朝巷子里退去，仿佛这种如此微弱的逃跑企图便能拯救他的生命。他脸颊上流淌着的血和软弱无力的膝盖告诉他他要死了，是死于谋杀，但他仍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在酒店里抢酒，在当铺里行窃，都没有被伤着，只有一次一只看门的狗从他腿上咬下一块肉，而此次他所遭受的疼痛已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程度。

抽砍！啄咬！

西西里尼感到皮肉从他脸上被撕掉。他双手高举过头顶胡乱舞动着，无济于事地想抵挡对他的攻击。他的姿势使他看上去很像他的攻击者。他想喊叫，这样既能发泄他的痛苦，又有指望唤人来救他，然而塞满他嘴里的羽毛使他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声。他玩命地往外吐着，嘴里终干干净了一些，并发出了一句质问。

“为什么、哥们儿，啊？说呀，我可从没得罪过你。”

啄咬！抽砍！

攻击继续着，毫不手软。西西里尼脸上和脖子上的伤口往下淌着血，那嘴像刀子一样锋利，在它不停的啄咬下，西面里尼的一只眼球破碎了，流出的液体与血混到了一起。只有一处创伤还不至于导致他丧命，但这个小阿飞知道这种没完没了的攻击无疑会送他上西天。

“从没得罪过我吗？”回答的声音十分微弱，与这等残忍的攻击简直不相吻合，但又的确是攻击者说的。

“你忘了吗？”那个噪音的音色变了，从微弱变得愤慨。“从折磨一开始你就在场。后来几乎每次都有你。噢，可能你得罪我的地方你想不起来了。可你的确得罪了我。这会儿你该得到报应了。”

利爪和尖嘴再次向他发起攻击，于是马可·西西里尼因为年轻时参予过某种罪过而丧失了命。格特姆市日益上升的犯罪统计中又多了一个数字。

马可·西西里尼死了近两个小时后，格特姆市的一个流浪汉詹妮·卡索尔重进了那个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尸体躺着的巷子，希望找点面包渣儿和一口酒来打发她熬过那一夜。第一个接到电话的警察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使她镇静下来。奇怪的是这个女流浪汉只尖叫了一声就招来了一大群人，而在西西里尼被撕成碎片的期间附近所有的人都声称没有听到一点儿动静。

戈登局长知道关于此案詹妮提供不出任何有用的线索，于是将10美元塞进她颤巍巍的手里，并叮嘱一名警察打发她去吃点儿东西。警察们到达现场时那个披斗篷戴头盔的人也到了，戈登对他的看法更感兴趣。

“此案你怎么看？”戈登问，随手把一块口香糖塞进嘴里。自从犯了一次大面积冠状动脉血栓后，他戒了烟，医生为了让这位上了年纪的公职人员减轻体重，建议他嚼口香糖。他递给蝙蝠侠一块，蝙蝠侠笑笑表示感谢，但摇头拒绝了。

“先说明显的，手段十分残忍，”蝙蝠侠说。“而且种种迹象都表明是那个特殊的罪犯；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蝙蝠侠打住，以便让戈登说出他俩都怀疑的那个名字。

“企鹅。”

“对，是企鹅。鸟的羽毛——不是真的，是人造的。可能是他从玩具鸟身上弄来供他作案时用的，他有时不想冒险伤害真鸟。爪伤、撕开的皮肉，都杂乱无章，像是丧心病狂的鸟类的攻击。”

蝙蝠侠突然停住讲话，弯腰蹲在西西里尼的尸体旁边，那位在格特姆市忙得不可开交的验尸官已用一块黑色的油布盖在尸身上。蝙蝠侠稍稍揭开油布，想最后朝死者看一眼。他甚至将油布放到地上后仍蹲在尸体旁边没动。

戈登也弯着腰蹲在他旁边。

“你有什么疑点吗？”戈登问。

“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想清楚。”

蝙蝠侠知道他的老朋友将把这一来一往的对话继续下去，他俩有时以这种方式帮助他们集中思路。有时一个人说的话另一个也已想到了，但由于这些年来他们两人接触过的奇特而残忍的魔鬼多如牛毛，因而即使道出最基本的事实也能帮助他们打开思路。

“诸如西西里尼和企鹅有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戈登把蝙蝠侠心里想的道了出来。“企鹅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

“‘想’字可能是关键词，吉姆。企鹅的动机一贯很明确，尽管他的手段有时很复杂。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除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阿飞呢？采用这样的办法杀人要花很长时间。个中定有我们尚不知道的原因。”

蝙蝠侠和警察局长同时站起来，不约而同地伸了伸懒腰，仿佛他们俩是镜子中反射出的一个人，只是面孔完全不同而已。

“也可能他想试试某种新武器，”戈登说。

“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光为了试验某种新家伙而没有大油水可捞，企鹅是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的。”

“看来这事只有警察局来干了。我得布置人手寻找这个可怜的家伙和我们的怀疑对象之间有何联系。”

“对，”蝙蝠侠说着从他的腰带上取下一个样子很怪的家什。它像个长长的手枪，枪把上有个很短的带刺叉子。他俩正好站在两幢楼之间，他将那东西对准较高一幢楼的楼顶，按下把柄上的一个按钮。带刺的叉子飞向空中，牢牢地抓住楼顶的边缘，后面拖着一根细细的缆绳，缆绳的末端仍在蝙蝠侠紧握着的手枪里。

蝙蝠侠目光看向前方，又对戈登说：

“我也要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以我的方式。”他又按下了一下手枪上的按钮，身子便借助缆绳的帮助急速地升上了格特姆市的高空。

在蝙蝠侠，戈登局长和一些好奇的观望者站在已断了气的西西里尼尸体旁边时的许多年前，马可·西西里尼曾坐在北格特姆小学的餐厅里，吃着香肠奶酪三明治。坐在他旁边的是他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弯鼻梁的沙基。沙基衣服邋遢，爱吃涂花生酱的软白面包。他父亲是个笨头笨脑却有些幽默感的酒鬼，一心想让他孩子长成个硬汉子。上到5年级时，颇为争气的沙基已让他的老爸感到十分骄傲。

两个孩子从破旧的棕色午餐袋里取出三明治刚吃了一半，这时他们的同学史蒂夫·爱德华兹来了。与西西里尼和沙基相比，爱德华兹是个穿着时髦的学生，总身着干净的蓝衬衫和刚洗过不久的裤子。看他的样子，你会觉得他在那间挤满格特姆穷孩子的食堂里很不相称，但因他常送给沙基糖果和小人书，所以也成了这个哥儿们圈里的人，而他对自己所获得的硬汉子的地位

一点儿也不在乎。

“史蒂夫，我的哥儿们，”沙基张嘴笑着，黄牙后露出满嘴嚼烂了的白面包和花生酱。“我们还以为你不跟我们吃这顿饭了呢。我们都吃完半块三明治了。”

爱德华兹摸到西西里尼旁边的长凳上，把午餐盒往桌上一放。

“我能赶上，”他说罢打开饭盒，取出半个火腿三明治。“反正你们得等我，要是想尝尝我妈妈做的苹果饼就先别走。”爱德华兹大咬了一口三明治，抿嘴冲他两个伙伴笑笑。

“苹果饼！”西西里尼显得很兴奋，下巴上还粘着一点儿芥末。

“史蒂夫哥儿们，”沙基尖着嗓子说，“在请客方面你是最义气的。肚子得留点儿地方！”

“你刚才去哪儿啦？”西西里尼问。他已经吃完了三明治和土豆条，正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这位富有的朋友分给他一周一次的甜食。“下课铃响后我看见你和施曼克夫人在一起。你犯什么错儿了？”

爱德华兹打开饭盒，拿出3份不大却大小均匀的苹果饼，将两份递给他的朋友。“我找她是要对她说，这礼拜五我上不了课了。我爸妈要领我去州北边去看我姨妈。星期四一放学我们就走。”

“这个周末！”西西里尼呻吟了一声。“星期六我们要一起看场电影。约翰·韦恩和两个动画片。3个人混进电影院要比两个人混进去有意思得多。”

“看来我们只有在吃完苹果饼之后多找些乐子了。”史蒂夫说。这时沙基的注意力从两个伙伴身上移开，盯向食堂后面一个又胖又笨的名叫奥斯瓦德·科布波特的学生。史蒂夫和马可顺着他们朋友的目光朝前望去，但他俩脸上茫然的表情表明他们大概并没有看到引起沙基注意的东西。至少刚开始没看到。

“你看什么呢？”史蒂夫问。

“有乐子了，”沙基说着突然站起身，朝科布波特的方向走去。史蒂夫和马可也从凳子上跳下来跟上去。现在他们看清了他们朋友的目标了，但仍不明白他找那个他们一直不愿搭理的害羞的家伙有什么可说的；那小子上课总坐在前排，施曼克的问题他都答的出来，而且无论到哪儿永远提拎着一把伞，就连今天这样晴朗的天气也不例外。

“嘿，科布波特，”沙基走近正吃饭的小男孩时轻蔑他说。他饭袋旁边的桌子上摆着副；日棋盘，从棋子摆放的位置可以看出显然是正在研究将死“王”的几种走法。奥斯瓦德从棋盘上抬起头，困惑地朝走过来的3个人笑笑。

“嘿，奥斯——我跟你说话呢，”沙基说，此时他已高高地立在了那个矮胖的男孩身旁。史蒂夫和西西里尼也凑到沙基旁边，站在科布波特一边，尽管他们摸不清他们的头儿要怎样耍硬汉子的威风。不过沙基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他们无所谓，乐子就是乐子，而且沙基知道怎样玩才最刺激。

“你干吗呢？”沙基挑逗他说，身子凑近桌面，把脸贴近奥斯瓦德的脸。

“呃，这个，”科布波特结巴他说，他太天真，看不出要发生什么。“我正在研究象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你们想杀一盘——”

“噗——”沙基打断他，“你不但长得滑稽，嘴里还特臭。”

“要是我得罪了你我向你道歉，”奥斯瓦德诚恳他说。“肯定是我刚吃

的碎肝红肠三明治的味儿。我嚼块薄荷糖，”他说着从裤兜里摸出一管他常带在身上的口香糖。他自己拿出一块之前，先把那管糖递给沙基和另外两个观望的学生。

“你们吃吗？”

“你是说我们嘴里也有味儿？”

“噢，不是，沙基……”奥斯瓦德还没道完歉，沙基就一把将口香糖夺过去，塞进了他的衬衣口袋里。

“我想我们受到了侮辱，哥们儿们，”沙基咧嘴笑着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吧，啊？”

“也侮辱他一番？”西西里尼道。

“至少得这样，”沙基答道。“不过我觉得对这个大鼻子肥肚皮走路一摇一摆的家伙来说，骂他几句是不够的。”

“大鼻头肥肚皮，你走路一摇一摆的样儿实在太滑稽，”史蒂夫笑道。“你这模样是从哪儿学来的？”

“很简单。他长得像不像施曼克在自然课上给我们描述的穿着衣服的鸟儿？那种鸟儿叫什么来着？”

“企鹅，”奥斯瓦德看到沙基的两个伙伴都回答不上来便笑道。他为知道这一答案而整个青春期都为之后悔。从那时起直至他上完高中，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折磨可怜的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沙基的阿飞圈子渐渐从3个人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用这个词开创了残酷地欺负他的年代，他们除了叫他这个绰号外还百般侮辱他。折断他的雨伞，偷他的午饭，强迫他吃变了味儿的沙丁鱼和活金鱼，打他，让他当众献丑。所有这些使得奥斯瓦德·科布波特开始对自己感到痛恨，迫使自己成了一个他永远也想象不到的人物。

乔纳森·泰勒在遥远的学生时代曾是沙基一伙的，他关上他只有一间寝室的公寓的门，去摸过道上的电灯开关。他还没打开屋顶上的灯，他常坐的椅子旁边桌上的台灯就亮了。昏暗的黄灯泡只能照亮他每天下班后坐着的那块地方，但光线所照出的景象使泰勒意识到他遇到了麻烦。

“晚上好，乔尼，好久不见了，”一排微笑的牙齿后发出一个柔软的声音。“听说你可爱的妻子去世了，我很难过。她叫什么来着？玛格丽特？等你见到她时一定要代我问她好。”

泰勒害怕地睁大了眼睛。听说昨晚西西里尼死于某种罕见的谋杀后，他立即意识到这个他过去认识的人要对他下毒手了。祈求是没用的，他能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屋里逃出去。

泰勒立即转向身后的门，伸手去抓门把儿。

蓦地，他感到肚子里一阵钻心的疼痛。门后吊着一把雨伞，像刀子一样锋利的伞头刺入了乔纳森·泰勒肋骨下侧的腹部，深及他的脊梁骨。他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嘴里涌出掺杂着胆汁的鲜血，流出来淌在他脸上。

“嘿，嘿，挨了一伞，”那个声音这时已贴近了泰勒的耳朵，嘲讽他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你才能死。如果你把我的玩具找出来，就用不了一小时。但我劝你别拔，稍微一动伞尖就会在你肚千里炸开，形成带侧的金属五角星。那呵就苦不堪言了。还是想想过去，慢慢地死吧。”

“我怎——怎么了，使你到……这……来杀……杀死我？我已……经多年没见到你了。”

“啊，但时间并不能医治所有的创伤，我的朋友。至少不能弥合你的创

伤。我想你明白我来杀你的原因。我过去一直跟你说过我要杀了你。”

“你……难道……还为费莱斯提……难……过，”泰勒忍痛呻吟着说。“上……帝，那是……高中时……的事了。费……莱斯提爱戏……弄人。她……谁……都耍。我只是……有运气……罢了。”

泰勒开口说话时疼痛更剧烈了，而且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他都死定了，于是便闭上了嘴。肚子上的伤口流出来的血弄污了他的衣服，像在炎热的夏天常见的那样紧贴在他身上。

“我当然现在还难过。可惜的是你无法活着看到她的下场了。不过你尽管放心，她将经历的也和你现在经历的一样有意思。”

泰勒的谋杀者为自己的聪明晒笑了一下，把门朝走廊上一推，乔纳森体内的所有器官都被撕裂，使他感到痛不堪言，于是发出一声比这个魔鬼武器的制造者料想的要轻微得多的呻吟声。

“噢，对不起。我想这可怕个情的发生是我造成的。噢，你没想到的是，这么快你就能见到你死去的爱妻了，再见。”泰勒的袭击者快速将手，一挥，跨到走廊上，随手把公寓的门关上。

这次是公寓管理员的一个电话使詹姆斯·戈登和格特姆市的警察赶到了犯罪现场。走廊里挤满了房客，他们都声称什么也没看到和听见。戈登从他们中间挤过去，来到吊着乔纳森·泰勒尸体的房间。房间里已有3名警察，都尽力抑制着不使自己吐出来。这种场面对年长的局长已不能产生刺激效果。它们当然还会对他产生影响，不过是以一种更深层的、更触及灵魂的方式。

他打电话给警察局，命令打出蝙蝠信号。15分钟后，发信号的警官领着披斗篷的斗上来到公寓。他还是越窗而入，这个富于戏剧性的习惯在他多年的反犯罪活动中一直没有改变。

“对不起这么长时间才赶到，”他一边转过身关窗户一边对戈登说。“我正凭预感在码头寻找线索。”

“发现西西里尼凶杀案的线索了吗？”戈登问。

“毫无结果。西西里尼如果认为自己的生命有危险，是不会参予企鹅的把戏的。”

蝙蝠侠朝屋子里追巡了一道。他的目光立即落在仍被雨伞钉在前门上的尸体上，尸体与他站立的窗户之间相距12英尺远。

“他死了多久了？”

“尚猜不出。我已告诉通知我的警察在我到来之前什么东西都不要碰。我想让你看到现场。验尸官正在路上。”

蝙蝠侠小心地走近尸首，避开死者脚下的一摊鲜血。他内心暗自敬佩使用雨伞杀人的高超技艺。

“谁发现的尸体？”

“公寓管理员，”戈登说。“今天下午有几个房客抱怨有股恶臭味儿。但直到有个小女孩告诉他走廊的地毯上到处都是血时他才打开了门。幸好他被吓跑了，没有破坏现场。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第一手证据。”

“吉姆，此人死了至少36小时了，也许将近48小时。这就是说他死于西西里尼被杀的第二天晚上。”

“噢，”戈登叹了一口气，他的所有忧虑尽在不言中。“倘若这两起谋杀只是一场连续杀人的开始……”

“那就可能在某处出现第三具冷冰冰的尸体，”蝙蝠侠替戈登把话说完。

“企鹅怎么会变得这么疯狂？”

“只有抓住他才能知道原因。我仍没看出这两次凶杀与他平时犯罪的动机之间有什么联系。”

“死者是干什么的？”

“他叫乔纳森·泰勒，”戈登答道。“是城里代尔特出版社收发室的。过去没有犯罪记录。”

“一个负责收发的中年人？他和西西里尼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贫穷，而这肯定不能激起企鹅的图财动机。”

“你认为是报复？”局长问。

“有点儿这个意思。但就我们所见到的，企鹅有点儿反常。而且由于下知道他力何要采取这样残酷的报复手段，我们便无从猜测他下一个目标是谁。”

“真是棘手，”戈登如鲠在喉他说，“不过要是发现了第三个死者，我们至少又有了另一个线索。”

蝙蝠侠走回窗前，将其打开，钻出去爬到安全梯上。但马上又把头探进屋里。

“破这个谜需要费点神儿。”

蝙蝠侠离开戈登局长后开始琢磨乔纳森·泰勒被杀的细节，4个小时后，他看到银灰色的云彩后映照出耀眼的黄黑色蝙蝠信号。5分钟后，他把蝙蝠车停在格特姆警察局大楼前的马路旁，在局大楼的屋顶上见到了戈登。

局长背对着通向楼下的唯一的门，凝望着由他负责其安全的整座城市。他的伸张正义的好友和知心人走到他身后，将一只抚慰的手搭在他肩膀上。

“发现了第三具尸体，”戈登漠然他说。“尸身和尸首分了家，相离5英尺。”

蝙蝠侠用劲捏了一把戈登的肩头，以使他的朋友振作起来。

“使用的凶器是雨伞，留在了现场。像刀子一样锋利的伞尖把那可怜的家伙的头割掉了。这次又发现了一些人造鸟毛。”

戈登转过身面对蝙蝠侠。

“我们必须制止这家伙，”戈登接着说。“假如他改变了他这些年来游戏规则，或精神出了问题，……那他会比贫嘴还要危险。”

“把情况跟我说说，”蝙蝠侠不动声色他说，他的表情显得十分茫然。这桩一连好几个人被平白无故地杀死的案子，早已使他的忍耐超过了极限。一个晚上死一个，凶手又是一个智商最高的对手，而且下一个目标是谁，在何地点亦毫无线索——这足以使格特姆的正义之神陷入绝境。

戈登以他最大的抑制力开始叙说。

“名字叫保罗·卡弗。与另两个死者年龄相同。过去的5年中他是格特姆北边一家食品杂货铺的经理。无犯罪前科。尸体是在莱斯尼克大街他的寓所里发现的。楼下的数据库操作员正在搜集3个死者的材料，以期找出某种联系。”

“让他们查找死者过去的一切情况，越原始越好。这3个人都很穷，至少不富裕。可能都没上过大学。两个有工作；查一下他们的工作申请，看有没有共同之处。还要看看他们上学时的表现。”

戈登注视着蝙蝠侠轮廓清晰的下颌，这是他从这位戴着面具的反犯罪斗

士脸上所能看到的唯一部位。

“你发现什么了吗？”戈登问。

“还是凭直觉，”蝙蝠侠答道。“由于还是没发现明显的动机，我想我们只能权且认为企鹅的目的是报复。我们得摸清他为什么而复仇。让你的技术人员将他们查到的一切与科布波特的背景档案进行对照。”

蝙蝠侠走到屋顶边缘，朝黑夜中望去。“我去前两次的凶杀现场再看一眼。我已向我所认识的告密者都问过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企鹅的下落。或许我能找到一些线索，并推断出他下一个目标是何许人，从而抢先他一步采取行动。”说罢，蝙蝠侠便默默地滑下了楼顶。

“我绝不愿看到他再杀一个人，”戈登喃喃自语道。他深吸了一口气，从城市的灯光前转过身子，朝楼下的警察局走去。

在格特姆北部一座由玻璃建造的大圆顶房子里，奥斯瓦德·科布波特——即恶毒的企鹅——正像一只吃饱饭的肥猫似地咧嘴笑着。他很愉快，其实是特高兴，因为他真正想杀的那个人竟然谦恭地邀请他去玩玩。3起谋杀看上去明显地都出自他的手笔，于是企鹅的宿敌宣称他准备将这笔帐一次算清。头脑愚笨的警察和格特姆的黑衣骑士侦探可能会怀疑他是这3次罪行的幕后人，但这只恶鸟才不在乎呢，他准备接受挑战，去格特姆把那场多年前在小学就开始的游戏玩到底。

“为了老朋友，”他举起一杯香槟呷了一口。几十只稀有品种的鸟儿在他周围飞来飞去，或在巨大的玻璃鸟舍的树梢间嬉戏。

“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我的孩子？”他对他所有的鸟儿喊道。“为我和为你们早已瞑目的兄弟们复仇。周末的晚餐上我们都会鱼吃了。”

他说完，把酒喝干，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复仇，在我利用这个傻瓜帮我除去我许久没有关照的花园里的杂草后就复仇。”

企鹅把杯子放在一张做工精美的木桌上，抄起他独特的大礼帽。

“到亲自去拜访我的几个老同学的时候了。”

当奥斯瓦德·科布波特驾车默默地奔驰在通往格特姆的高速公路上，朝那座他既热爱又蔑视的可敬的城市中心开去时，他想起了往昔的日子。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激起了他的记忆，他先回想起与沙基及他那帮霸道恶棍初次打交道的日子，但他记忆的火花立即便凝聚在他上高二时发生的事情上，具体他说是高一高二年级举办的一次万圣节舞会和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你看上去真漂亮，”科布波特夫人对她的独生子说。她刚为她十来岁的孩子穿的万圣节服装做完最后的修改，正站在他身后，同儿子一起审视着镜子中完成的作品。

“哦，你真像你爸爸，”她既骄傲又恼恨他说。

“爸爸过去在万圣节上也穿哈姆雷特的服装吗？”年幼的奥斯瓦德问，他希望她妈妈在想到她离世的亲爱的丈夫而感到忧郁之前脸上露出笑容。

她微微一笑，奥斯瓦德也笑了，高兴地看到她妈妈没有悲伤，哪怕她一时感到快乐也好。自从奥斯瓦德8岁时他父亲去世后，他妈妈一直很宠惯他，对他采取一种过分的保护态度。她甚至坚持让他任何时候都带把雨伞，因为她坚信致她丈夫于死命的肺炎就是一一场寒雨引起的。当时，他刚从一家小酒馆里出来就赶上了暴雨，若有把雨伞遮挡，说不定不至于送命。

“好，我该走了，”奥斯瓦德说。他在他妈妈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穿上大衣，朝门口走去。

“不要忘了……”他妈妈在起居室里嘱咐道。

“我带着雨伞呢，”奥斯瓦德替她说出来。“不必担心，妈妈，我不会着凉的。”

半个小时后，年轻的科布波特已站在了北格特姆高中体育馆的门厅里。进入舞会之前，他走到他的衣帽柜跟前，把大衣和雨伞锁了进去。此刻他装扮成一个悲剧人物，他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塑造得最好的一个悲剧角色，然而他心里慌乱得直打鼓，琢磨着是不是该立即转身回到母亲身边。

不，他暗自想。我不能转身溜掉。这书我已考虑了十几次了。这里没什么可怕的。沙基和他那帮家伙都不可怕。什么都不可怕。大不了是生与死的问题。

科布波特由于紧张胸脯上冒出了汗，但幸好没从衣服里透过来。他朝屋里扫了一眼。

“再说——”他轻叹一声。“还有我的辅导员汤姆森先生和家政老师贝勒夫人呢。他俩一晚上都在这儿参加舞会，而且我特想炫耀一下妈妈做的漂亮的服装。”

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最后决定参加化妆舞会，尽情玩一番，于是他离开一直站着的门首，朝果品桌走去。他蹒跚前行，这姿势是由于他的小短腿和凸出的大肚子造成的。然而，他意识到他的步态缺乏流动感，于是便挺直腰板，让两腿优美地滑动起来，刻意模仿着莎士比亚剧中的演员。

到达桌前后，他立即庆幸自己没有走。长条桌上装饰着桔黄和黑色的小旗子以及彩纸剪成的冬瓜和猫，吃的东西都是最合年轻的奥斯瓦德胃口的：果汁饮料、巧克力饼干、奶酪蛋糕等。当他在学校度过备受煎熬的一天回到家里后，他妈妈为他准备的吃的就是这些。这些简单的食品展现在他面前，使他颇感幸福。每当他坐在科布波特家的异国鸟店里照看店铺时，他妈妈就给他这类吃的，那个店挣的钱刚好能维持他家的生计，他一边吃一边就可把一天中碰到的倒霉事化为记忆。

不幸的是，今晚这些可口的吃的给他带来的喜悦好景不长。急匆匆吞下一块饼干后，奥斯瓦德给自己又斟了一纸杯果汁，然后看向其他参加舞会人的服装。埃伦·福克曼披着条大床单扮成鬼的模样，正和史蒂夫·爱德华兹聊天，后者则是一身脏兮兮的流浪汉的打扮。他们的右边是穿着一身线条优美长裙的费莱斯提·杜鲁门，她后来在两年后荣膺格特姆选美少女小姐的桂冠。她周围拥着一帮为她的美色所倾倒的男生，奥斯瓦德惊讶地发现其中有约翰尼·泰勒、马可·西西里尼和无处不在的沙基，这些人没穿万圣节服装。

从科布波特站立的地方观察，那帮崇拜者之间似乎发生了点儿争执。沙基对性感漂亮的费莱斯提动手动脚，用手摸她屁股，还想硬与她亲嘴。泰勒显然为此很不高兴，粗鲁地推了沙基一把。看样子双方要打起来，可西西里尼突然把手搭在他头儿的肩膀上，把他的注意力引向食品桌的方向。

奥斯瓦德看到他俩径直朝他的方向走来时，不由心里一阵慌乱。他的理智告诉自己应该走开——也许他们只是想吃点东西。但他的恐惧又与理智自相矛盾——他十分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如果他走开肯定不妙。他因恐惧而没有动，两条腿定在了原地。

“哦，哦，哦，”沙基走过来咧嘴笑着说。“这是谁呀？哇，是个小妖精。”

“真的，没错，是个小妖精，”西西里尼附和着。

奥斯瓦德没动窝，不是出于反抗，而是认为必须那样做。从过去几年与沙基扫‘交道中他得知，逃跑更得倒霉。一旦这个恶棍想戏弄奥斯瓦德，躲闪他将会更使他怒上加怒。只好寄希望于汤姆森先生和贝勒夫人了。但愿他们会走过来喝杯饮料或吃点儿东西什么的。当奥斯瓦德的目光在室内造巡，寻找着那两个大人时，他知道他没指望了。汤姆森正拉着漂亮的家政女教师的手，俩人毫无顾忌地溜出了体育馆。

“哈，你的服装是舞会上最漂亮的，”沙基接着说。但科布波特没有听进去，至少欺负他在说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脑在摒除一切抛向他的羞辱的话。这样的话，等他事后坐在他妈妈的铺子里时，更容易把发生的一切忘掉。

不幸的是，刚才在沙基。费莱斯提和泰勒之间发生的不悦使这位小恶棍恶性大发。两个阿飞一边口出秽言，一边咧嘴笑着，他们围住吓慌了神儿的穿着哈姆雷特服装的科布波特，用手捅他。

不过这种把戏很快就会使他们感到乏味，是不是？那样他们就会放开这可怜的学生。至少科布波特内心里就是这样祈祷的。他可以再经受另一次辱骂的考验，甚至挨顿揍也能忍。但后来发生的事令他忍无可忍。

他们看到进来一位瘦瘦的叫弗雷德·阿斯泰尔的高一学生，他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以示对他父母喜爱的一位演员的崇敬。沙基朝他那帮人中的菲尔·安德鲁斯使了个眼色，又点点头，示意他把阿斯泰尔带到他们正要闹的地方来。

“嘿，高一的，你穿得真绝啊，”沙基对被粗鲁地拽过来的学生讥讽他说。他伸出胳膊揽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近了一些。“你他妈的把衣服脱下来！”

“让我……脱……衣服？”惊慌的学生口吃他说。

“没错，笨猪，”沙基答道，他对自己设计的恶作剧得意得流出了口水。“你和这位胖家伙换衣服。这样他这只企鹅就真像企鹅了，而你也就像妖精了。快点，脱。”

该学生在威胁下连连点头，开始脱他的晚礼服。科布波特想跑掉，但西西里尼和安德鲁斯在他身后堵住了他的退路。沙基也勒令他把衣服脱掉，但令他俩吃惊的是，奥斯瓦德竟执拗地拒绝照办。然而不幸的是，这3个阿飞立即将他妈妈以爱心缝制的服装从他身上撕扯下来。衣服被扯坏，另一个倒霉的学生就只得半裸着身体了，不过沙基和他那伙人对此毫不在乎。

后来的场面既滑稽又令人悲伤。科布波特的腰围几乎是那个低年级学生的一倍，因而后者的衬衣连他的肚脐眼都盖不住。裤子的拉锁也拉不上，将他三角裤汉的上端暴露在外面，而外衣则将将箍住了他的肩膀。大礼帽使他更像一个可怜巴巴的受愚弄的小丑。

这时一大群人已过来围观。保罗·卡弗尔和费莱斯提本来找了个地方亲嘴抚摸去了，这会儿也挤了过来。不幸的是，监督舞会的两个成年人仍没有结束他们的愉情行动。此刻所有看着科布波特悲惨处境的人都大笑不止。有些人还和沙基起哄喊叫着：“企鹅”，“胖孩儿”，“你为什么不蹒跚两步？”

令人惊讶的是，可怜的奥斯瓦德并没有哭。他低着头，但不论沙基怎么推他他都不让自己摔倒。然而他知道要想从厚厚的人群包围圈中逃脱是不可

能的，因为人人都想看他的笑话。奥斯瓦德觉得这群人最后肯定得把他压死，不是用语言就是把他踩在脚下。他正绝望之时，人群的一边被推开了，闪出了一条缝。许多人懊恼地抱怨着，因为他们被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孩儿推向一边，这个女孩同那个被迫把衣服交换给科布波特的男孩一样，也是高一的。她为化妆舞会的穿着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吉娜维尔女王，当奥斯瓦德看到她的美色和勇敢时，便忘记了自己悲戚的处境。

“不准闹了！”她喊道，“你们都别闹了。”她从肩膀上取下斗篷，轻轻披在科布波特身上，以遮挡他尴尬的模样。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包括平时不易惊慌的沙基，女孩儿便利用这一时机把奥斯瓦德领出狠心的人群，带到过道上。

“我叫卡伦·彼得斯，”她说，把手从颤抖的男孩身上移开。她看到由于这一可怕的经历，他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几近崩溃。

走出体育馆后，奥斯瓦德把斗篷除下。

“谢谢。”他刚刚遭受了羞悔的折磨，又被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拯救出来，所以只说出了那一句话。他把斗篷塞到救他的女生手里，朝他的衣帽柜跑去。女孩儿本想喊住他，但又改变了主意。整个事件显然对这个跑走的男孩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没有必要再把事情复杂化了。

奥斯瓦德·科布波特从遐想中回到现实。那次蒙受的巨大耻辱，是促使他长大成人后所选择的道路的主要因素。偶尔回忆起这段可怕的经历，可以帮助他找回自我。

那晚的事情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他逐渐变成了企鹅。儿年后他甚至还很感激沙基对他所进行的折磨，那些折磨是如此残酷，若不是他最讨厌的敌人蝙蝠侠的及时干预，他恐怕早死了。

万圣节化妆舞会之后，肥胖虚弱的科布波特将他的腰围变弊为利。他悉心研究拳击术，还把他必须携带的雨伞当做轻剑练习剑术。一天放学后，他在那座他曾蒙受过最大羞耻的体育馆里堵住了沙基，在一场公平的击斗中把那个小恶棍狠狠教训了一顿。沙基的那伙人想过来帮忙，但颇精明的科布波特让他们一一尝够了他锋利伞尖的滋味。

那是何等痛快的一天，企鹅快接近目的地时想。如今沙基又回来了，想了结他所惹起的事端，企鹅于是也获得了一次犯点儿无足轻重却颇有意义的罪行的机会。

只有一样麻烦，科布波特意识到。但只要我密切注视沙基的行程，我就能把握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而且及时抓住他。

当天深夜，蝙蝠侠和戈登局长不得不又去查看两名死者，此案已成为与企鹅有关的连续杀人案。两个执法人在那个充满血腥的夜里先在格特姆市的陈尸所里见了面。

蝙蝠侠穿过陈尸所惨白色的走廊，走进解剖室。戈登正在里面等着他。死亡和福尔玛林的味道呛得他真希望他没有戒烟。因为那样他至少可以逃到屋外点根烟，让烟味盖住尸体解剖的味道。

黑衣骑士到来后验尸官就离开了。尸检台上躺着那具蒙着标准医院床单的尸体，戈登把目光从尸体上移开，转身直盯着蝙蝠侠的眼睛。好一会几两人都没有说话。

“对不起，发现尸体后我没能马上来见你，”蝙蝠侠说。“我在泰勒的寓所发现了些与所有死者都有关系的线索，而且与我们的攻击鸟亦不无关联。”

“好，好，”詹姆斯·戈登只说了这一句话。蝙蝠侠看得出，他的朋友有别的心事。

“怎么了，吉姆？”

“企鹅这次的手段太过分了，”戈登的话从牙缝里挤出来。蝙蝠侠于是抄起尸检台上的一个棕色牛皮纸口袋。他打开封口，看着验尸官写下的关于死者的检查报告。

费莱斯提·威灵敦——娘家名叫杜鲁门。死因系勒死。格特姆少女小姐选美的缓带和一只鸽子的头塞入她的喉咙。脸上和身上多处伤痕，系一利器所致。

蝙蝠侠攥紧拳头，低头看向仍遮着单子的尸体。他感到恶心，并非因为气味，而是牛皮纸口袋里所透露的内容。

“不是企鹅干的，”他严肃他说，目光紧紧盯着医院的床单，仿佛他能将其看穿似的。他慢慢摇了摇头，然后侧过身盯住警察局长的脸。“不是企鹅干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不是企鹅干的？你是什么意思？”戈登问道。

“科布波特能干出许多事，”蝙蝠侠答道，“他是个狡猾的窃贼，他偷、他骗，甚至也杀人。但他绝不会把他宠物的头砍掉。这一点我敢肯定。”

“那么要不是他干的，凶手是谁呢？”蝙蝠侠肯定的口气使戈登感到震惊。然而他们之间了解的大深，他的朋友若对此这般肯定，他一定是正确的。

“这我还不知道。但我们最好尽快查清。”

“你认为这次的凶手会不会是个模仿者，”戈登问，用手指着费莱斯提的尸体，“而前3次凶杀都是企鹅所为？”

“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企鹅也许根本没有参予这些凶杀，他只是给实施这些暴行的恶魔提供了灵感。”

蝙蝠侠把手伸进他的斗篷，掏出一本色彩鲜艳的精装书。

“这本书可以回答我们死者之间有何联系的问题，”他说着把书递给了戈登局长。戈登接过书，闲手指抚摸着封面凸出的书名字母，仿佛触摸它们就可以证明他所读的内容似的。

“《北格特姆高中年鉴》？”他说，不知蝙蝠侠的发现有何意义。

“每一个死者都与奥斯瓦德·科布波特同时上过那所学校。我认为凶手也在那儿上过学。”

“但为什么有人要杀死企鹅的老同学呢？”

“这正是我们要侦破的，”蝙蝠侠答道。“这也能缩小可能受害者的名单。不利的是，我们仍很难推测出下一个目标是准。这里面收录了近100名科布波特那个毕业年级的学生，如果凶手仍把目标局限在与科布波特同龄的人，而不包括其他年级学生的话，即便除去已死的和不在格特姆的之外，潜在受害者的数量仍相当可观。”

“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戈登问。“警告年鉴名单中所有的人？把他们都保护起来？”

“首先，我认为你应该让你的信息工作人员找出已死的4个人与年鉴中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点。除此之外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而且我们站在这里什么也解决不了。”

“说的对，”戈登答道。“我们走吧。”

两人离开了过去的选美王后，神色肃穆地步入走廊。几分钟后，两人即

将走出楼房之际，戈登局长刚想说蝙蝠侠这次没有以奇特而神秘的方式离开，而是他俩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一起离开时，戈登手下的一名警察迎面赶来。

“先生，找到你真高兴，”年轻的警察气喘吁吁他说。

“什么事，孩子？”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在哪儿？”蝙蝠侠抢先问。

“在位于市中心的格沙姆证券公司，”年轻警察说。

“用电话告诉那儿的人不要破坏现场，”戈登命令说。“走，蝙蝠侠，我开车，”他转身对披斗篷的斗士说。但等他身子转过来时，蝙蝠侠已不见了。

离开停尸房5分钟后，蝙蝠侠已来到格沙姆证券公司，站在了那具尸体旁。他刚要对现场做一番粗略的检查，只听前门恍哨一声被推开了。他站在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吉姆·戈登对一位警察说，他们这次终于比黑衣骑士光赶到了犯罪现场。在年轻的警察们将要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之前，这位上了年纪的警官常常先对他何说点轻松活。他希望他的人意志坚强，但又不想让他们在成熟之前因所见到的场面受到惊吓而脱去警服。

“对不起，吉姆，让你失望了，”蝙蝠侠从他站立的位置大声说。“你过来一下。”

“你难道对门从不信任吗？”戈登循着蝙蝠侠的声音走去时也大声说。他也站到了最新发现的这场疯狂凶杀的牺牲者身旁。他低头看向尸体，第一个反应就是摇了摇头。接着他嗫嚅着说，“酸水？”

“酸水，”蝙蝠侠颌首同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酸水不是泼上去的，而是像哈威·丹特一案那样喷射上去的。”

“像是从雨伞尖喷射出来的，”戈登说。

“没错。命令你的人检查整个房间，在地毯。墙壁等地方寻找酸水的烧的痕迹。”

戈登对他的人大喊了几句，于是他们开始分头搜索起来。尔后他蹲在尸体旁边，从死者的屁股兜里掏出一个钱夹。

”

“公司证件上写着他叫菲尔·安德鲁斯，是个证券经纪人。”局长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警察局的号码。他指示搜集对比所有死者材料的人在名单中加上安德鲁斯的名字，另外查一下他给他们的年鉴中是否有安德鲁斯其人。回答说有，而且列在毕业班名单中的第一个。

对格沙姆公司的每个办公室搜索了几分钟后，一个警察走到戈登和蝙蝠侠正站着说话的地方，对他们说他在公司总裁办公室的保险柜上发现了酸水的烧的痕迹。保险柜里很可能装过证券和债券，但现在却空空如也。

“嗯，这是企鹅干的，”蝙蝠侠不动声色他说。

“天啊！”气恼的戈登说着将两手举向空中。“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我们面临的的就是两个滥杀老同学的凶手。”

蝙蝠侠转过身。“这或许对我们有利。年鉴里住在格特姆的人不是很多，而且钱多得足以引起企鹅兴趣的人也不多。这意味着与另，一个杀手相比，企鹅的攻击目标非常有限。如果我能抓注企鹅，他就能告诉我最初的杀人犯是谁，以及他下一个可能谋杀的对象。”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戈登问。

“因为，”蝙蝠侠答道，“是那个精神变态者的陷害才使企鹅卷入了这场游戏。他希望那家伙得到应有的惩罚，不管以何种方式。”

“他要是不想说呢？”

“让鸟唱歌的办法多得很。”

后来的两个晚上，又发现了3具与企鹅一案有关的尸体。

第一个引起警察注意的死者叫埃伦·福克曼。福克曼一度曾和死去的马可·西西里尼一样是个小偷，但在格特姆监狱里蹲了5年后，他认清了自己的错误。他是蝙蝠侠和戈登局长为之骄傲的那种人——从监狱出来后，这名罪犯又重返学校希望改变自己。过去的3年当中他和女朋友住在一幢不大的公寓里，其实他女友在寝室里发现他被肢解的尸体时，福克曼离他的律师资格考试只差两个月了。

此案具有第一个杀手的所有凶杀特征：福克曼的身子和脸仿佛被鸟的爪子和嘴划破撕碎。同样的人造鸟毛也留在了现场。西西里尼死后蝙蝠侠曾查询过鸟毛的来源，但一无所获；在格特姆地区，足有十几个厂家可以生产这种鸟毛，而且从同样数量的动物标本剥制公司也可以邮购到这样的鸟毛。

当然，埃伦·福克曼是科布波特毕业班的成员。

戈登和蝙蝠侠继续思索着谁将是企鹅的下一个牺牲品。福克曼被杀的第二天夜晚，他俩正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琢磨着谁最可能成为被害目标时，有人报告他们又发现了两起与企鹅凶杀有关的案件。

蝙蝠侠和局长奔赴的第一个凶杀现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家，此人是汤姆森先生。

据年鉴记载，科布波特在北格特姆高中学习的4年期间，汤姆森曾是那里的辅导员。同其他死者一样，汤姆森的死也具有企鹅作案的特征：像刀子一样锋利的雨伞尖扎得他身上到处都是窟窿，最后伞尖插入他嘴里引起爆炸。汤姆森的身份是通过指纹验明的，牙齿已被炸光，无法与汤姆森的病历进行核实。

第二个死者更加引起蝙蝠侠和戈登的兴趣。她的名字叫多萝西·灵克斯夫人，很久以前曾以贝勒的娘家姓在科布波特的高中教过书。她丈夫杰克·灵克斯在格特姆的金融区开了一家珠宝店。他们是在他们有川司寝室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子的厨房里，发现他倒毙妻子的尸体的。当时她僵直的手里紧握着一只嚼了，一半的火鸡腿。毒理学报告指出死因是土的宁中毒。灵克斯还向警察报案，他价值80万美元的首饰从他墙壁上的保险柜里被盗，而据蝙蝠侠你，保险柜显然是被可塑炸药炸开的。

“这是企鹅干的，”走出灵亢斯的房子后蝙蝠侠对戈登说。

“这么说他3个晚上杀了两个人，而另一名杀手仍保持着一个晚上杀一个人的数量。”

“企鹅杀人的名单范围较窄，”蝙蝠侠说。“我想我能猜出来一个人是谁。”

“噢。伙计，那就赶紧说吧，”戈登以一种他很少对他的老朋友使用的督促口吻说。通过多年与蝙蝠侠共事，戈登知道蝙蝠侠惯于独往独来，尽管他有时也与其他穿化妆服的反犯罪侠客或朋友合作。但通常他是不把他的预感告诉警察的，直到验证时为止，然而戈登决心这回让他破个例。

其实他不必担心，因为蝙蝠侠在此案发生后一直在与戈登局长合作，加

之戈登是他合作过的人当中最让他尊敬的，所以他不会对局长隐藏他自己的判断。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企鹅采取的仍是牟取财宝的犯罪方式，只是他为了对过去的一些人施加报复，因此攻击的目标与以往相比都是些小人物。我们所不知道的——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搞清楚——是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人。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理论限定在这一点上，即企鹅的目标都是他在北格特姆高中上学时的同学和老师，而且他觉得他们身上都有某种价值。

“年鉴中仍住在格特姆而且符合这一点的只剩下了两个人。最有可能的人物是富有的画商史蒂夫·爱德华兹先生，他的画廊正在拍卖一批野生动物题材的绘画作品、包括画家朱利·安妮·萨利文正在展出的几幅鸟类水彩画。”

“那些画至少得值 25 万美元！”戈登插嘴说。

“所以我认为他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蝙蝠侠答道。他俩仍站在灵克斯家的房前。其他警察正在屋里屋外四处搜寻证据。

“爱德华兹本人就很有钱，”蝙蝠侠接着说，“而且他的画廊常在晚上举办画展，因为有钱人晚上才有时间去买他的画。企鹅可以在画展结束后，即爱德华兹准备把作品运往新主人手里时对他下手。”

“你刚才说被攻击的对象有两个，”戈登在他们俩的谈话稍微停顿了一下后说，“第二个人是谁？”

“此人被攻击的可能性小一些，但也是潜在的对象。”蝙蝠侠打开年鉴，戈登把这本书带到犯罪现场来是为了立即验证死者与其他几起凶杀是否有关连。蝙蝠侠指着一张漂亮小姑娘的照片，如果时光青睐于她，她如今应出落成一个容貌靓丽的女人了。

“卡伦·彼得斯？”戈登读着上面的名字问。“可她比科布波特低一年级。”

“是的，”蝙蝠侠答道。“可上两起凶杀已打破了只杀害企鹅毕业班同学的模式。”

“她怎么会成为攻击对象？”

“她是格特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让我猜猜看，”戈登说，“他们要举办一次南极鸟类的展览。”

“不完全对，”蝙蝠侠摇头答道。“新的展览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猛禽。”

“猛禽？”戈登说。他咂了一下舌。“是的。”他注视着警察已完成搜索，纷纷朝警车走去。

“你想保护哪一个呢？”戈登问。

蝙蝠侠踌躇着，心里进行着选择。

“我去保护爱德华兹。他卖的东西既值钱又有收藏价值，而博物馆的展品价值要小得多。”

“好，”局长说着看向蝙蝠侠。“我将派人监视彼得斯夫人。也许我们运气大，明天晚上能把这两个疯子一网打尽。”

蝙蝠侠离开戈登，穿过两边布满房屋和树木的狭窄街道，坐进蝙蝠车的驾驶座上。年老的局长摇摇头，冲着那辆光滑的黑色轿车笑了，虽然车子只停在离他 30 英尺远的地方，他却一直未发现。

“吉姆，”蝙蝠侠在发动起他心爱的运载工具之前喊道，“我们这是在郊区。没有高楼让我往下跳或悠走。”

车子的发动机轰鸣起来。转眼之间连人带车就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当夕阳缓慢地沉入格特姆以西的低矮山丘时，蝙蝠侠和戈登局长开始执行各自的监视任务。他们在局长办公室里开了个策划会，对战术简单地讨论了一番。他们决定不把危险告诉两名潜在的被攻击者。倘若企鹅和另一个复仇杀手并没打算将病态的魔爪伸向爱德华兹或彼得斯，倘若他们两人或其中一人都没列在捕杀名单上，便没有告之他们的必要。倘若他们被列为捕杀对象，杀手十之八九会恪守对猎物进行观察的习惯；而只要他们此刻改变了正常的日程安排，就等于提示了杀手，破坏了蝙蝠侠和警察的计划。

黄昏时分，蝙蝠侠便开始通过画廊屋顶上的各个天窗对史蒂夫·爱德华兹的一举一动进行观察。将近6个小时后，在夜前夕，富有的画商被谋杀的时机终于来临。在此之前，蝙蝠侠一直注视着那个精明的商人在和一群雅皮士爆发户做买卖。在眼下这样的经济萧条时期，那些雅皮士仍有钱购买昂贵的艺术品装命他们的公寓和楼顶房屋。蝙蝠侠从隐藏的地方看到了其中一些作品，他暗忖爱德华兹的审美趣味还不算差，这次最新画展展出的都是相当不错的描写自然的作品。所展作品连布鲁斯·韦恩都想买几幅。

此时展览已结束，画廊里除了主人外已无参观者，因而企鹅攻击的时业已成熟。如果企鹅想在爱德华兹为已售出的即将运往新地点的艺术品贴上标签之前下手的话，他的动作必须要快。为此蝙蝠侠很有把握地认为，企鹅若要啄食这只特殊的虫子，他一定会在今晚而不是明天动手，犹如他在前两起盗窃凶杀案中采取的模式一样；他将在能攫取最大量财宝的时机出现时捕杀猎物。

15分钟后，机会从画廊的后门溜了进去。不幸的是，蝙蝠侠正处在不利的位置。爱德华兹正巧走进画廊的一间储藏室去取东西，那个房间通过任何一个天窗都看不到，蝙蝠侠潜伏的地方也看不到后门。

当听到一声尖叫时，披斗篷的斗士骂了一声。接着他站起来，用胳膊护住脸以保护他的眼睛，然后撞碎玻璃纵身跳了下去。

从房顶到地板的高度是50英尺。蝙蝠侠因受过良好的跳跃训练，因而轻而易举地双膝微屈落到了地面上，紧接着他身体顺势往前一滚，避开了冲撞力。他站起身，目光立即左右一扫，没有看到企鹅带来的打手。由于不致腹背受敌他很高兴，于是即刻循着从后屋传来的打斗的声音跑去。

他看到的景象使他一怔，脚下踌躇了片刻。衣冠楚楚的爱德华兹在地上扭动着，他的西服上溅满了血并粘着羽毛，而站在他旁边的并非是身穿礼帽头戴礼帽的恶棍企鹅，而是蝙蝠侠过去曾与其打过一次交道的一个体魄健壮的小阿飞头目。上次交锋时蝙蝠侠给这个小地痞留了条命，但这次他决不想这样做了。

“沙基？”蝙蝠侠大吼一声，便朝流着口水的爱德华兹的攻击者一头撞去。他以火车般的速度撞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的胸部，将沙基从奄奄一息的画商身边撞开。俩人都冲撞到一只大包装箱上，里面可能装着当天晚上卖出的即将运往新主人处的自然题材的雕塑。沙基刚喘过气来，下巴上又挨了蝙蝠侠一拳。蝙蝠侠想立即结束这场战斗；爱德华兹需要抢救，这是无疑的；但最让他关心的是，既然沙基在这儿，那么戈登和他手下的人此时可能正在与更险恶的魔鬼企鹅对阵。

沙基并不想轻易就范。他胸中蹿出一团怒火，强忍住蝙蝠侠的打击，举起两只沉重的手臂朝要逮捕他的人的双肩砸去，顿时把蝙蝠侠砸跪在了地

上。接着他猛一抬腿，膝盖击在蝙蝠侠的下巴上，后者头朝后倒地，脑袋碰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

“一箭双雕，啊，史蒂夫哥儿们，”沙基站在蝙蝠侠身边喘着粗气说，蝙蝠侠此时脑袋嗡嗡作响，他想把满头的蜘蛛网甩掉，却无济于事。“你总是给你的哥儿们稍带点儿什么。”

沙基对躺在地上的要捉拿他的人咧嘴笑着，接着拾起一只手。蝙蝠侠的目光清楚地看到了那肯定是被用来折磨其他几个被沙基疯狂地杀害了的人的凶器上。这个变态者的两只手都敛着沉甸甸的工人手套，上面覆盖着羽毛，手指尖露出锋利的薄薄的钢刃。

“你恐怖电影看得太多了，”蝙蝠侠咳嗽了一声后身子立即朝沙基的脚下滚去。他的左脚瞬间勾住了那个无情杀手的小腿，将其狗吃屎地摔倒在冰冷的地上。接着蝙蝠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骑到沙基的背上，两手揪起他的头，狠命朝水泥地上猛磕。

确信他失去知觉后，蝙蝠侠便走到瘫在地上的爱德华兹身边。

“你还行吗？”他问这唯一没死在沙基恐怖魔爪之下的幸存者。

爱德华兹仰起头。“只是有几个大伤口。我想他没料到我会反抗得这么凶猛。约翰尼·泰勒死后我一直有所提防。”

“好极了，”蝙蝠侠冲他笑笑。“谢谢你理智地躺在这儿没碍我的事。”

蝙蝠侠又走到昏迷的杀手旁边，从自己的万能皮带上取下一截粗绳子。他拽过沙基的手脚，像捆牛似地把他绑了个结实。

“去叫医务人员和警察，”他扭过头来说。看到杀手已被牢牢捆死，蝙蝠侠便立即朝门口走去，随即潜入了黑夜之中。

6分钟后，蝙蝠车在格特姆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嘎然停住。蝙蝠侠因不知彼得斯夫人是否乐意工作到很晚，便按照企鹅的思路思索起来。他断定科布波特将以两种方式完成他戏剧性的犯罪活动：要么在博物馆除了彼得斯夫人外已空无一人的情况下攻击馆长；要么在馆长的住所绑架她，然后再洗劫博物馆。他给警察局打去电话，得知戈登已有一个多小时未与局里通话了，这使他疑心肯定情况不妙。

蝙蝠侠快步登上通往正门的台阶，他身后飘拂的斗篷犹如黑色的降落伞。冲进前厅后，他最坏的设想被证实了。他面前的地面上躺着6、7个警察，其中包括詹姆斯·戈登。他本来以为这里的任务危险会小一些，所以才建议戈登来这里。他俯身在戈登身边，轻轻把两个手指放在他脖子上。

“谢天谢地，”他在脖子上摸到了强有力的脉搏跳动，于是长吁了一口气。“他们很可能是吸入了昏迷毒气。”

蝙蝠侠站起来，仔细环视着宽大的展厅。他抬头朝二楼望去，竖耳倾听着，整个博物馆死一样沉寂。

他按照博物馆示意图的指示，悄悄上楼朝楼上的展厅摸去，他本能地认为那里有企鹅想要的东西。

他贴着墙根摸到了房间门口。从他站着的门的左边，他只能看到房间的一侧，里面阒然无声。

蝙蝠侠深吸一口气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猫一样轻捷地从门首潜了进去。他四脚着地隐身在一尊巨大华丽的雕塑底座下，底座上面栖着一只庞大的剥制南美神鹰。

他朝屋里扫了一眼，目光的落点不禁使他触目惊心。

在这间大房子的中间，即至少从十几个隐蔽的角落都可以看到的地方，蝙蝠侠一眼看到了在北格特姆高中年鉴里所看到的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儿，只是如今她已长大成人。她俯直地坐在一把直背椅上，尽管手脚没被捆上，但却丝毫不敢动弹一下。

蝙蝠侠看到，在受到惊吓的博物馆馆长周围紧紧地围了一圈合拢着的雨伞，不由气愤地低语了一声：“企鹅。”那女人显然已吓呆了；企鹅为了防止她逃跑，在摆下这可怕的陷阱之前不知对她说了些什么样的威胁话。

蝙蝠侠又朝室内扫了一眼，希冀发现那只卑怯的鸟藏在何处，如果他还在屋里的话。倘若他真的在，蝙蝠侠进来时他肯定看见了，尽管后者的行动十分隐蔽。要是蝙蝠侠走过去救那姑娘，他必入企鹅的彀中。如果他坐等，天晓得雨伞会不会很快自行引爆。

“企鹅，”蝙蝠侠喊道，他决定最好还是先引诱一下他的敌手。“我们可以这样僵持一个晚上。”

紧张的几秒钟过去后，沉寂终于又被打破。

“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声音从蝙蝠侠隐藏处右边约4码远的地方传来。由此看来他的对手是躲在一个双层展品的底座下，上面是一只中世纪贵族游隼的雕塑，正扑下来捕杀另一个贵族的爱鸟。真是个好藏身处，蝙蝠侠想。

“我的意思是，”企鹅接着说，“如果你愿意以这位女士的生命为代价推迟你的搭救行动的话。”

蝙蝠侠知道对方是在引诱他采取行动，但他不得不冒这个险，因为他听说雨伞里有定时爆炸装置。

“想想我可以操纵那些雨伞所做的一切可怕的事情：飞刀、炸药……”

蝙蝠侠听够了。“好吧，科布波特，你想要怎么样？”

“我要世界和平，”一阵笑声从同一个地方传出来。“而且现在就要。我让你把你的玩具皮带解下来，扔到我能看到的地方。而且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招。不要傻乎乎地扔到那女士的方向去。我不想让你走到房子中央时还能够的着你的皮带。”

须臾，一条闪光的皮带咣 一声沿着地板滑到房间谁也够不着的一头。

“好。现在钻出来，站在我的玩具的一旁。”

蝙蝠侠慢慢地从他埋伏的地方走出来。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站在了企鹅藏身处和那个被魔鬼企鹅当工具使的吓坏了的女人之间。尔后，当他朝他的敌人藏身之地转身之时，他以白驹过隙的速度将一只手插入斗篷。一个蝙蝠形的飞镖（他亲昵地称之为蝙蝠镖）从他娴熟的手中飞了出去，飞镖曳着一根不易察觉的细绳，越过呈搏斗状的游隼展品的上方，扎入栖在墙壁壁架上一只剥制的有角猫头鹰身上。企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蝙蝠侠便手腕一抖，把绳于一收，将猫头鹰拽下来砸在了企鹅头上。接着他手腕又一抖，蝙蝠镖离开猫头鹰的身体，重新弹回到蝙蝠侠手中。

他想立即制服对手，便迅速朝企鹅倒地的方向奔去，不料卡伦·彼得斯突然惊恐地尖叫起来。蝙蝠侠收住脚步，立刻掉转过身。

“不要动，”他对颤抖着的女人喊道。也许是他刚才的动作引发了那圈雨伞，也许是企鹅手里有遥控。不管什么原因，那圈雨伞像发疯的陀螺似地以伞柄为支点转了起来，慢慢张开。此时已刻不容缓。

蝙蝠侠冒险再次把蝙蝠镖抛了出去，这次飞镖越过企鹅人质的头顶，缠

绕在一只吊灯上。蝙蝠侠将绳子的这一头绕在他戴手套的右手上，身体沿着绳子飞了起来，从张开的雨伞上越过。绳索将他拖到伞圈中央的上空时，他弯曲左臂，勾住了浑身颤抖着的女人的腋下。他借飞行的惯力和他的力量将她从座位上拉起来，又从可怕的旋转雨伞上方腾越过去。两个飞起来的身体接着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蝙蝠侠迫使自己即刻缓过劲来。

“别动，”他厉声说。然后身子一滚便站了起来。这时奔跑的脚步声将他的注意力引向房间门口，是戈登局长和警察们。

披斗篷的斗士冲着他周围的剥制鸟咒骂了一声，那些鸟的没有生命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似乎在对他嘲弄。

“他跑了，”戈登把手枪插入枪套，朝蝙蝠侠走过去时说道。

“是的，”蝙蝠侠懊悔地答道。“我必须做出选择：在他和女人之间。真的，我别无选择。”

两人看着那些普通的黑雨伞，椅子上的人离开后它们纷纷倒在地上。警察们看到企鹅的这些臭名远扬的武器时，顿时停住了脚步。屋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注视着蝙蝠侠若无其事地走到伞圈旁，拾起一把。

他在伞柄上一按，雨伞嘭一声张开了，屋里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蝙蝠侠读出了缝在雨伞内接缝里的商标。

“美国制造。”

“什么？”戈登不相信地问。

“是唬人的。他并不想杀死她。”

“这你也是刚知道的，”局长说。“你不该冒这个险。”

“我知道，”沮丧的正义之神答道。“对这个案子我还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受害者都是特定的？沙基和企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自从几年前我把他从企鹅手里救出来后，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两位疲倦的反犯罪斗士望着疲惫不堪却颇感激的卡伦·彼得斯。他们有许多问题——希望她能回答得出的问题——要问她。

胖子图斯戴

南希·阿·科林斯

这是座丛林。

这句话适用于美国所有的大都市，但若谈到格特姆市，所谓的丛林就变成更荒蛮的亚马孙雨林了。

格特姆似乎有种能吸引最凶狠和最奇特的两脚猛兽的磁力。多年来，它一直是贫嘴、两面派、猫女以及近来企鹅出没的场所。苦是哪座城市被自己的梦魇所折磨着，这座城市就是格特姆。

是的，这是座丛林。

然而正如每座丛林都有猛兽和猎物一样，它也有猎手。

格特姆市最了不起的猎手在市内龌龊的街道上寻找和捕杀最大和最危险的猎物时，身手是极为出色的。

“快点儿，锁匠！站这儿等你都快冻死了！”

“呆头，别嚷嚷！你嗓门这么大，是不是想把格特姆的警察都招来？！”

埃特金“呆头”海斯基尔朝两只千里吹了口热气，嗤之以鼻他说：“你知道胖子已贿赂了当地警察，让他们今晚别管闲事。你是怕遇上蝙蝠侠！”

“我当然怕！”萨尔瓦多“锁匠”马提奈兹嘟味着把仓库办公室的锁撬开。大家都管马提奈兹叫“锁匠”，打扮艳俗的小阿飞呆头也不例外。

“我看不出那家伙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穿着傻里傻气的鬼节服装的笨货而已！”

“你没在这一带呆过，不知道他的厉害。那家伙把贫嘴都制服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白吗？”他把一串万能钥匙塞进口袋，推开了门。“快，进去干完活儿赶紧撤。”

“头儿让咱们从这发霉的仓库里拿些破卷宗干吗？”

“鬼知道。不过只要胖子让你跳河，你就只管脱衣服，明白我的意思吗？”

呆头咕啷了一声，从比他大的锁匠旁边钻进去。

锁匠咒骂了大鼻头乔一句，怨他派了这么个屁事不懂的孩子和他一起来。他要是自己来，干得会更好。但大鼻头乔是胖子的头儿，而马提奈兹在这一行当里也已混了多年，知道不得违拗从上面一层层下来的命令。

那毛孩子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一个破船舶公司的档案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办公室里穷的了当响，一分钱都看不到。

不过胖子图斯戴想要的东西，他就得弄到手。如果没有为他弄到你就得提出充足的理由，比如你后脑勺吃了枪子等。

呆头使劲拉开身旁一个文件柜最上层的抽屉。“好像是在这里面。”

“哇，呆头！你想拉响警报器啊！”

“我说，你怕什么，锁匠？出了事有我盯着，行不行？”呆头不屑他说，同时拍了拍肩上的枪套。

锁匠摇摇头，开始搜索档案。跟呆头这样的楞头青说不通。这傻瓜迟早得折腾进太平间。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找着了吗？”

“找着了。”

呆头从锁匠身后朝前皱着眉头看去。“南极出口公司？他们出口什么？冰块？”

“快，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你看来真的被那个蝙蝠怪物吓出问题了，是不是？”

锁匠咕哝了一声，朝门口走去。

呆头急忙跟在他身后穿过黝黑的仓库。光亮透过天窗洒进来，在地板上形成光斑。

“我说锁匠！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什么声音？好像房梁上有只鸟。”

锁匠看到一个蝙蝠怪物的影子，翅膀大张着，在他脚下的地板上移动。他没心思弄清影子来自何物，抓紧档案拼命奔跑起来。他听见呆头大叫了一声，但他没有停步。让这个笨蛋阿飞吃点儿苦头吧。

呆头一看见那影子，他刚才说的关于蝙蝠侠的所有玩笑和俏皮话似乎都卡在了他的喉咙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大叫一声，掉过身子，急忙去掏枪，同时看到一样东西从阴影里滑出来——它有翅膀，黑的像地狱的翅膀！

他手指扣动扳机，枪响了，枪身在他手里震动。他知道他击中了——这么近的距离他不可能击不中——但那个蝙蝠魔鬼继续朝他逼近，撞击在他的胸脯上，将他击倒在地。

像钢铁一样硬的手指刺入他的手腕，他尖叫着丢掉了手枪。他想从对方压着他的重量下挣脱出来，不料右下巴又挨了一拳，他的头顿时向后仰去，嘴里涌出了血。

蝙蝠侠抓住他西服上衣的翻领把他提拎起来，脸紧贴着他的脸，以致他俩的鼻子都快碰到了一起。呆头呻吟着。

“你来这儿干吗？”

呆头眼珠转动着，第一次看清厂抓他的人的面孔。蝙蝠侠戴着有两只尖耳朵的黑色头罩，身披羽毛斗篷，看上去像个魔鬼。

“我问你呢，来这儿干吗？这是最后一次问你。”

呆头当地痞已颇有年头，知道不能泄秘的规矩。格特姆最有本事的人也很难从他嘴里挖出什么东西。但眼前这个人可绝非只会吃干饭的饭桶。

“我们只是想看看档案，哥儿们！实话！除了档案我们没想偷别的！”

“你受谁的指使？”

“胖子图斯戴。”

蝙蝠侠一笑，这使呆头更觉紧张。“啊，是的，阿尔西德‘胖子’图斯戴。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蛀虫。他要档案’干吗？”

“我发誓我不知道，哥儿们！我敢发誓！”

“和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萨尔瓦多‘锁匠’马提奈兹，是不是？”

“啊？”

蝙蝠侠用劲抓住呆头的翻领，几乎让他的脚尖离了地。

“是，是锁匠！把我放下，成不成？”

蝙蝠侠耸耸肩，松开了呆头的翻领。后者一屁股摔到了地板上，磕得他两眼直冒金星。

“我要是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能放我走吗？”

“等你告诉我哪儿能找到胖子图斯戴后，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你疯了？哪怕我只把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你，要是被他发现了，他非

用我的肠子做吊袜带不可！”

蝙蝠侠俯下身，又把呆头提拎起来，这回他提拎的是他昂贵的意大利丝绸领带。

“你不明白；我可不是在央求你。”

“我想——呃——我记得——呃——你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

“我以为你们得去值勤见”依比面包房的女服务员在柜台后打着哈欠说。“你俩在这儿已经呆了3个小时了，我不停地给你们斟咖啡。难道今晚街上没有犯罪活动吗？还是今天是什么我不知道的节日？”

迈克亨尼耸耸肩，又抄起一个巴伐利亚奶油松饼咬了一口。“你不知道也碍不着你什么，戈提。是不是，斯通纳？”

“没错！”他的同伴说。这时，柜台上的报话机响了。

“……报告说在南极仓库听到枪声，请去调查……麦里迪斯大街 7809号……再说一遍……”

迈克亨尼伸手把报话机的音量调小，继续吃着点心。两个警察都没从高脚凳上动窝。

“我说，麦里迪斯离这远吗？好像隔两个街区吧？”戈提边问边将咖啡斟入他们的杯子里。“你们还不去查看一下？”

斯通纳斜眼瞟了一下他的搭档，把油煎饼泡进咖啡。“不必担心。对不对，迈克？”

“对。还有奶油蛋糕吗，戈提？戈提？你怎么了？哑巴了？”

戈提站在柜台后面，微张着嘴，两眼紧盯着面包房外停车场的方向，她手里的咖啡壶歪斜了，温热的咖啡淌到了她的长筒袜和白色平底鞋上。

迈克亨尼和斯通纳在座位上转过身，伸长脖子顺着戈提的目光望去。斯通纳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枪，但手却僵在了那里。

一辆车停在他们警车的旁边。它是黑色的，锃光瓦亮，外壳在停车场钠蒸气灯的照耀下酷似昆虫的甲壳。斯通纳过去见过不少低矮的车，但像这辆这样外形瘦长而样子凶猛可怕的车却从没见过。尽管它的发动机只是空转着，他却能感到柜台也在颤动。

他们正观望时，车子的甲壳朝后滑动，一个人——至少看上去像个人——从驾驶座里钻了出来。他足有6英尺高，穿一件紧身服装，脸上罩着一副带两只尖耳朵的面具，面具连着一袭长长的飘逸的斗篷。

迈克亨尼觉得他一晚上吃进肚子里的蛋糕和咖啡在胃里搅动起来。“噢，天，是他！”

“闭嘴，你这个笨蛋！”斯通纳低声说。

戴面罩的人从他车里的乘客座位上取出一团像是棉衣的东西，朝前走来。他用穿着靴子的一只脚踹开面包房的门。

“放松点、先生们，我并不想影响你们喝咖啡。”蝙蝠侠说着把他当天晚上的捕获物扔到他脚下，然后离开了。被捕获的人五花大绑，像是一头即将被打上烙印的牛犊。

被捆着的呆头嘴里塞着一条昂贵的丝质领带，正当迈克亨尼、斯通纳和戈提惊愕地盯着他时，蝙蝠车犹如它来时那样，又迅速而悄然无声息地开走了。

“谁是爹爹的小宝贝？谁是我的小心肝儿，嗯？”

阿尔西德·图斯戴在胳膊肘上垫块厚布，一条小鳄鱼便偎在他打弯的胳膊

膊上。他抚弄着鳄鱼的下巴，那鳄鱼便发出呼噜声。

“瞧爹爹给他的小宝贝带来了什么！”图斯戴将一块生鸡肉在鳄鱼脑袋上晃动着。鳄鱼的眼睛里闪出一抹类似感兴趣的光泽。它长嘴往上一伸，将鸡肉叼到嘴里。

“多好的孩子！真是爹爹的小淘气！”

图斯戴的一个手下人把头探进办公室。“头儿，锁匠回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妙，呆头没回来。”

图斯戴蹙起眉，双下巴上皱起好几层褶子。“档案材料他带来了吗？”

“好像带来了。”

“很好。”图斯戴的双面老式写字台旁有个大鱼缸，他把他的宠物放进鱼缸里。“叫他进来。”

锁匠还没等通报的人迈出门坎就挤进了房间。锁匠黝黑的脸变得煞白，眼珠子几乎要瞪了出来。“头儿！头儿，这次我们彻底栽了！”

图斯戴努起深红色的嘴唇，用手挎着他双层下巴上的山羊胡。“锁匠，瞧你吓的，好像魂不附体了！”

“是蝙蝠侠，胖子！我们离开仓库时遭到了他的埋伏！”

图斯戴瞪大眼珠，好像面团上面嵌着两块黑玻璃球。“蝙蝠侠？他跟着你没有？”

“没有，但他抓住了呆头。我敢打赌那个傻小子把什么都说出来啦！”

“这以后再说吧。档案呢？你弄到了吗？”

锁匠从前克衫内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口袋。“这就是，头儿。南极出口公司有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值得蝙蝠侠在那儿守着？”

图斯戴摩挲着纸袋里的文件，冷笑一声。“没什么——它只是为企鹅装门面的一家公司。”

锁匠噤嘴了一声，用手背抹抹嘴唇。“企——企鹅？”格特姆因拥有怪异的犯罪大盗而著称，而最恶毒的人除贫嘴之外就属得上企鹅了。

“那个滑稽的丑小子坏了我的事，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胖子图斯戴悻悻他说着挥舞了一下牛皮纸口袋，仿佛它着了火似的。“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收集那只恶鸟的生意情报。等我制他一下看他感觉怎么样。也许我无法在他身旁安插个心腹把他干掉，但我肯定能捣毁他的鸟巢——坏他的事！”

“可是，蝙蝠侠怎么办？”

“你说得有道理，锁匠。那个大侠同企鹅一样都是我的眼中钉！也许我该回老家过几周了。不管怎么说，狂欢节到了……”

“我怎么办？我敢肯定蝙蝠侠对我已……我需要找个地方避避风——直到他放弃时为止。”

图斯戴挠了挠他的第一层下巴，若有所思他说：“这可不容易，锁匠。蝙蝠侠可不是个肯放弃的人。”

“头儿，我求求你！他们要是再抓住我，就会把万能钥匙扔掉！”

“好！好！我会想个让他们找不到你的办法。”

“谢谢，胖子！我就知道你能帮哥儿们一把。”

图斯戴举起胖手指一挥。“这没什么，不必客气，锁匠。毕竟谁都知道我是个菩萨心肠。你先走吧，不过不要走前门，从我使用的后门走。”

锁匠拘谨地笑着，头点的像拨浪鼓。“是的，好。”他朝通往一条胡同的楼后门踱去。

“噢，锁匠？”

“什么事，胖子？”

“记住代我向小淘气的妈妈问好。”

图斯戴朝写字台桌面下方的一个暗钮一按，锁匠脚下立即出现了一个地板门。半分钟前锁匠还站在门首，一只手已握住了门把儿，眨眼之间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坠入地下水里时惨叫了一声，接着传来一个庞大的饥饿动物的嘶嘶声。地板门即刻又滑上了，锁匠即便再叫别人也听不到了。

警察局长詹姆斯·戈登望着桌子上的报告皱起眉头，他抚摸了一把鼻梁，思忖着他怎么可能既要管理格特姆市的警察局，同时又要确保城市的安全，这个问题他已考虑不止一次了。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不能单枪匹马地干。

他朝办公室窗外的信号灯望去，那是一只蝙蝠的剪影，后面衬托着飘浮在城市上空的云朵。他过分依赖于蝙蝠侠的帮助，不免使他颇感悲伤。局内一些毁损他的人甚至暗示披斗篷的斗士是支柱，在老百姓眼里警察局是完全靠他来支撑着的。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支仍包在闪闪发亮的赛璐玢纸里的雪茄。他把雪前放在手指间沉思地捻着。

“你不打算抽那根雪前吧，是不是？”

戈登急忙在转椅里转过身，正好看到蝙蝠侠从窗户进到他这间位于 10 层的办公室里。“我知道这是违背医生劝告的。可没人说我不能尝尝一支上等的雪前呀。你从没听说进屋应走前门吗？”

反犯罪斗士一耸肩膀。“天知道有没有有人在监视着前门。”

“你好像得了偏执狂了，”戈登嘟哝着又把雪茄放回原

“我愿意管这叫谨慎。谨慎是偏执狂吗？”

“我还得说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接近别人不合乎社会规范……”

“是你发出的信号，”蝙蝠侠踱到戈登的写字台前，坐到：一个角上，他两臂交叉在胸前，嘴角露着笑意。他每次出现时俩人都要来一番这样的对话。

“是我发的，是我发出的，”戈登叹了口气。“你还记得个叫埃特金‘呆头’海斯基尔的小阿飞吧？”

“为胖子图斯戴卖命的那个？昨晚他盗窃我看守的一家仓库时被我抓住，后来我把他交给你的手下人了。我本想钓条大鱼，没想到他撞到网里了。我设法从他嘴里弄出了胖子图斯戴的地址，但我按那个地址赶到时，人已经跑了。呆头怎样了？”

“死了。”

戈登看下到他朋友面部的表情，但看到他绷紧了双肩。“死了？怎么死的？”

“左眼里被人插进了一把削尖了的牙刷。死得让人恶心。刚给他放出去十来分钟就被杀了。”

“胖子图斯戴干的？”

“还能有谁？那个胖家伙手够黑的。”

“我要抓住他，吉姆。我感到对呆头的死负有责任。要是我没逼他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图斯戴——”

“不是你的错——呆头知道干这行得冒险。”

“我还是感到不自在。”

“你怎么找他？他好像钻到地底下去了。”

“我知道他可能去了什么地方。”

“肯定在我的管区之外。”

“这么说吧，我一直喜欢参加狂欢节除夕夜的活动。”

赫布·霍顿一直想去看看狂欢节除夕夜。自从20年前他上高中时第一次听说届时有世界上最棒的自由表演后，他就幻想着能抽出时间，倘佯在新奥尔良古老的鹅卵石大街上，一只手里擎一杯热带冷饮，另一只胳膊上嫖着一个衣服穿得很少的小丑。

如今在格特姆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辛苦干了多年后，他终于登上了那座无忧无虑之城的道路，准备痛痛快快地玩他几天。他等着登机时，有些不安地摆弄着手中的随身行李。

空姐冲着聚集在大厅里的各式各样的旅客愉快地笑笑，对着话筒说：

“这是直接飞往新奥尔良的格特姆410号航班。头等舱和持白金登机卡的旅客现在请上机。”

普通舱的旅客烦躁不安地咕哝着什么，他们查看着自己的登机卡，然后又观望着一小部分头等舱的乘客朝登机甬道走去。赫布身后的一个女人捅了他一下，指向一个高大魁梧的30来岁的男人，那人穿一件高档驼色运动茄克衫，一只旅行袋横挎在宽肩膀上。

“喂，那是布鲁斯·韦恩吗？”

“那个百万富翁？”赫布颇有兴趣地扬起一只眉毛。

女人急切地点点头。“不知他干吗要做一架普通的飞机？我想像他这种人应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赫布耸耸肩。他对那些在报纸的社交版出现的阔佬们的活动从不关心。他主要对体育名星和格特姆神秘的蝙蝠侠那类名人感兴趣。“说不定这家航空公司就是他的。”

“嗯，一定是这样，”女人颌首，显然对这种对韦恩的不事铺张的行为的解释感到满意。

还没等女人进一步与赫布探讨名人和富豪的旅行习性，扬声器里已通知让大家登机，于是赫布朝入口处走去，所有有关腰缠万贯的公子哥儿们的想法从他脑子里完全消失。

“欢迎来新奥尔良，韦恩先生。我们希望你在百合花饭店过得愉快。”搬行李的服务员边笑边摸着自己的刘海儿。

“我会过得愉快的。”

“你想不想把饭送到你的房间，韦恩先生？我们饭店有一家出色的四星餐厅……”

“不需要，谢谢。我的饭都在外面吃，而且我回来的时间也不固定。毕竟是狂欢节的时候。”

“当然。”

行李员离开房间后，韦恩吐了一大口气，浑身不免抖了一下。他讨厌人们在他以老百姓的身份出现时对他阿谀奉承。伴随着蝙蝠侠的是恐怖和焦虑，围绕着布鲁斯·韦恩的则是谄媚讨好，若让他必须在两者间做出抉择，他宁肯选择恐怖，至少恐怖是种真实的情感。

查看了一下房间感到安全后，他打开旅行袋，拿出了化妆袋。好在是狂欢节，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人群中走动而不被注意，这在格特姆是根本办不

到的。他取出一个小型舞台化妆箱，审视着里面经过仔细挑选的仿真鼻子、伤疤。脸部毛发和有色隐形眼镜。

既然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已在新奥尔良亮相，也就到了他性格中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出现的时候了。

“不贵，一晚上 15 块，住就住，不住拉倒。”蜂蜜旅馆的前台服务员穿着一条肥大的卡基布裤，一件脏兮兮的什衫，几天没刮的胡子覆盖了他的下已。他一边无动于衷地搔挠着他的大肚皮，一边看着那个身穿海外商人衣帽、身高体壮的男人打量着房间墙壁上布满裂缝的壁纸，没有灯罩的灯泡和站不稳的家具。

商人咕哝了一声，将 6 张卷着的 10 元钞票递给服务员，后者以变戏法般的速度把钱塞进了兜里。

“我在登记簿上应该写上什么名字？”

“叫我伊什梅尔好了。”

前台服务员眼珠一转。“狂欢节之夜快乐！”

赫布·霍顿将他的化妆服铺开在床上，它颇像一张蛇皮。虽然他已近不惑之年，但每次见到这服装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

这套服装破费了他一大笔钱，几乎值一套体面的丝质西服，不过这值得。自从他离婚后，花这样的钱他可以自己作主，而不必再找借口了。而且作为一名会计，他早就学会了怎么管理他的收入，以便偶尔能根据自己的冲动买些贵重的东西。

他脱去身上的普通服装，开始装扮自己，尽情享受皮革和弹性纤维与他肉体摩擦时的那种感受。他雇的裁缝对这身服装可谓倾注了心血。它对原件模仿得极为逼真，连万能皮带上的霰弹筒和胸部的徽标都分毫不差。胸部和腹部还有海绵橡皮肌肉，以遮掩赫布称不上英武的体魄。

当他把面罩拉到脸上时，他感受到一种期待的激动，盼望着夜晚及夜晚包容的神秘快些到来。他思忖真蝙蝠侠在潜入格特姆龌龊的街道与罪犯打斗之前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他来到法语区时，狭窄的街道上已挤满了大约数千名狂欢者。波旁街已成了人的海洋，有的穿着化妆服，有的穿着普通服装，但所有的人手里都捏着啤酒罐。招揽生意的人在各类脱衣舞厅前嘶哑地叫喊着，向喝得醉醺醺的游客兜售平时享受不到的刺激和快乐。街头艺人弹着吉它，用洗衣板敲着节奏。人群在法语区上下攒动，犹如血管里的血液在涌动。他们当中有游客、本地人、幻想家，傻瓜、杀人犯和被追杀者，所有的人都拥挤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

尽管夜晚的节庆活动不能排除一定的危险，但法语区并没有格特姆市所特有的潜在的威胁。这座城市最古老和最闻名的区域里充满了扒手、抢钱包的。妓女。拉皮条的、骚扰者、骗子和贩毒的，但新奥尔良的黑社会没有赫布所熟悉的那些极富神奇色彩和危险的罪犯。或许新奥尔良不吸引穿化妆服的诸如贫嘴和企鹅之类的罪犯，因为这里不需要他们。穿化妆服的大侠在这里也用不着。

他正这样理想着，突然瞥见一个极为熟悉的咧嘴笑的姿式和绿色的头发。他心跳加剧，肾上腺素猛增。

贫嘴？他也来这儿了？不！这不可能！他仍在阿克哈姆精神病院里，穿着那身特殊的紫色条纹囚衣！

不过他已有好几天没跟戈登局长联系了，而且贫嘴过去也曾逃跑过……于是他拉出一段较安全的距离，跟上了那个穿紫色条纹前克、脸上涂着小丑式白粉的灌瘦的人。把狂欢节之夜当成避护所，躲藏在大庭广众之中正是贫嘴扭曲了的幽默感。

贫嘴在街角拐了个弯，消失在另一条人烟稀少的小街上。霍顿紧跟着他的目标，既不愿暴露自己，又不想失去猎物的行踪。贫嘴在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门口停下，和看门的聊了起来。守门的大笑一声，身子前倾，在贫嘴的嘴上吻了一口，将口红和小丑白粉蹭到自己脸上。狂欢节期间相貌可以迷惑人。

即使赫布·霍顿死后上了天堂，他也不会感到比这会儿更愉快了。此时他身披帅气的蝙蝠侠行头，神气活现地行于法语区的街头。他已经被好几个人拦住，要求和他合影。两三个漂亮的妓女甚至从阳台的铁栅栏后向他招手。

“嘿！是蝙蝠侠！”一个穿着重金属制成的T恤的小伙子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说。赫布向他致敬回礼。

是的，这个主意比打扮成牛仔或小丑强出百倍。这套服装极贵，但每分钱都值得。由于他的谢顶和会计师的干瘪身材都隐藏在服装里，他看上去与真的蝙蝠侠毫无二致。

“喂！截住那个人！抓小偷！”

赫布刚看到那个抢钱包的就与他撞了个满怀。他衣服上的海绵橡皮抗住了冲击力，使他站稳了脚跟，而小偷却扑通一声摔倒在马路边上。小偷抬头朝赫布一看，顿时脸色变得煞白。

“别打我！别打我！”小偷举起双手祈求道。

赫布一时间不知道对方在干吗——接着他意识到小偷所看到的并非是会计师赫布·霍顿，而是可怕的黑衣骑士侦探，后者的相貌令各地的罪犯都胆战心惊。

一群人朝他俩围将上来，众人激动地嚷嚷着。

“怎么了？”

“是蝙蝠侠！他抓住了抢那个妇女钱包的家伙！”

“蝙蝠侠？真的？”

“没错！他一个指头就把这个贼撂倒了。”

“真牛！”

“蝙蝠侠！为我再踢那家伙两脚。”

“对！给他点儿颜色看！”

“嘿，蝙蝠侠！给我签个名好吗？”

“给我也签一个！”

赫布的脸在面罩里开始冒汗。这真是奇怪。与旅客们一起拍张节日照是一回事，被人众星捧月地围住就是另一码事了。

“别围着我！”他大吼一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有人伸手揪住了他的斗篷；他设法又让那人松了手。

“哇！真的是蝙蝠侠！”

赫布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正站在附近的一个门洞里看着他。

“看见了吗？蝙蝠侠进城了。”

“胖子肯定想知道这一消息。”

赫布摇摇头，仍不敢相信发生在波旁街上的这一幕。

我被误认为蝙蝠侠了！我！赫布·霍顿，一个性情温和的会计师！

抢钱包的扒手抬头盯着他戴面具的脸时，他眸子里流露出的是不加掩饰的惧怕。想想看，竟然有人害怕赫布·霍顿！他要是能在税务局里看到那种恐惧就好了。这多少让他颇觉激动。但要是那家伙拔出手枪怎么办？他化妆服上的海绵橡皮可以抵挡凶猛的拳击，还可能不怕刀刺，但那么近距离的枪子？实在不敢多想。

借助他所崇拜的英雄耀武扬威地哗众取宠尚还无妨。但去担当这身衣服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危险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在短暂的令他激动的瞬间，他体会到了做蝙蝠侠的滋味。

哇。真令人兴奋。

他走进一条狭窄而且几乎无人的小巷，它的两边是圣路易教堂街和卡比尔多街。一股刺鼻的啤酒味和尿味迎面扑来，他皱起鼻子。一个喝醉的人踉跄着脚步在墙边撒尿，赫布做了个鬼脸。在格特姆绝对见不到这种景致，至少在他住的地区看不到。

“喂，哥们儿——”醉鬼掉过头截住他的去路。“有零花钱吗？”

“对不起，我——”赫布的话还没说完后脑勺上就挨了一棍子。

醉鬼此时奇迹般的清醒过来，往两片嘴唇中间送了根丁香烟，用白金打火机点着。

“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蝙蝠侠，啊？真逗，没想到这么好对付。”

刚开始他耳朵里嗡嗡乱响，好像摇滚歌星吉米·亨德里克斯跑进他脑袋里咣咣地奏起了强音踏板。赫布呻吟地摇着头，不知是想甩掉脑袋里的噪音还是疼痛。

他视线模糊地朝周围望去；他似乎置身在一座仓库里，而且那仓库显得很破旧。

“啊！我们的客人醒了！”

赫布扬起阵阵发疼的头，看到眼前是一位古怪的穿着满是皱褶的泡泡纱服装的大胖子。胖子的屁股舒适地放在一把皮革扶手椅里，两腿的脚腕子交叉着。他一只胖手上托着只小鳄鱼，另一只手抚弄着鳄鱼的下巴、就像一个绝了经的家庭主妇在娇宠着她的墨西哥狗。

“哦，是什么？……”赫布想抬手按摩他疼痛的头部、却发现他被绑在椅子上。

“怎么，蝙蝠侠？南方的气候你受不了？潮湿得让你连力气都没有了？”

赫布惊恐地大睁开眼。“等等——你以为我是蝙蝠侠？”

“得了，蝙蝠侠！你想说我认错了人，是不是？你以为我会吃你这套把戏？格特姆早就传开了，说你为了那个坐大牢的呆头阿飞决心要抓住我，所以我知道你一直在跟踪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认识呆头是什么人！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算了，蝙蝠侠——别装蒜了。这可不像你……”

“我没装蒜！”赫布觉得自己的声音是从脑袋里发出来的，不免惊愕。

“我不是你想象的人！不是蝙蝠侠！我叫赫布·霍顿，是个会计师！真见鬼！”

“我说蝙蝠侠——我希望你玩点儿新的花样！”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可以看我的驾驶执照！”

赫布朝系在他服装上的万能皮带上的一只口袋点点头。“我的钱夹在那

儿——你自己看！”

胖子图斯戴示意一名五大三粗的穿黑西服的打手搜赫布的身。“查一下，摩莫斯。不过要小心点儿。他那儿可能有烟雾弹或催眠瓦斯……”

“拿到了，头儿。”摩莫斯把赫布的咖啡色皮钱夹递给他的老板。胖子图斯戴打开钱包，审视着塑料膜底下赫布那张表情呆滞的脸。

“看到了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这也说明不了你不是蝙蝠侠。”

“什么？”

“没人知道蝙蝠侠是谁，长得什么样。这上面说你住在格特姆市。”

“那又怎么样？”

“难道你穿着蝙蝠侠的服装突然出现在新奥尔良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上帝，今天是狂欢节之夜！这只是一身荒唐的化妆服！我要是来自华盛顿，穿一身乔治·布什的打扮，也不能说我就是总统啊！”

“恐怕我不能冒险听信你的话，霍顿先生也好——或是别的什么人……”

“这实在荒唐！我根本不是蝙蝠侠！”

胖子图斯戴一耸肩。“你是不是都无所谓。如果你是蝙蝠侠，你就得死。如果不是……我也不能放你走掉，让你向当地政府报告我绑架了你，是不是？”

“你完全搞错了！我不是蝙蝠侠！我发誓我不是！我怎么才能证实我的话是真的呢？为你填一份所得税申报书？”

“考莫斯？摩莫斯？能个能请你们把我们的客人从我面前带走？”

于是胖子图斯戴的两名打手扑向他，赫布边骂边无奈地想挣脱绑缚他的绳索。他认出那个个儿矮的家伙正是装成醉鬼，抽着难闻的了香烟在小巷里对他设埋伏的人。

“别乱动，”考莫斯呵斥着将烟灰弹到赫布的斗篷上。“动得越厉害你就越倒霉。”

“什么意思？”

考莫斯从西服里掏出一把枪，除了电影之外，那是赫布见到过的最长的手枪。考莫斯推下保险机，用枪口顶住赫布的有太阳穴。

“你猜猜。”

令他惊奇的是，当一把装着子弹的手枪顶住他脑袋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蓦地，赫布真切地意识到他身体上的每一根毛发都立了起来。

胖子图斯戴沮丧地摇摇头。“这家伙居然能制服贫嘴，真令人难以置信，是不是，伙计们？你来南方是犯了个大错，蝙蝠侠。你应该呆在家里。”

摩莫斯为赫布松了绑，一把将其拽了起来。赫布的血液又流回到四肢时使他一惊。

“你让我们在哪儿把他废了，胖子？”

“在哪儿都行，只要别当着我的面，不过子弹得打进他的脑袋。另外把他的面具带回来给我！我要把它专门送给我的朋友企鹅，让他知道胖子图斯戴可不是长鼻子小丑想随意摆弄的人。”

“好，头儿。”

赫布早已被吓得失去了反抗能力。不知怎么的，他梦想中的度假变成了噩梦，使他无法醒来。他所希望的不过是参加狂欢节之夜，化妆成他所崇拜

的一位英雄，就这么简单。但现在他即将要被人以黑社会的方式处决，都是因为自己被荒唐地弄错了身份。这便是他当游客换来的代价。

“走吧，披着袍子的牛士，我们到街上表演去。我许诺了我的孩子，今晚要带他们看游行，”考莫斯嘟囔着。

“可是——可是——”

“我知道你想说‘你们完全搞错了’。他们都会这么说。”

陡地，房顶上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4个人抬起头，愕然地看到一个穿黑服装披长袍的人两臂护着两眼撞开天窗跳了下来。闯入者落地后像体操运动员似地轻松熟练地往前一滚。正当考莫斯和摩莫斯哑然地张着嘴时，那个人弹立起来，将长袍往后一掀，他意然是……

佐罗？

考莫斯和摩莫斯迷惑地面面相觑。

“怎么——”

俩人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佐罗前冲一步，利剑一挥，将考莫斯手中的枪击落。考莫斯尖叫一声，将流血的右手夹到左胳肢窝底下。

“他刺伤了我！他刺伤了我！”

摩莫斯松开赫布，手伸进衣服里去掏枪，但为时已晚。佐罗像拳击冠军似地飞起一脚，一下踢中了大个子的下巴。摩莫斯一翻白眼，一声没吭就摔倒在了地上。

“开枪打他！朝他开枪！”考莫斯踉跄着去摸枪时胖子图斯戴尖声嚷道。

佐罗从腰带上取下绳索，手腕娴熟地一抖朝考莫斯抛去，犹如牧人套马般轻松地将那个打手放倒在地。

佐罗伸出手，拍拍赫布的肩膀。“你没事吧，霍顿先生？”

胖子图斯戴从椅子上站起来，由于用劲而脸色发紫。“骗局！肮脏而卑鄙的花招！我早该看出来！蝙蝠侠绝不会那样可怜地哀求！”

佐罗朝那个恶霸转过身，用长剑代替手指着他。“胖子图斯戴，我要把你带回格特姆市审判你杀害埃特金‘呆头’海斯基尔的罪行，还要质问你萨尔瓦多‘锁匠’马提奈兹是怎么失踪的。”

“我说，带面具的伙计，我很乐意遵从你的吩咐——不过恐怕我得先让你——去死！”

胖子图斯戴取出一个类似电视遥控器的玩艺儿，按下按钮。瞬间，佐罗和赫布脚下的地板消失了。赫布正好站在活动地板的边缘，及时跳开来，但佐罗却没那么幸运。

赫布朝仓库底下的那个洞口望去。洞至少有两层楼深，而且可以听到一只庞大的爬行动物在下面的污水里游来游去，发着嘶嘶的声音。他本以为会看到佐罗被鳄鱼强有力的大嘴夹住，不料却发现他的救命恩人用手指尖扒住了活动地板的边缘。正当佐罗的手指快滑下去之际，赫布伸手抓住了他，把他拖出了陷阱。

佐罗望着赫布戴着面具的脸，恶作剧地一笑。“谢谢。”

胖子图斯戴钻出黑侗洞的仓库，朝停在巷子里的罗斯罗伊斯轿车跑公，他急促地喘着气，就像一个百孔千疮的破暖气。他的胳膊和腿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他真不该只带摩莫斯和考莫斯这两个保镖到新奥尔良来！这两个不中用的东西！

“傻瓜！我周围除了傻瓜就是笨蛋！对不对，我的宝贝？”他气喘吁吁

地对手里的鳄鱼说。“忘恩负义的家伙和笨蛋！他们都是一个德性！我得到什么回报了？我这个大好人？”当他这样忿忿不平地思索时，抓着鳄鱼的手越握越紧，直至小淘气的眼珠像充气气球似地几乎从眼眶里挤出来。“这不公平！一点儿都不公平！我——”

小淘气的利齿咬住了胖子图斯戴的小姆指，他顿时惨叫了一声。这个恶棍转圈跳了起来，以他这样肥笨的身材，跳得还蛮灵巧，同时挥舞着手臂想把手从鳄鱼嘴里挣脱出来。

“噢！去你的！”

小淘气噔一声坠到了地上。它针尖一样锋利的两排牙齿中间仿佛叼着一根粉红色的口香糖雪茄。

“我的手指！你把我手指咬掉了！我要杀了你！”胖子图斯戴抬起一条肥硕的树干般的腿，准备将他从前的宠物踩成烂泥。他刚要发起那致命的一击，却突然用余下的肥手指抓住了自己胸脯，脸色白得像张纸。

“不，不要现在。不要。现在。”

胖子图斯敏就像盛着400磅板油的大口袋似地轰然倒地。他胸部疼痛剧烈，视觉犹如一台旧黑白电视机似地忽隐忽现。当他看到一个酷似死亡天使的人朝他俯下身盯住他的脸时，他发出一声窒息般的恐惧的叫声。

“他犯心脏病了。”

接着一个魔鬼的脑袋又跳入他的眼帘。“他活该。”

“去找个电话，拨919。我留在这儿给他做人工呼吸。”

“什么？你想救活这个社会渣滓？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要救他？”

“霍顿先生，他是个冷面杀手，可我不是。我不能袖手旁观地看着一个人死去，哪怕他是个杀人犯。我可以在法律之外行事，但我不能装糊涂，凌驾于法律之上。”

赫布踌躇片刻，然后急忙走开去找公用电话。

胖子图斯戴使劲抓住他黑衣救星的胳膊。他终于缓过一口气嗫嚅着说：“我——我可以交给你——企鹅——如果你——放了——我的话——怎么样？”

死亡天使摇摇头。“没门儿。我随时都可以抓住企鹅，胖子。我要的是你。”

赫布一边喝着一名巡警水壶里的咖啡，一边看着医务人员把胖子图斯戴肥大的身躯从救护车的后部抬了进去。

“等他病情稳定后，他们就把他运回格特姆，”警察解释兑。“好像要逮捕他，他被指控犯有一两起凶杀罪，更不用说诈骗罪了。你发现他躺在小巷里，真有意思……”

赫布咕啾了一声，耸耸肩。“我现在可以走了吧，警官？”

“当然，霍顿先生。我们要是还有别的问题，会通知你住的饭店的。谢谢你的帮助。”

“我只是想做个好公民。”

“要不要开车送你回你注的地方，先生？你可以搭我们的警车。”

“不，谢谢。我想步行。”

警察皱起眉头。“你真想步行？这一带你不熟悉。”

赫布咧嘴一笑，把面罩拉回到脸上。“碰碰运气吧。”

“随你便吧。噢，好漂亮的服装。”

佐罗正在警察警戒圈以外的阴影里等着赫布。他身穿紧身裤和宽松的丝质衬衫，显然他不需要海绵橡皮肌肉来衬托他英武的身材。

“谢谢你没有在警察面前提我的名字。”

“你就是他，对不对？”

佐罗笑笑，点点头。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

“你完全可以穿着你平时的打扮走在新奥尔良的大街小巷上，但你为什么要装扮成佐罗呢？”

对方大笑一声摇摇头。“霍顿先生，你应该是唯一知道我选择这身打扮原因的人。今天是狂欢节之夜啊！这是去除你平日的面具，装扮成你内心深处所秘密崇拜的人的时刻！”

“可是——你是蝙蝠侠啊！”

佐罗又大笑起来，接着朝黑暗中走去，在完全遁入等待他的夜色之前，他执剑行了个礼。“记住，霍顿先生！我们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